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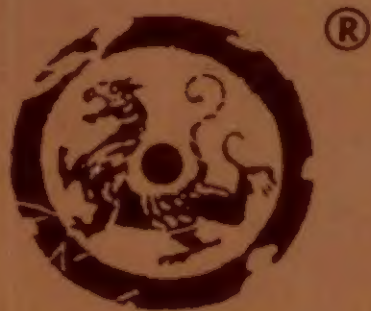
史部 第八十七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87)



儒藏



B222
30
(27)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三十七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李恕谷先生年譜續	清·馮辰編撰	惲鶴生修訂	劉調贊續編	李鎔重訂	·····	一
朱文端公年譜	清·朱瀚編撰	朱舫補編	·····	·····	·····	一一七
方望溪先生年譜	清·蘇惇元編撰	·····	·····	·····	·····	二一七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清·張廷玉自撰	·····	·····	·····	·····	三四九
江慎修先生年譜	清·江錦波汪世重編撰	·····	·····	·····	·····	六六五
敬亭公自訂年譜	清·沈起元自撰	沈宗約補編	·····	·····	·····	六七九

續纂李恕谷先生年譜

恕谷先生年譜自庚寅前爲同門馮樞天所纂其後爲劉邦司所纂者先生病中及日譜三卷失去。庚戌春先生詔贊來莊教其季子。比秋先生爲制臺唐公藩臺王公聘入上谷修通志囑贊續纂年譜。乃自辛卯至甲午無日譜者按詩文稿錄其大畧乙未後則按日譜酌修之。纂訖再拜言曰年譜者恕谷先生之圖像也繼往開來之轍迹也後學之標準也。假堯舜禹稷不有尙書則放勳重華之德治水教稼之績泯矣。周公孔子不有周禮論語則豐岐之治洙泗之教湮矣。子與氏不有孟子七篇則仁義道德衛正閑邪之言蔑如矣。顏習齋不有年譜四存則好古力行論性辯學策治與迷之傳無聞矣。烏覩所謂萬世永賴繼絕學開太平者哉。恕谷先生傳習齋之學承先聖之道著述甚夥而生平行止進修之實



概載年譜。贊之所以亟爲纂輯、俾讀之者見存心養性之功、而皆知所以正心、見飭躬寡過之學、而皆知所以修身、見閑家佐政之幹濟、而皆知所以齊治、見明道辯學之論說、而知前聖後儒之分途、見孝友睦婣任卹之躬行、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傳習、而知四教、三物之切實、而有用、于以質之堯舜、周孔、孟子、習齋、誠異地而同揆也。聖道不墜、斯文在茲、天下萬世胥于是譜爲表正矣。所關豈不鉅哉。謹敘。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中秋、洛川門人劉調贊頓首百拜譔。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威縣門人劉調贊續纂

孫錯重加修訂

辛卯年五十三歲。

康熙五十年
日譜失。

儀功如常。與王崑繩書曰：天壤之大，惟我二人。聖學王道，可共商酌。而炎南雪北，一別數年，每遇可賞可析，如芝顏當前，不能作語。馬首正行，遙望一人，貌似中郎，加策赴之，乃又非是。悵何極道。駕想尙在淮安，公子尙在金陵，近况勝否。塔比歲爲楊慎修所敦請西行，幸其虛懷聽受，甚獲民心。關中學者頗可晤語，上而當道，下而草澤，皆有虛佇。吾道粗明粗行，兩次東旋，官紳士庶送者填塗，遂欲遷家，苟全終南。但慎修少年，恐不能持久，又其庭幃乖離，故今歲歸，決不往矣。易解可示，下承翰教。



備藏

虛懷受言、敢不佩服。我兄弟年亦老大矣、衰至而驕、何常之有。望彼此共策、益拓度量、遂涵養、改過取善、雷行天覆。不然、學且墮落、不惟愧負天地聖賢、亦吾師習齋之罪人矣。先生後自記云、閏崑崙庚寅秋、棄世、則是書未之見也。悽然。與趙易州書、梗楠杞梓、不爲枚以椽、硃吳鈎干將、不利及以礫鼠。長人巨公、不怒而與雞鬪犬搏。苟惡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惡之人齊分矣。卑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卑之人等量矣。君子其高如天、物雖觸之無及者。其厚如地、物雖撼之無動者。故無喜無愠、子文稱賢、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武王誦聖。三月清明、祀先、告曰、祖鄉被圈後、湫隘之甚、不能容堪。兄弟五股、堪請奉母移居齊家庄、學農圃、以謝世務、以奉先傳。遂移于庄居、修屋理農、紀以詩四首、其二曰、就西新闢一書堂、換頂更塗舊草房。虎落編成柴

缺页

來儼若行蹤、且言儼若貧病、乃修書與之、畧曰、庸人之病、酒色財而已。豪傑之病、則一在曠懷天下而不恤家計、一在憂世而不樂天、二者皆足致病。昔人云、如此爲病、不如此則爲藥。又與張石民書曰、山左人物、惟聞先生一人好學能文、心美之。孝友一堂、心美之。高尚不入塵俗、倘佯山水、心又美之。此亦今之威鳳祥麟矣。然又聞先生談理學、不知躬躬修飭、獨善而已乎、抑尙欲繼往開來、任世道人心之重也。今海內乏才、聖緒將墜、非先生挺立之人、孰能任之。特寄顏習齋先生傳一首、拙著一本、以爲乘韋、冀他日相見求教、共訂千秋之業也。十一月、到濟南、太守延入署、觀其署事、知其非能有爲者、乃決辭而歸。

癸巳、五十五歲。

康熙五十二年
日譜失。

正月、以周易傳注久成、入京尋剞劂刊之、作序曰、易爲人事而



作也。孔子于大象如天地健順、雲雷屯難、而必曰君子以之。又曰易道有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皆人事也。予癸未註易至觀、甲申春李中丞斯義下榻京師、註卦訖、秋又自訂于郕城溫令德裕署。丙戌註繫詞傳、說卦、序卦、雜卦、迄壬辰重訂一周。嗟乎、易入漆城乃二千年于茲、自田何傳易而後、說者勢如、而視其象忤悞、徵其數穿鑿、按其理浮游。而尤誤者、以易爲明天道之書、于是陳搏^①龍圖、劉牧鉤隱、邵雍皇極經世並起、探元極、推先天、不惟易入于無用、而華山道士、青城隱者、異端隱怪之說、羣竄聖經、而易之不二、脉脉如綫。夫聖人之作易、專爲人事而已矣。何以明其然也、乾坤索而爲雷、風水、火山、澤、本天道也。伏羲因而重之、何不每卦皆言天道、而蒙、需、訟、師、謙、履等名、卽屬人事。文王彖詞于乾、繫以元亨利

貞、猶天道、人道兼言也。至坤牝馬之貞、君子攸行等辭、專言人事。周公象辭、則潛龍無用、利見大人、朝乾夕惕、無非人事者。以下六十二卦、言人事者、無論如復、姤、泰、否、明、屬天道、而利有攸往、勿用取女、小人、大人、必歸人事。乃知教人下學、不言性天、不惟孔門教法也。自伏羲、文王、周公以來、皆然也。予弱冠受學于顏習齋先生、不言易、惟以人事爲教。及壯遊、見許西山先生、頗言易卦象數。謁毛河右先生、剖辨河洛、太極、及歸而玩易卦象、爻象、一一與習齋所傳人事相比、乃知習齋不言易、而教我易者至矣。故少子易、僅一覽、長又無能誦讀、而日註一卦、騖然若解。三弟培、同邑張綸、石門吳涵、德清胡渭生、大興王源、金陵王元衡、太平王與曾、武昌陶竄、塾厓陳光陞、武定李之藻、或以爲是、或以共學、亦庶幾有合于人矣。夫天下萬世、猶吾身也、意欲



再訂三訂以公之斯世、以其期寡過、其力經綸、或亦仁人君子之所許也。與鄭若洲書曰、客冬聚訂周易、賞奇析疑、千古樂事。獻歲乃劃然得聖人作意本旨、專爲人事、已爲序顏其上。回思足下高明、頗嗜奇、乃論易惟主庸常、稍涉纖巧、高遠者卽芟除、固天分之卓。想四聖人之道、原不可過誣也。自此太極圖諸說、吾知足下洗而正之、不難矣。自顏先生去後、提誨無人、血氣漸衰、夫身猶器也、自勘舊矣、舊則不新、舊則將盡、且愧且懼。近與樞天約、日省月箴、勉圖晚進。足下近深於易、擬鈔拙著、時常披吟、甚佳。然猶望鼎力於操存省察、有所持、孝友禮樂有所課、還善改過、不但爲庸近無甚罪戾之人而止、則以於易以窺覬測之、與以深造得之者、其淺深當有逕庭也。而於衰夫亦庶幾有助焉。仲夏東庄卽事詩云、柳蔭堤頭坐、風來萬里涼。麥壠

晞早露、鵲陳亂斜陽。爭席村翁慣、荷竿海鳥忘。南山有四皓、何自識張良。其一南原清曉往、步履意遲遲。高木纔賓霧、新苗半屬苗。久無開口處、惟有會心時。大路當前在、歸來示兩兒。其二鄭見百請至、裴強同馮修五。張瞻抑、單侯摺集素景園。詩云：連厦堪遮日、深林易得風。池欄開綺席、客榻見羣公。雨洗天爲碧、花臨酒亦紅。無窮今古事、隨意付杯中。

甲午、五十六歲。

康熙五十三年日譜失。

春、同邑進士王之臣、太倉王相國所取士也、自京來傳相國諭、將薦先生學行于

天子、先生具書力辭。李翼公之母

國初被掠遼東、翼公入遼、百計贖之歸、先生過望之、贈以詩曰：匹馬風沙路、來過孝子堂。客年傳庾愍、今日見王祥。泔水三牲饌、



鮑墟百歲觴。孝子蠡人住鮑墟里。里旁有米泔河。萱帷夢裏笑、不復在遼陽。邑令浦公新下車、卽來拜求教。先生告以禁賭博、減雜票。其所延西席、惲臯聞孝廉、武進人也。素聞先生學、因過請教。乃以顏先生年譜、四存編示之。撫掌稱是。遂盡棄其學、而學先生六藝之學。立日記以省身心。且招先生長子習仁入署、教之讀書。寄先生書曰、承惠顏先生年譜、四存編及辨業學規、敬展讀畢、爲之心開目朗、如霾霧豁而天日皎也。如臆得浴、如塵得刷、而身爲之輕、意爲之爽也。先生之教我深矣。苟有識知、能無感而佩乎。所痛沉沒時俗、途窮日暮、聞道已晚、用自傷也。家世以制義發科、生不知學爲何事、涉筆爲文、卽得父兄稱賞、輒自矜喜。所遇明師良友、勉以讀古書、攻詩賦、已爲超時出俗之學。此二十以前之一誤也。旣爲諸生、家益落、假時文章句爲人師。年益長、志

科名益急、務制義益精、掇拾諸儒性理語、止供時文用、而無暇體究也。此三十以前之再誤也。旋遭室人之變、貧困淒寂、夙妄自負、抑塞莫伸、遇方外人作奇笑語、似若可喜、遂甘心焉。而禪宗公案、棒喝拈提、頗有省會、愈增其妄。返觀語孟、都作妙義。玄言、遂徵昔人學佛、然後知儒之說。此三十以後之大誤也。而從此亦喜觀陽明、心齋、近溪諸語錄、竟以爲真學如是耳。其誤益堅。而見世俗專尊程朱、因取而觀之、見其言近於篤實、而亦自悔從前妄誕之非。尤服膺主靜二字、以爲聖賢的旨、而深愧未能也。然生平讀書頗善疑、見宋韓、范、司馬諸公聲光震煜、居然大人、而國勢厭厭、日就迫蹙、以成靖康之禍、竊謂西賊破寒心膽之謠、中國復相司馬之戒、直是當日諛詞、全無實驗。而見朱子每過稱張浚、則大非之、以爲交其子而諛其父、遂亂天下是



非之實、大違三代直道之旨。而性理載其以岳忠武爲太橫、秦檜能錄用舊儒、後人憤然曰、私意如此、豈聖賢之言乎。夫儒者之盛莫如宋、國家事勢之孱餒、朝廷名義之汙辱、亦莫如宋、每疑而怪之。然以世俗所尊信、且自愧未臻諸儒學力之所造、又見其著述、服其宏博、愈不敢議。今讀存性、存學、編及辨業、學規、而知孔孟之真自有在也。而知宋世之不振、皆學術無用之故也。先生之教我深矣。然而竊用自傷者、六藝之事不特身手未涉、卽耳目亦少歷焉。今年已半百、外疆^②中乾、蹢躅澁縮、舉止無當。於此事遂已矣。不亦悲乎。且前擬躬叩講堂、觀禮容、聽樂歌、以自澤。今顧影增慚、面目粗鄙、語言朴率、內無得於定靜、從容之力、外不嫻於周規折矩之儀、何以自進於大君子之前而請其學、益足痛也。驚駘病骨、伏櫪悲嘶、不識尙可施鞭策否。惟先

生幸而教之。臯聞問正心功、先生語以心有三境、曰明、曰昏、曰妄。學者務身心一齊修整、九容肅怡、天君湛如、積至夢寐皆爲清醒而又學爲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臯聞將先生著種種訂閱鈔存。

乙未五十七歲。康熙五十四年。

儀功如常。增衰年善忘、外事一概告謝、見過者或言聖道、或談農事者聽、論世事及人短長勿答、言請托者掩耳謝之。正月、溫益修寓蠡城、同憚臯聞往視之。二子皆言關異端須先自治、天地清明、則異端自息。先生曰、此歐陽修本論之說也、非孔孟救世之苦心也。苟有用我、天清地寧、經正邪除、安用著書立言哉。正爲道不得行、故不得已而喋喋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卽許爲聖人之徒、如必待



大聖大賢而後可辯楊墨。則楊墨之猖熾愈無所底矣。故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辟之猛獸食人。能除之上也。不則大聲呼人除之。亦次也。不然袖手旁觀。苟幸無事。心何忍哉。臯聞曰。然。臯聞入京會試。攜習仁餞之。送至北關。囑以千秋大業。註孟子。養太師母。每早未起則進酒。已起則進藕粉。晨食。晝食無算。二月。華州古葵季榮以詩箋爲贊。拜門生。詩曰。越盡關山知幾重。負書千里效登龍。曾觀著作驚滄海。願接音容仰峻峯。半世韶華悲齒馬。一生事業守霜春。深知道德源洙泗。指我岐途歸正宗。乃令居東莊新舍。供柴米。令其自爨。學禮讀易。季榮問學。先生教以存心修身之道。因告之曰。學術不可偏。偏於立體。必流清靜空虛。爲異端。先儒已嘗其弊矣。偏於致用。必流雜霸伎克。爲小人。今日宜戒其禍焉。語季榮曰。世俗有

三借口。一日不拘小節、借口小德出入也。一日脫畧、借口斥繁
縛也。一日率真、借口於不假也。然自居不拘小節、勢必大閑亦
踰。自居於脫畧、勢必坊表盡喪。自居於率真、勢必真不孝不弟
亦以爲勝於假孝弟矣。自然之勢、大壞世俗者也。五月、惲臯
聞以從先生學未結、應保定軍廳李僕崖聘來府、寄書曰、在蠡
得奉大教、始知聖賢學問、確有正宗、確有實際、豈非一生至幸。
京中頗有相維繫者、又有厚脯相啗、引我遠涉者、而鶴一聞保
郡司馬之招、躍然必赴、誠以所學未堅、欲稍近於先生、庶得時
聞訓誨也。十五日、大病臥倒、服藥稍起。至六月初七日、先生
二弟德吹以病瘟卒於曹家蕞、三弟益溪以先生病未愈、不使
知。先生視習仁面色有異、力問之、乃知大慟、卽入鄉哭之、一切
殯葬事皆任之。益溪以河決而鄉中無先生養病處、力觀視德



吹斂回莊。自書於壁曰、斷欲、勿言人、勿躁、勿言人短長、力肩聖道、表裏並盡。語季榮曰、子與武遠、然文武皆道也。關西用武之地、多武人、亦當知之。季榮請命。季榮問禮、先生曰、時禮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日禮則晨起揖尊親、先聖是也。月禮則朔望行禮是也。年禮則時祭、節令等祭是也。何一時無禮者。又問、性好簡、非乎。先生曰、居身治世皆以簡、所謂行簡是也。光武去繁文、至什不存一、苟或以繁禮多儀爲戒、可見也。子之好非簡也、好靜不好動、好無事不好有事、此則宋儒惡辦事之習、佛老航空虛之染也。與吾儒居敬行簡何與。吾儒之學在時有所事、物不用則蠱、人不事事亦蠱。論語言請事、孟子言必有事、是也。八月、季榮謀歸、乃餞之、餽贐、季榮拜別、痛哭、書先生日記云、先生憂勤惕厲之心、孝友仁愛之事、葵實親見、是以敬佩。

在心。侍坐時嘗自愧不能出一語。但以先生勤勞過甚。思以惜養精神爲勸。不知是否。先生曰。謹受教。贈之以序。惲臯聞書先生日記曰。近有毀先生於予者。予曰。久不相見。聞流言而不信。古人之交也。況常相見乎。毀者遂止。然亦見爲君子於此時。此世之難。或者先生惡惡太嚴。不見和於流俗也。先生拜受。十一日。太師母初度。臯聞以詩幣祝。同鄉客燕之。臯聞問曰。錢亮公謂書可疑者甚多。如盤庚專言鬼神。大誥專主卜筮。豈無道可以驅臣民耶。先生曰。此誠先王諭民之道。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後儒於民動輒言理。言理之所以然。以鼓舞之。而民愈頑愈梗。乃於先聖之誓遠若河漢矣。臯聞曰。一經指示。便覺釋然。蓋齊治平之道有萬不能求盡者。而其道已盡也。十二月。浦公商擒盜。先生寄字曰。所捕諸盜非上司案。亦非有

人告發、乃賢侯弭盜安民至意、但審不枉、即可法處、不必盡起賊、令其扳累無辜也。

丙申五十八歲。康熙五十五年。

儀功如常。二月、學院張天門校士保定、習仁往應試、取入府學第四名。先癸巳年夏、旗人張萬載持馮衡南書來拜、在保定寄書先生曰、衡南不通時事、所交未必端人也。已而一日薄暮至、貌躁妄、坐卽問兵、先生曰、不知也。少以貧硯食、爲從遊講孫吳、此教學故事、何以言知兵。今老矣、諸學俱退、而況於兵。乃出其論通鑑兵事者求閱。先生閱數行、卽置之曰、近多病、不能看書、不解也。固辭之。退。次早、棗強鄭宅車來接先生、言往治病、遂行。張乃去。客歲、其僕首其有異謀之言、刑部並九門提督寄之。張供交楊仁澍、因仁澍得交先生及王子丕、又言先生相木子。



丕將才。提督彤公、刑部張公逮仁澍至。澍曰：「識則有之，不知其他。」至於李某醇謹儒者，斷不與若交也。二公素知先生，不之問。惟遣官至狹西逮王子丕至，訊之。今年乃定爰書，張死罪，楊王俱發關外。先生自去歲知之，恐人震恐，不言。惟語長子習仁：「至是習仁在保定應試，聞旗士崔與若言事結，先生如府往見崔問故。」崔言：「仁澍詞甚昭雪。」後先生爲仁澍立傳曰：「楊仁澍者，八旗之內務府人也。少有異才，不可一世。吳藩之變，遣出征。仁澍曾讀欽飛經，能五步劍法，有軍功，與一官辭之，退磨筆帖式，大書其門曰：『四海有天皆禮樂，九州無事長兒孫。』又題其座齋曰：『人皆欲殺真才子，我見猶憐是美人。』聞塋入京，來拜咏牡丹詩，以贈曰：『傾國傾城莫浪誇，雲邊皎日月邊霞。姚黃魏紫親曾見，天下春風不是花。』後一妾人張萬載，福建巡撫張某之子也，其



父以罪死、僕告萬載與人有逆言、發九門提督龍可多審問、曰、女識多人乎。萬載對以識仁澍、因仁澍識蠡縣舉人李某。提督喚仁澍訊、萬載言有乎。仁澍對曰、識予有之以皆旗人也。若李孝廉則漢人、且素學道端謹、斷不與萬載往來也。刑訊仁澍堅供不變、提督乃逮他人問、而削摭名。仁澍發關東、竟牽累以卒。李塏曰、人之相去豈不遠哉。人率貪得而吝施與、仁澍反之、有與無取。晚年名重天下、凡有學問人入京、無不過從者。仁澍開筵置酒、錢盡、至典衣被不少惜。其往來艱行李、且爲經畫之、而故人同學者位躋尊顯、餽以財不受、雖二三金亦力却。誠曠世一奇人哉。乃與塏交、斗遇變更不自釋其禍、而忍刑以釋塏之禍。每思之、輒感雪泣矣。學使向浦公言存注先生意、浦公欲先生往拜之、先生曰、學使取長子習仁入泮、而往拜之、使示人

私也、不可。 臯聞長子惲宗恂廉夫具贊拜從遊。 三月、使習仁將車如鄉迎太師母。午至、迎拜候安、因思母惟惓惓五弟子女、愛之助之、卽所以孝母也。 寧夏監屯同知白訥梅溪倩寧夏守備白靜庵以二百四十金爲贄、來聘先生、辭之、復以書曰、不佞少年頗有四方之志、今顛毛種種、俱付之灰燼矣。乃蒙明府以未曾謀面之人三致延聘、且向舍親云、李某才德、我稔知之、豈前榮任乾州、與富平隣封、於不佞之佐楊令者、謬有傳聞耶。楊令初年原有卓績、乃其天性好善、非愚菲材所能助也。況今老母年迫大耋、愚選期在卽、尙躊躇不能行、何能遠涉西陲、以窺高深、摳衣報誠、容候後時耳。 隆貺壁上。 四月、惲廉夫來、先生語之曰、子不患不通達、患不誠篤。至誠之道、可以逢時。何者、物以少爲貴、衆人誠而一人詐、則詐占巧。衆人詐而一人誠、



則誠共任也。可以免禍。何者。火燒崑岡。玉石俱焚。人謀何施。積德獲天。或可必於冥冥耳。廉夫行。因舉廉夫之少年馳驅以教諸子。註詩經、思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昌黎知言哉。五月。臯聞來言。將解館南旋。先生聞之。悵然若失。爲作贈言曰。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何以處我。良友相別。必有贈言。古道也。今臯聞先生南旋。驟聞驚怛。不祇如失左右手。乃如失吾心。忡忡惺惺。拜而求所以處者。狂瞽先瀆。冀獲重報。獨善。非士也。獨善。士之不得已也。何者。四民如農易田。工成技藝。商通有無。皆可獨善而止。士則享農工商之人而儲之。以脩己治人者也。故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先生於立體致用之學。已燎然矣。從此日邁月征。履順獲友。自將安驅而至。卽萬一遭拂逆。及介居塊處。并謗論紛然。亦必

特立不懼、確乎弗拔。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先儒曰、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千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士之職原如是也。一有移易、則有愧於士矣。邈云聖賢。然士之獨善、亦有道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學者未能進用、則爲下其分也。言語訥之又訥、交遊謹之又謹、固宜。然獨善者、謂不見用於世、不敢以善概責人耳。非自置用世之學於弗問也。韓昌黎曰、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其卽孔子所言善者好而不善者惡乎。堦嘗以此自勘觀人、以孔子而尙有毀者、有欲殺者、苟其人無往不合、非鄉愿則脂韋矣。孟子曰、誠無不動、而人皆曰否、必乖戾或無實矣。好惡交至、士自應爾。惟是好之勿喜、愈加戒懼、惡之勿嗔、卽自省勘、則皆我師耳。先生近者存心養性甚密、何以益之曰、熟。熟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愈戒慎恐懼、愈坦蕩自得、前儒所



謂效驗卽是功力、亦有以也。聖門視聽言動以禮、卽約之以禮也。卽文之以禮樂也。千古聖學盡於此矣。先生見已甚真、行已求力、芹曝無須再獻者。易曰、寬以居之。子張曰、執德欲宏。以道言、有一端又有一端、無量也。以學言、進一格又一格、無盡也。以觀事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可膠也。以待人言、我之大賢、何所不容、不可隘也。故辨淄澠則毫釐必分、納百川則清濁并滙、胞與爲懷、則悲憫時貯於胸、虛舟自處、則喜怒久絕於色。高明其效天平、博厚其法地乎、願與先王共力焉。會友輔仁、君子皆然。況今斯文移而之南、識見志氣犖犖者、菰蘆中必多其人。先生此歸、倡明聖道、廣之於人、周孔有靈、實式臨之。思臯聞不已。臯聞者、可與共明斯道者也。臯聞去、學益孤矣、當勉於獨立不懼。思武氏朝考董采等大嵐之變、與張萬載雖皆

謝之、形迹分明、然遂脫然事外、不可謂非神明之力也、須使此身無負神明。思無實之名、深恥也、當木然如愚。與三弟益溪書曰、近註詩、已至小雅、乃覺四始面目斗開。朱子於風概入懷人思婦、於小雅盡歸燕享酣歌、將王者禮樂兵刑之迹、誦之可以達政、能言之道、一概忘却、而詩爲無用之經矣。吾弟幾時可來以共訂之也。臯聞南旋爲之悵然。目下人日變化爲猷猷之勤、爲鬼魅、求一共肩聖道者、安有哉、安有哉。計惟有效習齋晚年獨立不懼而已。斗齋終日長揖古人、商榷萬世、可歌可舞、毫不知愁悶爲何事也。天時人態聽之而已。思人世之傀儡日增、吾心之性天常定。臯聞札來、言前錄先生中庸講中立不倚語甚警切、自省全是依傍、犯六極弱字。近思得倚亦佳、倚仗聖言、如盲得引、倚仗賢師友、如痿得扶。此來獲見先生一言



一行可以恃之不疑、但恐倚之不切實耳。先生書壁云、高冷暴躁、予之大病、不改之、非夫也。十一月、部文提選知縣、稟太師母以不往。太師母命往、入城商之浦公、浦公亦勸往、令吏房起文。教習仁以勿傲富貴、曰、傲富貴、非中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周公有貴貴禮、孔子敬冕衣裳、可見也。

丁酉、五十九歲。

康熙五十六年。

訂一歲常儀功。元旦、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祭祖考。元旦、元宵合祀五祀。臘月二十四日祀竈。齋戒二日。戒不飲酒、不茹葷、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問疾。齋靜處思神、沐浴更衣。朔望拜獻家祀、五祀、拜母。入學拜聖人、受子姪弟子拜。夫婦行禮、夫再婦四、妾惟答揖。日問母安、一揖。揖先聖、習禮、樂射、御、書、數、不拘日。以耕田養親爲務、以勤儉寬和爲課、以行道明道爲望。日必澄

心。日譜時下一圈、暴怒則黑其上、慾念則黑其下、失言則黑其左、失行則黑其右。每月下必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以自惕。勵肥鄉白宗伊任若、習齋之門人也。去歲以貧北來、先生率同人助之。又來、又助之。又來、先生乃與之資、使賣筆爲生。遂出遊四方、能舉顏李之學告人人、聞多有興者。今二月又來、先生與言聖學、長人在旁聞之、喜而起、效先生立日譜以自修省。先生喜之、爲立日譜條例。 臯聞寄書至、先生揖而開讀曰、南旋、以存學示人、雖極倔强者亦首肯、知斯道之易明也。 批長人日譜曰、此卽誠意之功也。立日譜者欲遷善改過、以爲聖賢也。果見善如好色、好之必力、改過如惡臭、除之必決、則誠矣。又曰、自顏先生、王法乾、王崑繩相繼舍我、臯聞南旋而子偃偃無師友之助矣。今汝有志自修、則吾道近在家庭。聖經有事、父幾諫



之道、况以學相後先、則交修益急、凡見吾過、汝卽進言、勿以嚴而見憚也。三月、蒲公催如京、因以告降就教、尙可將母、商之靈臯、靈臯是之、乃投政教呈、遂回。四月、抵家、拜母。副室以朔日生子、名之曰十二官。稜海內友朋往來詩札爲友善帖、曰、交遊盡天下之選、是天之成我也、我不克卒成之、不負天平。四月、思治生之道、四、天無違時、地無遺利、人無匿力、物無遁情、治平亦以是矣。李軍廳枷高陽一惡人欲處之死、其人持數百金求說情、先生辭之。已而劉士宜以百金包攬求說、先生大詫曰、予幼赤貧、農炊不給、官命說情人代說情、送賄至、俱却之、豈有垂老而改節者乎。嚴拒之。九月、馮樞天來、共質日記、互規過。先生規樞天貧而怨、則志不卓、樞天言人議先生力農致富、先生曰、非以求富也、聊以自守也。平生志欲行道、今年已遲

暮、知無用矣、故逡迹田園、胼手胝足、則雄傑之餘勇也。不稼不穡、胡取廩困、則風人之退守也。人曰、謀生致富、曰求田問舍、笑而不答。又所以自污而自全也。非吾子誰與言此。南莊董姓、孀婦將改嫁、其子號泣留之、母不聽。夜自縊、索斷不死。其母悔、中止。而其兄與媒逼迫之。先生聞之、曰、是當拯之急。往南莊呼董姬及其子問之、果然。其子言娶其母者、今日將來、勢不能止、求爲作主。乃呼其鄉保正謂之曰、人將守節、欲盡孝、而人逼嫁之、是誠何心。汝往止之、如不聽、我必鳴之官、以官法處之。已而保正來言、事已止。先生曰、止之極好、共爲此善事、令其婦守節、子盡孝、不亦美乎。金陵程啟生書來、畧云、聖道失傳、莫甚於朱陸。以亂真之僞、似是之非、互起而譁。自習齋先生出、乃舉先聖立教之成法以示人、幸得先生嗣其後、得二千載已喪之真。



傳、乘六百年將更之氣運。伏願先生以道自尊、而專肆力於周官之三物、旁求同志、益廣其傳、則先生之大有造於當時後世者也。肅寧舉人朱蒼澍奉其縣令黃公命來請往會、先生以黃公君子也、今世有此人而相失、亦非所以廣布聖道也。乃同如肅寧會之、論學論治、俱相合。臨別、黃公惓惓然謀所以作聖賢者、先生贈之論學一則、恕谷後集。楊公賓實任直省刑名道、自前月以書來候。十二月、先生如府、聞其實有善政、會之以其政相質、且問刑名。先生語以恤刑之道、欣然欲見諸行。辭行、餽節儀八兩。先生曰、何爲者。以贐、則路近、又無他故。公曰、明禮作吏地方、於同年故舊、或高賢大良、歲底必餽儀爲蠶炭資。先生曰、堪耐貧久、從不然臘、惟以棉油、從不燒炭、惟以秫穰、厚儀無所用之。公曰、近者受教多矣、豈同年老兄弟反不如古人新

交投縞贈紵乎。且必却之。是視爲不義之物也。不得已受之。謂之曰。公以後無輕與也。司馬公曰。凡人必輕取而後能輕與。公曰。謹受教。

戊戌六十歲。康熙五十七年。

儀功如常。每日存心。使如帝天之臨。三弟婦卒。因思學者心多畏。遇災而恐懼修省。不學者反是。或恣逆。或頑然。聞臯聞來京。如京看之。廿二日至。拜錢駉庵。問臯聞信。言已來寓接待寺。遂往拜之。相見甚喜。互質日記。喜其乾乾惕厲。看方靈臯。靈臯使其子道章拜從遊。且使之相隨來莊。教之。乃以朔日同道章回。作示言以示之。一孝。一勤學。一立志作聖。一習射御。看陶甄夫秦關稿序。內有云。顏李之學。數十年來海內之士靡然從風。豈南方信此道者已衆子。^⑦看靈臯春秋通論。言錫桓



公命歸成風舍。賈王不稱天爲貶。先生辨之曰：憚閭閻有言，或稱天王，或稱王，或稱天子，皆據其來辭也。其言考証甚核，非貶王也。孔子作春秋，義在尊王，乃以匹夫而褒貶天子，是何義乎。

四月，註春秋。報選通州學正，乃如府見楊賓賓，商之曰：親老身病，不往通州，何如。公曰：規避不可居也。若到任而病，再商之。乃領憑起行。八月十二日到任，使人接太師母。倉廩總督張儀封屢使人致意，請相會，不會恐有咎，乃見之。諸生會文，問語以聖道。同官約爲利事，皆辭之。太師母到署，供酒餚果菜，皆善味。先生甚喜，日必供四五次。會張儀封言陸王害道，宜遵程朱。然卽其言論之，儀封曰：專主靜，良知之說，未有不入於禪者，則主靜立人極，周子倡之也。又曰：高梁溪立教，凡來學必先使靜坐七日，大是異端。則靜坐者，程朱俱爲之，而以教

人也、何一主而一奴也。然儀封習癩已久、恐不能出、姑默。闕
學舉一鄉飲大賓、其人則念佛茹素者也。先生曰、彼習異端、何
以干大典。且禮名鄉飲、而彼不飲酒、可乎。已之。十一月、病、望
日不能行香、十八日投告病文於州。諸生來固留、先生告以病
不得已。有求向總督請托者、許餽八百金、先生堅却之。閱
靈臯春秋通論、度越前儒、然此乃文義通耳、至於春秋之所以
懼亂臣賊子者、尙未及也。乃卽其春秋非記禮之書、春秋無特
起褒貶之文、二說辨之、與之書、畧曰、三代政事與禮相通、故子
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周之六官、卽名曰周禮。春秋改元、卽位、
朝聘、會盟、征伐、卒葬、何一非禮、而曰非記禮之書、似未確矣。先
儒呆認褒貶二字、遂刻舟求劍、書月、書日、書名、書字、書人、書族、
處處點鑄、而一往不合、得高論洗之、甚快。然遂以爲並不起褒

貶之文則又不可。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聖人無華袞之錫、斧鉞之誅、人何以懼、所恃者褒貶耳。今謂據事直書、而功罪自見、則廿一史誰非據事直書者。曰概因舊史之文、則舊史足勸懲矣、孔子何以爲作、且亦何必作也。

乙亥、六十一歲。

康熙五十八年。

既以病告休、一切學儀俱廢、惟日夜存心以敬、待母食息惟謹。身稍安、則訂舊著。日諧時下一圈、失言黑左、失行黑右、暴怒黑上、動慾黑下。宋生員惟孜以靈輦爲价來拜、從遊。一石生來見、自言有志於宋儒之學、又言今日惟恐異端亂道。先生曰、何爲異端。曰、專主靜而不敬。先生曰、主靜、立人極、周子之教也。靜坐雪深尺餘、程子之學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之功課也。然則主靜正宋儒學也。石曰、主靜須以敬。先生曰、此當有辨。



六經無言主靜者、吾儒主敬則自靜、二氏主靜却無敬也。石又言、朱子爲聖人。先生曰、何以見之。曰、集羣聖之大成。先生曰、劉靜修言、朱子集宋儒之大成、今子又言集羣聖之大成。漢唐儒說、朱子已不能集矣、况羣聖乎。夫孔子集大成者、得志則二典三謨、文謨武烈皆親見於身、非僅以刪詩書爲集大成也。以讀書著書爲儒者、七百年來之大夢也。二月、習中來通、見南方諸友書、嘆今之學者其困於先儒者既入迷途、而出於先儒者又樂爲異說、則傳注之刻、何可緩也。四月、四先生將車至、乃送太師母歸家、四先生習中隨。寧波鄭禹梅之子性前歲在關中讀習齋年譜而是之、數千里來拜問學、餽潘平格求仁錄。攝篆人至、乃以三十日行。因思到通八十餘日、一無可爲、惟自守、不請謁、不迎送而已。若立文會、人以爲功、予以爲不能以



聖道誨人、乃過也、何功之有。諸紳士設餞於黃蔬園、先生作喜歸詩曰、潞河輾轉病顛非、總禍虛名誤釣磯。猶幸八旬三計日、布韋驅至布韋歸。以上任至告病八十三日也。五月五日、到家、拜母、獻家祠。看求仁錄、潘用微志在天地萬物一體、其惻世殷、其任道勇、力行人倫、日用亦實、較朱陸之自了、似過之。但未明聖學、置禮樂兵農不講、則力行人倫、日用亦祇自了、而所謂悲天憫人者、何具以救之。且斥朱陸心性近禪、而遂謂心無靜時、持敬之功、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動而敬、何以解之。又謂正心不可有功、功在誠意、明背大學、亦不可訓。六月、任若來、持臯聞自故城寄書至。先生責任若貪利作欺、非習齋教法、已而任若衣冠來謝教、先生喜其受規勸、知改過、尙能無愧習齋也。復臯聞書、畧曰、來教云、大學之道、不宜註作路、道之

爲路、借語耳、可云一陰一陽之爲路乎。夫曰道之爲路、借語耳、是以道爲正字、路爲借字也。不知道亦借字也。路從足、道從走、皆言人所共由之義理、猶人所由之街衢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卽路、路卽道、非一正而一借也。陰陽往來、正如由路。春夏井泉涼、地上煖、謂之陰往陽來。秋冬井泉溫、地上寒、謂之陽往陰來。天地以此運行、非路而何。故易陰陽曰天道、而荷天道卽曰荷天衢、並非敢強辯飾說也。且中庸言行道、論語言適道、尙書言遵道、皆與孟子言由道、由路同。道卽路也、遂亦可曰小人之道、小人道消。若以道爲定名、爲專物、則是老莊言道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視道也、非虛位、而實異端之說矣。宋人曰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爲道、則顯悖聖經、陷入異邪。道不訓路、其失非小、願門下之俯



審之也。又曰、傳註太文、前承示及今又垂示。夫古人未有教人立言不文者。孔子曰、其言文。左氏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以爲傳註卽不當文、則孔子作彖傳、彖之註也、象傳、爻辭之註也、繫辭傳、易經之統註也、爾雅亦註體也、而何其文也。堦傳註之文、實授於毛河右先生。先生曰、註經必宜潔古、則理足而辭易明、斷不可如宋人禪語鄉談、一概污穢拉雜。故河右註經、皆行以古文法。方靈臯遵宋儒者、而閱愚傳註、曰、明潔簡快、有物有序、因自嫌其春秋註不文、欲重訂。改孟子曰、讀其書、論說傳註當令可讀。宋人語錄無論、朱子集註已有若干、不可上口者、豈可效焉。教長人曰、學求有用、當人先求有用、目盡明之用、耳盡聰之用、心盡睿之用、以至言、貌皆然。若視、聽、言、貌、思、塊然頽然、不端不靈、不大不遠、雖日講經濟、無所用之。思身已衰矣、

行道無望矣、廣布聖道、傳之其人、是余責也。南方學者多有興起、當往觀之。乃以八月廿日同任若起行、至安平、晤趙偉業、見其二子皆恂恂恭謹、可謂一堂虞夏矣。觀其所著、服顏先生之學甚篤。至棗強、宿鄭宅、晤王宗洙、爲講論語入則孝數章。已而諸生多來謁者、皆以聖學誘接之。至故城、會臯聞、以前所復書細質臯聞、相合甚喜。互質日記、先生書臯聞日記後云、詳閱大記、省察嚴、克治勇、所謂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聖學在是矣。然功力所在、存心應事而已。存心也、或染二氏之說、屏事息念、檢攝靈明、一遇事牽念引、復覺昏勞、且夢魂亦爲顛倒。不如專從聖學、無論有念無念、有事無事、皆乾乾惕若、教以直內。所謂修己以敬者、心自有主、身自不擾、夢魂自爾清醒之爲得也。應事也、或有周旋世故人情之見、則情故旣去、自有懈怠。不如聖言所



謂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非以爲人、卽以成己、虛恭肆應、人自歸懷之爲得也。臯聞亦書先生日記後云、伏讀大記、刻刻念念、以天下萬世爲懷。鶴之不肖、不以其頑魯而棄之、諄諄誘接如此。鶴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流連數日、乃行。至鄭家口、晤劉敬庵。已而姬鶴亭請主其家。鶴亭未老、遽解永康之組、可人也。主之敬庵問中庸朱註五行化生人物之說。先生曰、陰陽生萬物、易言也。五行生人物、則漢後之誤語也。五行乃流行於世、爲人用者、如蠢然木、頑然金、且賴人培植之、銷冶之、焉能生人哉。之武城晤劉天植、張熙甫。天植具門生刺投拜、見其日記記過纒纒不諱、受之。熙甫率其二子鉉、鍾具門生刺投拜、見其各有日記、年幼有志、亦受之、各評其日記、教之以作聖自改過始。挺生來立爲學課程、先生爲書一紙、一曰克己。馬季常云、卽約

身也。每日習恭一二次、挺身端坐、心君欽明於內、暇則爲之時、時檢點九容、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目容端、色容莊、口容止、聲容靜、手容恭、足容重。陸桴亭有言、祇頭容一直、四體自入規矩。一、禮儀。每日太夫人前清晨請安、一揖、餘時供養不拘。每朔望拜家祠、拜母。至接人待物、各有禮焉、因時因人處之可也。一、學功。每日挽弓數次、務如法。看經一二板、看史一二板、看有用之書一二板、如武備、農政之類。若務舉業、則看時文一二首。數日一習樂、如彈琴、吹簫之類。御書隨便學之。總之吾心刻刻不離仁義、吾身刻刻力行子臣弟友、吾學禮樂斯須不去身、心自無奔放、身自不廢弛、事自少錯誤矣。九月朔日、先生望拜家祠、望拜母。挺生等拜先生、辭行、謂挺生日、學貴確乎不拔、而又隨事處中、則得之矣。吾子勉之。返至棗強、張肅明、李文長候問學。先



生日、孔子學於識大識小、論語言學詩學禮、焉有後世以誦讀
 爲學、以講論性天爲學者。二子有志脫去俗學、乃可以知所從
 事矣。遂一路自安平歸里、成一詩曰、一鞭遊歷戒清途、爲喜斯
 文近不孤。到處入門攻禮樂、幾人搔首問黃虞。清河釜水天光
 遠、蠶廟安平有蠶姑廟漿臺東強有賣漿臺草色枯。墜緒茫茫儼有待、可能萬
 里走駒駟。十二日、五先生卒、先生大慟。至十月八日葬。思
 年老學習功難、當益純於內地。臯聞次子敦夫具門生刺來
 拜、閱臯聞春秋附筆、皆有持見、修字達之、稱其識見大進。但其
 詩說尊毛駁鄭、難爲定論。習中院試入府學生、往送學使、學
 使吳公曰、尊翁禮樂兵農之學、皆有家傳、子其勉之。楊賓實
 陞貴州布政、先生往餞之、酌而祝曰、一時功勳、萬世德業、願我
 公自愛。又酌而祝曰、惠鮮南方、無忘中國、願我公政成速返。拜

別而行。

庚子六十二歲。康熙五十九年。

儀功如常。黃肅寧來拜。浦公請爲鄉飲大賓。先生以期服辭。不允。十五日登筵。浦公來懸扁於門曰。當代儒宗。三月。懾臯聞書來。以先生不是其詩說。辯詞甚厲。先生復之書曰。來教云。某旣爲月三之訴。望先生無爲子昆之怒。閱之駭然。塏卽愚妄。講學論道。何處容一怒耶。旣而思之。先生於塏誼。則金石情同骨肉。謙居教下。謬推宗主。於塏有何疑貳。但以旣著一書。須知已稱是。乃可心安。故必欲取正愚謬。觀又云。恐先生又涉忽畧。未免過於直遂。近於激切。可以見其意矣。愛教我以直。感待我之重。敢汗顏爲先生再陳之。塏也自反。最爲譎鈍。然持心立身。不敢但效子昆之剛直。絞急者。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崑



繩方靈臯。河右所著間有被人駁者、輒赫然立壘攻擊。王崑繩著平書、塏喜而疾讀。崑繩曰、河右贊吾兄閱書灼如觀火、又如觀水、寓目卽駛、此乃讀書不細也。吾著各則相網維、牽一動百、一字不可更易、何得易讀。塏笑而謝曰、謹受教。靈臯註春秋、仍用其通論分詮之。予曰、通論爲後人解春秋前後不通者發、未盡孔子竊取之義也。註須抉剔其義。靈臯不以爲然。曰、除通論無所爲義也。三君子皆天下士也、而不免盛氣護前者、想其少年原自辭章入。毆陽子謂文詞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故自持一論、遂有專固。塏學力遠遜三賢矣、然每念曰、執德以宏、又曰寬以居之、凡有所著、必質於人。若有道見教是、卽改正、最陋護惜如雞羽自珍者。卽所駁不合、亦必再四推敲、實見無當、姑爲歇置、所以自反虛衷、反似少過三賢。何者、蓋以得力於習齋。

先生之教也。當從習齋爲學時、不以辭章、專以躬行。每會、勸善攻過、摘露肺腑、面赤髮植、不以爲甚、以此雷霆斧鉞受之熟矣。旁人見之、以爲不近人情、而與習齋直如頭目手足、互相救援、並不敢言感、何況怒也。矧今進言於先生、以效他山之石、卽先生不受、而來違覆、堦言、非則引咎、是或再商、亦何由加以怒耶。先生千里共學、同功一體、較三君子誼更有進、故妄陳以共勉焉。至以堪稱康成學行卓然、聖經不亡、實賴其力、先生駁曰、觀傳載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爲父母兄弟所容。學行卓然者、肯爲此語乎。七十之人、尙以父兄爲憾、醇儒如是乎。聖經至東漢列學宮已久、卽無康成註、亦未必亡、何力之有。若論其註、則全據緯術、豈可稱醇、適亂經耳。卽如言禮、以圓邱、方澤、宗廟爲三大禘、先生以爲是乎。嗚呼、過矣。康成好學、父兄欲其爲吏。傳首云、



少爲鄉耆夫、得休歸、嘗詣學宮、父數怒之、不能禁。其書接不容下云、去廨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是也。言此以戒其子使向學耳。先生遽曰、憾其父兄、則甚矣。傳載少通易、春秋、歷算、又受禮、詩、書、博縱六藝、府之俊傑、百家並起、莫不嘆服、則長於學問。劉昭烈曰、吾幼周旋於鄭康成、盧元直、言治道多矣、未嘗及教、則長於經濟。與孫嵩、趙岐同被禁錮、則長於氣節。其子益恩、救孔融之難、捐軀報德、孫小同不附司馬氏、則世傳忠孝。袁隗、陶謙、袁紹等敬禮崇隆、而皆不能絀。黃巾賊數萬、見皆拜、相約不入其境、則無貴無賤、皆心悅誠服、尙不得謂之學行卓然乎。傳又曰、中興之後、賈逵、范升之徒、爭論古今學、康成義據宏深、古學遂明。又曰、東京學者互相詆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康成括囊大典、刪蕪刊漏、學者乃知所歸。先生曰、康成何力、且亂經。

豈當時之言盡不足信乎。其染纖緯間有之、何云註經全據緯
術也。稱三禘自是其誤、然不可以一節之短、一語之錯而遂詬
其生平也。塏於宋儒每有駁正、爲其特立一學術、至使人心陷
溺、世道衰微。卽如我輩不爲宋儒所痼矣、而尙有迂濶、尙淪懦
弱、尙染浮文、尙時動釋老之心、道不盡明、不盡行、皆少飲宋儒
毒致之也、則爲所痼者更何如。故不得已辯之。然止論其學術、
不牽其品行、謂得失各有在、無苛也。且其失亦隱而不發者多
矣、非爲先儒存厚、乃爲我輩立德也。請其勉之。至承諭不蒙詳
察、亦有故當白。昔歐陽修不喜文中子、韓魏公在政府、從不言
及中論、每服膺之、以爲大臣休休之度如此。世固有不喜文中
子者矣、亦有不喜孟子者矣、渠見已定、急難拔、而其人則賢人
君子也。吾必與之辯、覲面分途何益。姑置不論、而其理國政、共



爲善事、有何不可。卽如先生見教、大學之道不宜訓路、曾一批於鄙著、又一見於來書、瑣皆未答、非漫不察也、以爲此所關者小、吾但論其大、而小白明。朋友相與、必毛分縷析、處處爭辯、恐傷和害大。及後三論四論、責以復諫、然後不得已詳復之、又面質之、而先生亦勇於降心、以爲合矣。如此未答者不一而足、願無概以爲不察而罪之也。今旣承教詳察、不敢自廢、用竭衰鈍。將來札擇讀五六過、又將傳序閱五六過、反覆沉吟、條答如後。錯按前修譜者、此書皆不錄、然此正足見先生交友之道、所謂忠告而善道之也。朱子象山辯論太極、幾於立壘相攻、視此何如也。錯重修譜、乃備入之。此後條答數千言、茲不具載。馮樞天閱周易傳注完、曰、足見先生行止通身是易矣。衡水劉廷直具門人帖投拜、先生見其聰明、受之。思聖賢之心純一兢

業。故中庸曰戒慎恐懼、曰慎獨、曰齋明。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易曰洗心、退藏於密。孟子曰操則存。書曰欽明。二氏則但有虛明、而欽齋慎懼之功無之也。故二氏心空、儒者心實。二氏心死、儒者心活。二氏之心真如、儒者之心齊慄。燕越分途、不可混也。習仁作學記、欲屏宋儒之學、從事三物。習中作士論、希古道、先生喜之。思宋人主敬卽主靜、故曰主一無適。若以小心翼翼爲敬、則與主靜判若黑白矣。姚江因豪傑之士也、旣見朱子之支離、何難直追孔孟、乃又別出一途、以亂聖道、則氣運之未返也。今天心宜悔禍矣。謂二子曰、學者存心、惟宜欽敬、不可先求自得。蓋自得坦蕩、乃兢業之效驗。又曰、孔顏之樂、卽是樂道、樂學、故曰好不如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若宋人曰知有道而樂之、則粗、是禪語矣。齊燧侯



自西邊來言十四王使人訪先生先生慄然畏聲聞之過情。六月陝西武舉楊蘭生來出蔡瑞寰書言十四王聘先生車馬在後使渠先來問訊先生答以老病不能行復瑞寰以字託爲代陳車馬之來務求中止楊慎修魯聖居張潛夫皆有來書先生各復以字各有規勉。冀州劉焯持其兄霽輝字來問學先生答之曰持身莫如敬應事實於敏成材務學有用寡過先去自便。思聖人心體毫不異人祇時時如常人之見大賓承大祭耳。若二氏息念以爲心性則與常人異矣。皇聞書至詢詩凱風幽風皆從先生說詆康成亦罰過自責。思中庸誠字宋人對私僞說一以染於二氏以無欲爲至一者身分低覺人欲難消故云不知誠卽孟子之充實有光輝也故曰致曲有誠故曰萬善皆備於我矣返身而誠其用功則尊德性道問學致廣

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以崇禮、至德凝道、則
肫肫淵淵、浩浩矣。是謂誠矣。豈但去私無僞而已哉。九月、哭
五先生、釋服。十月朔、如京、謂靈臯曰、小心翼翼、如承大祭、如
見大賓之謂敬。主一無適、主靜非主敬也。致曲集義、萬善充實
之謂誠。真實無妄、實民之誠、非吾儒之誠也。宋儒解經之誤在
此、其學術之誤亦在此。先生尊宋儒者、不力學爲聖賢則已、如
欲力學爲聖賢、此不可不辨也。時先生欲南遷、而靈臯爲戴
田有事入旗、將北居、因以其南方田宅贈先生、先生卽以北方
田宅易之。故先生將往江南相宅、靈臯寄字與其姪付先生帶
回。十五日、抵家。二十日、率習仁暨一僕南行。二十二日、
過衡水、至劉邦司齋、觀其日記、有志、且能與同宿友習禮嘉之。
十一月初三日、過鄒縣、拜孟子廟。初九日、過宿州、曰、此古



睢陽地也。南障江淮。張許之功大矣。拜二忠祠。十七日渡江。持敬到江寧。自勘一路。待人以寬。處事以慎。無大過矣。入儀鳳門。至方宅。投靈臯字。靈臯姪傳恭不在。其母百川夫人喚其甥馮方智來。設筵下榻。晤周崑來。張曉天。王符躬。李正芳。身在修程啟生。江素庵。翁止園。周侶樵。劉伊園。張鑄門諸友。諸友皆設筵相招。觀身在修所造測量天地儀器。翁止園問律呂。先生曰。樂惟審音。不在計數。今律猶古律。止園問今律猶古。何以辨淫雅。曰。以辭之邪正。腔之貞靡分。而律無二也。五音卽喉、嘑、舌、齒、唇。貞婦莊語。淫女媚聲。無兩樣喉、嘑、舌、齒、唇。則今樂古樂聲卽懸殊。而無兩樣宮、商、角、徵、羽可明矣。觀李正芳所著正芳求爲作題辭。乃爲作題曰。予到金陵。李子師柏持其所著來質。斥呂晚村舉業可爲伊傳之說。而以顏先生六藝之學

爲宗、且躬親習之、可謂褻然特出之士矣。或曰、道本也、藝末也、如舍本而趨末何。予曰、是何言也。論聖道不準聖經乎。孔子曰、執射、執御、是以射、御爲學也。子游以弦歌爲學道、是以禮樂爲道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有德行、有不違仁、是德、仁皆在六藝內也。以倫常日用言曰道、得倫常於身心曰德、心純粹曰仁、而所以盡倫常之實事者則曰藝。今以藝爲末務、記曰、禮樂不斯須去身。夫末務而何庸斯須不去乎。魯論曰、立禮成樂、文以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人也乎。毋乃聖言誤與。初六日、往高淳看田、因至寧國。靈臯言寧國亦可居、故往觀之。寧國太守黃瑤圃具帖來請、乃往拜之。太守力請入署下榻、延登古北樓。十八日、辭行、太守力留、先生曰、今歲返省、則正初可行。老母倚門倚閭之望、不能耐也。太守曰、吾同鄉年誼、



不此度歲而回方宅、人將謂我何。乃留。劉允恭持門生帖來視。允恭舊日門生、此時從梅定九學數也、言定九欲來拜、八十八歲、不能行、請先生往一晤。不然、此生不得見矣。明日、乃同允恭往會定九、定九稱格物之解極是。將別、定九淒然留曰、吾以先生爲轉氣運之人、故使子弟羣瞻、且有許事相商、恐老不能再見矣。先生曰、公孫官翰林於京、可以往來質學也。乃辭返署。辛丑六十三歲。康熙六十年。

儀功如常。自念衰老、須敬以直內、念此心常存、習演道藝、令其有用、寬和接人、令道有傳。初四日、辭行。初九日、至方宅。遍拜諸友。聞崑來言、顓門守喪辭婚事。臬司有女託崑來擇壻、崑來以語顓門、顓門以喪峻辭。先生作序贈之、謂其喪不奪於人、則仁。遇財色能斷、則義。確不可拔、則勇。勉之任道、以希聖希

賢。啟生作跋曰：籲門於同儕素稱謹愿，然雅有大志，時人未之許也。恕谷先生來金陵，請業問道者無虛日，而籲門與焉。夫先生之學，追聖軼賢，其論道之始卒，非好學深思者，或痼於舊說而疑之。籲門獨以年少往來寓室，從遊靡倦，必其好之篤而信之專也。嗚呼！此可以觀籲門之志矣。先生以成就後學爲已任，尤樂得人之善而道之。籲門辭婚一節，洵人所難能，而得之年少爲先生取，誠不虛。讀此序，許以大節，期以進道，惓惓然信乎大賢之用心也。因樂聞而系語於其後。十六日，詩友皆來話別。十七日，雞鳴卽行，諸友來送者皆不及，惆悵而返。一路衝泥冒雪，皆長人先，而先生尾之。一路見東省、北省人之橫詐，不如江南人之和平，恐禍之未艾也。二月初十日，抵莊，拜家祠。太師母在鄉，卽入鄉拜母。知三先生續弦成，習中爲之辦銀。

八兩、麥二袋喜之。知十四王又差潘、楊二人來聘，不遇而去。先生自南歸，皆在鄉侍養。以三先生新婚，請太師母來莊，不允也。六月，接太師母來莊。閏六月，太師母病，喚弟姪皆來莊侍疾。七月，靈臯書來，言其副室南旋，喚長人夫婦作伴同行最便。先生乃同兄弟、朋友議，皆曰：侍疾左右，孝之小；全綿先嗣，孝之大。且子孫滿前，供養遣一孫出，不爲缺人。稟太師母，亦許之。乃遣長人夫婦帶一僕一廝南行。二十六日，太師母去世。先生慟絕扶甦。八月十六日，僕回，言長人船上大病，方宅隨後又使人來言，長人卒於泊頭。數日，柩至，先生哭曰：天意不使南也，已矣。九月，作顯妣馬太君行述，又作長子習仁行狀。靈臯寄長人哀詞至，有曰：長人承親事師，交友毫髮皆在於體，而行之甚安。十月，葬太師母。本縣浦令、肅寧黃令皆來弔。



莫。聞學院陳世倌與博叅教官傳二縣士子公舉顏先生入
文廟、鄉賢祠。

壬寅六十四歲。康熙六十一年。

思喪敬爲上、然庸怯之姿、言敬已不敬矣、其懼乎。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曰三復之。與三弟札云、昨接靈臯爲習仁哀詞、末云、易哀爲憂、而終之以懼、惕然感動。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又云、內外使知懼。中庸不但言戒慎不覩、又言恐懼不聞。孔子曰、臨事而懼。因念夙昔持敬、不如常懼。蓋敬猶平持之也、恐不敬亦以爲敬矣。懼則見已過、真懼則過不敢不改、懼則言行自檢校。三弟高明、亦近今所罕、然性與懼遠、以氣質偏伉、而又誤以遭禍不懼爲英雄也。自茲須常存懼心、如鬼呵神怒、以滌夙愆。論語又曰、君子不憂不懼、勇者不懼。然君子不懼、孔子有明訓矣。內省不疚、何懼。我輩內省果不疚乎、而敢冒也。思五倫皆有朋友之意、乃佳。君臣如朋友、則堂陛洽、父子如朋友、則



庭幃親、兄弟如朋友則翕合、夫婦如朋友則敬別。自省持家嚴急、嗃嗃然一過也。須寬以居之。人有過短、不忘於心、一過也。須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大名府知府吳允謨遣役持聘儀來請往講學、先生以居憂辭不往。唐翰林建中倩任若求先生所著與之。五月、以母不在、時思兄弟、皆呼之來莊。七月二十七日、行小祥祭。九月、有人投刺曰、北臺山人李銓拜已而與馬衆至、入晤、則李穆菴也、相與論學、看大學辨業、深以格物之解爲是。別後寄詩來稱幸晤。自書座右云、薄責人、厚治躬。所求乎弟、所求乎子、惟在反身克己。初非難、終不易。勿日子知、勿日子行、更須結果收成。十二月、大名張珂具門生刺來拜問學、請學禮、教之。同習中習士相見禮、習射、易其字非玉曰可玉。

癸卯六十五歲。雍正元年。

可玉求立爲學課程爲之立課云、一、朔望習禮、三日習琴、六日習射、八日習書、十日習數、一、每日檢威儀、言語得失、一、隨時體察世故人情、一、每日閱論語幾板、易幾板、一、每日臨臥及早寤、必澄心持敬。爲長人立嗣、以其同高祖之侄、名之曰敬承。命十二官敬承上學、可玉教之。七月二十七日、行大祥祭。九月朔日、行禪祭禮。白任若至、持贊問學書、並讀四存編詩云、茫茫塵結幾千秋、大道而今得所由、漫向浮文爭巧技、好從實際問良謀。杏壇德行推顏閔、洙水達材在賜求、不有博陵先覺者、詞章應供一生休。讀大學辨業、平書訂詩曰、遙瞻北斗肅冠裳、賴有蠡吾大道光、正德厚生追二帝、兵農禮樂溯三王。學功振起千秋類、治術宏開萬世昌、何日鼓南容北面、一時頓解



九迴腸。先是壬寅歲底、張介石先生同白任若飲、張九錫齋酒半、解衣脫幘、任若出先生辨業學規、張先生讀序畢、急正冠整襟、北面再拜曰、此聖學也、吾門下劉調贊可讀此。間二日、卽寄贊贊以逼除未及覽。是歲新正、乃披讀再四、如夢初醒、不覺驚喜欲狂。夏、又得四存編、顏先生年譜及先生諸著、伏日讀之、晝數夜不能寐。每吹燈強臥、忽思古之爲學何實而有用、今之爲學何虛而無用、與不覺憤然危坐。復思與顏李二先生幸生同時、地之相去又不甚遠、苟不擔簦請業、負此生矣。忽躍然離床獨立、如此終夜、不知其幾。因賦前二詩遙寄先生、以矢願學之誠。先生覽贊詩、復聞賤齒二十四歲拍案叫奇、遂答詩曰、居憂未舉言無文、覽子鴻篇不自禁。天地依然成上下、孔周豈遂竟浮沈。雄才欲負千秋業、高足應登萬仞岑。每度長宵悲墜緒、從



今收泪付球琳。贊自憾德未能進、業未能修、今修譜至此、愧勵
交加矣。馬師母不順先生責之、不伏、謂四先生曰、彼不順、禮
宜出、但無所歸、食之至死耳。十月朔祭家祠、太師母主始祔
祠。長人主祭畢、猶歸殯宮、以待禪後祔也。劉調贊、林啟心來、
以晚生帖拜先生。次日任若來、乃价之、投門生刺、先生率之行
釋菜禮、上以孔子位、旁設顏先生位、告之。贊同啟心從先生
學士相見禮、祭禮、彈琴、挽弓、演數、分日習之、各立日記省功過。
贊同啟心、維周、敬承夜讀琴聲間之、先生甚喜。維周亦立
日記、爲學作序、自艾自力、先生喜之。十一月、先生教贊以習
學、幼儀爲主、以辨學術爲急、武備亦宜知之、不必先。又曰、慎幽
獨、謹細微、習勤儉。語贊曰、執事專一、而又能肆應、乃可以言
經濟矣。攜贊如安平、弔可訥言、晤弓御九、王博古、語以智深

勇沈。弓遜甫邀至其家，其父出會，甚恭。過深澤，晤王濟光、王槐三。至無極，弔張肆六妻喪，爲作墓誌銘。返里，語贊曰：此行如弓遜甫父子之勤、王濟光之儉，可希哲之樸；張肆六之幹濟、王槐三兄弟之文墨，皆有可取焉。十二月朔，贊入京，晤方靈臯、靈臯言人有毀先生者，先生曰：此他山之石也。又言：

朝廷謀聘學行兼優者教。皇子中堂徐蝶園、冢宰張桐城擬徵

先生，已而又謀聘人修明史，二公亦擬徵先生，俱予力陳先生老病不能出而止。先生謝之，贊按宰相謀徵先生而靈臯以老病阻之，時先生年六十五，未嘗老病也。或曰：靈臯與先生至厚，知先生必不出也。然先生一生志在行道，非石隱之流也。觀先生祭顏先生文曰：使臻幸則得時而駕，舉正學於中天，挽斯世於虞夏，卽不得志，亦必周流汲引，使人材蔚起，聖道不磨。此先



生之志也。竊觀靈臯與先生交至厚、而學術不相合、每相與辯學、先生侃侃正論、靈臯無能置詞、則託遁詞以免。暨先生歿、爲先生作墓誌、於先生道德學業一無序及、僅縷陳其與先生及崑繩先生相交始末、巧論譎譎曰、以剛主之篤信師傳、聞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沒先生之學、以自見者、此豈能有朋友相關之意乎。夫以抱經世之志如先生、負經世之學如先生、凡我同人、孰不望其一出者。張徐二相國謀徵先生、此千載一時也、乃靈臯一言止之、先生亦遂終老林下矣。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非古今同慨與。聞王太倉尙在京、往看之。太倉老而諄切、固留明日再一晤、因言其獻歲八十、求一言以垂不朽、先生許之。觀其請建儲五摺、乃太倉大節也。爲贊買琴劍而返、一路隨事教之曰、再目加明、耳加聰、心加靈、則進矣。臘底、新令喬

公以教弟帖來拜、餽稻米一石、炭百斤、下問殷殷、畧舉蠶事告之。

甲辰、六十六歲。雍正二年。

儀功如常。每月下書懼以終始。語劉穎生曰、吾有大過、一人有妨於仁也、須急改之。批習中日記、摘小心二字教之。訂易、見天下萬象森然在目、知明則處可當矣。夫子所以云可無大過也。四月、尹元甫問曰、達者質直好義、下人已矣、察言觀色、何爲者。先生曰、後儒惟不解此句、所以流於腐也。經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是事親須察言觀色也。色聽詞聽、是臨民須察言觀色也。明德親民、皆不可以無此。作壽太倉詩二十韻、有佐斗心如日、擎天鬢已霜之句、正謂其請建國本也。與方靈臯書曰、聚晤得領諄言、洗垢指癥、若沈疴之去體、朋友相成、



其樂何如。搆素交天下賢豪，但求其長以補己短，至友人長短，不敢輕言，一以己學未至，不遑治人，一以其人氣方盛，而驟語之，恐損夙好，無由取益。今以先生之切憫，而知愚之抱罪友朋多矣。故於先生亦願少有進。竊念先生與王崑繩少年皆從事才子文人，非從事聖賢之道，大學小學以次而入者，故其氣盛，其情浮。崑繩識見文章卓有可傳，而偶有缺遺，或告語之，輒譴湧而辯，而先生亦有之。卽如春秋、周禮二著，尙有當參酌者，而不敢盡言也。春秋成風，敬嬴當稱夫人，小君一節，明反孔子經文，明背左氏之傳，明與歷代帝王國制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者相違，而先生必依胡傳。曾偶言及，先生盛辯。今呈拙著學禮生母附廟一則，乞先生細考之。若以爲是，足見先生轉環之勇。若終以爲非，乞將拙著一批駁示下，則搆無益於先生，而先

生有益於臻多矣。五月、聞瘟疫流行、處處傷人、年餘不止、悚然。讀易、嘆文周以上古聖人、而其文似從萬世後閱歷一周者、真神聖也。且四聖皆同筆妙、同透悉世故人情、同含天蓋地、真不朽之物也。有放月錢者、求習中出名分利、習中不應、先生嘉之。習中問時有欲心如何、先生曰、遏欲莫如存理、心多一分天理、則少一分人欲。至於天理爛熟、則人欲不作矣。習中送日記求批、勉以勤儉仁讓。有遭母喪借糧者、先生曰、不必借也。助之四斗。六月、河水大漲、波潰北岸、莊不可保、鄉人請祭河神、先生往祭、爲文祝之。次日視河、湧波南移、北岸落淤。先生曰、東坡言神可感而人難感、其信然耶。任若回南、先生通寄諸友一詩曰、南方諸友近如何、瘴雨瘟風此歲多。五夜捫心頻自問、可能有道起天和。自斟本才短德癢、不幸當空乏。

之時、遂以渺身寄天下萬世之重、其悚懼宜何如也。十二月、使人聘鍾金若來教子孫。

乙巳六十七歲。雍正三年。

儀功如常。惟衰老益劑以中和、表章聖道、急待其人。正月、請金若至、使子孫從學、金若亦待其子淑來、使從學於先生。劉士宜卒、家貧、糾衆助之葬。二月、調贊同任若來、因率之同往博野祭顏習齋先生、劉古衡卽介任若於習齋前、投門生刺、拜先生。教調贊以擔荷聖道、贊白慚庸陋、不克如先生願、敢不奮勉乎。贊請學易、先生曰爲講一卦、專以孔子之言解文周、何其醒切。乃朱子曰義有義易、文有文易、孔有孔易、誠夢語哉。教諸生習刀法。教贊以筮法。贊與諸生習祭禮、先生教之。贊謀歸、金若置酒餞、從先生登舟飲。先生云、順流共飲、擊



明月。贊云、登岸高歌飽惠風。臨行、贊祝先生以保愛精神、專以承先啟後、爲孳孳接引後學、再加溫恭和平。先生曰、子見吾接子有厲容乎、正吾之苦衷也。去歲子約見、日夜引領、而竟寂如、是以始而思、繼而望、終而絕望、故於子之來、內苦而外厲也。今見子終可與言、望以其肩聖道也、而敢厲乎。言畢、凄然。贊亦悚然拜別。王宗洙讀先生平書、訂談經濟、陳學使以聞於朝、授成都令。或曰、此亦吾道將行之機。先生曰、正恐其經濟才短、以致債耳。且其來字云、聞教於我者頗詳、而不知吾之語之未詳也。乃贈之以序曰、旋乾而轉坤、以其時也、權安而小濟、亦有道焉。詭遇而獲禽、未必如王良之巧也、恐爲人所詬而徒然也。三月、評金若日記、夙興夜寐、省察甚嚴、顏先生門下一人也。金若子淑新立日記、有志於學、乃率之釋奠先聖。謂子能曰、子



身不直聞吾言卽直、日記不成句、今成句、時文無章法、今有章法。凡事如此進益、聖賢非異人任也。子能鍾淑字也。四月如府、會顏廣文仲子紹裔、癸巳舉人楊賓賓門人也。言賓賓夫人嗜甜果、紹裔多購餽之、賓賓頻感曰、此中人以所欲也、他日登仕、此事可長乎。先生曰、楊賓賓今世道學第一人也、吾子不以爲貴已而識之、亦君子矣。語金若曰、平書若行、一縣有百餘儒官、有萬餘練兵、家皆有食、士皆有用、游惰去、異端靖、其庶乎。惲皇問書至、自言聞道晚而躬行淺、境遇多艱、惟平日凜凜自持、庶不負先生之教耳。又言、南方聞顏李之學而興起者、有是仲明、章見心、許開繡、孫子房。六月、作憂旱詩曰、老年炎暑不堪親、晝掩閒齋自息神。感舊如懷前世事、守先猶作後亡人。天高碧漢樂朝宿、水落河橋走暮塵。燕趙悲歌愁入耳、金遼征

戰幾遺民。思人好言經濟名理者、君子也。好問言者、庸人也。好言人短及伺人陰、誣人富貴聲名者、小人也。聖裔孔衍法以書來候先生、並送其家刻三本。思庸人無事恬放、有事張皇。君子無事悚惕、有事舒寧。八月、解春秋春王正月、聖筆也。蓋春正月、史文也。王則夫子之筆也。王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見周惟正朔行於天下、有王也。他如禮樂征伐、皆無王也。金若以勞辭館歸、留其子淑在此學。先生即命少子習禮、孫敬承從淑讀。思顏先生以天下萬世爲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見可寄者、不得不寄之書、著書豈得已哉。溫太守書來言、政暇即使人來迓。語子能曰、聖門言道在人情、中庸五達道是也。在威四德、易立人之道、仁義是也。在禮樂、論語君子學道是也。在威儀言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總一道也、庸德庸言也。上之



爲性道、道之原也、聖人罕言之。再上之爲天道、非人事也、愈罕言之。若常言之、則流於空虛矣。以空虛爲道、則異端矣。十月、入府、會太守溫公。時公已奉

命賑飢民、因問此時賑矣、春何以救之。先生陳言勸富民捐粟、查歷年各鄉積穀、勸興作、招米商、禁遏糴、禁酒禁、賭禁盜。始註春秋。十一月、如京拜陳子翹。以其將查北直水害、且開水利、爲桑梓計、宜有所言也。看方靈臯、靈臯言將爲先生作釋言、先生曰、他山之石、良藥也、焉用釋。河南主事李汝懋請筵、論學、深以先生學爲是、尤服膺後集、言侯朝宗文涉摩擬、汪茗文潔而弱、方靈臯練或傷氣、皆不及先生文也。陳子翹書至、言同大學士朱可亭查水利、可亭言神交先生者已二十年、特使問水害水利。先生答書言、一開直沽海口、一濬永定河、一挑淀

淤、一修趙北口洩水橋、一分猪龍河。至興水利、則有西北治田說諸書可稽也。作龐魏氏傳。氏貧而守節、孝事祖姑與姑、年饑義不受賑、作傳爲之感慨流連。

丙午、六十八歲。雍正四年。

常儀雖老不敢不勉。常功雖不能親學、而禮樂射御書數教卽學也。心期和平、身期莊肅、昌明聖道、不敢旁委。正月、註春秋、覺經詳而傳畧。教子能以謹小務、曰小務有用、乃可圖大。思黃肅寧之謙謹可師、龐魏氏之見利分明可法。謂子能曰、宋人解經卽有誤處、乃學術之偏、非強不知以爲知也。惟易經則程朱俱屬強解。春秋胡傳則如南粵人說中原、並未北行一步、刺刺鄉談、自言自語、殊可異也。聞路多殍者、爲之畏天命、憫人窮。日有來求者、或與以粟、或與以糠、或食以飯。思年荒



人亂天迫、當益存其心。三月、註春秋、前後斷續離合、若見其人、若閱其世、若親議其善惡治亂興衰之故、而與之往復流連者、註之、乃覺迎刃而解。四月、安徽巡撫魏君弼書來、並托王仲英求先生至其署、不往。八月、樞天至、評其日記、喜其用力、有不忘溝壑之志。註春秋、至陽虎謀誅季氏、出奔、聖人全削之、但書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誠神筆也、至文也、大義也。註春秋完、作春秋傳注序曰、塏幼讀詩、書、三禮、雖儒解錯互、而雅言日用、可以心證、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易傳詮文、周辭、十釋八九。顧春秋以爲不可解、舊傳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尚不知也、而况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誤、而况後儒之望風追影者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

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矯之者謂詳畧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則但錄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廿一史、歷代鑑、誰謂非書其事而褒貶見也。乃至垂暮而忽有所覩、曰：聖經不儼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經更曰來盟于師、奪楚與齊、傳載南蒯以費叛、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卽仍而用之、有義在、卽筆削也。于是觀其事、而成敗升降治亂瞭然。如齊桓定伯、數十事爲一事、卽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曾爲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伯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粲然、或一字爲文、或一句爲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爲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鏗鏘戛然。觀其義、而子奪褒貶昭然。義卽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

缺页

於適己自便、終於忍心害理。謂維周曰、聖賢天與人歸、而凜若無以自存。庸愚衆喁羣怨、而亢謂莫我誰何。王震聲督學浙江、使王仲英來聘先生、看文有人、而以先生總裁之。先生辭、固求、旣而送聘金六十兩至、辭不受、強置之去。乃使維周持銀送還仲英、與以字、言決不能往之故。

丁未、六十九歲。雍正五年。

常儀如故。常功量老力所任爲之。勤家政、接後學、明行聖道、益孳孳不倦、心益戒懼、氣益和平、量益寬大、行益仁厚、自勉。二月、樞天來、互質日記。樞天日記有云、李恕谷包羅一世才、毛西河貫串五車書。爲之愧歎、勉樞天力任聖道、以副耄望。同樞天率二子、一孫習禮三度。看刀蒙古潛室劄記、言盡性由於踐形、識見遠出宋儒、且敬慎收斂、省躬改過之言、不絕於筆、亦



近今之篤行君子矣。三月、南方諸友周崑來、李師柏、程啟生各有書來、外有白門劉嶼洲山書、言大道黜闇於宋、莫有正之者。今得先生日月在手、正五百年運會之期也、所謂日月出而燭火將息者也。不知何許人、自言伏處、近並却書古文詞、惟留心實學、奇之。四月、靈臯字來邀入京。先生念老矣、天下良友惟臯聞、靈臯舉聞之會不可必矣、靈臯尙近、向者論學尙未盡言、若及今而不一剖、恐留舉生之憾。乃入京晤之、語之曰、庶子爲君尊母爲夫人、春秋有經文、禮記有典禮、歷代帝王有成規、請先生勿執胡傳之謬也。靈臯曰、先生舉儀禮、則喪服傳、慈母生母與父及嫡母同三年、足可伸追稱小君之說矣、不必用春秋文也。先生以其猶護春秋謬傳、而但以追尊夫人小君爲是、姑已其言。又謂之曰、顏先生學之切實、君所素許也、但謂宋儒

是聖學、則天下無是非並立之理。請問其以主靜爲主敬之功、是禪宗否、其存誠是思誠否、其窮理是俗士之誦讀否、以六藝爲末務粗迹、而專講性天、背聖學否、以致聰明人盡歸無用、遂使神州陸沈、王夷甫輩安謝其咎、仁人念之、垂泣否。靈臯慨然曰、願先生急著治平書、以爲世法、則正學興、彼學退矣。錯按、靈臯之言、遁辭也。靈臯聞恕谷後集曰、兵隨敵變、水因地流、面貌各成、機杆互換、必傳之書也。靈臯出所著釋言、剛主曰、人心不可謂予安、以辯爲哉。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名者、衆人也。名而無謗者、鄉愿也。雖然、美疢不如惡石、謗言彰、吾知懼矣。名則諸君子之過爾。因併識前語、作釋言。歸訂樞天喪禮就直。著擬太平策。十月、先生自省書曰、予六十九歲之莫矣、行道無望矣、著述明道、目力已竭矣。惟是身心性命、



可質帝天者、自返多有匱闕、及今不力、萬一抱憾而卒、欲補何由。戰兢惕厲、列後日省之一。顏先生每責我細行不矜、如出門卽旋、對妻子、奴僕不莊肅、其爲敗德多矣、戒之戒之一。性敏似覺微長、而性急、實其大短、每鄉人出語不合、輒峻拒、室人有過、啗嘗時有。老年不能和敬之一端也、力改之一。樊遲憂智之妨仁、深有體會。予妄恃知人、然知之不覺有冷心、此非智之過、乃吾萬物一體之仁未純至也。不仁則根本蹶矣、尙附名教、即勉之勉之。贊按、先生德成學至、猶痛自刻責、老年不倦如此。吾輩初學、可少自寬與。錯按、論語言舉錯、知以成仁、先生慮智之妨仁、何也。蓋論語所言、治天下國家之道也。先生所慮、居鄉黨之道也。鄉黨間非族戚、友朋則鄉鄰也、拒之不可、遠之不能、惟有感化之、包容之而已。先生以有冷心自斟、是卽其萬物一體之

仁、肫肫乎有不容自己者乎。聞子能入泮。十二月、思習分
凶人、吉人、堯允恭克讓、文王微柔懿恭、孔子溫良恭儉讓、吉人
也。霍子孟如芒刺着人、關雲長護前、君子而凶者也。小人之凶、
又何待言。黎長舉自河西走四千餘里來謁先生曰、年已五
十、再不從先生學、恐虛度一生矣。乃擇日行釋菜禮、拜先生入
學。先生爲釋菜文曰、自孔夫子後、而唐虞之六府三事、三代之
四術三物、杏壇之四教、半存半亡於天下、幾二千年矣。習齋先
生崛起而表章之、直傳周孔、堪孱弱無能爲役、而粗解其顛末、
於是推明顏先生學、以告當世海內之有學問者、或信或疑、亦
率竊竊然謂今世有顏李之學、遠宗周孔也者、卽來執經下問
者、亦不乏其人。然求其凝於心、行於身、實可經濟於天下者、鮮
見。豈無德之躬、不足以振起之耶。忽忽焉、堪亦遂六十有九矣。



德化有黎生宋淳者、少遊素習程朱陸王家言。旣而聞堦入秦、自鎮原來、稱後學問道。伊時甚期許之、切劘其長短。及別去、幾二十年、不知其所在。乃淳則日夜不忘、欲來相從。而淳能文筆、嫻刑名錢穀、在位者爭致幕下、屢爲人牽、不得前。今歲奮然決曰、吾行年已五十、再不從師以定我學、不虛生一世乎。於是呼從覓騎、自河西泝秦晉北邊、行四千餘里、度四十五日、辭紛華之宦場、入寂寞之鄉、鄙陋之野、長跼稱弟子、求嚴立作聖課程、以矢有成、斯不亦奇尤也乎。乃備酒漿菜穀、行釋菜之禮、惟求我先聖先師真護、玉之大成、俾神聖持世之道從此不墜、其所關者不在一人一時已也。糾鄉人聘樞天明歲來設館教子弟。長舉論兩事、須自肅州而布隆吉、而哈密、而巴里坤、而土魯番聯絡、多設衛所、以逼澤旺之穴。又上計則撤兵守邊、不必

疲中國以事無用也。

戊申七十歲。雍正六年。

一歲常儀功、元旦祀五祀、家祠、皆以牲體。祀馬外祖行位、以其無後也。拜孔子及顏先生。清明、七月十五、十月朔祭家祠。嘉平二十四日祭竈。皆齋戒。小齋一日、大齋二日、戒一日。齋戒飲酒不至醉、食肉不茹葷、不弔喪、不問疾、不與妻妾同處、不與穢惡、不刑人、遷坐、不會客、惟齊、心思所祭者。朔望拜獻家祠。五祀、令子孫分班應之。獻訖、行家禮。每日晨起、揖先聖、先師。禮樂、射御、書、數、遇其事卽習之。經濟有問者答之。聖道、經學有問者答之。致力以寬以和。日譜日一圖、或時下圈、以黑白別心存亡、失言黑左、失行黑右、過怒黑上、慾心黑下。接樞天至、率習禮拜樞天入學。至博野會博野令趙公其署中葉孝廉惟一出見、持



日記求評、則聞習齋之學而興起者也。看秦邊紀畧、知涼甘肅必宜重守、而玉門關宜復、所以斷西北之往來也。慨明之棄河套而守榆林、不知東勝受降之阨要、葉盛、余子俊、王瓊得罪社稷何如也。張鵬門書至、言願表章顏先生之學、望聖道之明、行其素志也。今帶銀二兩、倩人抄先生諸著、將刊行。易州李通率其子基來拜、從遊。二月、率長舉之楊村致祭習齋先生。惲臯聞寄書至、並孫應榴子房日記一本。先生覽其日記、自癸卯年三十歲間、臯聞言服焉、遙拜先生爲師、立日記、省過甚嚴、且分日習六藝。先生甚喜、曰：習齋之道南矣。遙答拜之。錯訂修年譜至此、因於舊篋中檢其寄來日記閱之。其自敘二十後、習靜坐功、與友人是仲明爲程朱之學。見臯聞先生始知靜坐近禪、示以恕谷後集、大學辨業、習齋年譜諸書、始而疑、後漸

服閱至感慨處、不覺淚下。卽擬北上拜謁、因斧資不給、乃北向遙拜先生爲師。拜訖、隨成一律曰、恕谷傳人禮樂先、誰令斯道久云捐。恰逢小子三旬歲、遙拜先生萬古賢。禮以範身卑法地、樂須育德渾如天。規模志定時時省、桃李青春好着鞭。於是立日記、學先生之學焉。旣而讀先生題王崑繩省身錄一則、慨然曰、數載景仰、未得遂願見先生之志。今以斯言自省、庶幾如見也與。乃逐句分註之日記、訂爲自省之要。自省心存密否、密則日記書一直畫、否則書二斜畫、且以畫之大小別存否之久暫。自省視聽言動中禮否、中禮則書方口、否則書馬眼、亦以大小別中否之輕重。自省時覺有進否、進則書一圈、否則書一黑子、亦以其大小別進否之分數。禮樂諸藝、每朔望兩考、有加則書環、間斷則書缺、亦以大小別加捐之多寡。天



理所悟、人情所照、經濟所閱歷、或日新、或仍舊、夜寐而寤、能一
一自省、則晨起書一大紅圈○、昏忘不省、則書一大黑子。每
月朔設案南窗下、省一月之記、某畫幾、某畫幾、記過之多少、跪
而自訟。其自治之嚴、省過之密、如此。一日與某友論學、某曰、靜
坐甚得力。子房曰、靜坐非是。自古聖賢惟一敬、若有一欲靜之
念、便是不敬矣。且三省四勿、敬恕皆在事上言。一部四書、未嘗
有一語教人靜坐也。某友論先生以鄉三物爲格物之物、非是。
朱子解物卽事也、何等渾融。子房曰、三物之六德、統而言之、一
仁也、卽天命之性也。六行、統而言之、一孝也、卽率性之道也。六
藝、統而言之、一禮也、卽修道之教也。大學立敘、尙有當在此三
物外者乎。某又言、卽物窮理、如侍疾則格藥餌、出行則格行李
之類。子房曰、此隨時隨事之功、豈十五入大學所格之物乎。其

見道之確、信道之篤又如此。按、臯聞先生癸丑來書曰、子房本世家子、幼而孤苦、立志勵行、聞顏李兩先生之學、慨然悅慕、信於心、習於身、南方之士未有篤信好學如斯人者。鄉居不時見、見輒以所學質、必有進益。去秋鶴自江西歸來會兩次。既久不見、忽聞其無疾逝矣、惜哉。錯採其日記、附錄於此、庶弗使無傳焉。而又惜其日記僅四月餘者、爲學數年、其進德體道之功可傳者必多矣、而所見僅此也。三月、葉惟一來拜、贄以詩、有句云、間氣鍾靈開智勇、狂瀾降割善疏排。思老當益壯。思好規人過、亦屬氣量之淺。朋友當勸善多於規過。思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常人之處父母兄弟、密不如妻、親不如子、投合不如友朋、熱中不如君、非聖賢孰能孝友之盡乎。六月、先生之妻馬氏卒。謂習中曰、此予之出而不去者、汝等不以母禮葬



之亦可、從厚以母禮葬之亦可也。八月、王順文來拜、從遊、教以孝弟之道。語長舉以顧諟明命之功曰、吾子留意於顧諟明命、可謂探本者。然爲之有道、每日夙興、卽爲所當爲之事、作何事卽存心於何事、接何人卽存心於何人、事竣人去、反顧此心湛然在內、一切聲色貨利毫不繫於懷。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靜坐、以食二氏遺毒也。若欲靜坐、則向晦未臥、雞鳴未起、除省察前日所爲得失、今日所爲與除外、被衣直坐、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所謂夕惕若也。總之、皆顧諟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命吾之心也。命吾心之仁、義、禮、智也。若馳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氲生物之始、以爲顧諟、則誤矣。前功旣熟、則耳聰目明、心思睿智、世故人情迎刃而解、其效可以自考也。馮樞天曰、

存養之功。自宋儒以來。捉風捕影。得先生教。乃足踏實地。直接聖傳矣。十月朔。致祭家祠畢。因暈倒。遂病。類中風。自此病三月。夜不寐。著天道偶測一書。

己酉七十一歲。雍正七年。

擇病中所能爲者爲之。日記每月下書。小心翼翼。懼以終始。以自勉。調贊攜冀州趙本中來。本中執贊。先生辭。贊代求先生許之。白任若偕衛水杜謙牧來。執贊學禮。二月。武城劉學山同王順文來。學山問禮樂。答之。順文問經濟及韜鈴。先生曰。韜鈴非老夫所知。子少年文士。去之逕庭。非所問也。卽經濟亦無躁。聖學先自治而後治人。吾子有身。且操存以養心。非禮勿視。聽言動以檢身。吾子有家。須溫清定省以事親。一體周護。以友愛兄弟。夙興夜寐。一身一家之經濟。果善焉。而後講及人。



可也。請姑俟以觀。贊問律呂及歌法，先生答之。贊同諸友習禮，先生觀之。四月，修道傳祠成，命贊作記曰：祠曰道傳，取諸韓子之言也。韓子原道曰：儒者仁義之道，其文易、詩、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四民，其行五倫，非異端、老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今博野顏習齋先生挺生二千年以下，得不傳之緒，重明舜禹之九功，周公之三物，孔門之四教，深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以來所傳正路，非世之依傍儒逕而篡入異端者也。習齋沒，恕谷先生奉其遺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神位。春秋仲月上辛率同人致祭而講習其中，歷廿餘年不廢。但日久學舍漸圯，其子姓遭祲歲，鬻其舍之前半，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難以周旋。駿奔。恕谷先生謀於所居東莊，別建習齋祠堂，從遊之士爭來，伏

助不日磚木具、坯堊積、乃爲正堂三間、中堂供習齋先生位、而左右將爲陳設禮樂諸器及顏李所著書版。同門馮辰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堂不可但盛物也。習齋除漳南、梁、魏一再遊論學、餘無及者。其後推明衍繹、廣布四方、聞風而起者接踵、實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藝成法、爲書辨居敬於主靜、別存誠於質民。又傳註易、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說印證聖經、如合符節、後學乃有所持循、不入旁岐、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經、非臆創者。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傳其學者李孝愨先生之于一人、誠非誣也。辰等擬將先生遠道圖懸之東堂、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訖、同之東堂拜先生而瞻企焉、不亦可乎。先生力辭、又以公義請、乃許之。又請曰、習齋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惲舉聞、舉聞之北來也、盡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之



學。其別詩曰、三年依溯得吾師、聖道源流屢獲知。千古有人擔世業、半生從此定心期。則其自任聞道也審矣。南居目^⑫以顏李之學告人。今天下無慮口中津津顏李之學者、王崑繩、惲臯聞二先生之倡明居多。如常州孫應榴戊申寄其日記至、遙拜先生爲師、記載省躬改過、修德習藝之功甚密、力肩聖道、而曰聞之臯聞、則臯聞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立一生位而景仰之、不爲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習齋神位前、傍設王崑繩先生神位配享、至於道中諸子可續入者、事後論定、則後人之責也。贊自癸卯得聞顏先生之道、來從恕谷先生學、不揣愚弱、思承餘緒、以廣其傳、而未能也。今己酉夏祠堂告成、因溯其原委而爲之記。先生又自爲東堂記曰、歲之己酉、從遊諸子其鳩分資、築予東莊之東墅爲道傳祠。正堂三間、各間以序、中間安顏

習齋先生神位、西間立惇子臯間生位、而以東間懸予遠道圖、令予坐臥其中、予不能却也。晨興輒扶杖緩步至習齋位前、一揖、並揖崑繩、排又門而坐、弟子請業者以次應、倦則闔門少息、咏歌先王之澤、起則開窗遠望、良苗盈疇、茂樹連霄、花香鳥語、爭奇獻好。右眺郎峯、蒼翠如壁。左浴恒水、風紋縠縠可愛。雖手痺足痠、步履艱澁、而頓忘沈疴之在體也。方靈臯嘗謂我曰、吾每出城、見墳園看守人持陳倉米飯飼偃蹇長林、豐草間、心竊羨之。使我得讀書其地一二年、可以樂而忘歸而不能也。然則吾之貧老陋況、不敢陳於王公大人也、而以之誇吾靈臯、不亦可乎。贊問律呂及歌法、先生告之。贊同諸生習禮、先生觀之。六月、訂擬太平策、覺一生總結是此書。病減、偶成詩曰、偃息匡床午睡餘、起時痺足自如如。賢愚不必縈懷抱、勤惰何



妨任婢奴。綴藻梁間。乘日晝。栽花砌側。荷雲鋤。殘年喜得沈疴減。或者天心尙起予。每夜必起坐。以左足尙痛。浮腫未除也。

七月。思樞天愚而固。長舉愚而謬。子能愚而欲求其不愚者。其劉用可乎。道味深。世緣淺。則庶幾矣。贊常自恨愚昧。乃蒙先生許以不愚。愧矣哉。道味深。世緣淺。敢不勉事斯語乎。馮樞天來問疾。言出生有志聖道。先生曰。善哉。然而不易也。志道須滌俗念。勿耽惡衣食。須勉行孝弟忠信。見利思義。見害不避。學習詩書六藝。斯亦今之拔出羣類者矣。樞天曰。喜其聞道能解。先生曰。解易行難。懋哉。九月上辛日。以顏先生祠堂成。先生率門人致祭。祭期不以二仲而以二季者。以楊村神主尙有族人及博野門人守之。不敢侵用其日也。十月。營田觀察使黃成憲贈先生對善閉戶論。謂孟子閉戶之言。別有取爾。孔孟之

心視天下皆同室、學孔孟而鄉鄰天下、則名教之罪人矣。先生曰、若如公言、則論語惟日用之則行、孟子惟曰可仕則仕、而舍之則藏、可止則止、皆宜刊也。乃作獨善閉戶論辨之。十一月、高陽張海旭爲其兄昆崖來求先生作左傳評林序、已而持左傳評林來求訂、先生許之。十二月、總督唐公執玉使布政王公暮以書幣來求先生作畿輔通志、先生以老病辭。作孫節婦傳。

庚戌七十二歲。

正月、布政王公又以書幣价邑令喬公來聘、先生具書陳作志之畧曰、竊惟志書之修、所以紀山川形勢、歷代沿革、風土消長、政事利弊、以爲守土子民計。此州縣之志所以與廿一史禮樂志、兵刑志同爲鄭重也。後世多不解此、而歷數十年以修、但增



詩文數首、節孝數人而已。不知詩文之載、乃文集之事、節孝之登、乃史書之事、與志之正體無涉也。如畿輔通志關係最大者、一曰北邊、二曰西山、三曰水田。北邊則東自山海關起、西行若干里爲某口、又西行若干里爲某峪、古時何人在此出入、何計在此戰守。迤西至居庸、宣府轉而南、則爲西山、若干里至紫荆、若干里至倒馬、古者何人從出入、何人計戰守、前朝防駐兵將若干、今現在駐劄若干、以南接於太行。使山河形勢瞭然在目、拒守機宜如掌上觀紋。若大明一統志、廣輿記等曰滿城有某山、某水、易州有某山、某水、而山不計其起訖、水不載其源流、遂使一山分峯之名、別爲數十山、源頭水尾絕無關係之乾流盡登紙上、徒亂人視聽、亦何爲乎。若夫水田、則必通查古人溝渠、如西門豹、虞集所開者、名何渠、在何地、今尙有水與否、可興可

廢、廣西北之糧、省東南之運、乃有用之事也。凡此皆宜廣收古書、如廿一史、水經注、元和郡國志、天下山川形勢諸書、禹貢地輿考、廿一史地輿考、以及目下舊聞等碎書、皆羅列案上、以備查考。又遣一有學問者使馳驅北邊、西山以及腹內諸形勢、一按蹟詳記、方可下筆、則非無據之空言也。此豈塋之老病所能任者、所以萬難自前者也。然念垂注之德意不能已、故少陳其愚、惟老公祖酌之。二月、詔調贊至莊、教其季子習禮、並理道傳祠事。因攜冀州趙本中族孫述舜同來讀書。謂調贊曰、古者行禮必奏樂、上辛之祭可缺樂乎。今子能琴、解歌吹、其司之。贊奉命撰道傳祠樂章、先升歌三終、第一解聖道昌明、第二解治法醇備、第三解樂天安命、以琴和歌。次笙入三終、第一奏黃鐘正宮、第二奏大呂變宮、第三奏林鐘清宮、以笙笛吹之。次



合樂三終、第一闕迎神引、第二闕饗神曲、第三闕送神歌、以笙
笛和歌、鼓板節之。撰成進之。先生曰、可訂之。觀察使黃
世發懸扁道傳祠曰周孔正傳。三月上辛、先生率門人致祭。
顏先生用樂、命調贊司琴歌、趙本中吹笛、劉述舜鼓笙、爲文曰、
我先生以禮樂立教、直紹周孔。然禮固實體於冠婚喪祭、而樂
則失傳已久。及璫在浙、問律呂於毛河右、歸而撰勺舞、先生顧
而樂之。乃先生沒後、威縣以劉調贊者來學於璫、能心解禮樂
之義、能琴解歌吹。今東莊祠堂告成、續修春祀、敬撰侑神樂章、
以妥我師心、尊我師道、想神聽之、喜可知也。庶來格歆歆乎。
先生曰、春秋如王孫賈、祝鮀亦能禮樂兵農之事、而無誠正修
身之功、故流於雜霸。宋儒講誠正修身之道、而闕禮樂兵農之
事、故入於空虛。可知德行道藝偏廢不可也。六月、喬公又持

王公書幣來、堅求作通志總裁、辭不得。先生言老病不耐暑、期以秋。七月、喬公遣車來迎先生入保定府蓮花池館內修通志。王公又以書來聘益谿先生及調贊與鍾子能分纂、贊以道傳祠事辭、益谿子能隨先生往。先生作畿輔通志凡例云、一、畿輔舊無通志、明宏治間命大學士李賢等纂修一統志、彙十三省通志而芟潤之、冠以兩京、僅存梗槩爾。歷二百年未有增修、缺佚甚夥。迄我朝康熙十一年

詔允閣臣請、命各省分輯通志、而畿輔獨後之。至二十一年壬戌告成。彼時卽以宮闕非臣民所敢志、部院皆機務攸司、壇壝庾祭悉關大經、應於

大清一統志詳載之、故通志中僅列內外城門及天官等署於卷首、以明神州地在日邊、畿甸義先天下也。今倣其義、仍之一分



野本之周語、分星本之周禮保章氏。鄭康成註周禮曰、今其書亡、惟大界可言。至漢成帝時、劉向造分野說、^⑭班固取之入地理志。唐一行等宗之、然各有不同。先儒每有駁言、且占驗不合。前儒又歷紀之、似宜置之不載。但天道廣大、難以臆定、而術數家專持一說、亦時有中、故今仍照舊志登入、不敢自用自專也。一、建置卽有沿革、二例難判、倘不合書、必有叠複。河南通志及明一統志俱作一門、良是、茲從之。一、疆域歷代錯出、如順天之涿州爲古范陽、定興亦曰范陽。山東之青州曰古渤海、河間亦曰渤海。正定之定州曰古中山、保定之唐縣亦曰中山。其間人物彼此互書、最難分析。如張華見於涿志、又見於保志。於是走督亢之荒陂、探茂先之故里、於涿得張華村、其爲涿人也確矣。他皆類是。一、山必取其有關形勢、水必擇其有關利害者、乃登。若

撮爾小峰、無所障蔽、時流時涸、雨集溝澮、及語怪語神、專爲梵官琳宇所占據、而毫無關實用者不錄。一、兵制詳考某處武弁何官、防兵幾何、以見我朝之有嚴有翼、儆禦者當也。若前朝衛所制已湮、縱有催屯糧微員、槩所不載。一、八郡各有倉廩、不煩專書、故於公署附見之。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各州縣壇廟制定祭祀、無遠弗同、詳記其儀恐複、故止書祠廟所在、下次以先賢等廟。如漢壽亭侯廟、王次仲廟之類、古人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祀於社者也、故以類附。若寺觀、菴院無關祀典、今附於古蹟後、以備都人士遊覽之一助也。一、畿輔丁地、舊制原分兩項、迄雍正二年、總督李維鈞題請將丁銀攤入地畝、故田賦徵收微有差分。今照新制一一詳載。一、鹽課爲國課攸關、民生資用、故於各州縣下詳附行鹽引數。一、水利最大、王政宜先、近奉



皇上睿慮、特設官職、開北直水利、以厚民生、謹一一考之、列於冊。一、職官自督撫而下、皆臨民莅政者也、自宜通列。乃位卑員衆、書不勝書。茲倣河南例、斷自知府以上、重方面也。司儲關樞、雖皆部使、不預民事、槩未列也。一、選舉以科貢爲重、凡會試得雋者、槩不得遺。其鄉試得雋者、試錄難稽、未免掛漏。至例貢、例監、不乏俊乂、若號曰選舉、則未也。一、名宦之志、人貴實錄、事戒阿好。近志幾乎有宦皆名、無虛非實矣。茲擇其有實政可紀者錄之、以垂勸而示法也。一、志爲史材、人物宜重、然不得宏纖畢登。茲必擇其治功德業卓然可傳者、以次編纂。至於方技、仙釋、雖其道不可以經世、其學不可以範後、而卽其一節、登峰造極、較然不欺、則亦日珥木靈、物怪人妖、異氣所鍾也。故附於人物後、以見天下事有常、必有變者、固如是。一、孝子節婦盈千滿百、是騁

虞旅葬而歸昌羣舞矣。選而擇之、疑傷厚道。今

皇上令天下郡邑皆立忠孝節義祠、地方申詳、部院奏

聞、入祠建坊、甚盛典也。故登節孝必以曾列旌表者爲主、弗敢濫

也。八月、以病辭回調理。威縣田如龍、夔菴來拜問學。九

月上辛、祭習齋先生。王公又以車來迎、並以帖來邀調贊同

往分纂。十月、棗強李杜文長至府執贄。先生作畿輔形勢

論曰、嘗讀禹貢而嘆聖人之觀察精也。禹貢隨山自雍入冀而

曰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則一語而畿輔形勢如畫圖矣。

孔安國作傳、尙無悞。孔穎達疏則誤解之曰、山旁之水皆入海、

山不入海也。夫經文明曰山入於海、蓋卽海外之山如蓬萊、方

丈可望而不可卽者、其餘氣也。故太史公心知其意、而作天官

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宋朱元晦



曰、冀州燕山、天下第一形勢也。華岱峙於左右、黃河繞於前、自華而嵩爲前案、淮南諸山爲第二案、江南諸山及五嶺爲三四案。明劉侗曰、幽冀阻三面而臨一面、據東北之壯、以食西南之腴、供西南之腴、以養東北之壯。故建都者、汴洛不如秦、秦不如燕。蓋汴四衝、洛隘小、必須天下之力守之。秦則守在函關、如高屋建瓴、而西北山不綿亘、不可守。故唐時有回紇、土厥之變。燕則背倚雄巍、如列屏、如負宸、而左肩爲薊、遼、長白、右肩爲宣、大、三關、誠居重馭輕之地。故自古黃帝卽都涿鹿、迄後金元或爲大都、或爲中都、尙非正都。明永樂都之、而仍稱行在。惟我皇朝入膺一統、卽定鼎於此、熊熊鬱鬱、中寧外順、幅輳萬里、其爲天造地設、以鞏固

皇圖也明矣。然案重則肩背須厚。今京北則四十八家旋而拱之、

効順聽旨、飢寒則賑之、援之、調遣則隨方用之、勢如指臂。東則永平爲內地、遼東爲盛京。西則宣府、革衛爲州縣。大同之北立歸化城、皆有重兵屯守、肩背可謂厚矣。又按史記、漢書、自河套以東、開元以西、一二千里、卽古所謂山陰也。土沃地美、可種五穀、長人民。若盡如

仁皇帝之修熱河、募民種植、以厚其生、又召通儒訓教、以明人倫、長其恩愛、而立之官、而屯之兵、與畿輔一道同風、則肩背愈厚、而萬世於以永固矣。十一月、又以病回里。十二月、作楊仁樹傳。聞營田觀察使黃憲卒於定州、乃爲作傳。

辛亥、七十三歲。

正月、布政王公又以書幣來請、先生臥病不能行、將所修通志稿封還、具書命調贊至府堅辭之。衡水杜友三兄弟屢求爲

先人作世德記、乃爲作之。刻擬太平策。

壬子七十四歲。

是歲先生以病不能理事、惟存心養性、以終餘年。懼斯道之

復墜也、作永言賦曰、老冉冉今已邁兮、恐斯文之條亡。長明遠

隔天涯兮、來者又未可逆量。上帝降鑒而匪遙兮、祝周情孔思

其抱將。訂調贊所纂冠禮、士相見禮儀注。思生平同學師

友、作憶舊詩曰、憑誰引見魯中叟、有我步趨負郭顏。從顏習齋先生爲聖

學。走馬平坡磬控裏、同郭子固習御。鳴弦城側滿分間。同趙錫毛精序

作風雅列、從毛河右先生學律呂。汾上道傳房杜班。從王五公先生學發鈐。幽薊爬

搔孔氏壁、同王崑繩論聖道。錢塘貫串禹碑山。同王草堂論經書。作思聖詩

曰、靜仁動知兩無窮、何事營營百歲中。花綻水流時自運、古今

樂壽首尼翁。先生知病之將不起也、乃自作墓志曰、李子、李



孝慈先生之長子也。名塏。嘗求仁不能。期勉於恕。因以恕谷名其鄉而爲號焉。孝慈四十後。元配馬太君有順德。而未立子。乃聘易州馬指揮公女爲筵生李子。時力爲聖賢學。敦孝弟。主忠信。崇禮義。廉恥。讀論孟。學庸。以授李子。同時有顏習齋先生者。崛起近與祁州刁包。遠與上蔡張沐辨學。謂世儒躡講性天。非孔子不可得聞之教法也。且禮樂兵農聖門經世之撰皆廢失。何以學成致用。乃易靜坐入定以習恭。內而敬直。外而九容交攝。讀書猶漢唐訓詁遺習。惟擇經史有用書讀之。餘不盡究。以蹈玩物喪志也。嚴課孝弟。謹信。冠婚喪祭。務遵古禮。日稽禮樂兵農之允宜。今古者。而倡六藝以教來學。於是李子從之。學禮於習齋。學琴於張而素。射騎則學於趙思光。郭金城。書則學於王五公。彭通。數則學於劉見田。後又學律呂於毛河右。其於明



德則立日譜、逐時記身心言行得失、勉改。至耄老、愈追念家學、欲然自歉、寡過未能。其於親民、則與習齋、嘗商酌教養之具、每夜分不寐、有所得、則錄之、瘳忘編、學政平書訂、閱史、郝觀然、惟恐草野之見、無當也。七十病後、依周禮約入擬太平策。李子性謹畏、時或肩輿出門、輒悚然曰、我何人斯、而人肩之。坐必躬以謝肩夫。惟恐虛名過情。李安溪、王太倉、相國皆擬薦於

當宁。李子懼甚、力辭謝。有來問學者、亦呐呐然不輕瀆。嚴於取與、少年試一等、當補廩、舊有書公陋規曰、是以賄進也。辭不補。十四王在西陲、使人兩次千金延聘、避如江東。康熙庚午三十二歲、中順天鄉試、迄戊戌年六十、選通州學政。八月到任、時京師沿門染疾、李子亦有中癰之意、不能理事。於十月告病歸里、調攝少平。前在都、徐少宰秉義、吳都憲涵爲刻大學辨業、學規範、

至是同人爲刻論語、學庸傳注及傳注問、又刻易經傳注、學禮、小學稽業、門人又刻恕谷後集、毛河右開雕李氏學樂錄於浙。屆雍正六年、年七十、又中前病、病乃絮綿、寒浸而劇。委分乘化、焉期百祀。竚俟後學、爰述斯志。

癸丑七十五歲。雍正十一年。

正月初一日、先生病、彌留。一絕云、情識劫年運足傷、北邙山下月生光。九京若遇賢師友、爲識滔滔可易方。午時卒。及門以獻歲、未得侍疾、聞訃、次第來哭。至雍正十三年十月、會葬、調贊製帳、割牲、與及門武城劉天植、棗強李杜、衡水杜謙益、博野劉賈一、鍾淑等執喪、紳士陳大章、鍾鏐、白宗伊、田如龍等百餘人共奠。馮辰爲文曰、嗚呼、先生逝矣、奄忽三年矣、今將安厝曹原、親友及門製幛哀奠、囑文於辰、不禁嗚咽百拜、揮涕爲誄曰、



嗚呼、唐虞三代、不復見於後世乎、天胡爲而生先生耶。唐虞三代將復見於後世乎、何先生抱明德親民之具、遂溘然長逝耶。嗚呼、慟哉。先生幼承孝慈先生家學、以正直忠孝爲本。旣冠、從習齋先生遊、得周孔久湮之墜緒、以三事、三物、四術、四教爲傳習、慨然欲見之斯世。心性則敬畏清明、日三復小心翼翼、及清明在躬二語。旣如臨溪履薄、復如海闊天高。躬修則肅九容、嚴四勿、恭而和、勤而敏、大業克敦、小物不廢。每五漏蚤起、終身弗懈。一日倦臥、曰、安肆日偷可乎。悚然起、置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時有所省、刻有所勵。與顏習齋、王法乾、惲臯聞、劉調贊及辰等互勘、勸懲嚴密、片善微過、無少假。凡冠婚喪祭、燕與相見、諸禮、準古酌今、隨時習行。持家甚嚴、而孝慈友恭、胥盡其道。居室甚儉、而周急濟難、傾囊不吝。且善體易道、作事刻刻變化、而有

典常。當問學時、躬詣習齋商確學術、治道、每至夜分不怠。嘗學琴於張函白、學射、御於趙錫之、郭子固、學書於王五公、彭雪翁、學數於劉見田。後如浙、學樂於毛河右。凡海內道學、才雋、通儒、技勇、藝術、文士皆委曲納交、以悉得其所長。至於表前聖、旣晦之旨、辨後儒似是之非、平心以剖、易氣而析。嘗言聖經言道已盡出乎此、非異端則支離、故所著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小學稽業、聖學成法皆以六經爲證據。又爲諸經傳注及學六藝等錄、雖詩、古文辭、片牘隻語、無非昌明聖道、可以實見之身世者、而經濟之具則在闕史、郊視、平書訂、擬太平策及郊社、禘祫、宗廟、田賦等考辨、悉依諸經典、參以時宜、洵純王之政、致治之法也。嘗佐政桐鄉、鄞城、皆確有治績。後爲楊慎修敦請如富平、吏民悅服、風俗煥然改觀。先生每念及民物、輒憂憫泣下、故禮樂、兵



農工、虞、木、火、及天文、地理諸學，皆日夜究心焉。且守甚嚴，雖一介不妄取，有納賄求闕說者，峻拒之。公卿折節前席，惟談論道德而勢位赫奕，漠然無所動於中。王侯下聘，引疾固辭。王相國、李中丞、索果亭、李在中諸顯達，虛左以待，皆弗往。部檄選縣令，以母老，改任通州學正。未幾告病歸。日夜以承先啟後爲兢兢，執贄來學者，皆殷勤提誨，因材施教，成就咸欲躋之聖域。故聞風者，爭自淬礪，千百里外多遙拜而私淑焉。所謂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舍先生其誰也。從來稱道學者，不諳經術，能幹濟者，不究身心。先生兼綜條貫，一源其委，於先聖明親至善之道，備體諸身，如有用者，舉而措之耳。乃竟贊志以沒也。嗚呼，慟哉。先生往矣，蒼生無望矣。門下小子無所依仿矣。海內後進無所瞻仰矣。慟哉。嗚呼，惟願先生在天之靈，左右上帝，俾斯道大

行、斯民蒙福、庶生前未遂之心亦可以少慰矣。凡我同人、其何以無負先生、而其挽斯文於不墜乎、慟哉。嗚呼、麗牲酌酒、辨香敬炷、先生之神、尙彷彿而容與。嗚呼哀哉、尙饗。又公上私諡曰、先生道傳前聖、學開後儒、理應有諡。謹按諡法、勤學好問、道德博聞曰文、先生兼之。慈惠愛民、經天緯地曰文、先生允焉。敬上諡曰文子先生。初八日、葬於曹家菰村東北祖兆、調贊與及門諸子送葬、慟哭失聲。葬返、從孝子習中、習禮行虞祭禮、相向哭盡哀。請先生神牌入道傳祠、配享顏先生。惲臯聞自江南聞先生歿、向北大哭、作李恕谷先生傳。乾隆元年丙辰冬、調贊續修先生年譜。

校記

①陳搏：應爲「陳搏」之訛。

②疆：當作「彊」。

③歐陽修：當作「歐陽修」。下同。

④觀：當作「勸」。

⑤陝西：當作「陝西」。

⑥王：當作「生」。

⑦子：疑作「乎」。

⑧歐陽子：當作「歐陽子」。

⑨幽：當作「幽」。

⑩伊傳：當作「伊傳」。蓋指伊尹、傳說也。

⑪待：疑作「帶」。

⑫目：疑作「日」。

⑬目：當作「日」。

⑭斑：當作「班」。

⑮上：當作「突」。



藏書

朱文端公年譜

清·朱瀚編撰

清·朱舫補編

刁忠民校點

李文澤一審

蔣宗許二審

清光緒十年刻本

《朱文端公年譜》一卷，清朱瀚編撰，朱齡補編。清光緒十年津河廣仁堂刻本。

朱軾（一六六五—一七三六），字若瞻，號可亭，清高安（今屬江西）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乾隆元年卒，享年七十二，諡文端。所著有《周易傳義合訂》、《儀禮節略》、《校補禮記纂言》、《春秋鈔》、《歷代名儒傳》、《廣惠編》、《朱文端公文集》等。其為學大體宗宋儒而不立門戶，持論較為平實。《周易傳義合訂》一書，尤為世人所重，乾隆皇帝親筆題詞，稱其「簡而當，博而不支，鉤深探頤而不鑿，蓋玩之熟故擇言也精，體之深故析理也密」。

本譜為朱軾六世孫瀚編，六世族孫齡補編於同治年間。卷首有朱齡同治八年撰案語云：「公年譜原編於六世孫瀚，流布絕少，且於生平行誼、列朝恩遇不無簡略。齡時為公重梓藏書，爰取公國史本傳、誌狀、碑版與夫載籍之可徵者補訂之，冠諸文集之首。後之稱先正、錄群輔者，庶其有取於斯。」今據文意體勢，譜中凡加「案」字且注明出處者，當為朱齡補編，其用力亦勤矣。譜末附錄《遺事》十餘則，注云：「遺事未得其年者，謹附於後。」此亦慎重之意也。

朱文端公年譜

案 公年譜原編於六世孫瀚流布絕少且於生平行誼、列朝恩遇不無簡畧。船時爲公

重梓藏書爰取公國史本傳誌狀碑版與夫載籍之可徵者補訂之冠諸文集之首。後之稱先正錄羣輔者庶其有取於斯。同治八年二月六世族孫船謹識。

公姓朱氏諱軾字若瞻、

園自傳云又字伯蘇。劉宮保鳳喆云吾鄉朱文端公名蘇

公之名、裴文達公名歐陽之名其所自待如彼。

號可亭。世居江西瑞州府高

安縣坡山之艮溪里。十世祖雪坡公諱益中、明永樂



乙未進士、歷任刑部郎中。治獄多平反、矢心清白之
官、不攜家累。年五十卒於京邸。惟一老僕侍。囑曰、未
能報吾君親、歸以忠孝二字語子孫。迄今族姓繁衍、
間有家庭詬誶、責以公遺訓、未嘗不懍懍也。三傳至
官一公諱應洪、積德勵行、鄉里稱長者。時羣從科甲
蟬聯、家門赫奕、公懷盈滿之懼、乃結茆邨北之艮溪、
詠歌遊釣以自娛。久之、遂家焉。又三傳至公曾祖竹
亭府君諱崇遂、厭薄舉子業、從吉州鄒東廓先生遊、
潛心理學、發明天人性命之旨、著述甚富。萬厯之季、
出粟賑饑、活數千人。直指使欲上其事請旌、固辭止。



之。早歲艱嗣，娶李氏，晚乃生子二。次爲公祖斗如府君諱朝綬，邑庠生，娶張氏，生公伯父君馭府君諱輅，郡庠生。又娶孫氏，生公父北坡府君諱極光，娶冷氏，上高邑廩生泰女。曾祖祖考俱以公貴。

覃恩誥贈光祿大夫曾祖母祖母母俱

誥贈一品夫人。

案公考光祿公行述云：王父卒時，府君甫離襁褓，熒熒孤影，無大功以上親。虎瞰者，攘袖

起，勢危甚。張太夫人持府君泣曰：身家不兩全，恣使取之，庶活此藐孤也。語聞，競侵攫，爪裂過半，產去，賦存，逋完而家僅矣。公兄弟四人：次焜，次燠，公其長也。

康熙四年乙巳，公以八月十一日生於艮溪里。生而

洪聲廣顙，顙骨插鬢，稍長岐嶷，大口長目，步闊二尺，

見者已知爲非常人。案陳守譽重刻輶車錄跋云公
甚大。至公曾祖及祖皆有賑荒之功。相傳公之祖曾
遇大饑。既竭己之倉廩。以賑之心猶未已。乃借於同
姓之富室。以繼之。其人亦好善。慨然付借。及秋熟。加
息償之。其人愕然曰。君本濟人。何償焉。公之祖曰。吾
本借耳。安得不償。彼此再三推讓。其人不得已。乃受
其償。而歎曰。此美事。讓君獨爲之矣。公之先世如此。
天乃篤生公。以報之。嗚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不
信哉。豈不信哉。

五年丙午、公二歲。

六年丁未、公三歲。

七年戊申、公四歲。

八年己酉、公五歲。

九年庚戌、公六歲。



是歲嫡祖母張太夫人卒。案公妣冷夫人行述云、執甫生兩王母喜甚、欲覓乳婦。吾母曰、生子不自乳、使寄食於人、何以爲人母。况家貧、安所得傭值耶。不孝等甫能言、教以唯諾、學步教以退遜。至五六歲、猶置膝下、不令與羣兒嬉。

十年辛亥、公七歲。

是歲少祖母孫太夫人卒。公始就外傳、從族兄枚

及授讀塾中。客指鋸板、令爲破題、公應聲曰、送往迎

來、其所厚者薄也。客大奇之、有神童之目。案公與族人書、自予

總角入塾、輒爲族中長老所愛憐。明子伯常語塾師曰、此吾家千里駒也、爲我善教之。又公鼎時文序云、

枚及予受業師也。

十一年壬子、公八歲。

十二年癸丑、公九歲。

十三年甲寅、公十歲。

案公考光祿公行述云王父念一生攻苦下帷三登副薦卒抱荆泣以此憂鬱致傷其生遺命數百言歷道孤苦困頹及育子之艱詞甚悽切不孝軾幼時於神櫃中拾書府君問而哭不孝亦哭鄰里來訊問皆相對嗚咽王父著作盈笥府君每一繙閱輒涕零嘗以王父時文授不孝讀未竟篇失聲長號一慟幾絕自是不復省覽云。

十四年乙卯、公十一歲。

十五年丙辰、公十二歲。

十六年丁巳、公十三歲。

十七年戊午、公十四歲。

十八年己未、公十五歲。

十九年庚申、公十六歲。

二十年辛酉、公十七歲。

二十一年壬戌、公十八歲。

是歲讀書龍城寺。

案公公鼎時文序云公鼎予孫行長予一紀歲壬戌肄業龍城寺同

人甚衆獨公鼎與予相得益彰余金熙朝新語朱文端公少好學用志不紛塾師嘗會飲公不與讀書不輟師命舉夫遣以酒肉置座間若無覩也每見古大儒名臣循吏之行輒筆記之。

二十二年癸亥、公十九歲。

二十三年甲子、公二十歲。

二十四年乙丑、公二十一歲。



是歲娶夫人陳氏。

案儀禮節略昏禮附論云吾鄉婚日親友饋錢爲賀婿家置酒高會

飲畢少年轟逐入房撤帳勸酒甚而以墨塗婿面針刺侍婢謂之鬧房。予年二十一完婚先期告之族長及親戚之長者嚴爲拒絕。嗣是吾家此風遂息。據此原編稱娶夫人陳氏在二十二歲者誤也。

二十五年丙寅、公二十二歲。

二十六年丁卯、公二十三歲。

是歲試於府爲知府河南李公澐根所知拔置第一。

應道試提學道長洲何公棟取入郡庠。

案公光祿公行述云丁卯

不孝執補博士弟子員亦授徒里中父子硯田爲活僅謀朝夕。武億李堅行狀吾祖澐根由戶部郎中出知瑞州府明教多惠政拔高安朱文端公於寒微教之卒爲名臣。張望陳翠池傳翠池遷瑞州府教授朱相國文端出門下嘗許文端子嚴廊可待也。吾于南城得梅生今得子子必勉之。梅與文端皆貴盛而文

端尤爲
名臣。

二十七年戊辰、公二十四歲。

二十八年己巳、公二十五歲。

二十九年庚午、公二十六歲。

三十年辛未、公二十七歲。

長女朱貞女生、陳夫人出。

三十一年壬申、公二十八歲。

三十二年癸酉、公二十九歲。

秋八月、應江西鄉試、領解。主考翰林院編修宋公大業、戶部郎中王公可大、宋拔公於落卷中、評云、遍閱



信藏

通場、雖時遇賞心、總未離時徑、非流庸淺、卽涉粗疎、
每歎合作之難。獨此卷清空天矯、百折千迴、古氣淋
漓、筆力道勁、直從八大家中沈浸沐浴而出。西江此
調久不彈矣、得此反覆欣賞、狂喜累日。觀其命意措
辭、迴絕塵表、直如天半朱霞、雲中白鶴、斯真曠世逸
才、伯祥大士之後一人而已。拔冠多士、以爲起衰振
靡之式。宋爲大學士、文恪公德宜子、揭曉相見、歎異
曰、河目海口、惟吾先公、今子繼之矣。案公光祿公行
述云癸酉禾大
無斗穀百錢、不舉火者三日、夕幾鄰於李、以
貨免。膺鄉薦、府君竭膏髓營諸費、遣赴計偕。

三十三年甲戌、公三十歲。



春三月、捷胡任興榜進士、主考吏部尚書熊公賜履、禮部尚書杜公臻、兵部侍郎王公維珍、工部侍郎徐公潮、同考翰林院編修沈公辰垣。王有江深五里、海深十里之評。沈尤擊賞、謂陸歐復生也。

夏四月、殿試三甲、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習國書。

三十四年乙亥、公三十一歲。

在館供職。是年、

覃恩封公父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母冷氏七品孺人。

三十五年丙子、公三十二歲。

在館供職。

三十六年丁丑、公三十三歲。

散館、以知縣用。

案散館故事、兼試漢文、卷窄而文繁、有倡言清文

御試習清書者

不必漢字底稿者、公從其言、卷進呈、則清書無漢文底稿者皆爲違式、以知縣補用。

三十七年戊寅、公三十四歲。

在京需次

案公李怡齋墓表云、憶康熙三十七年、乾需次銓曹、俄居城南僧舍。

三十八年己卯、公三十五歲。

在京需次。

三十九年庚辰、公三十六歲。

選授湖北潛江縣知縣、迎養父光祿公、母冷太夫人。



刊註 上諭十六條以教士民序略云賦起家

縣令筮仕得楚之潛江思教民易俗莫如 上

諭十六條爰用楚中鄉語註爲訓解使婦人孺子皆

可通曉朔望親集士民宣講於明倫堂又優其禮數

使各解說於其鄉賦偶以事出郊坰輒召其父老子

弟爲之解說環立如堵牆人人傾聽案鄂爾泰撰公神道碑略云潛

江楚劇邑民澆吏黠俗傲賦繁公至下免耗之令正供之外一無所取

四十年辛巳公三十七歲

在潛江任公廉介不苟麤糲自甘陳夫人躬紡績

爲助衙署蕭然不異爲諸生時有一帶經十年敝甚

不能復留戲作長句別之。云云。（案）公有四餘堂詩鈔，

是額謂三餘并公餘也。集爲副孫世爵所編，蔣士銓序云：公詩不事規撫，不尙粉飾，以直達性真爲主。賦內篇什，大抵爲諸生及宰潛江時作也。又朱筠等河文鈔先府君行述云：王父諱登俊，筮仕湖北之長陽縣。當是時，高安朱文端公亦爲湖北屬令，兩公以同姓約爲兄弟，相得懽甚。其循良之跡，湖北人稱之，以爲兩公伯仲也。府君居恒又數爲不孝言，文端清風儉德，未嘗去口。

四十一年壬午，公三十八歲。

在潛江任。秋箋註李長吉昌谷集成。（案）是箋板本，

叔父葵泉公會於京師琉璃廠書肆，購得第一二殘帙兩卷，卷端標題朱可亭箋註，則非自爲刊本可知。也。有自序一首，采入文集補編。又序尾名印之外，副以學宗濂洛四字，公之志可以知矣。（案）原編云：是年註莊子內外篇，未見。

十一月、長子必塔生於署、側室謝淑人出。

四十二年癸未、公三十九歲。

在潛江任。時邑人有命案、實係鬪毆致死、公據情審擬。時湖北巡撫員缺、署事爲總督喻公。疑爲故殺、駁飭覆審。公仍照原詳以覆、再駁再覆、如初詳。喻公調公至省城詰責、謂如此執拘、豈吾所見不若爾耶。公和顏以對、言獄貴初招、今所據乃初詞、公所據者、訟師所教唆反覆遁詞耳、故未敢曲從也。喻公怒、訶曰、爾猶執已見、吾不能効爾耶。公笑曰、故殺罪不赦、畏叅劾而枉殺人、令不爲也。拂袖徑出。喻公怒。



甚。卽擬具劾疏。其幕友以爲令詞直。不當劾。相持久之。新巡撫劉公殿衡至。喻公相見。卽述公事。商酌劾疏。劉公曰。吾在京師。卽聞朱令賢。信如公言。眞賢令也。當共列薦牘。奈何劾之。喻公意解。事乃已。公政聲益高。逾年。困者甦。悍者馴。法立而人不犯。囹圄空虛。教化大行。初。潛江文風靡敝。鄉試中式者。廖落無幾人。公召生童校試。拔其秀發者十數人。月加課試。指畫口授。接待優渥。邑子弟見而羨之。爭自濯磨。蒸蒸丕變。曩所拔者。次第擢巍科。十年來。科名鼎盛。論者謂與文翁化蜀比烈焉。

四十三年甲申、公四十歲。

在潛江任。

次子璵生於署、側室謝淑人出。

四十四年乙酉、公四十一歲。

在潛江任。

十二月、行取入都。

案詩集別道有銅符幾載竊君綬、又向金臺曳短裾。除夕十年再上

長安道、兩歲中分半夜時之句。○船藏有竟陵王萌楚辭評註四卷、其姪帶存攷音、公爲校訂、多所發明。如云高陽苗裔、先敎家世、遂爲千古紀傳之祖、正則靈均於本名字、外別創美號、其今人別號之權、與梅相道以下六章、於山窮水盡處、忽設悔之一想、志益堅、清益深、文字益暢。此卽孔子居夷之想、自重華陳辭以後、飄然上征、上下求索、問靈氛、要巫咸、窮天極地、遊行踰樂、忽然臨覘故鄉、悲不自禁、如聽繁聲而



儲藏

朱文端公年譜

忽寂如看蠶樓而忽散如夢華胥而忽醒今讀者神搖目眩天下大觀於此。臣矣。湘君告余不閒寫盡昏庸之主厭棄老成之態。湘夫人嫋嫋秋風二句開六朝唐人無數奇句。東君曰者君象皎皎既明有燭照覆盆之喜非復長夜漫漫之象矣。蓋深致望於君也。皆獨抒己見。然校訂何年不可考。案公詩集後載有石城舟次懷帶存詞一首。自注云去冬鄧歸帶兄同舟時讀楚詞想是官潛時也。謹次於此。

四十五年丙戌、公四十二歲。

正月到京授刑部主事。旋轉本部員外郎。案前年二月御史黃秉中疏言漢人一爲知縣俸滿三年行取到部卽得考選科道殊覺大驟請嗣後行取知縣先以六部主事用俟練習有年始許考選從之。

四十六年丁亥、公四十三歲。

陞本部郎中。部中堂司多員異同莫適爲主吏緣



爲奸、撓正、掣肘。膺斯職者多嬖阿、因循、以傳舍視其官、否則深文以避咎。公慨然曰、吾正患心未盡、理不足耳。何俟論之。或每遇聽獄、必諦審原委、詳悉舊案、比合律例、折以情理之中、多所平反。時有巨猾、余姓繫獄、有力者代爲營救、謂公寬仁、必脫之。公獨持法論不貸。衆撼以危言、公曰、吾識早定、豈以勢利奪耶。卒論如律。又公庫借逋、已奉

恩旨寬免追呼、有欲以培克見才者、誅求甚急。公與同官李君陳常力持不可、爭月餘、卒如公議。公受

聖祖仁皇帝特達之知、實自此始。

四十七年戊子、公四十四歲。

任刑部郎中。

四十八年己丑、公四十五歲。

三月會試、充同考官、分閱禮記房、得士三十二人、授翰林院庶吉士者七人、未出圍、卽奉

命提督陝西學政。

側室謝淑人卒於京邸。

四十九年庚寅、公四十六歲。

在陝西任。光祿公來視、纔閱三月、謂公曰、此席豈可多人。遂決歸志、留不可、公元配陳夫人乃挈子女



以從俄而夫人以疾卒於路。公泣扶風率諸生謁橫渠夫子廟。因是博士繩武以張子全書懇漫重刊。未逮爲請。公得讀全書。每對諸生闡明張子以禮爲教。在變化氣質而實踐其事。諸生聞之。莫不悚然立志。期年。關中正學豁然大明。又選刻名文爲校士錄。細加平點。以訓士子。又手定造士諸格。編藏於篋。遇門下士有出任學政者。取以相示曰。吾於是職常瘁心力焉。幸勉行之。

五十年辛卯。公四十七歲。

在陝西任。歲試冊報部科。公不名一錢。部科吏怒。

拒冊不收，故遲之爲公罪。鐫二級調用。時科試未竣，代者且至，秦士入試院，合詞監臨者請奏留公，不得，則大譁。監臨爲好言寬之。會有以其事上聞者，

聖祖以問九卿。大司寇韓城張公廷樞昌言：「朱學使公明廉謹，實爲空前絕後。」眾論皆同。特旨命領職如故。鄂碑云：

聖祖仁皇帝休養生息垂五十年，海內殷富，江湖寬深，藏疾納垢，有貪夫墨吏，幸脫堯誅，而公獨危苦凌兢，屹然有立。凡公所以受知

三朝，出入貴重，蓋自作宦於秦楚始也。案陳兆崙陳君復齋墓誌聖祖仁

皇帝之末，天下學政號為清官者，曰陳瑄、曰高安、朱載。

五十一年壬辰，公四十八歲。

任滿，春歸里。修葺宗祠，倡捐祭田，纂修譜系。案公

有族譜闕疑、族譜解、或族譜辨異等篇。又念世俗冠婚喪祭，或簡野無

文，或侈靡踰節，因博搜三禮及晉唐宋明議禮諸書，

輯為家儀，刊諸祠中，至今族姓守而弗失。長女朱貞

女，持服適李氏，守志。案貞女許字建昌大司空李公

書未幾病卒。貞女遂適李氏，守志。又儀禮節略、昏禮、爾雅、云云。長女幼許李氏，年二十，已納幣，有吉日，以前室喪而止。越二年，塋卒，時予官秦中。又逾年而歸，將擇配。女泣然涕零，以守義請。予曰：爾讀昏子問乎？女未成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未婚可即其室乎？又女死，塋齊衰待弔，既葬，除塋死亦如之。未聞未嫁



而有守義之禮也。女默默不語，卒不可奪，乃聽之。此賢知之過也。雖然，可以爲難矣。

五十二年癸巳，公四十九歲。

三子必坦生於京邸，側室陳恭人出。

六月，擢光祿寺少卿。

案李文貞公年譜云：朱公以己丑充會試同考官，公與同事，得

其爲人。試事竣，輒以其清慎恪勤之節聞於上。嗣是朱公自郎署出，督陝西學政，名聲益振。至是任滿，家居，公密薦之，由家起爲光祿寺少卿。

五十三年甲午，公五十歲。

在京供職。四弟烱中式江西鄉試舉人。

五十四年乙未，公五十一歲。

夏，擢奉天府府尹。公以禮義教習旗民，然五方趨



利者輻輳、漸啟澆薄。公察流寓之奸黠者、驅懲之、土著之質樸者、獎勵之、民益以和樂。其地并疆向來未甚清晰、民所種地、苦豪族兼并、公畫一清釐、強禦屏跡、愿者咸得、各守其業。案公上諭註解序近嘗於暇日宣講。垂白之老、有流涕者。

次弟煜授雲南賓川吏目。

五十五年丙申、公五十二歲。

秋擢通政使司通政使。

五十六年丁酉、公五十三歲。

春授浙江巡撫。比下車、以澄清吏治、維持風俗

爲急務。謂察吏莫先於獎廉懲貪。而風俗必要於去奢崇儉二端。皆身自表率之。首下令蠲除巡撫衙門一切供億陋規。身衣麤疏。出入儀從減去大半。飭院吏無得曳紉綺。闔屬凜然。不待苗薤髮櫛而已。望風易轍。郡邑長吏有循聲者。輒爲優獎。其最者卽列薦章。間以敗檢聞。召而訓誡之。不悛乃參劾。不少寬假。謹案公撫浙於察屬不輕許可。獨稱蔣時若洪澍。清廉慈惠。爲兩浙循良第一。見湖州府志名宦。浙俗婚嫁競尙侈靡。至鬻田舍。有一經嫁娶而饕殮不給者。其下貧戶每過期無偶。公酌豐儉之宜立之程。檄各屬遵守。嗣是貧富不相耀。里黨賓蜡讌會止五



簋俱有常品。笑浙人有朱公席之稱。行既久、民甚便之。又念國

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浙江多明禮君子、

近世若陸當湖、朱竹垞、毛大可、柴虎臣、萬充宗、昆季

諸公皆深於三禮之學、制節謹度、觀其會通、而江河

日下、鄉先正莫能挽、匪守土之責如何。取舊所刻家

儀三卷、益以士相見、鄉飲酒禮、共二十卷、刊而布之、

浙之士大夫莫不承式。北新關爲猾胥淵藪、每貨舫

至、括責無已。公主之、莫敢猛爭、商便而課亦裕。敷文

書院、故萬松書院也。康熙五十五年、巡撫徐公元夢

摺請 賜額、

聖祖仁皇帝親灑宸翰爲浙水敷文四大字。頒院敕徐公勒石供奉。自此改稱敷文書院。後有正誼堂、堂之樓爲存誠閣。閣之後有殿供碑摹。至聖先師像。逶迤而西。山徑盤曲數十武外。有舫式屋。顏曰載道。有軒顏曰表裏洞然。再西有亭翼然。面湖。顏曰玩心高明。皆公所題也。見徐達吉清波小志。公拔士之好學能文者。俾入書院。頒發教條。詳加勸勉。每月數至講堂。諭令讀書立品。多士奮興。庚子鄉試榜發。皆名諸生。而書院尤盛。案李紱敷文書院文譌呈朱都憲汪學士詩。自注云。浙士百二十取一名。書院七十中十四名。又宋兩宜華國文集。朱文端公撫浙。慮浙之俗奢侈。無由而變也。因公出。見一婦人盛妝。



命呼之至。問其夫人何人。答曰：賣菜者。命入署，令至厨下，問誰為夫人。時夫人與眾女奴雜作，為中饋事。婦人竟莫辨。公指示之曰：此炊者為夫人也。命留午飯，以蔬菜供。婦人食畢，命之出，竟不知其為何。浙之士大夫歎曰：國奢示之以儉，此古大臣之用心也。自是浙俗一變。

十一月，繼配毛淑人卒於署。

五十七年戊戌，公五十四歲。

在浙江任。

三月，題請修築海甯石塘，下用木櫃，外築坦水，再開

濬備塘河以防泛濫。疏載文。集補編。

薦沈近思。杭世駿端恪沈公神道碑：沈公近思，字閣

薦監督清河本裕倉，嚴立條規，搜剔奸蠹，積弊一清。
彭啟豐沈端恪公墓誌銘：高安相國雅重公，哭其喪，

爲表墓日珽學名臣蓋深知公者也。案公之薦位山也。以白中丞寓書於公。聘位山主講豫章。敷文兩書院皆辭不就。故有是薦。

刊大戴禮記儀禮節略竣。

文集並有序。謹案

純皇帝欽定儀禮義疏多

采其說。

欽定四庫全書收入存目經部禮類有提要一篇。

五十八年己亥、公五十五歲。

在浙江任。疏劾巡鹽御史哈爾金筆帖式三恪勒

索商人、上命刑部尙書張廷樞學士德音往審得

實論如律。

刊張子全書、四禮翼、顏氏家訓、溫公家範。

文集並有序。

五十九年庚子、公五十六歲。

在浙江任。

七月題請建築海甯縣老鹽倉上虞縣夏蓋山等處大石塘并開濬中小鹽淤沙又請專設海防同知以

司歲修下部議行

部議浙江海塘先經福浙總督覺羅滿保巡撫朱軾以海甯上虞二

縣修築工程上請行令勘議確估今稱會勘得上虞縣夏蓋山起西至雀子村止一帶沿海土塘多被海潮沖坍無存地與海平且沖開缺口數處其南大鹽久已淤成平陸江海不循故道直沖北大鹽而東并海甯之老鹽倉亦皆坍沒入海所有海甯上虞二縣建築開濬需用錢糧數目請委監工修築官員各事宜陸續列備陳一議築海甯縣老鹽倉北岸石塘以防海水內灌查老鹽倉一帶正當江海交彙今土塘隨浪坍頽現在沖開徐家壩一口與內河支港相通已築石塘堵塞且老鹽倉北岸皆係民田廬舍支河汊港甚多俱與上河通聯東即長安鎮與下河官塘僅隔一壩若不於此急築石塘堵禦萬一土岸坍盡



決入上下運河、則鹽鹵直注嘉湖蘇松、列郡關係甚鉅。今擬於老鹽倉北岸、東自浦兒兜起、西至姚家堰止、共一千三百四十丈、砌築石塘、方可保護杭嘉湖三府民田水利。除現在採買蘆葦、乾枯等料、於患口先築草壩、又就近開采武康縣大石、購買巨木、乘此春夏運至工所、急築石塘、以防潮水泛溢。查該督撫既經勘明、關係甚鉅、應如所題購買木石、乘時建築、務期堅固。一議築石塘之式、以防潮水連根搜刷。查海甯沿海地方、俱係沙土、且潮汐往來、變遷無定。今沿海一帶、漲有微沙、乘此新漲時、急將石塘砌築、將來沙能漸聚、便可擁護塘根。臣與撫臣再四商確、因地制宜、就於塘岸用長五尺、闊二尺、厚一尺之大石、每塘一丈、砌作二十層、其高二十尺。於石之縱鋪側立兩相交接處、上下鑿成槽筍、嵌合聯貫、使其互相牽制、難於動搖。又於每石合縫處、用油灰抵灌、鐵鐸嵌口、以免滲漏散裂。塘身之內、培築土塘、計高一丈、寬二丈、使潮汐大時、不至泛濫。塘基根腳密排梅花椿三路、用三和土堅築、使之穩固。總期一木一石、皆得實用、不敢浮費錢糧、亦不敢草率修築、致貽後患。應如所請、如式砌建、以垂永久。一議開中小鹽



淤沙、以復江海故道。查薊山以北、河莊山以南、乃江海故道。近因淤塞，以致江水、海潮盡歸北岸。今雖砌築石塘，然中小壑淤沙不開，則回潮冲刷，一日兩次，土石塘工終難穩固。今多僱民夫，將中小壑一帶淤沙上緊挑濬，計挑過一千九百丈，大汛時潮水亦可出入。現在將已挑者開濬深闊，未挑者兼工開濬，使江海盡歸故道，則土塘石塘可免潮勢北冲之患。查中小壑挑濬既有成效，應行該督撫將已挑者再加深寬，未挑者速行開濬。

一、議督上虞縣夏蓋山石塘，以防南岸潮患。查上虞縣原有土塘五千一百四十七丈，以障蔽民田。夏蓋山之南，夏蓋湖周圍一百五里，蓄水注陸上虞餘姚二縣之田，並籍土塘捍禦。近年夏蓋山對海中流漲有圓沙數十里，潮逼南岸，今先將患口填塞，其潮水稍緩之處，上虞之民願專築土塘。惟夏蓋山西邊實為最險要衝，非建石塘斷難遮護。隨親勘丈量，其長一千七百九十丈。今用長五尺寬二尺厚一尺大石於羊山及夏蓋山開採運用，隨地勢高下，每丈十三層，以至三十四層不等。縱橫疊砌，庶南岸之潮患可禦。查夏蓋山潮勢稍緩之處，上民既願捐築土塘，應令其速行建築。其西邊最

險之處、既經勘明、應建石塘、應如所題、如式建砌。
一、議實需銀數、以濟巨工。查沿海塘堤、實爲各郡保障、若不及時修築、貽患無窮。卽或苟簡、因循亦恐隨成隨毀。今海甯縣老鹽倉北岸新築石塘一千三百四十丈、所需工料等項、約共銀九萬二千兩、可以預爲估計。惟繕木人工難以預定、應俟工完之日、查驗另銷。上虞縣夏蓋山新築石塘一千七百九十丈、共估需用銀五萬八百兩。兩處石塘工料共估銀一十四萬二千八百兩。除將五十七年海塘捐納案內餘剩銀六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兩、現在撥用外、其不敷銀兩、一時難於措處。請將浙省各府屬現存常平倉捐監之例暫停、統於海塘案內收捐補用。俟工竣足額、卽行停止、仍歸常平倉收捐。其現在不敷工料銀兩、請於藩庫先行動支、俟收捐補項可矣。一、議謂委經理各官、以專責成。查藩司爲錢糧總匯、兩處塘工凡收貯銀兩、支領出入之數、俱令布政司傅澤淵總理稽核。其海甯縣老鹽倉北岸石塘、遴委溫處道蔣敷錫親自督修、統司稽察。再委處州府知府蘇稷督修沿塘草壩船政、同知陳良策、紹協都司孟飛熊等挑濬中小壩淤沙。其上虞縣夏蓋山石塘、專委紹



與府同知閻紹等各員分任督修。其雇募夫匠、饋運石料等項，仍令海甯、上虞二縣知縣專管策應。查調委官員應如所題，怠玩侵冒，自行嚴叅。至修築工程，係地方官專責，無容議敘。一、議專員歲修，以保永固。查沿海潮汐，惟浙江爲最，非有專員經管，未見實效。請將南岸紹興府之上餘山、會稽五縣石塘、土塘，專交紹興府同知閻紹管理。北岸杭州府之海甯、仁和錢塘三縣之石土塘，專交原任金華府同知劉汝梅管理。嘉興府之海鹽、平湖二縣石土塘，專交嘉興府同知王沛閩管理。各員銜內添入海防字樣，專任責成。小有損壞，卽時修砌。其屬轄之巡檢場員，聽其調委分任。惟杭郡別無閒員，可以經理塘務。查金華原非劇郡，向設同知一缺，請裁去，添設杭州府海防同知一員，專司其事。卽將開復候補同知劉汝梅補授。任滿之後，此三缺卽於通省同知、通判、知縣揀選調補。庶人地相宜，於塘有益。至歲修錢糧，現在無項可動。查甯邑海塘捐監餘剩銀兩，原留藩庫，爲歲修之用。今動支修築石塘，應仍於新工案內照從前餘剩之數捐足。這項留貯藩庫，爲逐年歲修之用，亦如所題可也。

秋、三弟熿中式江西鄉試副榜。（圖文集有三弟行狀。）

十一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瀕行、劾去二令。公語

長子必堦曰、此二人素貪劣、自吾至任、嚴加訓飭、始

知斂戢。吾去後、彼必大肆其慾、後人劾之、則其罪不

可測、吾止以不謹去之、正所以全之也。公念老母多

病、自癸巳迄今、睽違八載、而光祿公亦夙有痰疾、

奏請繞道歸省、拜疏即行。十二月到家、徬徨十餘日。

光祿公顧謂公曰、爾受

聖恩至矣、以吾故流連不去、吾甚不樂。公請少緩、光祿公怒、廢食、不得已辭行、慟哭而別。

刻孝經四本管窺竣。

謹案

四庫全書收人存目經部孝經類有提要一篇。

六十年辛丑、公五十七歲。

光祿公以二月十一日卒於家。三月十九日、公在京

聞訃、時值

萬壽聖節、丁憂疏不得上。至二十

九日、吏部始

奏聞、照例解任丁憂。四月初一日、閣

票依議。初三日、

聖祖仁皇帝折本未下。初五日、內閣啟奏、奉

旨着在京守制。公聞

命病加劇、頭暈、嗽不止、日進粥

半甌、形骸骨立。初九日、上疏請終制。

疏曰、臣蒙

皇上超擢、由

知縣累陞今職、遭遇之隆、無以復加、捐糜頂踵、末由仰報。詎意臣父朱極光於本年二月十一日在籍病



儲藏

朱文端公年譜

故。隨經報部具題奉

旨朱軾着在任守制欽

此。臣聞

命感愴涕零。何敢復有推諉上瀆

宸聰。但臣父素以忠孝大義教臣。居官稍有過失。必

嚴加呵斥。卽兩次外任。迎請到署。數月輒回。不欲以

甘旨累臣。臣實未嘗稍盡子道。聞訃驚悸。哀難自己。

伏思

皇上孝治天下。萬國臣民共沐 至德

要道之化。臣亦人子。若戀職留京。竟不躬親喪葬。此

心何以卽安。臣累任內外。兢業自持。未嘗偷閒一日。

况今身列正卿。異寵踰量。豈敢借名圖安。惟是父

子天性。痛楚難忍。兼以臣母冷氏年近八旬。病在牀

褥。臣心更加悽切。今卧病苦塊。奄奄一息。卽使就職

辦事。必致廢官守。君親兩負。何以爲人。伏乞

皇上憫臣苦衷。

恩准回籍守制。生死銜

結。倘餘生不填溝壑。服闋後星馳赴闕。勉竭駑駘圖

報涓埃。臣荒迷失次。冒昧陳情。伏乞 皇上睿

鑒施行。尋奉

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皇上睿

十九日。再疏懇請終制。通政司收送內閣。閣臣謂既

已有

旨。不便再

奏。將本發還。公自維既不



能奔喪、惟有請赴軍前効力、可以墨綬從事。五月初

六日、遂具疏請假葬親、併往軍前効力。

疏云、臣蒙

皇上隆

恩、由縣令累陞至左都御史、俱係越等超擢、非臣意料所及。是以每聞寵命、慚懼交並、自責自訟、以無

能仰報為恨。今遭父喪、又蒙

皇上着臣在任

守制、臣自揣庸劣、久應罷斥。

皇上所以留臣

亦以驅策有年、不忍令臣遽去耳。臣乃顧惜私情、不

知感恩、留戀、有人心者、必不出此。惟是臣父

自幼而孤、顛連困苦、鬻產儲書、延師教臣。及臣出仕、

又恐以甘旨累任、不肯就養。臨終囑臣、毋戒臣母得

哀毀服闋、務須竭忠報國。言至再三、更不他及。是

臣父教臣以義、督臣以忠、惟恐臣曠職負

恩。

焦心勞思、於臣之一身一官者數十餘年、以至於死。

臣苦塊哀慕、追念平生、摧心刺骨、無以自解。臣母冷

氏又遣家人語臣、謂亡父停棺待葬、病母忍死待訣、

語語傷心。切犬馬之戀、又繁鳥鳥之私、展轉躊躇、不

知所措。伏思人臣事主義、不顧家。然必實能出纖毫

之力、効尺寸之長、方謂移孝作忠。若謂碌碌無能、素

餐尸位、身雖在官、於國何補。頃者西陲小醜犯順、

普天同仇、賴

皇上聖謨廣運、天威遠震、西藏

永清、犁庭在卽。臣子盡瘁爲

國無過於是。臣聞父

訃、哀痛昏迷、卧病咯血、自分將填溝壑、無能上報

聖恩。今服藥調治、醫家謂月餘可愈。雖驚弱不能執

銳行、間而押運糧餉、會計出納、猶堪稍効微勞。但臣

父喪不獲憑棺一哭、送骨歸土、未免掛牽迷亂、言懇

皇仁、給假數月、臣歸家營葬、臣父併慰臣母

完畢、束裝卽馳赴軍前、聽臣以金革之事、暫釋喪服、

回日按期追補、庶子情少伸、得以安心効力、上報

聖恩、下成父志。臣父有知、亦含笑於九原之下

矣。倘戀職留京、安享高位、有玷臣職、益虧子道。

皇上卽不責臣、臣心無以自安、伏懇皇上

允臣所請、俾得稍紓忠悃、兼遂私情、子子孫孫銜結

無既、伏乞

皇疏送通政司、因有軍前効力字

上、睿鑒施行。

樣收送內閣。閣臣云、要効力自具劄奏、原本仍封還。

公憂痛日甚、初十日、又以懇賜給假葬親、併請軍



前効力等事具題。通政司不收。十二日，乃更定原本繕劄子，遣家人齎赴熱河進奏。奉旨交內閣。閣票未上，已奉

聖諭差往山陝賑濟。言左都御史朱軾丁憂，因伊前任浙江巡撫時居官好，著在任守制。今伊奏請往軍前効力，伊係讀書之人，往軍前如何効力，似這等處該去効力等語。

閣臣行知到京。

六月初十日，公扶病起程往山西，病勢日甚，更兼泄瀉，日行百餘里，中夜哀號不止，幾瀕於危。十一日，繕疏條陳賑濟便宜五事。二十二日，至汾州府屬之平

遙縣暫住病稍差。公復念久旱不雨，卽加賑濟，而農事無望，終非長策。民心仍皇皇無定。二十五日，竭誠齋戒，祭城隍神，以祈甘雨。越二十七八，閏六月初二三等日，大雨如注。差役四路查看，則數百里內同時得雨。乃具摺奏報情形。

聖心慰悅。

○公辦賑時章疏文移示諭條約之有關勸懲者，先是洪洞劉此部鎮編刻爲輶車錄，今並采入文

集補編不

另刊云。

八月十三日，疏請停捐納。又稔知天下州縣倉儲虛耗，條陳積儲利弊。並采入文

集補編。

九月二十三日，復命到京聞。

聖駕由熱河回鑾，卽詣密雲接駕。

十月十一日，以解任，借帑効力河工，因便葬親等事。

繕劄親資至暢春苑，十三日面奏奉

溫旨慰諭，再往山西試行水利社倉。蓋公散賑時曾條陳此二事也。十六日，起身往山西。

十一月十五日，奉

旨差往陝西會審魏二等案。謹案：因川陝總督年羹堯劾知府徐容甘文煊虧帑，命公往鞠問。

十二月十三日，至西安府，入貢院居住，勉力讞決獄具。



六十一年壬寅、公五十八歲。

二月初九日、自西安府扶病還京。十五日、至山西蒲州地方、又以叩懇

天恩、准給暫假等事繕劄、遣家人賚^④奏奉。

旨交內閣、閣擬二票、二十七日上、

皇上折本未下。二十九日、內閣啟奏奉。

旨、朱軾准給假安葬伊父事畢速行回任。該部知道、欽此。

三月初三日、接奉

恩旨、卽自真定府地方起

身回籍、差家人賚摺謝^⑤

恩。星夜奔馳、至二十

九日到家、長號不已、一慟而絕。虞祔禮成、體益尪羸、

見賓客扶杖猶不能起。擬以病具。奏展假。給廬墓。
左終喪而後出。

十二月上旬、忽聞

聖祖仁皇帝龍馭上賓、哀慟昏迷、久而後定。卽日拜辭祖靈、
輕裝就道、星馳至京、叩謁梓宮、哀慟尤極。

雍正元年癸卯、公五十九歲。

正月、奉

命侍皇四子、皇五子講席。

二月初九日、奉

上諭、左都御史朱軾係



皇考簡用大臣、居官素清。朕纘承大統以來、實心行走、孝行著聞。伊家有八旬之母、恩詔內應封夫人、着加 賜

一品夫人封典、并

賞該省藩庫銀二千兩、爲伊母養

贍之資。又

賜匾額曰淑範崇年。又

賜聯曰、柏

府清風貽令子、萱堂煦日慶遐齡。

三月、加吏部尙書銜。

四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

五月十一日、加太子太保銜。十七日、

特旨、今順天主考朱軾、張廷玉、公慎自矢、細心披閱、盡拔佳文。內外簾官亦能各自淬礪、屏除弊端。發榜之日、輿論翕然、



朕心甚爲嘉悅。其酌加議敘。用示優獎。兼使嗣後考官咸知激奮。以副朕興賢育才之意。欽此。吏部議覆。言已加太子太保。應加爲太子太傅。又

御題詩扇曰。高岳生良佐。興朝瑞老臣。南昌挂藻鑑。北斗柄權衡。忠豈惟修職。清能不近名。眷言思共理。爲國福蒼生。又廕長子必塔爲戶部員外郎。

七月初三日。爲母太夫人八十壽誕。公先期乞假歸慶奉。

特旨俞允。又

賜內庫銀千兩。兼珍御上藥。緞帛有差。陞辭時降。

旨、着問爾母好。并

賜朝堂良佐匾額。至家奉母太夫

人命、以

賜金完碧落橋。文集有碧落橋記。

九月回京、充

恩科會試正考官、得楊炳等二百七

十人。

陳張廷玉是科九月初六日奉命爲正考官。恭紀詩自注云拜命之頃、深切惶懼。上面

諭曰、汝與朱軾朕深信、必能副委任、慰衆望也。李調元淡墨錄末文端公於雍正癸卯二月、偕張文和公主順天鄉試。九月、仍偕張文和總裁。並諭不拘朕定進士一百八十名、名數不拘省分、不限額數、有可取佳卷、選出另行具奏。其信任如此。高士熙湖北詩錄楊炳字蔚文、號鄂川、鍾祥人。雍正元年癸卯恩科會元、卷呈御覽、奉硃批卓識名言、不獨優於諸卷、卽近科亦不見。欽此。殿試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召入內廷、賜廬圓明園左側。歷陞侍讀學士、充日講官、起居注、典試順天江西、提督福建學院。遷是科南宮、有正績兩榜、不下六百、人得士最盛。如陳文恭公、王已山、張曉樓、周力堂、帥蘭臯諸



公俱出。又充修明史會典則例總裁。園有旨徵求其中。有學之士、纂修明史、公以陝西鄠縣王心敬應。王以老病辭、有寄公論修明史書、見豐川續稿。案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公督學閩中、敬禮豐川、數造廬請益焉。又偕戶部侍郎陳公守創建高安會館於京師前門外之燕家胡同。文集有高安會館記。

薦王承烈。字遜功、號復菴、陝西涇陽人、康熙己丑翰林。是年以公薦、授江南道監察御史。案文集有與王遜功司寇論氣質之性、又少司寇墓誌銘。謹案、上卽位、命臣工得上封事。孫嘉淦上三奏、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上召諸大臣示之、責掌院學士曰、汝翰林、乃容此狂生。學士叩頭謝、公在旁徐對曰、此生誠狂、然臣服其膽。上良久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嘉淦由是卽召對、授國子司業。

次子瑑、姪必考、必場、並中式江西鄉試舉人。

二年甲辰、公六十歲。

五月、次弟煜卒於陝西西鄉縣任。

案藍鼎元朱貞女傳是夏仲父西鄉

令君卒、父聞訃、悼傷過甚、復嘔血。

六月、兼吏部尚書。

時銓曹司屬不皆久任、老吏輒

藏其牘、意爲先後、衆患之、莫能禁。公諭所屬曰、朱子

謂人心須如一本冊子、當官蒞事、固莫據於冊也。今

冊多改竄、既不可信、專恃臨時查核、耳目偶遺、必受

欺矣。司屬遵諭行之、冊清而銓政以肅。八月、復充會

試正考官、得王安國等二百九十人。

案文集甲辰會試錄序甲辰春



大比天下士於鄉、補行癸卯正科、而於八月試直省
 士子於南宮。這臣列試官名以請復膺寵命。兩歲
 之中三持文柄、旨有制科以來無此榮遇也。又阮
 元淮海英靈集、王安國字書城號春圃、會元榜眼、釋
 褐日、座主朱文端公謂之曰、學人通籍後、留得
 本來面目為難。公奉斯言、故操節與之相類。
 十月、長女朱貞女卒。蔡世遠二希堂集、藍鼎元鹿洲
 初稿、並有朱貞女傳。謹案、
 高宗純皇帝在藩邸、有題朱貞女傳詩。

十二月、奉

旨往浙查勘海塘。而奉

上諭、浙江海塘工最為緊要、署巡撫石文焯前奏必須通用
 石塊修築、後又奏稱不必用石、如此全無定見、誠恐貽誤塘
 工。朕已批諭、令法海、佟吉圖作速詳議具奏矣。但恐法海等
 初任、不諳地方情形、汝做過浙江巡撫、必知海塘緣由、着汝

馳驛前往浙江、將作何修築之處、會同法海、佟吉圖詳查定議、交與法海修築、汝卽回京。朕思海塘關係民生、必須一勞永逸、務要工程堅固、不得吝惜錢糧。江南海塘亦爲緊要、汝浙江事竣、卽至蘇州、會同何天培、鄂爾泰、將查勘蘇州塘工如何修築之處、亦定議具奏。欽此。

三年乙巳、公六十一歲。

三月、疏請修築杭嘉紹等府塘工。疏采入文集補編。

七月、疏請移封之法。公以

世宗皇帝嗣統、覃恩屢下、人臣所感被者、封典榮親、尤爲激切、而拘牽成例、不能遍及。云自念身受三世之錫命、

父母哀榮之典、尤荷非常推廣。

皇仁加之四海、爲政之大端也。

乃疏曰、凡四品以下文官止封父母及本身妻室者、請照

武官之例、聽其以本身妻室封誥、移封祖父母及八九品向止封本身、不封其妻、故雖以已身封典、移封於父不能及母、請嗣後八九品官止封父母、不必封其本身。又教授官止九品、教諭訓導並無品級、然其體在州同縣丞之上、且蒙聖恩俱以正途補用、請將教授照知縣例封、學正教諭照縣丞例封、訓導照九品例封。其父母則覃恩尤爲廣被。又封母者止封嫡母生母、而繼母不能並封、有繼母在堂者、相形未安、請得三母並封、以勸孝慈、並准行。

九月、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命偕怡賢

親王往直隸查勘水利營田。

十二月、合疏。

疏內有查勘畿南水利情形疏、畿南請設營田疏、並采八文集補編。



又是年大將軍年羹堯以罪誅。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坐。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遐齡訓其子嚴，罪在子，不在父。

世宗是之，遐齡得免。

四年丙午，公六十二歲。

正月，合疏請分直隸諸河爲四局。南運河與臧家橋以下之子牙河、范家口以東之淀河爲一局，請令天津道就近總理。永定河爲一局，請改永定河分司爲河道駐固安縣總理。其沿河州縣各設州判、縣丞、主簿等分防。北運河爲一局，請裁去舊分司，令通水道



兼管范家口以西各淀地及畿南諸河爲一局、請改
大名道爲清河道、移駐保定府管理。其河道各員、必
久任熟練、應聽直隸總督選題、引見簡用。其

同知以下各員、俱於河員內選補。下部議行。

（園）有京東水利

情形疏京西水利情形疏、請定考核以專責成疏、並采入文彙補編。

二月、丁母太夫人冷氏憂。夫人於正月初五日在

籍病沒家、訃未至、而巡撫已具疏報聞、奉

特旨傳諭吏部、通政司及在京家屬、不得以伊母訃告知朱
軾。彼性至孝、今在營田水利工所、旁無親切之人、若驟聞此
信、必至過於哀毀。俟召彼至京、朕懇切開諭、庶無他虞。欽此。

十一日奉

上諭大學士朱軾之母冷氏、壺儀淑慎、訓子成名。今聞在籍病故，深可軫惻。朕優禮大臣，推恩賢母，用頒異數，以示眷懷。着江西巡撫動支司庫銀二千兩，賞給伊家。讀文致祭一次，由翰林院撰擬。其差往致祭之員，若總兵官駐劄相近，則遣總兵官，若相隔路遠，則於兩司內派出一員。俟朱軾抵家之時，舉行。朱軾查勘水利事竣到京後，著馳驛回籍。欽此。比公至京，始奉明旨，併加開諭。十九日，再奉○上諭大學士朱軾事親最孝，朕所素知。今伊母在籍病故，伊聞之自必哀痛切至。但伊母年已八旬有餘，伊祿養顯揚，俱無餘憾。此時正



當節抑哀痛、護惜此身、爲國家出力、盡忠正所以盡孝。朕已降諭旨、賜銀二千兩、爲伊母喪事之費。就近遣地方大員前往致祭一次。令朱軾奔喪回籍、著馳驛前去。朕深知其家貧、著再賜銀二千兩、爲伊盤費一切之用。其子亦令隨歸。伊守孝百日、將伊母之事料理完畢、卽來京辦事。爾等可詳悉傳諭朱軾知之。欽此。

公奏請解任終制、卽日又奉

上諭大學士等、朱軾奏請解任開缺、以終服制、情辭迫切。此乃伊名節所關、朕知其出於至誠懇允、從所請解任開缺、以全其志。但三年爲時甚久、卸事閒居在籍、伊心亦未必自安。

況目前現有畿輔水利之事、正資料理。可於八月起身前來、居住京師、以備委任顧問。不居現任之職、則與家居無異、於禮卽盡於心、亦安矣。朱軾素性誠篤、今遭母喪、深恐哀毀過節、爾等可將朕意、諄切諭之。伊年高體弱、不宜過於悲戚。況六十不毀、載在禮經、若能仰體朕心、時思朕訓、護惜此身、爲國家出力、伊母有知、亦必深慰。斯爲忠孝兩全。倘過哀以致毀瘠、則有負朕恩矣。爾等並傳諭膳房、侍衛、永壽、攜茶飯往賜。欽此。

二十日、公卽柴車出京、至家守制。

七月、葬妣太夫人冷氏墓在里西南之林山、虎形、與

光祿公合葬焉。賜金既豐，葬畢尚有餘資。公子等請以備祭田。公曰：「君子不家於喪，不可具祭器，又可備祭田乎？」頒諸族戚之貧者，古法也。散給三黨親屬，均沾渥焉。未幾，公以

聖旨催迫，限期已逾，抑哀復命。謹案

高宗純皇帝時在藩邸有

賜公書曰：士之特立獨行、

修身講學於草茅巖穴之中，將以施之政事，爲廟堂棟梁之任也。是故明君在上，必求天下之英才，待之以禮，煦之以和。君臣同德，相得益彰，然後亮天工而熙庶績。堯舜之四岳九官，湯之伊尹，文武之周召，皆君明臣良，用成熙皞之盛。書曰



百揆時敘、又日咸有一德、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豈不美哉。三代以下、君臣相得之盛、莫若唐太宗、宋仁宗、房杜王魏、韓范歐富、皆爲名臣、然致君於堯舜、尙有歉焉。豈氣數之未至、學問之未醇、信任之未專歟。若先生遭逢盛代、受知於

皇祖、領中外要職、開府兩浙、內召長御史臺。

皇父任以綸扉、啟沃論思、誠通志行、豈惟特出班行、雖古人際遇、亦鮮有比倫也。皇父命先生授經我兄弟、得領誨

益、親函丈者四年於茲矣。今春先生奔太夫人喪、甫及半載、卽移書相勉以學問、日充德業、日粹天德、王道交修、並至之語。深自思維、頻加悚愧、惟恐不能勤學、飭躬以慰先生之望。



雖然嘗聞於先生矣。蓋天德者格致誠正以修其身之謂也。王道者均平齊治之謂也。自人受天之命莫不秉懿性以生。但爲氣拘物蔽故天德泯而王道無以行。惟聖人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以修天德以行王道。故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皆修吾一身所致也。堯克明峻德而協和萬邦舜濬哲文明而六府三事允治。孔子亦曰在明明德在新民。顏子克己復禮而孔子告以爲邦之道。此皆天德修而王道行故能爲天下大聖。後世法則人君用之則爲建中立極之本。人臣行之則有致君澤民之功。學者習之則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豈有二道哉。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予受學於先生、天德王道之要道、心人心危微之判、日聞於耳、庶幾知之矣。先生之所以勗我與吾之朝夕孜孜者、其在踐行之實乎。然荀卿有言、莫便乎近其人。皇父命先生

治喪以期、蓋緣古者諸侯既葬、玉政入於國之義。小祥之後、望先生式遄其歸、以輔成勲華之治。庶幾先生德業可爭光於唐宋諸賢、而予亦得朝夕薰陶於有道也。惟先生鑒察、不宣。

九月至京、未至時十七日、即蒙

上諭、大學士朱軾將至京師、大學士等向朱軾之子朱必楷詢問明白、預行奏聞。遣學士何國宗、副都統永福出迎賜膳、

示朕眷念之意。欽此。二十四日，又奉

上諭大學士朱軾丁憂回籍，朕本欲成全其志，准其在籍守制三年。但朕左右匡弼需人，而營田水利工程亦係伊協同辦理之事，故召令來京。三年之內，不補原官，准其素服。凡朝會宴饗及應穿補服之處，俱不必到，俾伊得盡人子之心，以展孝思。當日怡親王遭伊母妃之喪，

聖祖仁皇帝恩准素服三年。今日朱軾即可比照此例，著仍在內閣兼理吏部都察院行走。欽此。

案夏新聞見一閩錄朱高安兩次奪情，真儒臣

之不幸。其一在康熙六十年丁父憂，

上諭云

云其一在雍正四年丁母憂，

上諭云云。然則

公雖兩次奪情爲儒臣之不幸，而公力求終制之章，

請請無已，兩朝倚畀賁錫之典稠疊有加。較之李文



貞公之奪情、
爲有光矣。

十一月疏請收用効力營田人員准其議敘。畧曰、一、

田者照頃畝多寡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頂帶。一、効力者量工程難易頃畝多寡分別錄用。一、降革人員犯効力者准開復。一、流徒以上人俱下部議行。

又請添設杭嘉湖巡道一員。時俗澆漓、上以浙江風

俗使公疏言風俗之澆漓甚於爭訟。昔臣巡撫浙江知杭嘉湖紹四府率多唆訟之徒全無情實告訐紛紛查分守巡道職任巡查兼理詞訟請添設杭嘉湖巡道一員其紹興府屬甯台道管轄凡民間詞訟冤抑州縣不能申理者巡道准理該員能秉公執法訟師自知懼畏爭訟漸消風俗自臻淳厚。上特允所請。

五年丁未、公六十三歲。



素服居京邸。

案彭端淑張文端傳云堯正丁未試南宮、

薑茶試畢羣詣

上以春寒賜天下貢士棉衣

日、

上有旨汝輩他日作官當如張鵬翮朱軾

方不愧朝廷其見重

如此見白鶴堂集。

刻禮記纂言竣。

謹案

四庫全書收入存目經部禮類有提要一篇。又杭世駿續

禮記集說序

吳草廬纂言變亂篇次妄分名目乃經

學之駢枝非鄭孔之正嫡也。

國朝文教覃敷安溪

高安兩元老潛心三禮高安尤為傑出纂言中所附

錄者非草廬所能頡頏又李衛稱是書得朱子之心

傳補吳文正

公之所未逮。

六年戊申、公六十四歲。

夏服闋告病。

上時遣醫賜藥日加存問時公

長子必塔任大名府知府、

特旨召回京仍補

戶部郎中、俾得侍養。

三子必坦以選拔貢入都朝考。

十一月、三弟爌以効力營田議敘知縣、卒於京邸。案

集有三弟行狀。

薦藍鼎元。案藍鼎元行述云、雍正六年冬、以相國高

資海運、鳳陽民俗、土田、黔蜀疆域六事。上皆

嘉納。授廣東普甯知縣。時朱公侍側、而錢塘沈公爲總憲、俱交贊其才。上云、朕

觀此人、便用做道府、亦綽然有餘。

七年己酉、公六十五歲。

十二月、以久病未痊、乞解任調理。上手詔慰

留之。



刻春秋鈔

謹案、目經部春秋類有提要一篇。

四庫全書收入史部傳記類有題要

史傳三編

竣。謹案

一篇。

又王昶年譜乾隆五十四年先生得

旨

授刑部右侍郎。先是高安朱文端公萃二十一史中名臣儒林循吏為三錄刊成未及頒行。先生因其可數百部。及是分給州縣。冀稍有裨於吏治。

命下乃舉以贈總督書公屬其

八年庚戌、公六十六歲。

五月、怡親王薨。

命公總理水利營田事務。

案李元

朝先正朱載堉事略云、公與方望溪侍郎交最篤。望溪嘗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示公公持至尚書房手錄。曰、當吾世有此異人而上不聞知、可乎。望溪曰、今上信大有為、而士大夫結習未除。凡吾所云、必君相一德、履賢協心、然後為之、而可成、成之而可久。不然、上求其誠心而下應以苟道、民不見德、反受其殃。

公志果大行。異日以告於吾君。女第布之。不必知自某也。及公大拜。乃以實畿輔一篇致怡賢親王。合詞請開水利。望溪謂公曰。近畿積水無歸久矣。必以數年疏決支河。俾伏秋潦漲下流無壅。然後規下地。擇良有司官治一區。爲民表。使民鑒其利而爭自營之。苟少違其節次。動必無功。其後爲之數年。果利害相半。公由是益信望溪言。凡吏疵民瘼。辨賢抑邪。諸中所知見。壹爲公盡之。且告以海內大事宜及時措注者。莫如復明初大甯三衛。兼求唐韓重華屯田故蹟。自歸化城西連三受降城。以達于甯夏。及經略苗疆。控制臺灣三事。因盡出餘論七篇。公皆極然引爲己任。會西陲用兵。度無暇部署三方。而公尋遭疾不行。果

十二月兼管兵部尙書事。

九年辛亥、公六十七歲。

是年病未痊、乞解任、未允。先是運河隄工水溢、部



議降級留任。浙江巡撫任內失察呂留良逆書、議革

職、

特旨留任。

賜居海淀、便奏對。案是年十

二月十四日、公等奉

旨摘駁呂留良所著四

書講義、語錄諸書、并請刊布學宮、俾遠近寡識之士

子不至溺於邪說

等因。旋准施行。

十年壬子、公六十八歲。

是年春、奉

御筆親批、覽卿奏、以積疴未痊、暫瘳復起、綸扉重地、不可久
曠、懇請解退調養、情詞肫切。卿才具優長、品行端謹、老成練
達、勤敏和衷、朕所深知、正資倚任。今偶患咳嗽之症、自可從
容調理、待其痊可。向來漢大學士多用二員、現今閣中有大

學士張廷玉、蔣廷錫二人辦理實無曠缺。卿當頤養之時，必須寬懷澄慮，不以事物撓心，自然藥餌有功，漸次平復，以慰朕之殷懷。今若以久未入直，仍慮及內閣職務，雖矢心匪懈，具見卿之惓誠，而慮思紛縈，殊有乖於調攝之道，不惟非所以自愛，亦非所以仰體朕心之軫念也。朕昨以卿抱病多時，遣內大臣前往看視。聞卿於內大臣前力疾叩謝，禮數繁多，甚覺勞頓。次日清晨寒冷之時，又來至宮門謝恩，是轉增朕心之不安。於義深爲未協。朕知卿素性拘謹，舉動備極小心，是以近時以來，一切飲饌服食之物，未便頻頻頒賜，正所以冀卿之安逸，望卿之速痊也。嗣後宜恪遵朕諭，時加頤養，導



引中和節勞靜攝。卽受朕恩賚。亦免其拜跪。始於病體爲宜。卿年尙未甚老。若調攝有方。自能全愈。爲朕宣力之處甚多。此時不必以解退陳情。用是特手書諭旨。賜卿其悉朕眷眷之至意。欽此。

謹案、

高宗純皇帝在藩邸。有春日賜大學士朱軾五十韻詩曰。遲日山河麗。青春風物妍。皇州籠淑氣。天宇燦祥烟。景媚韶華世。人遊熙皞年。先生方抱病。靜室獨安眠。當代窮經彥。清時守道賢。事君欣際遇。奉職佛仔肩。寵命登台輔。鴻才掌選銓。寅恭朝亡右。弼亮聖人前。只此冰淵志。那忘

對命虔。皇情嘗有眷。臣節總無偏。早歲承綸綍。成童受簡編。芳規看表帥。函丈獲周旋。義府優游永。春風坐臥便。賦詩間檢韻。味道細烹泉。每自威儀謹。從知學問全。董生醇治術。朱子續心傳。十載如旬日。高山復大川。級長難試綆。質魯詎窺淵。惟借開陳力。常資接引緣。前途初省試。往籍事精研。方示尋鄒屐。旋招泛泗船。高深終莫測。言象未忘筌。竊意精神固。何期衰病連。道存看潤貌。身老惜華顛。解習安心法。參明藥性禪。三年常疚疾。晚歲每連邇。更受宸衷德。頻蒙恩旨宣。賜醫經歲月。資食列甘鮮。幾度秋梧落。經時春草芊。尊生資攝理。養靜悟魚鳶。入臘魔纒退。頻年病始痊。經帷



常一遇日暮薄言旋。早識文如斗，新叨筆似椽。風披重幙外，
晴照綺窗邊。坐久添光霽，來頻領蕙荃。如何新歲到，轉覺舊
疴牽。呼僕長扃戶，飛花未撲鞦。竹爐朝自焙，湯劑勉仍煎。消
悶憑書籍，無心託管絃。神清依素几，守寂坐麤氈。未及頒春
俸，應勞買藥錢。東皇今布令，黑帝久收權。坦履宜悠爾，沈疴
定霍然。追隨私念切，趨步寸心懸。況乃須調鼎，方看用作臅。
時平交正泰，君道建如乾。宣力疇堪並，陳猷未或先。陽
和敷化國，膏澤被王田。何日趨朝陛，多時隔講筵。
裁詩羞未稔，有暇賜雕鐫。

三子必坦中式江西鄉試舉人。

十一年癸丑、公六十九歲。

署理翰林院掌院學士。

薦雷鉉。

案雷公行狀云癸丑會試中式、朝考第一名。朱文端公以踐履篤實才識明通薦改庶

士。

十二年甲寅、公七十歲。

二月奉

旨、朱軾革職等案俱着開復。

謹案

高宗純皇帝在藩邸、有高安朱老夫子七十壽詩曰、節榜中秋、近年方七袞登松、高神已降、海屋算應增。道與時偕、顯身

將壽作朋。不妨稱親父。門第冷如冰。

十三年乙卯。公七十一歲。

應 詔薦舉博學宏儒四人。

南城潘安禮、龍泉張振義、泰和梁機、臨川李紘。

也。案李紘送趙意林序云：雍正十有一年，世宗皇帝特詔開博學鴻詞科，令在京三品以上大臣在外總督巡撫會同學臣薦舉人品端純、學問優贍之士以應。御試。蓋自康熙己未召試，距茲垂六十年矣。事嚴典曠，中外相顧莫敢先發。踰年，河東督臣舉一人，直隸督臣舉二人，他莫有舉者。特旨切責諸臣。觀望。又踰年，大學士高安朱公舉四人而封疆大吏所舉猶趙趙不前云云。

六月，浙江海塘衝決。

特旨召公詢問，作何修

築。公奏言：事難遙度，臣願親往浙江料理。

天

顏大喜。蓋是歲新舊堤壞，惟公所築者不壞也。



七月十九日奉

上諭浙江海塘工程關係民生最爲緊要。朕宵旰焦勞，不惜多費帑金，爲億萬生靈謀久遠乂安之計。所以告誡在事臣工者，已至再三矣。不料經理諸臣各懷私意，彼此參差，以致垂戾之氣上干天和。有今年六月風浪潰堤之事。今雖勉力搶修，尙不知能捍禦秋潮否。至於建築石塘工程浩大，若諸臣陋習不改，仍似從前，則大工何所倚賴。朕再四思維，大學士朱軾廉慎持躬，昔曾巡撫浙江，諳練塘工。今雖年逾七旬，精神不逮，而董率指示，似尙能爲。朕以此詢問之，伊自稱情愿効力。著由水路前往，令該部給與水程勘合，並令沿途

撥兵護送。伊子必塔著隨去。朱軾到浙之日，稽查指授總理大綱。至一切工程事務，仍著隆昇、程元章等照前辦理。俱聽朱軾節制。若大臣中有懷私齟齬者，著朱軾據實叅奏。朕必嚴加處分。文武官員等有營私作弊，或怠玩因循者，卽行糾叅，從重治罪。欽此。謹案

純皇帝在藩邸，有送相國朱

先生奉 旨督修海塘詩數載，音容接絳帷。西風無那送行時。春迴 北闕承 恩綽，秋到南天藉指麾。自是安瀾成底績，還教沃土慶豐宜。梧窗霽月流光處，別後蒼涼思屢遲。帆挂扁舟野水明，吳頭楚尾正秋晴。思通鎔鐵奇功著，政詠日棠喜氣迎。寥寥遠天迷去路，蕭疎寒柳繫離情。遙知 賜



騎旋歸日，帝里應教春色榮。

八月出京，行至德州，驚聞

世宗憲皇帝賓天之訃，慟哭昏絕。久之少甦，奔至阜城縣界，接奉。

今上特旨，大學士朱軾老臣望重，應令回京辦事。海塘事務，另派人辦理。公聞，命彌切哀感，星夜奔馳。九月初四日至京，恭請叩謁。

梓宮哀慟昏暈，扶而後起。旋奉 旨，著總理事務王大臣處，協同辦事。

九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大學士朱軾在

皇考時宣力多年、朕卽位以來、總理事務、敬愼周詳、夙夜匪懈。今

皇考梓宮已安奉雍和宮、辦理諸事俱屬妥協、應加恩以示酬庸之典。著賞給拜他喇布勒哈番、與伊子朱必坦承襲世襲罔替。欽此。

十月、具陳開墾刑罰鹽政等疏。公知直省督撫諸臣有以興利爲功者、其屬吏奉行不善、每致累民、莫甚於開墾、因有停止丈量之請。又念賦稅之外、事之大者莫若刑罰、弊之滋者莫甚鹽政、公密具條陳、並



蒙覆准通行直省。

疏並采入文集補編。

乾隆元年丙辰、公七十二歲。

二月充會試正考官、得趙青藜等二百四十人。

阮葵生茶

餘客話前明主會試三次者、王元美推爲盛事。我朝熊孝感五主會試、范文端、李高陽、陳澤州、朱高安、張文和、史文靖皆三主會試。劉文正介受社宗伯、凡四爲總裁。

次子璫以迴避別試中式、改翰林院庶吉士。先

是賜第在外城、恐朝回日晏、未能從容、又賜第於地安門外、并賜金五百兩爲修宅之費。

七月恭修

世祖憲皇帝實錄及纂修三禮義疏、俱充總裁。



八月初八日、舊疾大作、咯血、竟夕不寐、蒙 賜葢藥。

案雷鎡記西林鄧文端公遺事云、高安公病、余往視、問廷臣可任大事者、高安良久曰、西林見經筵堂文集、又李元度 國朝先正朱軾事略云、高宗諒陰、依古禮法、致行三年之喪、諸王大臣屬望溪草具儀法、及 制詔將頒、復速望溪至雍和宮討論、公常左右之、惟恐其言之不用也、疾革、望溪走視、公蹶然興曰、子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一日忘以聖天子維世礪俗、謂子所云禮義之明、人材之興、也有日矣、而吾將泯焉、命也夫、子性剛而言直、幸衰疾支離於世、無求、否則尚有國、武子之禍、賓實既沒、吾病不支、子其懼哉、公與望溪同直內閣、雖入政事堂、衆既退、坐必下之、行必後之、望溪固辭、公曰、衆爭爲市道交、卽此可示之以禮矣。

次孫紹功中式江西鄉試舉人。

九月十八日未時、公薨。先是十三日、御醫以公

病勢 奏聞、上方有祀事齋戒十四日、諭和親

王至第慰問、并賜帑金千兩十五日、

皇上親臨、

聖心悵惻、再顧徘徊始出、公口授謝劄、命

長子必塔齊

奏、隨檢閱生平著述、至大易之大過

卦、握筆審視、似欲有所更定、沈吟而罷、十六日、眷眷

以理財用人爲念、繕具遺疏、

疏采人文
集補編。

疏 奏上、奉

旨、大學士朱軾品行端方、學術醇正、爲

聖祖簡用之人。

皇考眷注有加、簡任機務、純修清德、

望重朝端、朕自幼讀書宮中、常聞講論、卽位以來、正資老臣

襄贊。昨聞抱恙沈篤。朕親往看視。尙冀調治痊可。今聞溘逝。朕心深爲震悼。特命輟朝一日。親臨祭奠。以昭敬禮。大臣之誼。及賜內帑庫金。經理喪事。茲覽遺疏。拳拳以吏治民生爲念。具見忠悃。著加贈太傅。入祀賢良祠。所有應得恤典。該部察例具奏。欽此。尋

賜祭葬。

予諡文端。其文曰。

任隆密勿。賴良弼以宣猷。禮重老臣。眷前勞而賜卹。緬儀型之久著。陳奠醑以薦馨。爾朱軾學術端醇。器資凝厚。早登詞苑。蜚聲著作之庭。旋宰花封。奏最循良之績。入雲司而讞獄。平允攸稱。出冰鑑以量才。公明丕播。特膺內擢。洊尹陪京。沛膏雨於棠陰。澤流兩浙。肅風霜於柏府。憲總萬邦。晉領銓衡。



掌邦典而官方攸敘。簡司機務、陟綸扉而調燮咸宜。

先皇篤念公忠、再任海塘重寄。朕躬方資啟沃、召還台衮崇班。迨于積疾已深、曾親視疾。泊乎奄殂、入告復往。臨喪預頒內府之金、俾營身後之事。彝章備舉、綸綍頻加。於戲、持一介之清操、蕭然館舍。邇平生之道範、邈已風規。爾靈有知、尙其來享。

乾隆二年二月十三日、發引南歸。

上復命、前一日著散秩大員一員、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酒、並於十三日送其起程。再令該部行文、沿途地方文武官弁、在二十里以內者、俱至櫬弔奠、並遣人護送。



俾長途安穩。早抵故里。其柩輒准入城治喪。欽此。遂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高安坡山良溪里南之劍山。即公龍城寺肄業處也。案袁易齋守定說雲詩鈔有朱文端公墓下作。鵲鷺曾居第一班。衣冠常惹御香還。獨將經術勤三聖。自起清風播九寰。玉魄騎箕蒼昊上。石麟沐雨翠微間。尋思幾滴西州淚。仰止松楸不忍攀。考易齋自撰年譜云。雍正五年會試。卷落無錫。即公升恆房。薦為本房首卷。大總裁沈公近思。以後場疵累落第。旋取明通榜第二。時朱文端公與閱落卷。賞余交屬同邑。朱山立干招往見。而余已出都門矣。八年登進士。時清江楊勤慈公為吏部郎。文端公謂之日。袁叔論是江西一枝筆。我擬保舉之。楊以告。時余病弱。方困念留京。必無生理。亟請辭免。嗣奉旨歸。廷者發都省學習吏治。簽掣湖南。文端公謂戶部郎南昌楊允服曰。我欲保舉袁叔論。而以病辭。何以又往湖南。楊以問余。余日。為我謝相公。湖南鄰近。可就彼調攝。以一日文宇之知。愛惜若此。真宰相之用心。

也。

案公著周易傳義合訂十二卷。是年鄂公爾泰校刊、進呈。

御覽賜序。

謹案

四庫全書收入經部易類有提要一

篇。又同邑吳淨友學稼爲刻公文集四卷。雷翠庭銓爲之序。略云。公學術事功。久孚中外。生平自視。欲然。其所纂輯諸書。皆本前賢以裨世教。其自著易春秋公既沒而後傳於世。奏疏經廷議施行外。未嘗有稿。他序論書記諸作。多不存錄。溧陽吳君受之。公子乃得若干卷云云。

三年奉

旨立主入祠崇祀。其文曰。竊熙朝之泰運。端重良臣。稽冊府之鴻猷。宜崇元祀。蓋成勞懋著。生平之風規如存。斯盛烈昭。

垂奕世之寵褒益篤。載申綸綍，式薦牲醪。爾原任大學士朱軾，器資端重，學術深醇。起自詞垣，中外著廉明之譽。游登卿月，封疆流仁愛之聲。

皇考洞悉公忠，晉台輔而恩榮彌渥。朕躬久資講論，迄諒陰而倚毗方殷。介節清操，澹泊弗渝。孚素志，光風霽月，老成不愧乎名儒。於戲，流芳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樹範巖廊，允矣千秋之茂典。列豆簋於祠宇，涯澤攸隆。布筵几於里閭，湛恩疊沛，靈其不昧，尙克欽承。

四十四年暮春，上追念清操宿學，御製懷舊詩，稱爲可亭朱先生詩曰：

皇考選朝臣，授業我兄弟。四人胥宿儒，徐朱及張嵇。設席懋

勤殷、命行拜師禮。其三時去來、可亭則恆矣。時已熟經文、每爲闡經旨。漢則稱賈董、宋惟宗五子。恆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如坐春風中。十三年迅耳。先生抱病深、命輿親往視。未肯竟抱紳、迎謁乃鞠脛。始終弗踰敬、啟手何殊爾。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體。

嘉慶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原任大學士朱軾孫嘉淦、居官清正、其子孫現無出仕之人。着傳諭伯璘、張誠基查明朱軾孫嘉淦嫡派子孫、擇其人尙明白者、送部帶領引見。將此各傳諭知之。欽此。江西巡撫查明給咨。公之元孫朱振聲、朱景華、生員朱晉麟、赴部



引見蒙 恩賞給振聲、景華舉人一體會試晉陞
特授直隸固城縣知縣。

刻既成、得讀張文和公澄懷主人自訂年譜、謹補錄
二則。

一、雍正三年八月、

上駐蹕於圓明園、以苑東戚畹舊園

賜張廷玉與朱軾及南書房翰林吳士玉等居之。園在御
苑之東、相去半里許、奇石如林、清流若帶、曲榭長廊、涼臺煥
館之屬、無不備具。

一、乾隆元年正月、奉

旨、着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夢、邵基爲皇子師傅。着欽天監擇日開學。旋據欽天監擇得二十四日吉。是日清晨、

皇長子、皇次子到學、總管太監傳

旨、皇子應行拜師之禮。廷玉等固辭、遂長揖。

賜賚文綺筆硯之屬、與雍正元年同。少頃、

召皇子及廷玉等六人進見、

面諭曰、皇子年齒雖幼、然陶冶涵養之功、必自幼齡始。卿等可殫心教導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過於嚴厲。從來設教之道、嚴有益而寬多損。將來皇子長成、自知之

也。

上顧皇子曰、師傅之教、當聽受無違。二十五日、

上親往馬蘭峪謁

陵。奉

旨、着果親王、大學士朱軾、鄂爾泰、張廷玉、尙書海望、在京總理一切事務。



附錄 遺事未得其年
者謹附於後。

世宗憲皇帝正告廷臣曰、如朱軾、張廷玉、沈近思、魏方泰、

朕保其終無二心。方苞禮部侍郎
魏公墓誌銘。

高安朱文端公撫浙有政聲、相業亦與韓富相埒。今
特誌其軼事。雍正時以疾罷相、寓京師之煤市街、屋
僅數椽。予往問疾、坐床側、所見有寒士所不堪者。架
上僅一篋、貯朝衣冠、他無長物。時筠莊兄督糧潞河、
奉十金爲壽。公啟封顧視、笑曰、吾意已領矣。仍付還。
其清介絕俗如此。夏之蓉半
舫偶輯。

長興芥茶名品、朱高安相國撫浙日、鮑西岡以二器



儲藏

朱文端公年譜 附錄

獻之受譴。案舊聞載李于鱗爲浙臬。徐子與中行以芥茶餉之。比問及。已賞與夫。西岡其仿古而爲之耶。
戴蔗塘吳興詩話。

洪亮吉書劉文正公遺事云。公之前爲大學士者。高安文端公朱軾最著。立朝大節。多人所不能及。以采聽未審。敢俟異日。
卷施閣集。

雷鉉記所聞。混同顧公事。公生平敬服高安朱公。蝶園徐公與望溪先生。公嘗言。如高安乃真無近名之心。
經奇堂集。

又記所聞。相國福公語。公生平服膺高安朱公。曰。此

我心之師也。

經筵堂集。

阮氏元金沙港三祠記正氣之言始於楚詞遠遊而文丞相正氣歌實發明之。非有死節至行如文山者不得與也。先覺之言始於孟子在畎畝則樂道任天下則覺民非有任事如阿衡者不得以類從也。遺愛之言始於孔子之泣子產非有功德及斯民如鄭僑者不可也。元今定金沙港之三祠較之六一泉有互遷者有除者有增祀者云云。其定爲增祀者於遺愛堂增唐李公德裕明胡公憲阮公鶚戚公繼光國朝張公鵬翮趙公申喬朱公軾李公衛八人。

聖經室文集。



江藩 國朝宋學淵源記 國朝儒林實不乏人如
湯文正、魏果敏、李文貞、熊文端、張清恪、朱文端、楊文
定、孫文定、蔡文勤、雷副憲、陳文恭、王文端、或登臺輔、
或居卿貳、以大儒爲名臣、其政術之施於 朝廷、達
於倫物者、具載史成、無煩記錄。且恐草茅下士、見聞
失實、貽譏當世也。

郭起元上方望溪書梁村蔡公語起元當代偉人若
高安相國、蜚園力堂兩公、德業聞望、起元誌之弗敢
忘。介石堂集。

蔡世遠齊汴子傳雍正甲辰舉於鄉、兩上公車、不第。

以相國高安朱公薦授瑞昌縣教諭。同人爲之怏怏。汴子怡然曰。卽此職便難稱。風化之本。人才之基。豈易易事。蒞任僅五月。士習一變。學制一新。諸生事之如安定之蘇湖也。二希堂集。

晏斯盛傳 斯盛雍正戊申授山西道監察御史。賜浮水石硯及筆墨。曰。此大學士朱軾所進。今以賜汝。汝可時時把玩。勉爲朱軾可也。新喻縣志。

公凡所薦舉。初不令其人知。或左右微探其端。必正色曰。斷自宸衷。非可以私恩市也。長御史時。

世宗以科道一體。命六科亦統於都察院。科臣有抗爭者。語



信藏

并及公公叩頭由救科臣得寬免。時以比文潞公之

於唐介云。李元度 國朝 先正朱軾事略。

朱文端軾領解後嘗訪其宗同年瑞齡於北湖北湖

密邇縣城居旬餘或人勸之謁邑宰軾弗往蓋名臣

進止其初已嚴正不苟如此。乾隆浮梁縣志寓賢。

校記

①督：當作「築」，見《浙江通志》卷六四。

②苦塊：當作「苦塊」。

③④⑤賁：當作「賁」。

⑥給：當作「結」。

⑦雨：當作「兩」。

⑧者：當作「著」。

方望溪先生年譜

清・蘇惇元 編撰

刁忠民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咸豐元年刊本

《方望溪先生年譜》一卷、附錄一卷，清蘇惇元編撰。清咸豐元年桐城戴鈞衡刊本《方望溪先生文集》附。

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字鳳九，一字靈皋，晚年自號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安慶府桐城（今屬安徽）人。康熙丙戌會試中式舉人，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後落職修書，特賜侍講銜致仕。乾隆十四年卒，享年八十二。苞學宗程朱，經學深醇，又長於散文，提倡義法，為桐城派開山之祖。所著有《周官集注》、《禮記析疑》、《春秋通論》、《望溪集》等。

本譜為蘇惇元撰，成於道光年間。惇元字厚子，亦桐城人。嘗有慨於苞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而世人或不能知；又慨門人王兆符所編年譜、幼子所撰行狀皆無傳本，其他傳狀又不能具其學行之詳。由是惜之，乃有是譜之撰。「其為年譜也，積十數年乃成，博而不雜，瞻而有體。舉先生立身行己、出處本末、學問源流，一開卷昭然若揭。」惟其初意在單行，故於先生經說諸序及奏議大者，間錄全文。以諸家集後年譜例之，可從割削。」（卷首戴鈞衡序）本譜採摭頗廣，且多為零星記載，有僅取二三字者，於此可見編者用力之勤。而每條之下，必注出處，又見其著述之審慎也。譜末附有《文目編年》、《諸家評論》，亦於研究方氏學行有所裨益。

附刻望溪先生年譜序

鈞衡既槩望溪先生全集遂取吾友蘇厚子所編年譜
附後梓既成爲之言曰年譜之作昉於宋人自後千餘
年世所誦大儒文人歿後類必有年譜附集第作者或
及其門或年輩略相後先從遊久故或孫子述追祖考
乃能詳而無缺信而不誣若夫時代閒隔典冊亡徵言
之必不能詳詳者未必無誤此仁傑與祖所致憾于靖
節旨黎者也夫譜之不詳與無譜等詳焉不信則如勿
詳詳矣信矣爲之者或識不足以知其人深於學行
大小重輕繁簡失要則猶不足以鑒塞乎尊信者之心
吾鄉望溪先生舊傳其門人王兆符編有年譜兆符卒



先先生二十餘年其譜缺不備世亦絕未之見以故習舉業者第傳誦先生時文治古文者則奉以紹八家之統治經學者則謂大義炳然非章句小生所及而其修身立命幽隱不欺與夫忠國愛民經世大體則千百中無二三知者再閱數十載人遙風往文獻就湮承學之士不過卽所誦讀者想像大略而已又先生守道不阿與世多梗自安溪長洲江陰高安諸公先後繼逝同朝媒嬖快其嫉心海內學者苟無據以考其真將使讀先生書信爲大賢君子而無以解於當日傳聞轉疑明道晰理如先生者尙不無可議或遂恣爲僞學盡聖道而壞人心豈獨先生一身之顯晦已哉嗚呼此厚子年譜



所由作也。厚子於先生之學信之篤而愛之深，其爲年譜也，積十數年乃成，博而不雜，瞻而有體。舉先生立身行己出處本末學問源流，一開卷昭然若揭。其爲功視周益公之於歐陽、李公晦之於朱子、劉伯繩之於山陰，殆有過焉。惟其初意在單行，故於先生經說諸序及奏議大者，閒錄全文，以諸家集後年譜例之，可從割削。然而厚子之意，則欲他年有子長、孟堅其人者，得是譜卽已洞其質行經綸，毋待遍窺全集。又欲天下未見先生經說者，因是求讀其書，以興學向道，其用心可謂至矣。豈好爲漫冗複疊者哉。余故依而刊之，爲述大旨如此。辛亥五月戴鈞衡序。

方望溪先生年譜序

學不足以修己治人，則爲無用之學。文不足以明道析理，則爲虛浮之文。有行而無學，則其行無本。有學行而無文章，則無以載道而行遠。故孔子教人行，有餘力則學文。又以文行忠信四者並教。然則學行、文章固不可偏廢也。吾鄉方望溪先生少時論行身，祈禱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竊觀先生爲學，固徹上下古今，一出於正，而其學行大綱則待乎程朱之旨。至發爲文章，則又合四子而一之。其行足以副其學，其文足以載道而行遠。先生少日之志，固畢生力學而允蹈之。顧先生之著述行義，未能盡顯。奏議載於家譜，世所罕

見。或知先生之文章，而不知其學行經濟。或徒愛其文之醇潔，而不知其文之載道。或知先生經學之宗宋儒，而不知其有心得之實。先生居官，雖未顯著政績，而其憂

國之忠，直言於大臣，潛挽

朝廷大事頗多。在書局三十年，承修各書，亦皆

頒列學官。其所以扶樹政教，嘉惠士林，實有古大儒名臣之風矣。惇元壯歲，始知篤好先生之書，十數年間，常奉以爲師，愧未能希其萬一。而於先生遺文逸事，不憚集錄。惟先生門人王兆符所編年譜，及先生幼子道興所撰行狀，今皆無傳本。其他傳狀碑銘，又不能具其學



行之詳、用是惜之。竊嘗論近代大儒宗法程朱、精詳親切者、以楊園張先生之學爲最。宋以後文家能合程朱韓歐爲一而純正動人者、以先生之文爲最。昔曾增訂楊園年譜、以備考鏡。年來因更搜輯先生學行、編爲年譜、庶亦自備楷模、又以俾天下學者知先生學行、文章經濟之詳、并知爲文必以載道爲貴、毋徒爲浮靡奇詭之辭而已也。道光二十七年冬十二月、同邑後學蘇惇元謹序。

方望溪先生年譜

同邑後學蘇惇元輯

康熙七年戊申夏四月十五日先生生於六合之畱稼邨。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鳳九一字靈皋老年自號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江南安慶府桐城縣人。見本集家譜桐城志上元志始祖號德益於宋元之際由休甯遷桐城縣市鳳儀坊德益生秀實爲元彰德主簿秀實生謙爲元望亭巡檢謙生圓爲元宣使圓生法明建文元年舉於鄉爲四川都司斷事永樂初不具賀表被逮行至望江自沈於江事載明史法生懋懋生瓘成化元年舉於鄉瓘生圭圭生綱國子監生綱生夢暘爲



南安縣丞。夢陽生學尹。縣學生。學尹生大美。見家譜。大

美字黃中。號冲含。萬曆十四年進士。官至太僕寺少

卿。是爲先生高祖。見桐城志及家譜。曾祖諱象乾。字廣野。號

聞庵。明恩貢生。官按察司副使。備兵嶺西。左江。明季

避寇亂。僑居江甯府上元縣。由正街。後移居士街。見桐城志

及本集。祖諱幟。字漢樹。號馬溪。歲貢生。有文名。官蕪

湖縣學訓導。遷興化縣學教諭。見桐城志及家譜。父仲舒。字

南董。號逸巢。國子監生。好讀書。曾無畦畛。與黃岡杜

于皇濬。杜蒼畧。芥同里。錢飲光。澄之族。祖龔山。文諸

先生唱和。所作詩三千餘首。以遺逸名。見桐城志及本集。沈廷芳

所撰傳。前母姚氏。母吳氏。紹興府同知諱勉之女。吳

家譜。



公莆田人寓居六合畱稼邨逸巢公贅焉。

見同知紹興府事吳

公墓表。

兄舟字百川長先生三歲寄上元縣籍廩貢生。

性孝友好學以制舉文名天下又善古文而自以為

不足疾革時自焚其稿早世年三十七後崇祀鄉賢

祠。

見兄百川墓誌及四君子傳刻

弟林字叔塗亦孝

友好學善時文早天年二十一。

見弟叔塗墓誌及家譜。

十年辛亥先生年四歲父嘗鵲鳴起值大霧以雞聲隔

霧命對先生即應曰龍氣成雲。

見雷鉉所撰行狀及沈傳。

十一年壬子先生年五歲父口授經文章句。

見台拱岡墓碣。

十二年癸丑先生年六歲隨父自六合歸上元。

見吳處士妻傳

氏墓表。

十三年甲寅先生年七歲。祖有舊板史記，父固藏篋中。兄百川時年十歲，百川偕先生俟父出，輒啟篋而潛觀之。故先生所得於史記者，多百川發其端緒云。見從弟辛元評書史記十表後。

十六年丁巳，先生年十歲。從兄百川讀經書古文。家貧甚，冬無絮衣，旬月中屢不再食，益厲學。其後兄爲講經書注疏大全，擇其是，辨其疑，相與博究經史。百氏之書，更相勛以孝弟。見先母行畧，兄百川墓誌。與呂宗華書及雷狀、沈傳。始作時文，前輩一見輒異之。見杜蒼畧評讀孟子。

十七年戊午，先生年十一歲。兄百川往蕪湖侍大父學，署太公課先生及弟椒塗，誦讀甚嚴。先生嘗曰：五歲



吾父課章句、稍長治經書古文、吾父口授指畫焉。見拱岡墓碣及百川墓誌。先生未成童、易、詩、書、禮記、左傳皆已能倍誦。見程家儀禮析疑序。

二十二年癸亥、先生年十六歲、隨兄百川求友閭巷間、

交同里劉古塘捷。見劉古塘墓誌。

二十五年丙寅、先生年十九歲、交高淳張彝歎、自超。見

君子傳序。太公攜歸安慶應試、交宿松朱字綠書、同里

劉北固輝祖。見朱字綠墓表及四君子傳。過樅陽宿草舍、晨光始

通、錢飲光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太公驚問、錢先生曰、

聞君有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視所祈嚮、恐交臂而失

之。太公呼先生出拜、錢先生答拜、太公跪而相支拄、

爲不甯者久之。

見田間先生墓表。

先生嘗曰。包童時侍先君

子與錢杜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

先君子戒曰。毋以爲也。是雖小道。非盡心以終世。不能企其成。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苟用

是。遂絕意於詩。

見薦青山人詩序。

二十六年丁卯。先生年二十歲。循覽五經注疏大全。以諸色筆別之用功少者。亦三四周。其後崑山刻通志堂宋元經解。出先生句節字劃。凡三次芟蕪。取其粹言而會通之。二十餘年始畢。唐宋以來詁經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偶舉一節。前儒訓釋。一一了然於心。然後究極經文所以云之意。而以義理折



儲藏

方望溪先生年譜

中焉。年三十以前，有讀尚書偶筆、讀易偶筆、朱子詩

義補正。

見與呂宗華書及程
峯所撰儀禮析疑序。

秋七月，丁大父憂。

二十八年己巳，先生年二十二歲。夏四月，歲試第一，補

桐城縣學弟子員，受知於學使宛平高公素侯。

諱七

月，公招入使院。先生素不好作時文，後此皆高公敦

率之。

見書高素侯先生手
札後及姚薑塢筆記。

二十九年庚午，先生年二十三歲。春三月四日，弟椒塗

卒。

秋，應鄉試，房考將樂廖公蓮山。

諱騰

新鄉暢公

素庵。

諱泰

得先生文，大異之，交論力薦，不售。

見給事中暢公

表。

冬十一月，娶夫人蔡氏。先是，先生以弟椒塗卒，

服未終，不娶妻。父母趣之，始娶。禮齊衰期三月，不御

內時七閱月計已過時先生猶不忍成婚入室而異寢者旬餘族姻大駭物議紛然先生乃勉成婚畢生恨之。見與兄子道希兄弟書。

三十年辛未先生年二十四歲作讀孟子文杜蒼畧先生見之評曰前儒所未發卻婦人小子所共知方郎十歲初爲時文先兄卽勸以何不舍此而發憤著書不意十五年後所造至此。見本集。秋從高公素侯如

京師館於高公所。

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

交宛平王崑繩源

無錫劉言潔齊青陽徐詒孫念祖。

見四君子傳。

遊太學

安溪李文貞公

諱光地。

見先生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

後無此作也。長洲韓文懿公

諱葵。

以文名海內見先生



文至欲自毀其稿。評先生文曰：廬陵無此深厚，南豐
 無此雄直，豈非昌黎後一人乎？當是時，巨公貴人方
 以收召後學爲務，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
 爭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往，於是益見重諸公間。見沈
傳及韓公評語家譜。一意爲經學。先生入都，萬季野先生斯
 同。獨降齒德與之交。季野告之曰：子於古文信有得
 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
 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
 於世非果有益也。先生於是輟古文之學，一意求經
 義焉。見萬季野墓表。始讀宋儒書。先生嘗與劉拙修書曰：
 僕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爲腐

燭。用此年二十。曰未嘗涉宋儒書。及至京師。交言潔與吾兄勸以講索。始寓目。乃深嗜而力探焉。二十年來。於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然後知生乎宋五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殖蓬蒿。乃學之蠹也。見本集。

三十一年壬申。先生年二十五歲。作高素侯先生壽序。舉蘇老泉上富鄭公書爲壽。懼公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高公揭先生文於壁。觀者皆駭。多相戲曰。碌碌無成。至爲門生姍笑。先生請撤之。公曰。吾正欲使諸公一聞天下之正議也。見壽序及書。高公手札後。姜西溟先



生名宸

見先生文、乃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

者也。

見全紹衣祖望所撰神道碑及姜與王崑繩書。

先生與姜西溟、王崑繩

論行身祈嚮、先生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

之間。

見王兆符所撰文集序。

三十二年癸酉、先生年二十六歲、授經涿州。

見書歲寒章四義後。

秋、應順天鄉試、不售。

見送吳東巖序。

三十三年甲戌、先生年二十七歲、授經涿州。

見與劉言潔書。

三十四年乙亥、先生年二十八歲、館涿州滕氏、疾屢陷

危。

見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復至京師。

見陳取虛墓表。

三十五年丙子、先生年二十九歲、居京師、館於汪氏、王

兆符來從學。

見查詹事墓表及王生墓誌。

交同里左未生、待、未

生乃忠毅公之孫也。

見左末生墓誌。

作讀周官文。姜西溟

見之評曰。余近四十始遊諸經之樊。方子未三十而

所學造此。讀之眼明心開。已而汗下。

見本集。

秋試順

天報罷。擬不復應舉。

見高素侯大理手札。

冬南歸。

見吳處士妻墓表。

三十六年丁丑。先生年三十歲。授經寶應喬氏。

見喬紫淵詩序。

三十七年戊寅。先生年三十一歲。館寶應。

冬。學使溢

陽張公樸園

諱榕端。

招至使院。

見贈魏方甸序。

高公素侯以

書督應鄉試。

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

三十八年己卯。先生年三十二歲。舉江南鄉試第一。主

考爲韓城張公景峯。

諱廷樞。

太原姜公崑麓。

諱櫛。

房考爲

宗公。

見張公逸事及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三十九年庚辰先生年三十三歲春正月如京師試禮

部不第夏四月南歸見兄百川墓誌秋七月兄百川自安

慶歸疾遂篤見兄百川墓誌

四十年辛巳先生年三十四歲冬十月二十一日兄百

川卒百川疾逾年先生常雞鳴時起視治藥物以進

見妻蔡氏哀辭及兄卒執喪過禮過期猶不復寢父曰親親

有殺與父在爲母無別矣先生自是殫心於所以制

禮之義有得則以教諸子見兄子道希喪禮或問跋

四十一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五歲春正月三十日長子

道章生側室楊氏出見家譜三月葬兄百川弟椒塗

各爲墓誌銘其後以陰流入壙起攢見兄百川墓誌

四十二年癸未先生年三十六歲春至京師再試禮部不第。交姪縣李剛主塋聚王崑繩寓與剛主論格物。
見李剛主
恕谷後集。

四十三年甲申先生年三十七歲秋七月移居由正街故宅之將園。先是副使公遷上元始居於此其後定居土街宅出賃園無主遂盡毀先生因太公年老不能出遊乃謀復是宅至是入居修葺浚築有高樹清池蔬圃太公日召故人歡飲其閒太公歿後又構堂室奉太夫人居之每飯後先生扶太夫人循廡觀僕婢蒔花灌畦或立池上觀月出而名之曰將園取詩人將父將母之義也。
見將園記。



四十五年丙戌先生年三十九歲春至京師遇李剛主
於八里莊再論格物不合。見恕谷後集。應禮部試成進

士第四名總裁爲大興李公山公。諱錄溧陽彭公竹

如。諱會房考爲江都顧公書宣。諱圖河。屈

殿試朝論翕然推爲第一人而先生聞母疾遽歸李文

貞公馳使畱之不得。見雷狀沈傳家譜。過揚州有鹽商吳

某求定明歲教其子以百金爲贄及抵江南總督藩

臬公延先生主講義學先生乃返吳贄吳曰非先生

辭我勢不能也贄者見也已見何返先生不可三往

返卒還之。見恕谷後集。秋七月三日夫人蔡氏卒作哀

詞。見本集。夫人歿後薦紳慕先生名競聯姻相國熊文

端公諱熙。欲妻以女。先生謝之。又有鄭總兵家巨富。

欲妻之女。願以萬金助妝奩。使可贍九族三黨之餽。

問者。先生峻辭之。熊尚書一瀟。其子本爲先生同年。

進士。密謂先生曰。鄙人有妹。家君願使侍箕帚。先生

曰。盛意感甚。惟苞家法。亡妻偕娣姒。日夙興精五飯。

酒漿。奉卮匱二親左右。令妹能乎。本咋舌無以應。見

谷後集。

四十六年丁亥。先生年四十歲。歸桐城省墓。見己亥四月示道希

兄弟。秋。月。繼室徐氏夫人歸。夫人上元人。內閣中

書時敏之女。見家譜。冬十月四日。父卒。先生以母老。

疾。酌禮經築室宅之西偏。以奉事焉。而不入中門。見

古塘所撰喪
禮或問序。

四十七年戊子先生年四十一歲冬歸桐城省墓便入

龍眠山。見左仁傳及書
公祭先母文後。

四十八年己丑先生年四十二歲歸桐城省墓便至浮

山。見再至
浮山記。

五十年辛卯先生年四十四歲是年以後潛心三禮因

以貫徹諸經。見王兆
符評語。

冬十一月以南山集牽連赴

詔獄是時左都御史趙公申喬劾編修戴名世所

著南山集語多狂悖先生以集序列名牽連被逮下

江甯縣獄旋解至京師下刑部獄其序文實非先生

作也。見本傳及結感
錄恕谷後集。



五十一年壬辰先生年四十五歲。在獄中切究陳氏禮記集說著禮記析疑。其序曰。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饗也。壬辰癸巳間。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畧。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



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闢其徑涂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閒而入焉。乃或以己所得。取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爲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既出獄。校以衛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徧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衆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錄其先出者可矣。見本集。方

缺页

恩寬宥、免治出獄、隸籍漢軍。先是獄具論死、

聖祖矜疑、李文貞公亦力救之。獄詞五上、五折本、至是章始下。

聖祖素知先生文學、三月二十三日、硃書、戴名世案

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下武英殿總管和素翼日

召入南書房、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越日、命著黃鍾

爲萬事根本論。越日、命作時和年豐慶祝賦。每奏進、

聖祖輒嘉賞。再三、曰、此卽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

過也。

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見本傳、沈傳、兩朝聖恩恭紀。遣人迎母至

京、寓侍養。見雷保所撰名臣言行錄。秋八月、移直蒙養齋、編



校樂律厯算諸書先生與渾渚徐公蝶園諱元承修樂律。

聖祖命與諸皇子遊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時誠親王爲監修王性嚴承事者多獲訶責先生侃侃不阿遇事持正爭執王敬之乃延爲王子師先生置王子座東向己南面坐始就講見本傳雷狀沈傳全碑及兵部尙書法公墓先生雖不與朝政而密勿機務多得聞之是時李文貞公在閣徐公蝶園尋以總憲兼院長皆傾倒於先生先生時時以所見敷陳某事當行某事當去其說多見施行先生苦口直言不自知其數雖不能盡從而二公能容之欲薦先生則辭曰某本罪臣不死



己爲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爲公言之、倘得行則拜賜多矣。見全碑。周官辨成。先生在館中、徐公蝶園

及混同顧公用方諱琮時就問周官疑義、先生詳爲辨

析。遇館中後生則爲講喪服、聞而持行者數人。顧公

與河間王振聲謂筆之書、然後可久存。先生乃出其

在獄所作喪禮或問、又爲周官辨、浹月而成。見顧用方所撰

周官辨序。其自序曰、凡人心之所同者、卽天理也。然此理

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藏伏於事物、則有聖

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

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

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

晚出羣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惑、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莽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真僞、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冊也。守在官府、傳布四



儲藏

方不宜有譌。而孟子斷爲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幸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妄也夫。五十四年乙未。先生年四十八歲。春。刪定容城孫徵君年譜書成。序之。尋作徵君傳。冬十二月九日。母卒。先是疾篤。

聖祖加恩。賜醫診視。

見示道希兄弟。

五十五年丙申。先生年四十九歲。冬。春秋通論成。先生

自癸巳後供事書局公事之暇輒致力於春秋周官前後幾三十年。見程荃撰儀禮析疑序。先生在書局徐公蝶園日請先生講春秋疑義每舉一事先生必數全經比類以析其義顧公用方與二三君子謂非筆之於書則口所傳能幾且所傳者遂能一一不失其指意乎。屢敦促始成此書其自序日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其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魯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



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閒毫芒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爲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閒。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末由得其閒也。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

別其類爲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徐公每語人曰自程朱而後未見此等經訓他日必列於學官。見顧用方撰本書序。

五十六年丁酉先生年五十歲秋作四君子傳其序略曰余弱冠從先兄百川求友得邑子同寓金陵者曰劉古塘於高淳得張彝歎歸試於皖得古塘之兄北固於宿松得朱字綠辛未遊京師得宛平王崑繩無錫劉言潔青陽徐詒孫其志趨之近者則古塘彝歎言潔詒孫也術業之近者則崑繩字綠北固也余平



生昵好志趨術業之近與諸子比者有矣然其年或先後生於余而自有其儔或年相若而交期則後惟諸君子同時並出而爲交皆久且深故世莫不聞癸巳春金壇王若霖曰吾與諸公每私議南士之相引爲曹而發名於世者其朋有三焉行修而學殖者莫如子之徒其遇之窮而無一得其所者亦莫如子之徒也因屈指死者七人皆齋志也存者三人則余罹於罰古塘中歲遭无妄之災病且聾聵歎老而無子相與痛惜者久之先兄之歿余旣爲誌銘詒孫北固有哀辭字綠有墓表故弗更著今作王張二劉四君子傳春秋直解成其序曰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

秋自任、而是經爲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指意端緒必有可尋、况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預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畧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旣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



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爲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殺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眾說殺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間。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己所見，合爲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五十七年戊戌，先生年五十一歲。春二月，命兄子道希

道永權葬父逸巢公，母吳夫人於上元南都石觚之

台拱岡。

見台拱岡墓碣。

命長子道章就學於李剛主。

見李伯子墓詞。

五十八年己亥，先生年五十二歲。夏四月，遇疾自危，作

書示兄子道希。

字師范。

兄弟定祭禮，擬置祭田，定教家

之法。見敦忠祠祭田條目序。

五十九年庚子、先生年五十三歲。冬十一月、周官集註成。其序曰、朱子旣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通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爲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



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
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
難自別擇、乃並纂錄合爲一編、大指在發其端緒、使
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
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
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
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
異此、必蔽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
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爲發其端緒
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畧也哉。十二
月二日、幼子道興生、制室楊氏出。見家譜。

六十年辛丑先生年五十四歲。周官析疑成其序曰。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卽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畧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卽其細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



文者始視之若樊然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爲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盡而曲得所謂如此。况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余初爲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恆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爲僞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卽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冬十一月聞李剛主長子習仁天乃作書與之。其畧曰。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爲不忠。是

以敢終布之。易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骨肉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質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哀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齊顏氏之學，著書多警警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



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倘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訾訾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見本集。初先生與王崑繩論學、崑繩不信程朱、盡發其失。且曰、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先生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信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閔稱、此轉涉乎其小。

耳。崑繩聞先生言，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先生出刑部獄，剛主來唁，先生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板者，削之過半。先生因舉顏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心者告之。剛主隨即爲更定。至是，先生復作此書與之。見李剛主墓誌。

六十一年壬寅，先生年五十五歲。夏四月，扈

蹕熱河。六月，奉

命回京，充

武英殿修書總裁。

見兩朝聖恩恭紀及本傳。

雍正元年癸卯，先生年五十六歲。以

世宗嗣位覃恩，赦歸原籍。

見本傳。

先是，滇遊紀聞案先生

近支族人皆隸漢軍，至是肆赦。



上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細先生聞

命驚怖感泣涕泗交頤

見本傳雷狀沈傳

秋八月宛平門人

王兆符爲敘次文集

見集序

高安朱文端公

諱

來定

交志同道合無與比者

見敘交

二年甲辰先生年五十七歲春二月請假歸葬親蒙

恩給假一年五月十三日抵上元越翼日展墓初歸以

卜兆未定不卽私室寓居北山僧舍中葬畢乃返

拱岡墓碣清涼寺記沈傳

六月丁酉親台拱岡父母墓穴負土

定封

見台拱岡墓碣

七月作台拱岡墓碣

八月歸桐城

奉大父柩至上元且省在桐各先墓便過浮山時左

未生已故弔其子秀起

見再至浮山記

作書示道希兄弟

訓教家法。作大父馬溪府君墓誌。

三年乙巳先生年五十八歲春三月二十四日還京。
召見、

上憐弱足、命二內侍扶翼至 養心殿顧視訓慰者
久之有

先帝持法朕原情汝老學當知此義之論并賜茶芽二
器。見聖訓恭紀及本傳。

命仍充武英殿總裁尋欲用爲司業先生以老病力辭。
見全碑。

六年戊申先生年六十一歲冬仁和沈廷芳來受業先生
生日師所以傳道授業解惑生欲登吾門當以治經

爲務。廷芳謹受教。先生以所著喪禮或問授之。曰。喪祭二禮。事親根本。世罕習者。生其研於斯。見沈廷芳所撰先生傳書後。

七年己酉。先生年六十二歲。夏四月。作書示兒子道希。葬兄百川。必遵遺命。與弟椒塗同邱。道希得札從命。葬於蔣甸。大父司諭公居中。百川。椒塗同封。居右。嫂張氏及夫人蔡氏同封。居左。見示道希書並跋。其後復以陰流入墳。俱遷葬。見熊信呂余東本時文序。司諭公遷葬江甯縣石潭菖蒲山。見家譜。

八年庚戌。先生年六十三歲。是年。議開博學鴻辭科。尋詔三品以上諸臣各舉學與行兼者。諸公問先生以所



舉先生以執友南昌龔孝水纓欽縣余西麓華瑞遊
好之人者嘉善柯南陔煜淳安方文翰黎如四人應
之。見送余西麓序。安溪官獻瑤來受業。見官獻瑤所撰讀經史文序。

甯化雷鉉見先生於漳浦蔡文勤公。諱世遠。之齋文勤

即命受業於先生。先生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三

四年後始受而不辭。見送雷錫廬歸閩序。秋疾作命諸子曰

如我歿斂時須袒右臂。昔余弟椒塗疾革時余因異

疾醫者令出避野寺弟卒弗獲視含斂心常悔之以

此自罰也。見七思注及沈傳。

九年辛亥先生年六十四歲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

見本傳。與常熟蔣文肅。諱廷錫。桐城張文和。諱廷玉。兩相

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十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五歲與西林鄂文端諱爾素桐城

張文和兩相國書論制準噶爾澤望事宜凡十二條。

西師征討多年至是復猖獗先生之意欲爲嚴軍屯守撫士蓄力以待可勝之虜勿爲輕舉深入以邀難必之功厥後鄂公奉

命馳往軍前傳諭大將軍旋於十二月奏請邊地屯田

事宜五條其間多採先生之論奉

詔從之。

見文集及東華錄信抱軒集。

夏五月遷翰林院侍講。見本傳。

秋七月遷翰林院侍講學士。見本傳。九月長子道

章奉頌天壽試。見家譜及前志。

冬十二月興縣孫文定



公諱壽。以刑部侍郎爲順天府尹、兼祭酒、勁挺不爲

親王所喜。有自朱邸來屬先生急奏劾之、當卽以代

孫公。先生拒不可。其人以禍慌之、先生以死力辭。不

日竟有劾孫公婪贓、孫公下獄。先生謂鄂文端公曰、

孫侍郎以非罪死、公復何顏坐中書。於是鄂公以百

口保之、孫公遂得免。

見全碑及雷鎡鄂公逸事。

十一年癸丑、先生年六十六歲。春三月、奉 果親王教、

約選兩漢及唐宋八家古文刊授成均諸生、其後於

乾隆初

詔頒各學官。

見本書并學政全書。

夏四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先生以足疾辭、



命仍專司書局、不必辦理內閣事務。有大議、卽家上之。

先生不能隨班趨直、俱荷矜容、先生感激流涕、以

爲不世之恩、當思所以不世之報。然自是益不諧於

眾矣。

見本傳、全碑及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六月、教習庶吉士。

見本傳。

秋八月、充一統志館總裁。

見本傳。奉

命校訂春秋日講。

見顧用方春秋通論序。

十三年乙卯、先生年六十八歲。春正月、充

皇清文穎館副總裁。

見本傳。

秋九月、

高宗嗣位、有意大用先生時。

高宗方欲追踐古禮、議行三年之喪、特下詔命羣臣

詳稽典禮。王大臣令禮部尙書景州魏公廷珍偕先

生擬議。魏公與先生爲金石交。以諮先生。先生因欲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隨時降殺。定爲程式。乃作喪禮議。其畧曰。臣等謹按夏商之禮。自孔子已歎其無徵。周衰典廢。后王不降德。司徒不懸象。籍藏故府。黎獻無聞。是以諸侯喪禮。孟子亦未之學。漢興河間獻王得邦國禮五十六篇上之。而武帝使安秦儀莫能承用。自東漢魏晉六朝。以逮唐初。羣儒議禮之文。尙有引用者。而其書遂亡。自是以後。皇王喪紀。類皆隨俗傳會。隱情失義。與禮經不應。用此顯學之儒。深惜庸臣淺識。雖有賢君。不能將順其美。坐使天經地義。曠絕不行。猶幸先聖遺文。散見周官儀禮戴記及七



十子所傳述者、猶未盡泯。臣等謹詳考經傳、參互相證、擇其無戾今制而可存古義者、具列九條以聞。竊惟我

皇上徇齊典學、凡聖經賢傳及儒先所論辨、

聖心洞然、具見表裏。伏望立中制節、定爲本朝國卹

之經、俾四海臣民惟

皇之極、觀感率由、自飭厥性、永永年代、守爲典法。臣等

無任悚息待命之至。魏公上其議、大臣有不便者、

遂格不行。江表志先生時領武英殿修書事、請於

親王就直廬持服。未再期、先生不出焉。見尹元先生

所教習庶吉士、二十七日內齋宿館舍、無敢飲酒食

內者他部院未嘗有也。

見汪師韓跋教忠祠禁及家譜。

冬十一月

上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疏。其畧曰：邇年徵收地丁銀兩，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此於國課無分毫之益，而農民苦累不堪。蓋自三月至六月，正農民耕田車水刈麥插秧之時，舉家男婦老幼雜行，兼雇閒民助力，尙恐後時。乃今奔走鄉城，經營借貸，伺候官府，延接吏胥，以奪其時力，爲累大矣。計一州一縣富紳大賈，綽有餘資者，不過十數家；或數十家。其次中家有田二三百畝以上者，尙可挪移措辦。其餘下戶有田數畝，數十畝者，皆家無數日之糧，兼樵采負販，僅能餬口。正當青黃不接之時，而開徵比較，典當無物。



借貸無門。富豪扼之、指苗爲質、履畝計租、數月之間、利與本齊。是以雖遇豐年、塲功甫畢、而家無僦石、不厭糟糠者、十室而七也。在有司初爲此議、不過慮歲有豐凶、四月已徵其半、則後此徵收爲易耳。不知秋成果有四分五分、小民本不作拖欠。國課之想、而守土之吏亦不容其拖欠。若在三分二分以下、則我皇上親民如傷、方且憂其流殍、蠲租賜賑、豈忍預斂其財而不顧其後哉。臣伏念自

大行皇帝時、寬陝西四川徵收之期、六月完半、十一月全完。數年以來、未聞其有逋賦。則少寬徵收之期、於國課分毫無損可知矣。又上請定常平倉穀糶糴

之法疏。其畧曰：常平倉穀定例存七糶三。有司奉行失宜，必穀價既貴，各州縣始得申詳府道藩臬，請督撫定官價，并示開糶之期。一處文未批發，不敢開糶。不知平糶本以利民，而穀貴早晚無常，若商販眾至，則旬月之間，價復大減。是以胥吏得借此要索，苟或上官失察，批發後時，穀貴之期既過，不獨窮民不得邀平糶之恩，而官定之價且不能充。伏乞我

皇上特頒諭旨，嚴飭南方各省督撫，驗察州縣存倉之穀，不用盤倉，三年全然不變，然後可歲存其半，兩年不變則糶七存三。但逾一年，底面卽有霉爛，則春盡糶而秋糶之。其或年歲大歉，本州縣及鄰境穀皆騰



貴春糶之價不足以糶充原數則詳明上司銀交郡庫俟次年有收或鄰境豐穰如數補糶至河北五省倘遇歲歉春夏穀貴亦聽各州縣詳明上司不拘糶三之例督撫司道郡守止於歲終實覈入倉之數一
至開春一任各州縣照所定存糶分數隨時發糶永杜詳請定價示期之弊竇則胥吏絕無要索之因窮民實邀平糶之澤見在有司可無變濶賠補之累新舊交代永絕彼此相持忿爭告訐之風此臣積年博訪周諮灼見情弊而後敢入告者伏乞

聖鑒施行又上請復河南漕運舊制疏其畧曰河以南許符等五十州縣共徵米十三萬六千七百餘石康

熙二十二年改令全漕折銀。自雍正六年督臣田文鏡疏請改徵。至今槩徵本色。於運次交兌。河以南各府州縣俱遠水次。又中隔黃河。厥土墳壤。一經雨雪。牛車淖陷。日行不能十里。而漕期刻不容遲。雇夫盤駁。價且十倍。中家破產。貧民鬻子。恆由於此。請悉照從前折徵定例。解交糧道。在衛輝水次。官爲採買。三疏俱下部議行。見本傳及奏議。

乾隆元年丙辰。先生年六十九歲春。

命再入南書房。

見本傳。雷狀流傳。

三月上。請備荒政。兼修地

治疏。其畧曰。竊思救荒宜豫。故周公設保章氏之官。以星土之法。五雲之物。先期而知水旱。降豐荒之祲。



象以修救政。雖其法無傳。然每至夏末秋初。則水旱豐歉之情形。十可八九得矣。舊例報荒。必待八九月後。眾口嗷嗷。情狀顯見。然後入告。被災之民。朝不及夕。而奏請得旨。動經旬月。流殍者已不知其幾矣。故備荒早。則民無流殍。而國費亦不致過多。救荒遲。則勞費十倍。而功猶不能一二。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嚴飭州縣。凡有水旱。五六月卽據實奏報。七月中旬卽覈定災傷分數。并乏食人數。造冊上聞。蓋一州一縣之中。田有高下。傷水旱被災亦有淺深。但得實報無欺。則災小之地。不過量免被災之戶。本年正供錢糧十分中幾分。發常平倉穀招商通糴。

勸諭富民挑塘築堰賑恤孤寡無告者而災可弭矣。其災大者則許動庫金修城浚隍整理倉廩官署以招集附郭貧民於四鄉相度支河橋梁大塘大堰招集各鄉土人官給廩穀使任浚築惟老弱孤寡力不能任土功者乃計口給粟則爲數無多易周而可久。自古救荒之政莫善於興工築而其事宜早若待民已飢疲則雖壯者亦力不能勝工築矣。見本傳及奏議。夏六月

上憐先生老病命太醫時往診視。見本傳。

上以先生工於時文命選有明及本朝諸大家四書制義數百篇頒布天下以爲舉業準的。見本傳。充



三禮義疏館副總裁。見本傳。乃上擬定纂修條例疏曰：臣竊惟明初五經大全，皆各主一人之說，且成於倉卒，不過取宋元儒者一二家纂輯之書，稍摭眾說以附之。數百年來，皆以爲未盡經義，不稱大全之名。是以

聖祖仁皇帝特命重修四經，頒布學官，昭示羣士。然惟周易多裁自

聖心，所取至約，而前儒未發之蘊，開闡實多，故特名折中，餘三經則曰彙纂。我

皇上躬履至道，重念先聖遺經未盡闡揚，詔修三禮，乃漢唐以來未有之盛事。而三禮之修，視四經尤難。

蓋易、詩、書有周、張、二程以開其先，而朱子實手訂之。典謨以下，亦抽引端緒，親授其徒。胡氏春秋傳雖不免穿鑿，而趙、啖、二陸、劉、孫、胡、程之精言，採錄實多。諸經大義已昭然顯著，故折中彙纂但依時代編次，先儒之言而不慮其無所歸宿也。陳澧禮記說自始出，卽不厭眾心，詆議紛起。周官儀禮則周、程、張、朱數子皆有志而未逮，乃未經墜闕之經，欲從大全之例，則無一人之說以爲之宗。欲如折中彙纂，但依時代編次羣言，則漫無統紀。學者終茫然莫知其指要，必特起凡例，俾大義分明，而後兼綜眾說，始可以信今而傳後。臣等審思詳議，擬分爲六類，各注本節本句之



下。一曰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發明如程子易傳胡氏春秋傳之類。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六曰存異如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後儒務爲新奇而可欺惑愚衆者存而駁之使學者不迷於所從。庶幾經之大義開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盡其義類。伏乞

聖訓鑒定施行以便排纂。又奏請出 祕府永樂大典錄取宋元人經說俱從之。見奏議及程峯續禮新疑序。 秋七月

刪定管子、荀子成。是二書先生少時嘗刪錄，茲復審

定而序之。

見本序。

冬，上請定經制疏。其略曰：伏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發政施仁，敦典明教，無一不本於至誠惻怛之心。用此期歲之中，四海喁喁，嚮風懷德，人心之感動，未有過於斯時者也。但土不加廣而生齒日繁，遊民甚衆，侈俗相沿，生計艱難，積成匱乏。欲其衣食滋殖，家給人足，非洞悉其根源，矯革敝俗，建設長利，而摩以歲月之深，未易致此。

臣

嘗通計食貨豐耗

之源，詳思古今政俗之異，竊見民生所以日就匱乏之由，實有數端。矯而正之，卽漸致阜豐之本。但人情莊于所習，立法之始，必多爲異說以相阻撓。愚民無



知亦未必皆以爲便。而斷而行之。三年以後飢寒之民可漸少。十年以後中家資聚漸饒。二十年以後則家給人足而仁讓可興矣。一、請禁燒酒。一、請禁種烟草。一、請飭佐貳官督民樹畜。一、請禁粟米出洋外。一、請令紳士相度浚築水道。臣所陳五條皆民間日用細微之事。然通計物材民用生長擷節之分數。則植基甚廣而取數多。驟視之若迂遠而無近功。然漸而行之以久。皆有一二可徵之實效。蓋天地之生財有數。不在官則在民。民生之用物有經。少所損卽多所益。惟廣開生物之源而節其流。俾菽粟日多。畜產豐饒。百物皆賤。致銀錢雖難而足衣食則易。然後可積

久而致富安也。臣非不知致治之要在官恥貪欺、士敦志行、民安禮教、吏稟法程。然是數者、不可以法驅而威禁、必萬却。臣庶無貴賤貧富、各守其分、而仰事俯育、寬然無憂、然後應之而易明、導之而易赴。伏惟我

皇上審察詳議而斷行之。見奏議。

二年丁巳、先生年七十歲。夏六月、擢禮部右侍郎。先生仍以足疾辭、

詔免隨班趨走、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先生雖不甚入部、而時奉獨對、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諮先生。先生多密陳、於是盈廷側目矣。見本傳、全碑。上請矯除積習



興起人材疏其略曰、臣伏讀三年中前後

諭旨於臣所陳之積弊亦既洞晰於

聖心而思有以矯革之矣。然所以矯革之者則有本統焉。文武之政非其人猶莫舉而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治道之興必內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誠無私深識治體者兩三人然後可以檢制僚屬而防胥吏之姦欺。外而督撫兩司每省必得公正無欲通達事理者四三人然後可董率道府辨察州縣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識有守而幾於有德者也。雖數人十數人不易得。況一旦而得數十人哉。然不如是終不可以興道而致治也。自古聖君賢主未

嘗借才於異代、亦惟我

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礱之、信賞必罰以勸懲之而已。所謂勤心以察之者、一則明辨部議會議是非之實也。凡一事之興廢、其利害常伏於數轉之後、故雖周公之聖、猶有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而未得者。况庸常之人、雜以私意而揣摩瞻徇乎。而姦邪文法之吏、每能巧飾偏辭、變亂是非、言之鑿鑿、使觀者難辨。孔子所以惡佞之亂義、惡利口之覆邦家也。今內閣擬票、雖有兩簽、從未有摘發部議之非而奏請改議者。古者御史之外、別設給事中、專駁宰相成議、上及詔旨。而南宋以後、舊典寢廢、以故

朱子屢歎之。以臣所聞見、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時有盡屏廷議而獨斷其行止者、命下必大服眾心。故臣愚以爲、凡部議會議有關於國體民生者、勿遽批發、必再三尋覽、以究其事理之虛實、意見之公私。微有所疑、必召素信其忠誠無私、通達事理者、盡屏左右、每人而獨問之。參伍眾說、然後內斷於聖心。此卽虞舜好問好察、以輔其惟精惟一之學、而孔子所歎爲大智也。抑又聞用人之道、惟知之爲難。凡人之智識、必叩之而後知其材、勇必試之而後見其



忠邪誠僞必久與之習而後得其真。太公望、文王之師也。武王用之，猶反覆窮究，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管夷吾，齊國之望，鮑叔牙所深知也。桓公用之，猶每事諮度，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方今四海九州萬事百度，皆總歸於六部，而決於卿貳五六人。每日文書到部，最少亦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理，則姦心必滋於蠹吏，實害必被於兵民。此卽五六人皆至公至明，虛己和衷，日夜講求，尙慮其有失誤，而我皇上於六部卿貳中，灼知其才識，深信其忠誠者，凡幾人乎？古聖王用人，惟己必先勞於求賢。臣伏願皇上惟盛暑嚴寒，宜安養。



聖躬不可過勞。外此少有餘閒。卽延見廷臣。凡六部都察院奏事。披覽之下。微有所疑。卽召見問訊。使各陳所見。聽其語言。則明昧可知矣。觀其氣象。察其心神。則公正私曲。大略可見矣。卽有利口而飾爲忼直。邪媚而貌類恪恭者。以我

皇上之至誠至明。久與之習。必有呈露於幾微而不能自掩者矣。其餘京堂科道條陳。屢合事理。翰林敷奏。深當

聖心者。亦宜慎選其人。俾輪班侍直。事有疑難。隨時召問。以習察其志行。而劑度其材能。至於大僚中已爲我

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見、與議論天下之事、以窮
究其底蘊。果能忠誠無私而又通達事理、則於同官
百吏皆能助

皇上以檢察而得其實矣。所謂依類以末之者、天下惟
君子與小人性情心術如水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悅
必諛佞側媚者。雖有才智而爲國患更深。樸直清慎
者雖無才智尙可奉公守法竭力自効。是以周公立
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諛佞人而求吉士以勸相
國家而已。所謂諛佞人諛佞側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謂
勸相樸直清正之士雖才智不足而率作策勵尙可
以有輔於庶政也。自古有君子而誤信小人者、斷無



小人而能進君子者。故求賢之道必以其類爲招。保舉舊例臨時按品秩資格俾各舉一二人。法本無愆而人多難信。我

皇上於在內之九卿在外之督撫深信其忠誠無欲者必各有數人伏願特下密旨命盡舉所知而別其材之所宜然後考覈試驗而次第用之比之按資格以汎舉者必爲得實而聽請託利身家之結習不禁而自除矣。所謂切實積久以磨礱者自漢唐以後雖仍六官之名而職事多非周官之舊矣。而就今功令所宜秉承者則吏部之職非獨按籍呼名循例黜陟也。其實在使請囑者望風而自止巧法者百變而難

欺。戶部之職非獨謹守管鑰會計出納也。其實在明於萬貨滋殖之源。生民實耗之本。禮部雖奉行舊典。而事有特舉。必當酌古準今。可爲後法。且寅清端直。無玷其官。兵部之實在輯將校之驕氣。以綏靖兵民。消禍變於無形。以折衝萬里。刑部之實在時情罪之寬嚴。以砥維風教。辨四方之僞獄。以震懾職司。工部之實在識海內山川之形勢。以知疏鑿之宜。覈水土人功之等差。以定工程之度。至於都察院之設。本以肅朝廷之綱紀。儆百吏之官常。劾中外文武大臣之不法。伏願我

皇上於部院卿貳。必慎簡忠誠。而以明達者佐之。辨其



材之所宜、而各責之以實、使日夜訓勵其僚屬、而隨時以進退之、則中材以上、咸自矜奮。數年以後、公正之風可作、而練達事理者亦漸多矣。所謂信賞必罰、以懲勸者、凡中人之志行、多以獎進激勵而成。平時主部議者、不過正卿中一二人、主會議者、不過九卿中數人。順從緘默者、長得自安。據理直言者、必遭忌嫉。積習爲常、所以靡靡日趨於瞻徇、而非果竟無人也。儻我

皇上時時延見、一一考驗、忠誠者篤信之、明達者褒嘉之、懷私者廢斥之、庸昧者退罷之、則旬歲之間、勃然而興起矣。

世宗憲皇帝於大計保舉之員贓罪敗露督撫降調司道革職條例甚嚴而奉行不實惟奉 特旨獨舉一人者降調甚多而督撫司道之計典無聞焉蓋以所舉眾多不能盡詰而姑從寬貸耳。用此賂請陰行舉劾顛倒無所顧忌。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執法不移則孰敢徇私任意以自累乎。自耗羨歸公以後州縣之繁劇者養廉至千數百金猶不足以延幕客辦公事。在內諸司雖蒙加俸一倍猶不足以就屋賃僕秣馬供車。伏願通計天下之耗羨及經賦所餘詳加籌畫必使州縣得備其公事諸司得贍其身家。然後一犯贓私嚴法不貸其聲績顯著者則時賜金帛進爵



秩而使久於其任。如此則凡爲吏者皆得俯仰寬然。潔已以奉公、執百苟且行私、以自取終身之墜陷乎。信能行此四者、則忠良有恃以不恐、姦邪有術而難施。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庶司百吏皆知奉公守法、潔已愛民之爲安。數年之後、衆正盈廷、官守經法、民無倖心。雖大艱猝投、無難其濟。而况舉先王足民之大經、布前代屢驗之良法、尙何慮其阻撓廢格、縱私生事以擾民乎。至於民食旣足、則當漸爲禮俗之防。官常旣修、則當實講教士之法。內治旣定、則興屯衛於邊關、設軍田於內地、使精神可以折衝、立制防於海嶠、謹治教於苗疆、使患害消

於未兆皆宜次第修舉。而臣不敢以爲言。誠以積習不除、人材不足、官常不立、則爲之而必不可成、成之而必不可久也。凡所陳奏皆臣五十年來所耳聞目見、確知其狀、不得不入告者。臣老矣、生世無幾時、如以臣言爲可用、伏望留臣此摺、以驗羣情、以考治法、時復賜覽。如用臣言而無利於民、無益於國、雖臣死之後、尚可奪臣之爵命、播臣之過言、以示懲責也。昧死上陳、不勝悚息瞻企之至。見奏議。秋七月、教習庶吉士。傳。見本。先生嘗慮辭章聲律未足以陶鑄人材、轉跼其志氣、使日趨於卑小、欲倣朱子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爲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學



衍義附之。詩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通鑑綱目。三禮附以文獻通考。以疑義課試。當路者多謂迂遠。惟高安朱文端公、江陰楊文定公諱名所見相同。亦以違眾難行止之。先生猶欲發其端。乃上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疏。其略曰：翰林一職專司文學。河北五路及邊徼遠省與選者甚稀。臣自有知識。竊見內閣九卿出於翰林者。十常七八。蓋因職親地近。村談志行之美。易達於

天聽。若散在州縣。則或挂於事故。或抑於上官。雖有介節長才。或趑趄以終老。故天下士尤以翰林爲清華。而恨不得與。本科進士。朝考取備庶常之選者三

十有六人。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數已三十。其餘僅六人耳。豈吳越三楚而外。材識志行可以登清華、列侍從者。竟無其人與。徒以聲律辭章。素所不習者多耳。臣請嗣後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仍課以詩賦。其餘各省。則專治本經義疏及資治通鑑綱目。所載政事之體要。散館之日。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通者。亦得自著所長。而不相強。如此。則東南之士。益畱心於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路以及邊方之士。亦不至困於聲律之末詣。可以陶冶羣材。使爭自淬礪。蓋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之所關尤重。使海內昭然知。

皇上取人不專以文辭而必求其實濟則有志之士當益思自奮於

聖明之世矣。疏下。諸臣議格不行。見贈石仲子序及奏議。先生館

課不尚詩賦工麗務覘人學識根柢經刮目者多克

以名節自立。祁陽陳可齋相國名大受其一也。見雷氏聞

見九月疏陳九卿會議二事。一、九卿中有異議者

宜並列上聞以俟

聖裁。一、詹事科道宜仍與九卿會議所議不符亦隨九

卿議並奏。疏下。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駁不行。見本傳。

上請定孔氏家廟補祀先聖前母施氏祀典疏。又

上請以湯公斌從祀孔廟熊公賜履郭公琇入賢良



祠疏皆格於廷議。見本傳及雷狀全碑。十二月復以老病請

解侍郎任。

詔許之。仍帶原銜食俸教習庶吉士。見本傳。先是河督某

夙與先生善。既而違眾議開毛城舖臺省二臣爭之。言其不便。生下獄。先生言於徐公蝶園爲

上言不當以言罪諫官。

上卽日釋之。先生獨具疏陳河督之愎。河督大恨。亦思傾先生。禮部薦一貲郎入曹。親王莅部已許之。先生以故事禮部必用甲科。不肖平署。會新拜泰安爲輔臣。起河閒魏尙書爲總憲。忌者爭相告曰。是皆方侍郎所爲。若不共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置身矣。自是凡



備藏

方望溪先生年譜

先生所奏疏下六部九卿議皆合口梗之。河督亦劾先生禮部中又有挺身與先生為難者先生自知孤立乃密陳其狀且以病為請焉。見全碑。

三年戊午先生年七十一歲冬過遵化州訪唐青山人李錯未遇唐青以詩投之。見李山人詩集序及唐青集。

四年己未先生年七十二歲春二月

詔重刊十三經廿二史先生充經史館總裁乃疏請勅內府內閣藏書處徧檢舊本諭王大臣及在京各官家藏舊本并

勅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五省督撫購送舊本詳校改正又前侍講學士何焯曾博訪宋版正前後漢書

三國志遺說請

勅就其家索原書照式改注別本其原本給還從之。見本

傳。

夏四月四書制義選成奉表以進

命頒行天下。

見本

五月庶吉士散館先生補請後到

者考試已者刻之謂有所私遂落職

命仍在三禮館修書

見本傳

狀先生罷職謂沈廷芳

曰老生以迂黷獲戾宜也吾兒道章數以此諫然吾

受

恩重敢自安容悅哉

見沈廷芳記

先是丁巳秋朱文端

公疾革謂先生曰子性剛而言直吾前於眾中規子

謂子蚤衰疾支離於世無求假而年減一紀尚有國



武于之禍、欲諸公諒子之無他、而不以世情相擬耳。
賓賓楊文定字。既歿、吾病不支、子其懼哉。及今忘者、媒孽、
文端已先見之矣。見敘交。

上意終思先生、屢顧左右大臣言、方苞惟天性執拗、自
是而非人、其設心固無他也。見雷狀。一日吏部推用祭
酒、

上沈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其任、而旁無應者。
見全碑。

六年辛酉、先生年七十四歲。春正月十八日、兄子道希
卒、作墓志。見道希墓志。夏四月、作七思、感傷兄百川、弟
椒塗、伯姊、仲姊、三姊、妻蔡氏、兄子道希也。見本集。冬、

周官義疏纂成進之。

上畱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見畱狀、沈傳。

七年壬戌先生年七十五歲春先生以年近八旬時患疾痛乞解書局回籍調理。

上許之賜翰林院侍講銜四月出都歸里杜門著書不

接賓客江南總督尹文端公諱繼善踵門求見者三皆

以疾辭。見本傳、沈傳、全碑。重爲司諫公及百川椒塗卜兆。

先是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起攢先生歸後急求兆

域不以高年自寬野處誠求連歲而後成事。見熊偕

本時文序及方扶南詩集。同武進楊農先椿考訂輯補湯文正

公年譜十月成序之。始營建教忠祠於清涼山麓



并將已所置田盡捐爲祭田。祀遷祠五世祖。斷事公以公殉節。故祠名義忠。其側又建太僕公小宗祠。歲時率族人致祭。其祭出經費贏餘。則以周子孫饗。艱嫁娶。喪葬不能自舉者。定祭禮。作祠規。祠禁及祭田條目。以示後人。其祠規序曰。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爲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眾以爲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爲之。

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強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敢祭、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爲虛。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己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悖也。苞性頑薄、少壯遠遊、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爲愴然耳。春秋秩祀、布



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咎聲。况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尸。不作及愛其所親之義。內訟。乃知無怍於祖。無怍於高曾之難。爲之怵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怍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眾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爲之制也與。其祠禁序曰。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之。閭胥掌誼撻罰之事。惟學校射飲罰用誼。

撻則施於庶民爲多。古者大宗、小宗皆有收族之責，而仕者祿皆足以仁其族，故教可行。荆楚吳越聚族而居，皆有宗祠，而自吳郡范氏而外，宗法無一行者。飢寒之不恤而責以過愆，故其心不服，而勢亦不能行。凡茲祠田，皆余孤行遠遊、疾病屯遭、敝精神於淺之文術，以致之者，盡以歸祠。以歲八十之三，供祠墓，遵先君遺命也。憶先兄疾革，命二支子姓下逮曾、元，始得異居同財。及吾之身而不能禁其分析，每默以自傷，故用祭田經費所餘以合之。凡婚嫁喪疾不能自給者，使得取分焉，而立祠禁違者撻之，以不資其乏困爲罰，且禁不得入祠，以斷事公不樂有此後。



儲藏

方望溪先生年譜

人亦非先兄與余之族類也。戒之慎之。見本集及家譜。先生

嘗曰祭田乃余爲諸生爲鄉貢士時陸續購置服官

後未增一畝也。見與陳占成尺牘。

八年癸亥先生年七十六歲秋八月尋醫浙東因作天

姥雁蕩之遊爲文記之。從行者爲鮑甥孔巡。見記文。

九年甲子先生年七十七歲秋九月長孫超舉江南鄉

試。見家譜及桐城志。超係道章長子。

十年乙丑先生年七十八歲夏六月洛陽李餘三學裕

來謁時爲安徽布政使未受印屏騶從造北山參戶

而八執弟子禮曰固知先生避客之深也。自獲見於

先生始知所以爲人之道。備官中外幾二十年自省

尙無負於

君國、無慙於吏民、皆先生之教也。所懼民隱壅蔽、有過不自知。今適在先生之鄉、故甫入城、未受印篆、而願

聞緒論、望先生知無不言。

見李公墓志。

十一年丙寅、先生年七十九歲。冬十一月、歙縣門人程

盜始爲編刻文集。

見集序。

十二年丁卯、先生年八十歲。秋八月、博野尹元孚會一來受業。時元孚親學江南、莅江甯、待諸生入闈、乃徒步操几席杖屨、造清涼山下潭亭、執弟子禮。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眾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



禮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豈有既乎。先生辭不獲。越日、元孚又獨來、先生畏人疑詭、乃掃墓繁昌、八九華山避之。見尹元孚墓志。十三年戊辰、先生年八十一歲。十月十六日、長子道章卒。見家譜及全碑。

十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二歲。秋七月、儀禮析疑成。先生以此經少苦難讀、未經信誦、恐不能比類以盡其義。又世所傳惟注疏及敖繼公集說二書、其永樂大典中宋元人解說十餘種、皆膚淺無足觀。國朝惟張稷若、李耜卿各有刪定注疏、間附己意、發明甚少。先生大懼是經精蘊未盡開闢、而閉晦以終古、故七

十以後晨興必端坐誦經文設爲身履其地卽其事而求昔聖人所以制爲此禮設爲此儀之意雖臥病猶仰而思焉。有心得乃稍稍筆記。十餘年來已九治猶自謂積疑未祛乃十治早夜勤劬迄今始成。見程文、雷狀、沈傳。八月十八日甲午先生卒於上元里

第。疾革數舉右手以示子孫蓋以弟叔塗亡時抱歉嘗戒子以斂時必袒右臂。子孫遂遵遺命以斂焉。見雷

狀、沈傳。

先生貌怯瘦身長面微有痘斑。目光視人如

電。脆弱者當之輒心悸不能語。

見熊寅泰謁先生祠堂記。

爲人敦

厚生平言動必準禮法。事父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其先意承志如



此。見潛虛集百川傳。

事母尤孝。年四十餘，死轉膝下如嬰兒。

辛卯，以南山集案逮赴詔獄。時母老疾多悸，先生

偕縣令蘇君燠入見母，言安溪李公薦入內廷校

勘，不得頃刻畱。拜辭出，即下獄。及癸巳事定，迎養北

上。先生已

召直南書房，居賜第，故太夫人至京，竟不知其事。

見祭田條

日及結成錄道希墓志末譜。

與兄百川、弟椒塗相友愛，不忍遠離。

百川約曰：吾兄弟三人，異日當共葬一邱，不得以妻

祔。

見希道。

其後葬先生於江甯縣建業三畝沙場村龍

塘，辰戌兼巽，乾向。與兄百川、弟椒塗同邱。

見家譜。

先生

每遭期功喪，皆率子姓準古禮宿外寢。

見祠禁。

先生痛

兄高才不壽，後得任子恩，請投兄子道永。見沈傳。居家

有客至，必令子弟奉茶，侍立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

肴，俾知長幼之節。見魏舒叔評沈傳。每遇己生辰，必避

居郊原野寺，不受子孫觴酌祭田羨餘，以贍合族。生

徒饋遺，輒予姻族之窶者。見沈傳。生平於貨財不苟受，

金陵有王生執金爲贅求教，介某姻來，先生以金卽

贈某姻。已而王生卒，先生曰：教未及，安受其贄？因自

出金如其數，使人奠，而不使某姻知也。又有某富人

家資百萬，遭喪，延先生點主，以百金爲壽。先生曰：吾

豈可屈膝於守財者墓耶？嚴卻不應。見恕谷後集。先生自

視常若下於恆人，見隸圉臧獲，愛親敬長，一事一言



之善輒反躬自責愧不能行。有以過規則誠心以爲
 德。見張文和澄懷園集。長洲何屺瞻言古文推錢牧齋與先生
 論不合。屺瞻好詆人短朋游多苦之。先生獨喜聞其
 言用以檢身。時置所著文於朱字綠所使背面發其
 瑕疵。先生嘗嘆曰。如斯人未可多得也。見讀管子文自記。先
 生與朋友責善亦甚嚴當其盡言無隱多人所難受。
 故雖與昵好者亦竊病其迂。見澄懷園集。先生自爲諸生
 名輒動京師。雖在難時王公皆嚴憚之。性剛直好面
 折人過。交遊中宦旣遂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
 責難由是諸公頗厭苦之。見雷狀。惟朱文端公篤信先
 生言先生所知見壹爲公盡言之。見教交。與諸大臣言

常以天下之公義、古賢之大節相砥淬，而未嘗一及

於私。

見澄懷閣集。

李文貞公以直撫入相，先生叩之曰：自

八

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公屈指得五十餘

人。先生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則其不足重

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時景州魏公君璧在側，

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乎見者皆不樂聞其言

也。

見與陳占咸尺牘。

先生幼聰穎，好讀書，而尤篤嗜經學。其

爲學不喜觀雜書，以爲徒費目力，玩物喪志，而無所

得。

見畱撰言行錄及沈傳書後。

論學一以朱儒爲宗，說經之書大

抵推行宋儒之學，而多心得，名物訓詁皆所畧云。

見江

甯府志。

韋期猶嗜學，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其稿。年八



儒藏

方望溪先生年譜

十日坐城北湄園，矻矻不置。

見雷狀全碑。

先生於六經皆

有撰述，所尤用力者，春秋、三禮也。三禮中於喪禮尤

研究精微，所著喪禮或問，學者以爲粹然同於七十

子之文。

見家譜。

先生引誘後進，與之講論，娓娓不倦。

見雷

撰言行錄及家譜。

先生少與兄百川以時文名天下，世稱二

方。其古文嚴義法，言必有物，必有序。論文不喜班孟

堅、柳子厚。

見韓文懿序及本集全碑。

嘗語人曰：文所以載道也。古

人有道之言，無不傳之不朽。文所以佳者，以無膚語。

支字。故六經尚矣，古文猶近之。至於四六時文、詩賦，

則俱有牆壁窠臼，按其格式填詞而已。以言乎文，固

甚遠也。

見雷撰言行錄。

又訓門人沈廷芳曰：南宋元明以來，

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老生所閱春秋三傳、管、荀、莊、騷、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八家文，賢細觀，當得其槩矣。見沈傳書後。先生生平慎於文，不輕爲人作表誌，尤必於其人而難以情假也。先生所著書，仍有刪定通志堂宋元經解、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要、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聞見錄等書，皆不知其撰著年月，茲附及之。見本集。夫人蔡氏生二子，早殤。生二女，長適廬江舉人朱嗣葵，次適上元生員鮑孔學。



先生年三十三四尙無子。乃納側室楊氏。生二子。道章。道興。生一女。適金壇王金範。官蒲臺縣丞。繼室徐氏。夫人無出。蔡夫人葬江甯縣石潭菖蒲山。與嫂張氏同邱。道章字用闇。號定思。揀選知縣。生七子。超。惟一。惟醇。惟祿。惟寅。惟和。惟俊。超爲英山教諭。道興字行之。號信芳。安慶府學廩膳生。生四子。惟清。惟恂。惟慈。惟憲。見家譜。孫曾多爲諸生。或舉於鄉。至今不替。茲未備考焉。

方望溪先生年譜附錄

文目編年

康熙辛未

年二十四

讀孟子

書潘允慎家傳後

壬申

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送母舅吳平一之鉅

鹿後序

康烈女傳

癸酉

與王崑繩書

甲戌

與劉言藻書

甯晉公詩序

乙亥

與徐詒孫書

二貞婦傳

丙子

聖主親征漠北頌

北征頌二首

代

讀周官

與謝雲墅書

與萬季野先生書

祭徐幼安文

丁丑

陳馭虛墓誌

年二十至三十 書太史公自序後二首 書韓退之

學生代齋郎議後二首 書祭裴太常文後 記時

文稿行不由徑三句義後 與韓慕廬學士書 送

馮文子序 高節婦傳 七夕賦

戊寅年三 文昌孝經序 代 築子嬰隄記 與閩百

詩書

己卯 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贈魏方甸序 明

兵部郎中劉公墓誌 徐詒孫哀詞

庚辰 高素侯先生墓誌

辛巳 與韓慕廬先生書

壬午 與喬紫淵書 喬紫淵詩序 兄百川墓誌



儲藏

弟椒塗墓誌

癸未 劉篤甫墓誌 全椒縣教諭甯君墓誌 祭張

母吳夫人文

甲申 吳宥函文稿序

丙戌 與熊藝成書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 杜茶

村先生墓碣 亡妻蔡氏哀詞

丁亥 與吳東巖書 傳信錄序 教授胡君墓誌

年三十至四十 書淮陰侯列傳後 跋石齋黃公手

札 記百川先生遺言 記吳紹先求弟事 刻百

川先生遺文書後 附刻弟椒塗遺文書後 答劉

拙修書 與龔孝水書 與賀生律禾書 與劉函



儲藏

方望溪先生年譜 附錄

三書 與章泰占書 周公論 方正學論 朱字

綠文稿序 張彝歎稿序 劉巽五文稿序 溧陽

會業初編序 余西麓文稿序 送劉函三序 張

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戊子年四十一 左仁傳 劉北固哀詞

庚寅 灌嬰論 鮑氏女球壙銘

辛卯 與劉大山書 何景桓遺文序 朱字綠墓表

壬辰 獄中雜記 大理卿高公墓碣

癸巳 湖南洞苗歸化碑文失 黃鍾爲萬事根本論

失 時和年豐慶祝賦失 結感錄 與白玫玉書

禮記析疑序 周官辨序 絃歌臺記 泉井鄉

祭田記 王大來墓誌 許昌頑妻吳氏墓誌 宣

左人哀詞 阮以南哀詞

甲午 記夢 長甯縣令劉君墓誌 封內閣中書張
君墓誌

乙未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與孫以甯書 與

安溪李相國書 與陳滄洲書 孫徵君年譜序

送吳東巖序 孫徵君傳 顧飲和墓誌 兵部尙

書范公墓表 婢音哀詞 先母行畧

丙申 春秋通論序 將園記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

成氏墓表 僕王興哀詞

丁酉 春秋直解序 春秋直解後序 蔣詹事牡丹



仙藏

方望溪先生年譜 附錄

詩序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四君子傳 劉紫

函墓誌 龔君墓誌 余君墓誌 葛君墓誌 內

閣中書劉君墓表 完顏保及妻官爾佳氏墓表

武季子哀詞 王瑤峯哀詞

年四十至五十 左忠毅公逸事 記長洲韓宗伯逸

事 轅馬說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與徐蝶

園書 與劉古塘書 與翁止園書 與劉紫函書

伍芝軒文稿序 儲禮執時文序 徐司空詩集

序 蔣母七十壽序 修復雙峯書院記 彭訥菴

墓誌 廣東副都統陳公墓誌 同知紹興府事吳

公墓表 杜蒼畧先生墓誌銘 武商平墓表 禮

部尚書韓公墓表 祭白侯文 祭顧耆宜先生文

祭張文端公文 余石民哀詞

年三十至五十 讀古文尚書 讀儀禮 書剛定荀

子後 讀管子 讀史記八書 書禮書序後 書

樂書序後 詁律書一則 書封禪書後 書史記

十表後 書史記六國世表序後 書孟子荀卿傳

後 讀伍子胥傳 書儒林傳後 書刺客傳後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書柳文後 書邵子觀物篇

後 書朱注楚詞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原人二

首 原過 先天後天圖說 釋言 高陽孫文正

逸事 石齋黃公逸事 書曹太學傳後 書王氏



三烈女傳後 書萬烈婦某氏事 呂九儀妻夏氏
與安徽李方伯書 再與劉拙修書 答喬介夫
書 與程若韓書 與某書 漢高帝論 漢文帝
論 蜀漢後主論 宋武帝論 于忠肅論 明御
史黃公文集序 考槃集序 楊于木文稿序 巖
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王彥孝妻金氏墓碣 祭
某公文 祭彭夫人文
戊戌年五月十一 記姜西溟遺言 逆旅小子 送徐亮直
冊封琉球序 送王翦林南歸序 遊豐臺記 遊
潭柘記 謝母王孺人墓誌 萬季野墓表 劉烈
婦唐氏墓表 張彝歎哀詞

己亥 安溪李相國逸事 記張彝歎夢忠武事 書

先君子家傳後 書公祭先母文後 四月示道希

兄弟 送左未生南歸序 汪孺人六十壽序 李

友楷墓誌 潘函三墓誌 巡撫福建黃公墓誌

沈氏姑生壙銘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駙馬孫公

哀詞

庚子 周官集注序 左未生墓誌 季瑞臣墓表

祭左未生文

辛丑 萬年寶曆頌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

狀 與李剛王書 周官析疑序 送黃玉圃巡按

臺灣序 白玫玉墓誌 王孺人墓誌 李伯子哀

詞

壬寅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 羅
烈婦李氏墓表

雍正癸卯 聖主躬耕藉田頌 聖主親詣太學頌

兩朝 聖恩恭紀 王生墓誌 贈通奉大夫刑部

侍郎黃公墓表 祭滄洲陳公文 兄孫仁壙銘

甲辰 示道希兄弟 再至浮山記 蒼溪鎮重修三

元觀記 封氏園觀古松記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

朱履安墓表 大父馬溪府君墓誌 台拱岡墓

碣

乙巳 聖訓恭記 表微 別建曾子祠堂記 贈叔



仙藏

人尤氏墓表 鮑氏姊哀詞

丙午 左華露遺文序 劉古塘墓誌 顧友訓墓誌

陳依宣墓誌 沈孝子墓誌 韓城張公繼室王夫

人墓誌 王處士墓表 舒子展哀詞

丁未 陸以言墓誌 張樸村墓誌 廣文陳君墓誌

族子根穎壙銘 李世得墓表 劉中翰孺人周

氏墓表 曾孫人楊氏墓表

年五十至六十 江南閩廣積貯議 書老子傳後

通敵 書孝婦魏氏詩後 湯司空逸事 記所聞

司寇韓城張公事 與呂宗華書 與徐司空蝶園

書二首 答某公書 與李覺庵書 學案序 重



儒藏

方望溪先生年譜 附錄

訂禮記纂言序 送余西麓序 贈潘幼石序 贈

淳安方文執序 贈李立侯序 李母馬孺人八十

壽序 李剛王墓誌 鄭友白墓誌 胡右鄰墓誌

梅徵君墓表 黃際飛墓表 祭王崑繩文

戊申年六 金陵會館記 釋蘭谷傳 工科給事中

暢公墓表 趙處士墓表 中憲鄂公夫人撒克達

氏墓表 鮑氏妹哀詞 嫂張氏墓誌

己酉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 四月又示道希 送

李雨蒼序 光祿卿呂公宜人王氏墓誌

庚戌 喜雨說 青要集序 隱拙齋詩集序 送鍾

屬暇甯親宿遷序 沈編修墓誌

辛亥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廣州府張

君墓誌 兄子道希婦岳氏誌

壬子 爲秦門高貞女糾舉本引 與鄂張兩相國論

制馭西邊書 七月示道希書 贈宋西垣序 李

抑亭墓誌 工部尙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誌 汪

武曹墓表 宋山言墓表 雷氏先墓表

癸丑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古文約選序

并凡例代

翰林院檢討賈君墓表

甲寅 禮部侍郎蔡公墓誌

乙卯 喪禮議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請

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劄子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

劄子 東昌鄧嶧亭墓表

乾隆丙辰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擬定纂修三

禮條例劄子 請定經制劄子 刪定荀子管子序

再送余西麓序 高烈婦傳 禮部尚書楊公墓

誌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 高登善妻方氏墓誌

刁贈君墓表 秦仲高墓表 謝孺人葉氏墓表

丁巳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

劄子 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論九

卿會議事宜劄子 請定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請

以湯斌從祀孔廟及熊賜履郭琇八賢良祠劄子

辭禮部侍郎劄子 敘交 寄言 送韓祖昭南歸



稿 藏

方望溪先生年譜 附錄

序 良鄉縣國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 楊千木墓誌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 田間先生墓表

年六十至七十 請禁燒酒事宜劄子 請除官給米

商印照劄子 請禁燒酒種烟第三劄子 論山西

災荒劄子 論考試翰林劄子 修 祖陵廟寢議

塞外屯田議 渾河改歸故道議 臺灣建城議

貴州苗疆議 黃淮議 記徐司空逸事 與孫

司寇書 王巽功詩說序 李穆堂文集序 送張

又渠守揚州序 送官庶常觀省序 沛天上人傳

光祿卿呂公墓誌 弟屋源墓誌 刑部左侍郎

王公墓表 吳處士妻傅氏墓表

年五十至七十 諡法 湯潛庵先生逸事 書熊氏

家傳後 記李默齋實行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荆

氏行實後 答申謙居書 答程起生書 與陳密

旃書 與某公書 畿輔名宦志序 仁和湯氏義

田記 孫積生傳 謝季方傳 理藩員外郎贈資

政大夫席公神道碑 高仲芝墓表 余處士墓表

戊午^{年七}_{十一} 聖王躬耕藉田頌 聖王臨雍禮成頌

禮部侍郎魏公墓誌

己未 論重刻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進四書文

選表^{并凡} 廌青山人詩序 送雷惕廬歸閩序



庚申 知甯國府事黃君墓誌

辛酉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

遺事後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吳省函墓表 兄

子道希墓誌 七思

壬戌 論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 湯文正公年譜序

贈孺人鄒氏墓誌 大理卿熊公墓誌 陳西臺

墓表 方曰崑妻李氏墓表

癸亥 余東木時文序 題天姥寺壁 遊雁蕩記

記尋大龍湫瀑布 趙孺人翟氏墓誌 陳太夫人

王氏墓表 林母鄭孺人墓表

甲子 題黃玉圃夢歸圖 書烈婦東郭氏事畧後

答尹元孚書 熊偕呂遺文序 贈石仲子序 尹

太夫人李氏墓誌 兵部主事龔君墓碣

乙丑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 兵部尚書法公墓表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丙寅 重修清涼寺記 莊復齋墓誌 程贈君墓誌

少詹事查公墓表

丁卯 重建陽明祠堂記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江

南布政使陳公墓誌

戊辰年八十一 楊黃在時文序 赫氏祭田記 尹元孚

墓誌 與黃玉圃同祭尹少宰文

年七十一至八十二 書孫文正傳後 書盧象晉傳



後 答問 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書 與鄂少
保論修三禮書 與鄂少保論喪服注疏之誤書
與鄂西林少保論治河書 與西林相國論薦賢書
與來學圖書 答程夔州書 答禮館諸君子書
答禮館纂修書 與顧震滄書 教忠祠規并序
教忠祠祭田條目并序 教忠祠禁并序 柏村
吳氏重建宗祠記 白雲先生傳 二山人傳 金
陵近支二節婦傳 廬江宋氏二貞婦傳 光節婦
傳 少京兆余公墓誌 禮部尙書陳公神道碑
贈右副都御史趙公神道碑 武強縣令官君墓表
和風翔哀詞

年歲未詳文目多在五多福硯銘 讀大誥 讀尙

書記二首 讀君牙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讀二南 讀行露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讀王風 讀齊風 書周頌

清廟詩後二首 周官辨僞二首 書考定儀禮喪

服後 辨明堂位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三則 文

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讀

經解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書辨正周官

戴記尙書後 書蕭相國世家後 書貨殖傳二首

書漢書禮樂志後 書漢書霍光傳後 書王莽

傳後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書韓退之平淮西



碑後 書柳子厚辨亢桑子後 書李習之平賦書

後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異姓爲後 書涇陽王

僉事家傳後 記開海口始末 自訟 西鄰愍烈

女 跋先君子遺詩 題舒文節採梅圖說 微濟

甯諸生會課

代

移山東州縣徵羣士課藝文

代

禮闈示貢士

代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

代

答楊星

亭書 與吳見山書 贈介庵上人序 鹿忠節公

祠堂記 三山林湛傳 胡蘅洲像贊 浮屠雪珠

小像贊 象尺銘 硯銘二首 澄泥硯銘

諸家評論

韓文懿公

諱英字元少號蓀庵長洲人官禮部尙書。曰以一心貫穿數千年

古書六通四辟、使程朱並世、得斯人在、復議論、則諸經之覆、所發必增倍矣。評讀尚書記。

又曰、義理則取鎔六籍、氣格則方駕韓歐。評時文。

蔡文勤公諱世遠、字聞之、號梁村、漳浦人、官禮部侍郎。曰、其說皆前古所未

有、而按以經義、揆之事理、無一不合於人心之同然、

此之謂言立。評周官辨僞。

陳恪勤公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長沙人、官河道總督。曰、望溪可負天下之

重。觀其讀周官、儀禮、孟子、管子、可知所見閎廓深遠。

此等文可徵其平易詳慎、不能平易詳慎、則閎廓深

遠非真、而用之必窒矣。評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朱文端公諱軾、字若賡、號可亭、高安人、官大學士。曰、方子行身方嚴、出語



樸直。人多見謂迂闊。余獨知爲鄭公孫僞。趙樂毅。一流人。每與之言。心終不忘。觀此等文。有志者宜深求其底蘊。許讀管子。

又曰。老謀雄畧。一歸經術。未審韓范規模。視此何似。許與鄂張兩相國書。

陳文恭公。諱宏謀。字汝咨。號格。門桂林人。官大學士。曰。望溪經說。不惟經義開明。可以蕩滌人心之邪穢。維持禮俗。許讀國風。

張彝歎進士。名自超。高淳人。曰。探孔孟程朱之心。擷左馬韓歐之韻。天生神物。非一代之珍玩也。許時文。

王或菴孝廉。名源。字崑。宛平人。曰。宋以後無此清深峻潔文心。唐以前無此淳實精淵理路。許讀儀禮。



儒藏

方望溪先生年譜

附錄

李恕谷學正

名塋、字剛、主縣人。

曰門下篤內行而又高望遠志

講求經世濟民之猷沈酣宋明儒說文筆衣被海內

而於經史多心得且不假此媿嬰侯門爲名譽此豈

近今所能得者私心頌禱謂樹赤幟以張聖道必是

人也。

與先生書。

顧用方河帥

名琬、滿洲人。

曰方子之文乃探索於經書與宅

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平生無不

關於道教之文。

文集序。

胡襲參司業

名宗緒、號嘉選、桐城人。

曰望溪說經文宋五子之意

皆在其中而文更拔出六家之上余嘗謂方子乃七

百年一見之人知言者當不以爲過其實也。

評讀儀禮。

全謝山庶常

名祖望字紹衣鄞縣人

曰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

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

之於遷固各有溝渚唯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

用之足爲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者前侍郎桐

城方公庶幾不愧於此然世稱公之文章萬口無異

辭而於經術已不過皮相之若其惓惓爲斯世斯民

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知之且從

而培擊之其亦悽矣

神道碑

雷翠庭副憲

名銓字貫一甯化人

曰先生之文非闡道翼教有關

人倫風化不苟作

書

沈椒園廉訪

名廷芳字琬叔一字荻林仁和人

曰先生其今之古人與



廷芳昔受經邸策見先生著緇布小冠衣緇袍凭白
木几箋經不稍休與門弟子講論肫肫以六經之言
質諸行弟子若侍伏生申公側穆然起忠敬也及立
朝蹇諤多與時牴牾然

天子獨鑒其心無欺非先生之碩學忠誠惡能得此哉。
傳贊。

又曰方先生品高而行卓其爲文非先王之法弗道非
昔聖之旨弗宣其義峻遠其法謹嚴其氣肅穆而味
淡以醇湛於經而合乎道洵足以繼韓歐諸公矣先
生之文海內或知宗之特平生以道自重不苟隨流
俗故或病其迂或患其簡且多謗之者雖然能擠於

生前而其人其學卒不能掩於歿世也。

文集後序。

程夔，震，兵部

名崧，字

曰，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

以左史義法，所發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不惟解經之文，凡筆墨所涉，莫不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而無一不有補於道教也。

文集序。

姚鼐，塢，編修

諱範，字南

曰，望溪文於親懿故舊之間，隱

親惻至，亦見其篤於倫理，而立身近於禮經，有不可

掩者已。

評文集。

韓理堂大令

名夢周，字公復，

曰，論文於程朱未出之

前，與論文於程朱既出之後，其說不同。程朱以前，聖道否晦，雖有一二豪傑之士，窺見大體，未能使此理



燦然較著於世。立言者苟持之有故，卽高下淺深，醇
 駁不一，君子皆將取之，使學者擇焉。自程朱出而聖
 賢之道復明，學者舍是無以爲學，立言者舍是何以
 言哉？將背而去之乎？則適以自陷於淫說，將以文爲
 小技而戲出之乎？則又可以不作矣。是故生程朱之
 後而謬援古人駁雜以自解，皆無當於斯文者也。望
 溪先生之文，體正而法嚴，其於道也，一以程朱爲歸，
 皆卓然有補於道教，可傳世而不朽。其於所易忽者，
 亦不苟，蓋可以識先生之所學矣。書逸集後。

彭允初進士

名紹升，號尺木，長洲人。

曰：少讀望溪方先生文，服其

篤於倫理，有中心慘怛之誠，以爲非他文士所能及。

逸稿

姚惜抱先生諱鼎字姬傳桐城人官刑部郎中曰望溪先生之古文爲

我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爾

爲先生邑弟子誦其文蓋尤慕之。集外文序

又曰望溪宗伯與鄂張兩相國書論制準夷事憂國

忠友之情則皆可謂至矣。於公平生風義所關頗重。

跋與鄂張兩相國書稿。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清·張廷玉 自撰

刁忠民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光緒六年刻本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六卷，清張廷玉自撰。清光緒六年六世孫紹文刻本。

張廷玉（一六七二—一七五五），字衡臣，號硯齋，桐城（今屬安徽）人。晚年賜居第於圓明園旁之澄懷園，故自稱澄懷主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雍正中設軍機處，與鄂爾泰同爲軍機大臣。尤爲乾隆皇帝倚重，先後撰康熙、雍正實錄，並充《明史》、國史館、《清會典》總裁官。乾隆二十年卒，享年八十四，諡文和。所著有《澄懷園語》、《澄懷園全集》等。

本譜爲廷玉自撰。其自序云：「五十歲以前之事，曾略記梗槩，存巾笥中。癸卯歲，室廬不戒於火，遂爲灰燼。退食之餘，追錄記憶，存者不過十之五六。五十歲以後，則於每歲冬月總一年之事而籍記之。」「於是手自編次，訂爲年譜亦若干卷，以七十七歲爲斷。」時乾隆十三年十二月也。然是譜紀事實止於乾隆十四年正月，距譜主之卒尚有六年。廷玉年譜，最早有乾隆十五年刊本，後有同治二年六世孫師亮刊本。至光緒六年，其六世孫紹文合《聰訓齋語》、《澄懷園語》而刻之，因得以廣爲流布焉。是譜既爲廷玉手記，故翔實可信，而其人身爲輔相、軍機大臣，所記亦非一己之私跡，而頗關軍國之重事，如有關《四庫全書》修纂、軍機處規制之記載，研治清史者，自當有取於斯篇。然譜中多記清代諸帝恩遇厚賞事，輒不無粉飾之辭。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序

廷玉自少服習先公庭訓於立身行己之道、
兢兢繩檢、罔敢踰越。及壯歲成進士、備員侍從、
游陟卿貳。中年濫邀

恩遇、遂參大政。與朝列者幾五十年、而冰淵自凜、
有如一日。今年屆耄耄、祇以

天眷慰留、

諭旨諄至、未遂懸車之請。而筋力衰頹、神智恍惚、
不但建樹有所不能、卽小有著述、亦以心血虧
耗、不能構思而止。旣而思之、古之篤於自修者、



日有課、月有程、於己之一言一動、輒記錄以備省覽、而應事接物、出處進退之大端、尤斤斤致詳焉。若玉遭際

昌時、蒙

上天之錫佑至厚、祖宗之積累至深、受祿

三朝、叨沐

寵榮、爲古今人臣罕有之遇、使毫無紀載、任其湮沒、而無傳、則將來子孫無所考據、必至以訛傳訛、愈久而愈失其實、豈非我生之憾事歟。曩者於五十歲以前之事、曾略記梗槩存巾笥中。癸



卯歲室廬不戒於火、遂爲灰燼。退食之餘、追錄記憶、存者不過十之五六。五十歲以後、則於每歲冬月、總一年之事而籍記之。雖較前追錄者稍詳、而年旣垂暮、機務日繁、案牘瑣冗、公私不能兼顧、卽近事亦多遺忘、不無挂漏。然傳諸他日、猶愈於一無所徵信也。於是手自編次、訂爲年譜若干卷。以七十七歲爲斷、自後若天假以年、當歲歲編之、以終予志。嗟乎、予老矣、固無時不惕惕於持盈履滿之防、而有歉於進忠補過之義。於是編成、滋愧悚焉。吾子若孫、其善體此。

意以識予生平出處大略足矣。筆載未詳者存而不論可也。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張廷玉書。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卷一

六世孫紹文重校

康熙十一年壬子

是年九月初九日辰時生於京師。

十二年癸丑二歲。

十三年甲寅三歲。

十四年乙卯四歲。

十五年丙辰五歲。

十六年丁巳六歲。

十七年戊午七歲。



備藏

是歲始就外傳、受業於同里倪伯醇先生。

十八年己未 八歲。

是歲受業於宜興唐起裁先生。

十九年庚申 九歲。

是歲唐先生歸、倪先生復至。

二十年辛酉 十歲。

是歲讀尚書、毛詩、竟且粗通大意。先文端

公喜、賜詩二章。題曰：玉兒十齡能誦尚書、毛詩。詩曰：駒齒初齧、髮覆眉、可憐聰慧異羣兒。已通典誥、兼風雅、遠勝而翁十歲時。退直疎

傭畏簡編、每呼穉子向燈前。老夫茶熟香溫候、愛聽幽風無逸篇。

二十一年壬戌 十一歲。

是歲、先文端公請假歸里、廷玉隨歸。於三月出都、七月抵桐城、誦經書之暇始學爲詩。

二十二年癸亥 十二歲。

是歲受業於表兄劉伯顧先生。秋月隨先文端公遊龍眠別業、屢賦詩。先公喜、有詩曰、喜看玉兒剛十二、也能捉筆詠寒蓉。又曰、



瑤兒先賦詩誇我池中蓮。玉兒才患多逡巡
出兩篇。憶兒學語時一字亦可憐。況今成七
字琅琅若珠蟬。

二十三年甲子 十三歲。

二十四年乙丑 十四歲。

是歲七月、先文端公奉

召赴闕、先太夫人留里門廷玉隨侍家居。

二十五年丙寅 十五歲。

是歲三月隨侍 先太夫人入都。

二十六年丁卯 十六歲。



是歲正月與劉先生大姪若霖同歸里應童子試。四月督學李醒齋先生臨皖首題足躩如也。捐所與立諸生頗棘手。廷玉文深蒙嘉賞。拔置縣學第六名。以試卷傳示太守廣文及應試生童輩。秋闈擬應鄉試。兩大人諭止之。十一月與劉先生大姪若霖同入都。二十七年戊辰。十七歲。

是歲七月南歸。時姊夫姚鶴山先生及長姊居於存誠堂舊第。予歸因相依以居。十月親迎於姚氏。爲大司寇諡端恪公第六女。

二十八年己巳、十八歲。

是歲歲試一等。

二十九年庚午、十九歲。

是歲科試二等。八月、應鄉試於江甯、被放。篤素堂新第成、移居其中。

三十年辛未、二十歲。

是歲遵恩例捐納歲貢生。

三十一年壬申、二十一歲。

三十二年癸酉、二十二歲。

是歲八月、應鄉試於江甯、被放。

三十三年甲戌、二十三歲。

是歲九月入都覲省。

三十四年乙亥、二十四歲。

是歲二月從京師旋里。

三十五年丙子、二十五歲。

是歲四月以歲貢生錄科督學遂甯張公拔置第三名。八月應鄉試於江甯。出闈後患病幾殆。賴宗兄文璽醫治得無恙。九月榜發中。

式第二十五名。主考湖廣張公

諱

明先河南

呂公

諱

振同考河南楊公

諱

奕紳。試卷解禮



部、廷玉文傳誦。輦下、安溪李文貞公評爲通場第一。十二月、病漸愈、起程入都、除夕抵山東之荏平。

三十六年丁丑、二十六歲。

是歲正月、抵京師。二月、會試、屆期。先文端公奉

命爲總裁官、廷玉迴避不與試。八月、旋里、六弟廷瑑、二姪若霈隨歸。是冬、先兄宮詹公奉

命祭告南嶽、事竣入都、取道里門、相聚一月。三十七年戊寅、二十七歲。



是歲二月四弟廷璫入都省覲。秋冬間先室姚夫人得弱疾，醫療半載，病勢轉劇。

三十八年己卯，二十八歲。

是歲正月，姚夫人遣人赴金陵代聘側室吳氏。燈節後，京師家信至，得四弟凶問，悲慟弗勝。三月初五日，姚夫人卒。夫人賢孝端莊，奉兩大人命，總理家政十二年，事事合禮法，余倚之如左右手。一旦失賢內助，顛倒徬徨，不止安仁之恨也。信至京師，兩大人傷感備至，先公親製哀辭以表婦德。八月，

宮詹公主試山左、廷玉於九月從里門起行
至濟南、同入都。十一月、先公拜文華殿
大學士之

命。

三十九年庚辰、二十九歲。

是歲二月、應試南宮。榜發、中式第四十五名。

總裁孝感熊公諱賜履、沁州吳公諱典興、化

李公諱枏、華亭王公諱九齡、同考官仁和翁

公諱嵩年。三月

殿試三甲第一百五十二名。四月、引見新科進

士於

保和殿蒙

聖祖仁皇帝選授翰林院庶吉士旋奉

旨派習清書。冬月、眷屬入京。

四十年辛巳、三十歲。

是歲十月、先文端公蒙

恩予告、令俟春煖啟行。先公奏請交還內城

賜第、蒙

恩諭曰、此屋卽賜卿兩子居之、朕見卿子如見卿也。



清 藏

四十一年壬午 三十一歲。

是歲二月、先文端公南歸、廷玉奉

旨隨行侍奉。三月抵里、四月仍回 京師、賁 先

公奏摺詣

宮門謝

恩蒙

溫旨慰問。自後依宮詹兄居篤素堂、研究清書、幾
忘寢食。館師每試輒取第一。蓋庭訓嚴切、且
得清書奧妙、同習之人實無出余右者。十月、
宮詹公捐館舍。兄弟相依爲命、一旦遭此慘

變五內摧裂。時兩姪俱在南。未至。余忍勵經紀喪事。幸無缺憾。然心力殫竭矣。

四十二年癸未。三十二歲。

是歲正月。

聖祖仁皇帝南巡。閱視河工。先公迎

駕於淮安。三月隨入京師。恭祝

萬壽。四月。

陛辭南歸。時庶吉士散館屆期。廷玉蒙

御試清書。一等第一。授翰林院檢討。

天語嘉獎。並有伊父爲翰林掌院多年。善於教習。



之

恩旨恭遇

萬壽覃恩、敕授徵仕郎、妻姚氏贈孺人。是年奉

旨充

親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二月初二日、長女生。

四十三年甲申、三十三歲。

是年四月蒙

恩召至

暢春園、

詢問臣父家居近況、廷玉一一奏對。

命賦詩、廷玉賦七言律二首進呈蒙
恩嘉獎、

命交與大學士陳廷敬、載入皇清文穎中。本日奉
旨侍直南書房。自後辰入戌出以爲常、

御饌頒賜無虛日。又奉

特旨帶數珠、此四品官服色也。五月、奉

命充

御選詠物詩、佩文韻府二書纂修官。十二月、奉
命充日講起居注官。

賜御書大福字、又



信藏

賜對聯曰、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窗檢點白雲篇。
四十四年乙酉、三十四歲。

是歲二月、扈從

南巡、閱視河工、奉

命在御舟前行。先公迎

駕於清江浦、得覩慈顏、比時紀

恩詩有今朝大慰晨昏願、

御舸前頭拜老親之句。侍直揚州

行宮、蒙

恩面諭曰、汝父遠來迎駕、不久便歸、汝當隨侍左

右、以盡家人之歡、不必頻入內直也。

駕幸天甯寺、命賦詩於

御榻前、稱

旨。

駐蹕蘇州、

賜白金。

駐蹕江甯、

賜內府宮紗。他如

御饌茶果方物之

賜、日再至焉。四月



藏

回鑾、先公恭送於揚州三汊河之東岸。
上在御舟遙見、

溫語慰勞、復

呼廷玉曰、可善送汝父登輿。五月、

聖駕出口避暑、復叨扈從。蒙

賜御書傳經堂扁額、又

賜御書扇二柄、數奉

召、賜宴行宮、徧觀苑中諸勝境。七月、扈從行圍塞
外、由雍安嶺烏蘭哈爾哈至上都、必拉閱視
羣牧。古人言、谷量牛馬、不足喻其盛。蒙

賜上駟院良馬一匹。九月回京。是年納側室李氏。

四十五年丙戌。三十五歲。

是歲元旦蒙

賜御筵、穀果四十器、上酒一罇、遣膳宰頒至私寓。自後元日、歲以爲常。二月會試、奉

命爲同考官。闈中閱書經卷、得士十六人、如浙江吳廷案、俞光晟、江南顧開陸、山東高攀、嵩、韓允恭、皆一時知名之士。五月扈從出口避暑。七月、扈從行圍。九月回京。是年六月初六



儲藏

日、二女生。

四十六年丁亥、三十六歲。

是歲正月、

聖駕南巡、閱視河工、

命廷玉扈從、因奏請先歸覲省。於正月初七日起程、二十一日抵家、拜見 兩大人。二月、隨

先公迎

駕於清江浦、

召登御舟、

詢問先公及先妣年齒若干、有子幾人、桐城距此

路幾何。

霽顏溫語、恩誼篤厚。

駕幸蘇州、杭州、松江、江甯、皆扈從、

錫賚駢蕃。四月二十九日、先公送

駕於揚州、瓦窰殿、廷玉隨侍於舟中、拜別。五月抵

京。六月、扈從出口避暑。七月、

巡行諸蒙古部落、遠歷邊塞、廷玉皆珥筆以從、

賜赤色馬駒一匹。十月回京。是年十月初一日、

三女生。

四十七年戊子、三十七歲。



儒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卷一

是歲正月、側室李氏卒。李蘇州常熟人、第三女生母也。五月、扈從出口避暑。六月初十日、痛遭先太夫人大變。七月、訃音至口外、時廷玉正抱危疾、蒙

恩、日遣御醫診視。南信至、同人勵大司寇輩密奏以

聞、蒙

恩、諭曰、張廷玉正患病、不宜遽以凶問告、俟稍愈告之。可。諭伊家人、此朕旨、非爾等擅專也。越十日、病稍間、家人始告。五內迸裂、實不欲生。

蒙

恩特遣內侍李玉至私寓傳諭曰、汝病小愈、又遠隔南方、可體貼親心、勿過悲慟。汝到家傳朕旨、問汝父起居。年踰七旬之人、可善自調養、不可過於傷感。聞汝有弟三人、可以在家侍奉、汝於一年後仍來京師、在內廷編纂行走、照勵廷儀例、不算俸、不與朝會、朕便於詢問汝父近況也。汝尚未生子、聞已有孕、眷屬可留住京邸、以待免身。

聖慈體恤周至、不啻家人父子。七月杪、徒跣回



儲藏

都親故之賜弔者踵至、弱疾纏綿、疴羸特甚。八月受弔畢、九月初三日、力疾南奔。先公於七八月間常有小恙、時作時止、每有信至京、皆不令廷玉知、但言眠食如舊。至九月中旬、忽添脾泄之症、數日元氣大耗。至十七日未刻、遂捐館舍。時廷玉方在途次、於二十四日抵里、竟抱終天之恨、淚盡血枯、殞身莫贖、勉偷視息、經理喪事、遣家人至京、賁送先公遺本、並廷玉謝

恩奏摺。奏到之日、

聖心震悼、

恩卹有加、並

詢問廷玉病狀、

諭令加意調攝。十月、京師家信至、知生子、因命名若霽。是秋、縣東鄉陳家洲被水、貧民困苦、赴縣覓食者甚眾。與三弟、六弟、大姪輩及鄉人好義者議賑恤之計。是秋、二姪若霈舉於鄉。

四十八年己丑、三十八歲。

是歲二月、設粥廠於西郊太霞宮、募邑人捐



米以賑陳家洲貧民之來就食者。延常熟堪輿傅晉公至桐，爲兩大人卜宅兆。時時往來山澤間，未敢遽定。因具奏懇請終制，庶得從容畢葬事，蒙

聖慈鑒允。

四十九年庚寅，三十九歲。

是歲秋，舉行

諭祭典禮。二次藩司馬公逸姿來桐，肅將祀事。隨具奏恭謝

天恩。先公在日，以龍眠山水深秀，而雙溪更占



龍眠之勝、欲就小園後峰爲窰窠計、見於詩
文者屢矣。廷玉等以宅兆事大、未敢遽定。因
徧厯山澤間、相度得數處、虔誠卜筮、並請命
於先靈、皆以雙溪爲吉。敬於十二月初一
日、舉合葬大事。是月服闋、治裝將入都、納
側室蔡氏。蔡吾里人。八月、京師家信至、若
霽以痘殤。

五十年辛卯、四十歲。

是歲正月、奉先公主崇祀鄉賢祠。十八日
起程、二月抵都、詣

宮門請

安謝

恩奉

旨仍直南書房。五月扈從出口避暑。屢蒙

賜宴行宮。並

賜御書。九月回京。十月奉

旨充日講起居注官。

五十一年壬辰。四十一歲。

是歲二月會試奉

特旨爲同考官。闈中閱春秋卷得士十六人。如浙



江徐雲瑞、徐杞、江南潘允敏、馮暉、陶貞一、鮑
開、福建何騰三、山西田嘉穀皆知名士。四月、
蒙

恩陞授司經局洗馬、掌局事、兼翰林院修撰。五月、
扈從出口避暑。

錫賚駢蕃、屢奉宴賞之

召。九月、回京。是年六月十九日、第四女生。

五十二年癸巳、四十二歲。

是歲三月、恭遇

萬壽聖恩、

誥授奉直大夫、賜蟒緞、文綺、妻姚氏、贈宜人。江南恩科榜發，三弟廷璐、六弟廷璩同中式。五月，扈從出口避暑。

御製避暑山莊詩刻成，

命左都御史臣揆敘及臣廷玉等跋於卷尾，各拜

賜一冊。又

賜御書澄懷二大字。七月，扈從行圍，遠歷蒙古部落，閱視羣牧。蒙

賜驄馬一匹、

面諭曰：此馬德性馴良，勿憂奔逸也。九月杪，回

京。是月子若霽生與余同月同日亦罕見之事。

五十三年甲午。四十三歲。

是歲二月。

駕幸畿輔。閱視河堤。廷玉奉

命扈從。每日抱書珥筆登供奉舟。與

御舟相去咫尺。中使傳

旨且數至。膳饘茶果之

賜無日無之。五月扈從出口避暑。九月回京。

五十四年乙未。四十四歲。



儲藏

是歲二月會試奉

特旨爲同考官。本朝向來無三次分校會闈者。自廷玉始。闈中閱易經卷得士十五人。如福建蔡衍誥、浙江吳應棻、沈繼賢、滿洲博山、山東丁續曾、皆知名士。榜下有張洗、馬潔己奉公之謠。三弟廷璐以余分校迴避不與試。因代奏願在修書處編纂効力奉

旨俞允。四月吏部將遷轉翰林官數員引

見請

旨、

上諭大學士掌院學士曰、此皆論俸陞轉者、如張廷玉學問素優、在內廷供奉年久、其勤勞數倍於外廷翰林、宜加遷擢、以示獎勵。爾等查議具奏。隨據大學士等查奏、現有左庶子乃廷玉論俸應陞之缺、應於陞授庶子後、再以應陞之缺用。奉

旨俞允。五月、陞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六月、陞翰林院侍講學士。相距月餘、兩拜遷除、恩命洵異數也。夏秋、扈從口外避暑、

恩賚優渥。九月、回京。十一月、子若甄生。



五十五年丙子、四十五歲。

是歲五月、扈從出口避暑。七月、側室蔡氏卒於京師。生子若猷、亦一歲而殤。九月、從口外回京。十二月、蒙

恩擢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時廷玉任侍講學士、俸一年有餘、俸次最後、乃蒙

恩旨、越眾人而擢用之、仰見

聖主嚮用之意、逾于恆等。聞

命感激、益深愧悚、不知所報。時

鴛行圍塞外、因赴

行在謝恩蒙

賜御饌。

五十六年丁酉、四十六歲。

是歲正月、得七弟廷瓘凶問、邸寓爲位而哭。
五月、扈從出口避暑、

賜御書宮扇一柄。七月、奉

召遊避暑山莊、

命李大學士光地乘輿、廷玉與蔣學士廷錫乘馬。
凡山莊內高峻曠遠之勝境、無不周覽。九月、
回京。冬月、奉



信藏

命充經筵講官。

五十七年戊戌、四十七歲。

是歲四月

殿試三弟廷璐蒙

恩拔置一甲第二。廷玉謝

恩蒙

諭曰、汝兄弟皆能如此、不愧家風矣。五月、

聖駕出口避暑、廷玉例應扈從、因學士有批發紅

本之責、奉

旨留京、在內閣辦事。十月、奉

命充武

殿試讀卷官。十一月、扈從謁

孝陵。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子若雲生。

五十八年己亥、四十八歲。

是歲、因

皇太后祔廟禮成、廷玉奉

命祭告少昊金天氏、帝堯陶唐氏陵及孔

子闕里。於二月出都、三月復

命。五月、

聖駕出口避暑、廷玉奉



儲藏

旨留京批本。六月、納側室施氏、順天人。

五十九年庚子、四十九歲。

是歲五月、

聖駕出口避暑、廷玉奉

旨留京批本。本月、奉

特旨陞授刑部左侍郎、仍兼內閣批本。蒞任後、仰
體

聖主慈祥欽恤之至意、殫心竭力、務求平允、不敢
一事疎忽。同官皆深鑑愚忱、每有重案、必披
情愫、以相商榷。十月、

回鑾、廷玉迎。

駕於古北口外。

上遙見笑諭曰：爾來太遠矣。是日隨至行宮，蒙撤御饌以賜。十一月，長壻姚孔鋹入贅。

六十年辛丑，五十歲。

是歲二月，有山左察審之

命。先是庚子冬，山東販鹽奸民聚眾劫奪村莊，渠魁六七人，各率醜類數百，晝夜橫行，每日劫鹽店富戶，或數家，或十數家，行人之往來南北者，皆畏縮不前，道途幾至阻隔。又有青州



生員鞠士林者倡率邪教招集亡命煽惑平民黨羽亦甚眾。巡撫總兵官竭力捕緝就擒者一百五十餘人。奏到之日、

聖祖仁皇帝命廷玉同都統陶賴內閣學士登德前往濟南會同撫鎮嚴審治罪。並

諭曰伊等俱有僞王僞將軍名號匪黨實繁有徒。若不卽行正法仍照例由刑部法司覆奏請旨則稽遲時日久恐別生事端爾等到彼可審訊明確其應正法者卽於三月以前在濟南省城正法示眾再行奏聞。應發遣者帶至

京師發遣。廷玉等奉

命於二月初三日。出都。私心惴惴。幾廢寢食。以不稱任使爲懼。且同事二公皆爲初交。未習其事。恐有意見參差。猜疑掣肘之患。一路同行。以誠信結之。漸知廷玉之心迹矣。抵東後。窮日夜之力。檢閱卷案。因於大廷廣眾。謂同事諸公曰。此盜案。非叛案也。諸公曰。何以言之。廷玉曰。日來詳看若輩口供。內有仁義王無敵將軍之稱。又有義勇王飛腿將軍之稱。觀飛腿二字。不過市井混名。誇其善走耳。凡所



謂偽號者、皆道路訛傳、不足深究矣。諸公皆曰然。已而一一研究、作盜案歸結、卽時正法者七人、發遣者三十五人、割斷腳筋者十八人、因殘廢免罪者七十二人、審係無干卽行釋放者二十五人。彼時據盜首自供、某名下有四百人、某名下五百人、以此合計之、已不下二千餘人矣。因思罪在首惡、若將脅從附和之輩拘提質審、則株連者甚眾、通省無甯宇、非所以仰體

皇仁也。於是就臬司、現在解送之一百五十餘人



審訊歸結外此未曾查捕一人。卽到案累犯中、有自供某係某姓佃戶者、有自供某係某姓家人者、有自供在某鄉紳富戶家傭工、或賃居房屋者、亦概不究問。至於疎縱之罪、通省文武官弁、自撫鎮至典史、千把總、無一人得免者、因錄其捕賊之功、予以免議、亦體

聖主寬大之盛心也。方其將定案時、本地文武官弁進而言曰、公等如此治獄、寬則寬矣、第若輩黨羽甚眾多、未到案者尚有數千人、若不加以嚴懲、使醜類畏懼、公等還朝後、仍復蠢

動恐有經理不善之咎。奈何。廷玉笑曰：我等但知宣布

皇上如天好生，罪疑惟輕之至德，不能爲爾等有司思患預防，草菅民命也。若以用法較寬而得咎，恐無此天理。諸公不必爲余過慮。余當手書告示，諄切勸諭，感發其天良。公等再勤加告誡，不時稽查防範，未必人人皆怙惡不悛者。旣而玉回

京後，訪察山左情形，知盜夥暗中解散，無荏苒之警。於此見

聖主德教感人之深。大凡烏合之眾，必有一二巨奸爲之倡率，果能殲厥渠魁，則脅從者皆可使之革面革心，不必以多殺爲防患之計也。是役也，往返僅一月，辦理甚稱

旨。四月奉

命充

殿試讀卷官。五月、

聖駕出口避暑，廷玉以部務留京，仍兼內閣批

本。六月奉

特旨陞授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兼翰林院學



士。是時銓政不甚肅清、

上屢加申飭、以廷玉小心謹慎、故有是

命。廷玉蒞任後、屏除請託、杜絕苞苴、與堂司各官
動色相戒、勉以道義。胥吏之作奸者、懲治數
人、一時輦下翕然稱服。十月、

回鑾、廷玉恭迎於古北口外、蒙

恩駐輦慰問、隨

賜御饌於行宮。是月、奉

命充武

殿試讀卷官。十二月初六日、予若澄生。

六十一年壬寅、五十一歲。

是歲正月二日、瑞雪初霽。

特召在京職官年六十以上者二千餘人、賜宴於
乾清宮丹陛上、

命廷玉等贊襄盛事。鶴髮歡呼、
龍顏怡悅、

御製千叟宴詩一首以示羣臣、

命廷玉等和韻。五月、

聖駕出口避暑、廷玉以部務留京。九月、

回鑾。十月、



儲藏

駕幸南苑行圍、

命廷玉扈從。十一月、

駕回暢春園、

聖躬不豫。十三日、

龍馭上賓、普天哀慟。廷玉匍匐

乾清宮、號泣累日、夜則齋宿於吏部。

世宗憲皇帝續承大統十五日、

特頒恩旨、大事典禮繇多、文章關係緊要、侍郎張

廷玉爲人老成、著兼學士銜、協同掌院學士

阿克敦、勵廷儀、辦理翰林院文章之事。是時

梓宮在乾清宮、

上以東廂爲苦次、席地而坐、晨夕涕泣。羣臣入奏事、則忍淚裁斷。凡有

詔旨、則命廷玉入內、

口授大意、或於

御前伏地以書、或隔簾授几稿、就卽呈

御覽。每日不下十數次、皆稱

旨蒙

恩諭曰、朕在藩邸時、不欲與廷臣相接、是以未識汝面。曩者奉



皇考命會同大學士辦理公事。汝以學士趨蹌其間。朕見汝氣度端凝。應對明晰。心甚器重之。詢之旁人。知爲吾張師傅之子。朕心喜曰。吾師有子矣。後聞汝官刑部、吏部。皆有令名。更爲喜慰。今見汝居心忠赤。辦事敬誠。益知爲

天

祖所篤生。

皇考所教養成。茲偉器以輔翊朕躬者也。汝其勉之。廷玉感激叩謝。涕泗不能止。閱數日。奉

特旨。以臣父宣力

先朝教讀皇子、恪勤端謹、歷久不渝、著追贈太子太傅、以示恩眷。廷玉叩謝。

天恩蒙

諭曰、此朕仰體

皇考聖心也、爾可至

梓宮前叩謝。本月欽逢

恩詔、賜予二品封誥、授資政大夫、妻姚氏贈夫人。

廕一子。十二月、

特賜

聖祖仁皇帝所遺數珠、雜佩器物。廷玉拜受之下。



儲藏

嗚咽不能自勝。旋奉

特旨陞授禮部尚書。廷玉謝

恩蒙

諭曰。正當大禮舉行之時。秩宗一官所關綦重。朕再四思維。非汝不克勝斯任。越數日。又奉

旨充

聖祖仁皇帝實錄副總裁官。

諭曰。汝世受國恩。又係

皇考多年侍從之舊臣。當年

聖德神功。無不親知灼見。今膺纂修

實錄之任紀載詳確惟汝是賴汝其勉之。是月子
若雲以痘殤。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卷二

六世孫紹文重鐫

雍正元年癸卯、五十二歲。

是歲正月奉

特旨、朱軾、張廷玉、徐元夢、嵇曾筠著爲諸皇子師傅、令欽天監選擇吉日、進書房課讀。屆期、廷玉等四人入書房、謁見 皇三子、皇四子、皇五子。

上遣內侍總管傳諭曰、皇子見師傅、禮當拜。廷玉等固辭不敢當、遂行揖禮。是日、

賜肴饌餅果各一筵、蟒緞、文綺各九端、並筆墨綵牋之屬。越日進見。

上諭曰：皇子課讀，事關重大，當教以立身行己、進德修業之要。若徒尋章摘句、記誦文辭，一翰林能爲之，非朕所望於卿等者。廷玉拜受。

命。二月，恭逢

恩詔，賜予一品封誥，授光祿大夫、妻姚氏贈一品夫人。三月，

上親送

梓宮赴山陵，廷玉扈從。四月初五日



回鑾將抵京師、蒙

恩令履郡王傳諭曰、已用汝爲順天鄉試主考官矣、可於今晚先回、明日卽入闈之期也。廷玉因請見奏事、蒙

恩召入帳殿、面諭曰、科場乃國家掄才大典、而北闈厯科以來、每多物議、不但有傷於士習、文風亦大有關於國政國體。今當雍正開科之始、特簡朱軾與汝、使主試事。料汝二人必能矢公矢慎、識拔公明、俾士論翕然、羣情悅服、不蹈從前覆轍也。廷玉奏曰、



聖上不以臣爲不肖、簡於諸臣之中、畀以順天主
試之重任、敢不竭乃心力、以副信用之

深恩。臣有子弟數人在京應試者、例應迴避、無庸
瀆奏。惟是翁壻向無迴避之例、臣有長壻姚
孔鋹在京鄉試、骨肉至親、臣請一體迴避、以
免嫌疑。因與往例不符、不得不瀆奏

天聽。

上沈思久之、諭曰、此汝過於謹慎處、朕允汝請、將
來迴避官生、朕擬另行考試、拔其佳者賞賜
舉人、不使若等有向隅之歎。廷玉奏曰、此乃

聖主格外天恩、非_臣所敢企望者。入闈後、同高安朱公與同考官焚香告天、共勵精白、以襄鉅典。外簾呈送士子試卷六千一百有奇、悉心披閱、焚膏繼晷、不敢稍懈。

上兩遣侍衛頒賜肴饌果餌新茶、又蒙

恩諭曰、卿等當愛惜精神、切勿過於勞瘁。若校閱不及、不妨奏請展期也。本欲常賜食物、因鎖院開門不便、故未頻賜。鎖闈月餘、照額數取中二百九十三人、先將元魁十卷恭呈

御覽蒙

硃批嘉獎十卷皆好第一名是留心性理人必是端方之士。撤棘後

輦下有公明之譽。

聖心甚喜特頒

諭旨曰國家大典首重掄才必主司鑑空衡平內外簾官協心共事加意釐剔放榜後得士心悅服京師首善之地關係尤重朕於雍正元年特行開科並廣額數欲振興文教俾單寒積學之士人人自奮今順天主考朱軾張廷玉公慎自矢細心搜閱盡拔佳文內外簾官



亦各能自淬勵、屏除弊端。發榜之日、輿論翕然、朕心深爲嘉悅。其酌加議敘、用示優獎、兼使嗣後考官咸知激勵、以副朕興賢育才之至意。廷玉等聞

命惶悚、叩首懇辭曰、秉公校士乃臣等職分當然。仰荷

溫綸獎許、已深感愧、斷不敢再邀議敘之曠典。

上曰、朕欲肅清科場、端自今歲恩科始。凡奉命主試之人、優者必賞、劣者必罰、乃關係國家勸懲之公政、汝等安得以私意辭。隨經部議、奉

旨、張廷玉著加太子太保。越數日、奉

旨署理都察院左都御史。五月、蒙

恩考試迴避官生、取中四名、堂弟張廷珩、胞姪張若震、堂姪張若涵與焉。廷玉具奏謝

恩、蒙

諭曰、一門同時獲雋者三人、乃事所罕見。此皆汝祖宗積德累仁、汝父公忠任事之報。是月十一日夜、室廬不戒於火。次早

上聞、遣人慰問、

頃賜白金一千兩、



儲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卷二

諭內務府總管大臣速查官房一所。以賜遂遷居於舊居之東。相距里許。與三弟分居自此始。二十三日。

皇太后升遐。

聖心哀慕悲切。廷玉晨夕哭臨。夜則齋宿於禮部。自去冬十一月至今。兩遭

大事。

皇上大孝性成。儀章備舉。如加上

列祖尊諡。恭上

聖祖仁皇帝尊

廟號、

仁壽皇太后徽稱及

大喪儀、

山陵、

升祔、

郊壇配享、一切鉅典隆禮、皆儀曹專司。時履郡

王兼管部務、蔣大學士廷錫爲侍郎、廷玉與之悉心商榷、博考典章、參摺經籍、幸無隕越。然內外趨走、

宣召不時、實心力殫竭矣。七月二十五日、奉



旨充纂修明史總裁官。先是康熙四十年冬月、

先文端公蒙

聖祖皇帝隆恩、予告旋里。是時

上在藩邸、特賦七言長律二章、以寵其行。至是、廷

王遵例恭繳蒙

皇上惓惓念舊至意、並嘉廷王宣力微勞、

親題數語、仍復

頒賜。

恩誼之篤厚、古未有也。

御題曰、此朕在藩邸時送大學士師張英歸里詩



也。雍正元年七月，尚書張廷玉循例恭繳。朕追念舊勞，並嘉廷玉克紹家聲，親題數語，仍復頒賜，俾世守之。八月，卸署理都察院事。初九日，奉

旨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廷玉以謫陋不能稱職，辭。

上曰：汝學問優長，器量雅重，克堪斯任，何以辭爲？旋奉

旨充日講起居注官。因掌院學士例應兼起居注官也。蒙

御製詩一章親書宮扇以賜。詩曰峻望三台近崇
班八座尊。棟樑才不忝葵藿志常存。大政資
經畫訏謨待討論。還期作霖雨爲國沛殊恩。
末書

御筆賜尚書張廷玉八字。廷玉拜捧

天章知

聖心之期望臣者厚矣。感激愧悚不知所云。九月
初六日奉

旨與尚書朱軾爲會試正考官。三弟廷璐爲同考
官。初七日奉

旨特授戶部尚書。閱日奏事，欽奉

手敕，入場時卿二人皆有微恙，闈中閱文，當愛惜精神，量力爲之，不可過勞。若欲展限，不拘日期多少，皆允卿等之請也。閱兩旬，又奏事，並謝。

聖恩垂注鴻慈，欽奉

手敕，朕深爲卿二人繫念。今覽奏，知精神俱佳，大慰朕懷。卿等此種公忠之誠，自然邀神明之默佑，誠所謂爲善日強也。朕實爲欣悅。廷玉等鎖闈月餘，悉心校閱，遵照



欽定額數取中一百八十名先將元魁十卷恭呈御覽蒙

硃批嘉獎又奉

特旨將闈中佳卷之溢於額數者一併進呈內外考官子弟之迴避者悉行補試另

命大臣閱卷。

欽賜中式九十人而胞弟廷瑒堂弟廷珩堂姪若涵三人俱入選十月

殿試開列讀卷官廷玉以子弟應試側不列名。上曰爾公正無私不必引嫌迴避仍著讀卷隨與

諸大臣秉公校閱、取定甲乙、照例以前十卷
進呈

御覽。

上閱至第五卷、大爲嘉賞曰、此卷應置一甲、奈何
擬爲第五。廷玉奏曰、此_臣弟張廷珩卷也。

上遂開視彌封、意欲拔置一甲。廷玉奏曰、張廷珩
乃從迴避官生中續取中式者、正榜無名、不
應居一甲。

上點首、命置二甲第一。次日、廷珩奉
特旨授翰林院檢討、入直南書房。是科廷璩、若涵



儲藏

俱蒙

恩選授庶吉士。一門之內三人同與清華之選、輦下相傳以爲制科未有之盛事。本月奉旨充

四朝國史總裁官。十一月仲壻姚鉉入贅。十二月欽奉

恩詔、曾祖、祖贈太子太保、父晉一階、母晉贈一品太夫人、妻姚氏贈一品夫人。是年納側室宋氏、吳吾里人。

二年甲辰、五十三歲。



是歲正月、條奏江西浙江等省棚民一事。其略曰、浙江之衢州等府、江西之廣信等府、與福建連界。江西之贛州等府、又與廣東連界。閩廣無籍之徒、流移失業者、荷鋤而來、墾山種麻、搭棚居住深山之中、或數家爲一處、或數十家爲一處、呼朋引類、滋養生息、日久愈多。旣不可驅令回籍、又不聽編入縣冊、去來任意、出入無常。偶遇年穀不登、輒結黨盜竊、爲地方之害。江西之袁瑞等府尤甚。臣愚以爲、親民之官、莫如守令。請

敕下江浙督撫查明有麻棚之州縣秉公揀選才
守兼優之員保題補授。庶平時撫馭有方。流
民奉其約束。臨事捕緝有法。匪黨不至蔓延。
至安插之後。善爲撫綏。並取具五家連環互
結。又嚴行保甲之法。不時稽查。其中若有營
力技勇之人。與讀書向學之子。許其報明本
縣。申詳上司。分別考驗。加恩收錄。如此則雖
欲爲非而不敢。雖能爲非而不願矣。臣管見
如此。未知當否。並請

敕令督撫悉心籌畫。因地制宜。詳議具奏。二十一

日奉

硃批該部發與江西浙江督撫詳議具奏。又條奏定例開載婦人二十歲守節年至五十者准予旌表。臣思未至五十而身故者乃享年之不永非守志之不終應請

特恩凡已故之孀婦生前守節已歷十五年者一體准

旌亦推廣

皇仁表揚節義之一端奉

旨將此條入於奏定例三月初一日



儲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卷二

皇上詣大學釋奠

先師孔子、廷玉奉

命分獻四配。是月、

上躬耕籍田、廷玉以大司農從耕。四月、南闈榜發、

三姪君潭登鄉薦。五月、奉

旨爲大清會典總裁官。六月、

上以闕里文廟火災、親詣國子監、文廟告祭、

命廷玉分獻四配。九月、會試、

命朱軾及廷玉爲正考官、福敏、史貽直爲副考官。

廷玉竊念兩年之內三秉文衡、遭人臣不世



之遇、深懼無以仰副任使、與同事諸臣共相
戒勉、晝夜搜閱、除額數取中外、復遵

旨將溢額佳文選得九十卷以進、

上另遣廷臣閱取。是科共得士二百九十人、士論
翕然。闕中具奏恭請

聖安、欽奉

硃批、朕躬甚安好、卿等閱卷月餘、過勞矣。都好麼。
十月、奉

旨充文武

殿試讀卷官。

三年乙巳、五十四歲。

是歲二月奉

旨充

聖祖仁皇帝治河方略總裁官。三月、

上躬耕籍田、廷玉以大司農從耕。夏日、奉

命隨皇子讀書、避暑於瀛臺。每日午前入內辦事、

午後至苑中課讀、薄莫始散。七月十八日、奉

旨署理大學士。八月十八日、

天壇、

祈穀壇內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配享之神位修整禮成、廷玉奉

命同大學士嵩祝掃青行禮。是月、

上以三年服制期滿、始舉經筵。廷玉進講博厚所
以載物也一節、

上稱善。閱日、從羣臣請

駐蹕於圓明園、以苑東戚畹舊園

賜廷玉與大學士朱軾及南書房翰林吳士玉等



儒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卷二

居之園在

御苑之東、相去半里許、奇石如林、清流若帶、曲榭長廊、涼臺燠館之屬、無不備具。園未署名、因憶康熙癸巳秋扈從塞外、蒙

聖祖御書澄懷二字以賜。今所居之地、碧水漣漪、不染塵滓、於澄懷之義、有會心焉。敬以二字名園、所以誌

兩朝聖主之恩、示子孫於不忘耳。十月、奉

旨於紫禁城內騎馬、

賜內殿良馬一匹。十一月、

賜元狐端罩。十二月，第四女歿。時廷玉扈從郊居，聞女信，薄暮回內城邸寓，適奉宣召，馬大學士以實對。次日進見，蒙恩面詢亡女年齒病症，爲之嗟歎。廷玉惶悚叩首以謝。

四年丙午，五十五歲。

是歲二月二十八日奉

旨實授內閣大學士，仍兼理戶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務。吏部奏請兼銜奉

旨授爲文淵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三月，奉



旨充

聖祖仁皇帝實錄總裁官。本月、京察屆期、遵例自
陳懇

賜罷斥。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機務、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
八月、

上親祭 文廟、

命廷玉祭崇聖祠。九月初九日、

召諸王、大臣、九卿、翰詹、科道、賜宴於

乾清宮、賦柏梁體詩、各賜一韻、

命廷玉宣

旨授簡總領其事。廷玉獻梯航萬國歌永清之句。是秋姚瑩孔鋹應順天鄉試中式。

五年丁未。五十六歲。

是歲二月。因黃河澄清奉

恩旨加一級。四月奉

旨充

殿試讀卷官。五月偶抱恙。

上遣御醫診視。並遣內侍詢問寢食狀。諭令加意調攝。越數日痊可。入內謝。



儒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卷二

恩、

上面加慰問且

諭曰、朕前日向近侍曰、朕連日臂痛、汝等知之乎。
近侍驚問故、朕曰、大學士張廷玉患病、非朕
臂痛而何。廷玉免冠叩謝曰、

皇上實以股肱視微臣、愧臣謫劣不能當、不知何

以仰報

聖慈於萬一。是月、二姪若霈訃音至、京、

上覽該撫本章、甚爲憫惻。

召廷玉面諭曰、汝姪張若霈居官多年、勤慎小心、



本欲用爲按察使、因一時無缺、著加按察使銜、以示優卹。其旅櫬回時、著廣西督撫酌量照看。廷玉叩首謝。十月十六日、奉

旨、張廷玉著爲文華殿大學士。十一月、奉

旨、爲武殿試讀卷官。十二月、怡親王傳

旨、賜典鋪一所、本銀三萬五千兩。廷玉再四懇辭、上面諭曰、汝父一生廉潔、無餘蓄以貽子孫。汝今爲朕辦事、身兼數職、夙夜在公、朕常以汝眠食俱廢爲慮、更有何暇問及日用衣食事耶。今以官物賜汝、俾汝用度從容、盡心公務。獎

勞賞功之道、固應如是、汝當體朕心、勿固辭。
是年八月初四日、子若淑生。

六年戊申、五十七歲。

是年三月十三日、奉

旨、張廷玉著爲保和殿大學士。四月、仲壻姚鉉蒙
恩授通州州判、三姊就養官署、便過京師。老年

姊弟相見、甚歡。六月、恭拜

御書十體字墨蹟之賜、謹再拜薰沐跋於紙尾。其

略曰、我

皇上問學深微、聰明天縱、闡揚性道、擴千聖之微

言。訓迪臣黎、匯六經之奧旨。而乃
宸衷乾惕。

聖度謙沖、於幾政之暇、更取古人之嘉言偉論、擇
其尤粹者、

親灑宸翰、鐫諸屏風、置之座右、以備朝夕觀覽。此
卽古帝王銘戶牖而箴盤盂之至意也。文採
十條、書備各體、

堯章義畫、神運天成、直如化工元氣、絀縕融結、而
莫能狀其妙。鐫刻旣成、以

御書墨寶宣示廷臣、諸臣肅容敬觀、莫不目眴神



悚以爲書契以來之所未有。復宣

恩命、以臣忝與機務、兼司文翰、有供奉之微勞、卽

以

頒賜、用昭嘉獎。臣感激悚惶、稽首頓首、拜而受之。

伏念自古人臣叨受御書之賜、不遇幅縑片
褚、卽已詡爲殊榮、傳爲盛事。況以

御屏之鄭重、仰

天翰之神奇、集書法之大成、觀雲章之輝映。遐稽
簡冊、洵千載所未聞。叨被

恩榮、實百生之厚幸。敬當什襲藏之、奉爲子孫世

世之寶、豈僅天球、弘璧、稱希代之珍已哉。八月、奉

命致祭文廟。九月、第三壻孫循編入贅蒙

恩給假三日、賜白金千兩爲吉禮之用。時

上以吏部尚書事務無人管理、

特召廷玉面諭曰、銓政最關緊要、必得公正無私、朕所深信之大臣、始可委任。汝職掌繁多、日無甯晷、朕本不忍再以銓部之事累汝、但再四思維、無有出汝右者。汝第總領大綱、不必躬親細事、卽偶有忽略處、朕皆原諒、不汝督



也。廷玉載拜受。

命。是年八月二十七日，予若淳生。

七年己酉，五十八歲。

是歲二月，奉

命致祭文廟。三月，京察屆期，廷玉遵

例自陳懇

賜罷斥。閣臣擬票進呈，

上不用。

御筆親批發出，奉

旨：卿和平端正，學問優長，自簡任機務，夙夜匪懈，

協贊朕之不逮、正資倚任。著照舊供職。廷王
恭讀協贊不逮之

恩旨、惶悚靡甯、急詣

宮門、懇情收回

成命、以安愚分。

上諭曰、朕之嘉獎臣工、一字一句不肯假借、必實
有是善而後加以褒美之詞、豈於卿而轉以
不誠相待耶。卿實當此無愧、何以辭爲。七月、
上以廷王舊居湫隘、

特賜第宅一區、在西安門外、並賜白金千兩爲遷



移之費。移居之日、

御書調梅良弼四大字、

遣內侍捧賜。又賜肴饌餅餌果核四筵、上酒一罇。
八月、遣長男若靄回里、就婚於姚氏。長壻長
女同歸。十月、奉

上諭、張廷玉協贊朕躬、忠誠宣猷、爲國家辦理政
務、勤慎奉職、甚屬可嘉。著加少保。十二月、內
閣奏請

欽定

聖祖仁皇帝實錄監修總裁官、奉

旨、張廷玉著爲監修總裁官。是月、子媳壻女同來京。

八年庚戌、五十九歲。

是歲三月、奉

命暫理戶部三庫事務。四月、奉

命爲殿試讀卷官。本月、蒙

賜白金二萬兩、廷玉固辭、

上諭曰、此朕藩邸之物、今無用處、特留以賞有功。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當體朕心、不必再辭。廷玉拜受、以千金寄三弟廷璐、爲督學



課士之用。以二千金寄里門、置公田、歲收穀以資族人之貧乏者、所以廣

君賜也。自春徂秋、

聖躬違和、

命廷玉與大學士馬爾賽、蔣廷錫辦理一切事務、並與御醫商訂方藥。間有

密旨、則

命廷玉獨留。七月十一日、奉

上諭、國家效忠宣力之臣、勲績茂著者、必膺崇報之典、令其世享烝嘗。雍正二年、朕已敕建昭



忠祠自開國以來致命立功盡忠報國之儔皆得春秋妥侑世世血食顧念古者大烝之祭先^①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皆得並列祀典永受明禋則我朝名臣良弼其經邦佐治黼黻昇平者皆祭法所必登朕欲爲之建立祠宇久矣卽如怡賢親王之精白一心忠誠體國勲在社稷澤被生民其功德隆盛又豈一切效忠宣力者之所可此倫乎洪惟

太祖

太宗創業垂統厥有一德佐命之良。

世祖撫綏萬邦、實多奮庸熙載之彥。迨我

聖祖臨御六十餘年、其間良臣碩甫、後先相望。據
朕所深知者、舉其一二、如大學士公圖海、大
學士張英、尚書顧八代、馬爾漢、趙申喬、河道
總督靳輔、齊蘇勒、總督楊宗仁、巡撫陳璘等、
持躬正直、奉職公忠、或垂節鉞之勲、或勵冰
霜之節、俯仰無愧、爲朝野所共欽。始終不渝、
無瑕瑜之可指。似此等靖恭爾位、不愧古大
臣之風者、正不乏人。旣樹羽儀於一世、宜隆
俎豆於千秋。且使世世爲臣者、觀感奮興、知



所效慕羣以阜夔稷契共相期待則明良喜起之盛朕於斯有厚望焉。著於京城內白馬關帝廟之旁選擇吉地特建廟宇命名賢良祠。春秋以時展祀。其應入祠之員著內閣會同該部確查本朝滿漢文武大臣才德著聞完名全節者詳慎開列具奏請旨。將來繼起之臣亦併得沾被恩光永爲盛典。八月十九日、京師地動。次日、

上面見詢問民間疾苦、廷玉一一陳奏。隨降旨、遴選科道官員多人分路查勘省視、賞賚安插、

無令一人失所。又奉

旨、賞八旗八等銀四十八萬兩、蓋每旗六萬也。地動之夕、不敢入寢室、合家露處於外。次日、

上賜御用蒙古包一座、

命武備院官員親賫、安設於庭院中。帷幕氍毹、席之屬、無一不備、寬廣精潔、目所未覩。雖王公之家、不能得也。越數日、

賜白金一萬兩、爲修葺屋宇之用。是月、卸三庫事務。十月、

聖躬全安。本月十九日、特頒



上諭馬爾賽、張廷玉、蔣廷錫自簡任綸扉以來，祇遵朕訓，仰體朕心，懋著忠勤，恪恭奉職。今年夏秋之間，朕躬偶爾違和，馬爾賽、張廷玉、蔣廷錫贊襄機務，公正無私，慎重周詳，事事妥協。一片至誠之悃，方之史冊所載，一心一德之風，洵屬無愧。數月之中，朕躬得以靜養調攝者，實賴伊等翊翼之力。今朕躬已經全愈，自宜加恩錫以褒良佐，以勵臣工。馬爾賽、張廷玉、蔣廷錫著各給一等阿達哈哈番，永遠承襲，仍各加二級。其所賜世職，伊等或帶於

本身或給與伊子、聽其自便。廷玉等聞命惶悚、懇辭再四。

上諭曰、汝之功勳在疆場、汗馬之上、朕意已定、不必固辭。十一月初三日、又奉

恩旨、世職准長子張若靄承襲、仍准入場、其應得恩廕照例移給次子張若澄。

上以都統兼侍郎莽鵠立傳神逼肖、特命爲廷玉繪像以賜、俾藏於家。

九年辛亥、六十歲。

是歲正月二十五日、

御書贊猷碩輔四大字。

命內廷良工製龍扁以賜。又

賜御書不染心、含清暉二額。又

賜對聯曰、綠荷池畔吟新句、翠竹林中披異書。舊

冬十二月及本年六月、西北兩路大將軍用

兵失機、賊人屢擾邊境、

聖心焦勞、指授方略、廷玉日侍內直、自朝至暮不
敢退。間有待至一二鼓時。至九月、軍務始定。

十二月、

聖祖仁皇帝實錄、聖訓纂修告成、禮部詳議恭進



估藏

實錄儀注、欽天監選擇二十日吉期奉^②

聞。廷王忝居監修總裁官之首，同在事大臣官員等，遵照儀注，敬謹舉行。屆期，鹵簿大駕鼓樂全設，王以下文武官員齊集恭迎。

實錄、聖訓、滿漢蒙古文三百四十二函，計一千二十九卷，安奉於

保和殿。廷王等至

乾清門恭進表文，

上具禮服出宮，至

保和殿拜受。

實錄、聖訓、行三跪九叩禮。禮畢，恭請
實錄、聖訓收藏。

大內。

上御太和殿，百官慶賀，鳴贊官宣

制詞。禮畢，

上還宮，隨頒

上諭，欽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聖神首出，臨御萬邦六十餘年，
至德豐功，際天蟠地。自昔史冊所載，無有比
倫。雍正元年，朕命大臣等督率官員，敬謹纂



修

實錄、昭垂萬世。迄今九載、編輯成書、朕心嘉慰。應加恩議敘、以獎勤勞。監修總裁官、副總裁官、及纂修、提調、收掌、繙譯、謄錄等員、與執事人等、作何議敘之處、著該部查康熙十一年之例、斟酌妥議具奏。其筵宴賞賚、亦著該部察例具奏。廷玉次日具奏、懇辭議敘。

上面諭曰、纂修

皇考實錄、雖出諸臣之力、然汝功實爲居首。朕心極不忘本、欲格外加恩、方慊朕意。今奏辭議

敘情詞懇切、容朕再思之。

十年壬子

六十一歲。

是歲二月、廷玉以去冬懇辭議敘、摺未蒙

允發、又復具摺。其略曰、臣蒙

皇上格外隆恩、游膺極品、何敢以載筆微勞、更叨

議敘。況追思

聖祖仁皇帝優待

臣

父子天高地厚之鴻慈、卽捐

糜頂踵、未足仰酬萬一。

臣

非惟不敢受、實不

忍受。倘邀

恩准、免致之光榮、視優加爵、賞爲更重。欽奉



諭旨

皇考聖祖仁皇帝實錄告成、監修總裁官積多年之心力、敬謹纂修、勤勞懋著、允宜加恩、以示褒嘉。乃張廷玉等具奏懇辭、情詞誠切。朕若允其所請、於心實有未慊。若不允所請、又似不察其懇摯之情。展轉躊躇、留中許久、究未能定。今將原摺發出、著諸王九卿會議具奏。隨經諸王九卿議覆、張廷玉等既稱世受國恩、至深至渥、若以纂修實錄微勞、仰邀議敘、非惟不敢、亦且不忍。此奏實

出真誠、應准其所請、以安臣子之忱悃。奏入。

蒙

恩俞允。

賜宴禮部、賚鞍馬、白金文綺如制。三月、京察屆期、具疏自陳、懇

賜罷斥。蒙

特頒諭旨、卿誠恪純、謹公忠體國、簡任民務、兼管銓曹、贊襄密勿、澄敘品流、正資倚用。著照舊供職。閏五月、

賜白金一萬兩。六月初六日、先文端公蒙



備藏

恩入祀京師賢良祠並

諭嗣後春秋祭祀時各大臣之子孫有官職者皆
可入祠陪祭。又於本籍

賜祭一壇。

諭廷玉曰汝離家鄉二十餘年矣將來舉行祀典
之時給汝數月假期歸掃先人之墓亦從來
罕有之佳話。廷玉感激涕零免冠叩首。是月
大姪若霖卒於桐城。聞信之日爲位而哭。八
月若靄應順天鄉試。九月榜發廷玉清晨入
內直。



上見題名錄、遣內侍傳諭曰、張若靄中式矣。廷王叩首謝。

恩。少頃、內侍捧松花石硯一方、傳

旨曰、此硯賜張若靄、三冬可用心讀書、朕望其聯捷。廷王載叩謝。是日北路將軍報至、大敗賊眾於額爾得尼昭地方、殲賊將及萬人、軍聲大震。

聖心慰悅。

校記

①先： 據《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三四，當作「凡」。

②奉： 當作「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卷三

六世孫紹文重鐫

十一年癸丑、六十二歲。

是歲正月二十五日、

聖駕往馬蘭峪恭謁

陵寢、命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及廷玉在
京管理一切事務、夜宿紫禁城內。二月初七
日、第五子若澹生。三月會試、榜發、若靄中式
第三十名、長壻姚孔鋌中式第八十八名。本
月二十七日、



儒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卷三

殿試四月初一日、

上御懋勤殿閱卷、因

諭讀卷官曰、爾等所擬名次、未爲允協。中擬第五卷策語懇摯、識見老成、非經生家可比。字畫亦端楷。爾等須再加詳閱商定之。隨將諸卷授讀卷官、公同再酌。因以原擬第三卷改爲第一、原擬第五卷改爲第三。及啟彌封、則第一係會元陳倓、第三則張若靄也。

上大喜、諭曰、此大學士張廷玉之子、策內議論確有識見、想其習觀習聞、稟承家訓、得大臣忠



君愛國之意，是以敷陳之言切當，懇摯如此。張廷玉佐朕多年，居心行事，比諸古人，皐夔稷契，信可無愧。且自伊父張英累世厚德，繩繩相繼，宜其後人克肖，賢才蔚起，以副國家之用。朕於爾大臣等，深願人人如此，乃慊於懷耳。是時廷玉在直廬辦事。

上遣內侍傳諭曰：爾子張若靄取中探花矣，特告大學士知之。廷玉聞

命，驚懼失措，免冠叩首懇辭曰：臣子張若靄幼年初學，倖中進士，若蒙

天恩置之二甲、已屬厚幸、一甲斷不敢當、萬望
聖慈鑒允。內侍轉奏、復傳

旨曰、此汝家世德之報、朕秉公閱卷、暗中摸索、定
此名次、汝安得以私意辭。廷玉復叩首固辭、
仍不允。隨將卷面批定、令讀卷官捧出填榜。
聖駕回宮、廷玉奏請面見啟事、蒙

召入。

上手持玉如意一柄、笑諭曰、汝大喜、將此賜汝、願
汝父子諸事如意。廷玉叩謝、仍免冠叩首無
數、繼以泣下。



上意仍不允。廷玉又奏曰：天下三年大比，合計應鄉試者十數萬人，而登鄉薦者不過千餘人。以數科之人來京會試，而登春榜者亦只三百餘人，是此鼎甲三名，雖拔於三百餘人之中，實天下士子十數萬人之所想望而不可得者。臣家世受

皇恩，無所不極其至。若臣子又占科名最高之選，臣實夢寐難安。

上曰：汝子之文應如此位置，奈何？廷玉奏曰：在臣子一日之長，應居前列。而臣之私衷，情願以

此讓與天下寒士、惟我

皇上憐而許之。

上見廷玉情詞誠迫、深加贊歎、

特命傳諭讀卷諸臣、將張若靄改爲二甲第一、並

將前後情節繕寫

上諭進呈、候朕覽定、頒示中外。

上諭曰、今日諸臣進殿試卷、朕閱至第五卷、字畫

端楷、策內公忠體國一條云、僚采之際、善則

相勸、過則相規、無詐無虞、必誠必信、則同官

一體也、內外一體也、文武亦一體也、廣而至



於百司庶職何莫非臂指手足之相關也。此則純臣之居心可以不負千載一時之遭逢而贊襄太和之上理。數語極爲懇摯頗得古大臣之風。因拔置一甲三名。諸臣皆稱爲允當。及折號乃大學士張廷玉之子張若靄。朕心深爲嘉悅。蓋大臣子弟能知忠君愛國之心異日必爲國家宣力。大學士張英立朝數十年清忠和厚始終不渝。張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勞翊贊時時以堯舜期朕朕亦以皐夔期之。張若靄秉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鍾故

能若此。非獨家瑞、亦國之慶也。因遣人往諭張廷玉、使知朕實出至公、非以大臣之子而有意甄拔。乃張廷玉再三懇辭、以爲普天下人材眾多、三年大比、莫不相望鼎甲。臣蒙恩現居政府、而子張若靄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於心實有未安。倘蒙皇恩名列二甲、已爲榮幸之至。朕以伊家忠盡積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遜讓。張廷玉跪奏云、皇上至公、諸臣亦無私曲、以臣子一日之長、叨蒙恩取。但臣家何等恩榮、未備、只



算臣情願讓與天下寒士求皇上憐臣愚衷。若君恩祖德庇佑臣子留其福分以爲將來上進之階更爲美事。陳奏之時情詞懇至朕不得不勉從其請。著將張若靄改爲二甲一名卽以二甲一名沈文鎬改爲一甲三名以表大臣謙謹之誠並昭國家制科之盛事。朕之私中公張廷玉公中私之心迹亦令普天下士子共知之。次日廷玉率若靄叩謝

天恩比蒙

召見並令若靄隨入。

上一見卽贊曰、此子又聰明、又穩重、不愧家教。

特賜御用東珠涼帽一頂、松花石硯一方。又

諭若靄曰、汝能學汝父一半、便一生受用無窮。因

汝祖積德累功、故生汝父。汝父又好、故生汝、

汝其勉之。廷玉與若靄叩首敬謝。是日、

賜餽饌果品二筵。傳

旨曰、汝子傳臚、特賜筵席、告祭祖先。五月初二日、

新科進士選拔庶吉士、引

見於圓明園之正大光明殿。

上見若靄、卽降

旨、張若靄原取中鼎甲、著照榜眼探花例、授爲翰林院編修。長壻姚孔鋹亦蒙

恩、選授庶吉士。次日、又奉

旨、張若靄、鄂容安、鄂倫著在辦理軍機處行走。隨伊父教導、自然成人。鄂容安乃鄂大學士之長子、鄂倫其胞姪也。一日在

上前口奏刑部事宜二條、

上命具摺。次日具摺進呈、

上稱善。卽將原摺發與九卿會議。其摺曰、謹奏爲分別監禁之例、詳慎引律之條、以免濫禁、以



成信讞事。竊惟

國家之設監獄、原以收禁重罪之人、是以各省人犯罪重者收監、罪輕者或令人取保、或交人看守、本人亦自知所犯甚輕、無潛逃私逸之事。獨有刑部衙門、遇八旗部院步軍統領衙門以及五城御史等交送人犯、不論曾經奏

聞與否、亦不論情事之大小、與罪犯之首從、一經鎖送刑部、而該部卽收入囹圄之中、聽候質審。以致獄卒之需索欺凌、吏胥之恐嚇訛詐、



備極困頓、百弊叢生、甚至有傾家殫爨者。及至定案時、而斬絞軍流重犯原無多人、其餘不過徒杖笞責之罪、且有偶爾干連、審係無辜、應行釋放者。如今年二月間、刑部清查案件、省釋者二百幾十人、卽此類也。臣細求其故、

國家定例原不如是、祇因陋習相沿、彼拘送之衙門初不計其到部之苦、而刑部官員又以寧嚴無縱、可告無過、遂至常行而不改也。似應

特頒

諭旨、令九卿悉心妥議、凡各衙門奏

聞、交送刑部及自行挈送刑部之人、何等當收禁、監獄、何等當取保看守、分別定例、詳慎遵行。如此則濫禁之弊可除、而於刑名不無裨益。再者、律例之文、各有本旨、而刑部引用之時、往往刪去前後文詞、止摘中間數語、卽以所斷之罪承之、甚至有求其彷彿而比照定擬者。此間避重就輕、避輕就重、司員之藉以營私、吏書之高下其手、皆由此而起。臣思都察



院、大理寺與刑部同爲法司衙門。若刑部引例不確，應令都察院、大理寺駁查改正。倘駁而不改，卽令題參。如院寺扶同朦混，或草率疎忽，別經發覺，則將都察院、大理寺官員一併加以處分。如此或亦清理刑名之一助。此
臣愚見，倘我

皇上以爲可採，亦請頒發

上諭，令九卿妥議具奏。旋經九卿議覆，悉照廷玉所請行。廷玉侍

皇上左右十一年矣，內直趨承，無日不蒙

召對。每有芻蕘一得之見、或口奏、或具摺、皆請
皇上特頒

諭旨、宣播於外、從來未留片稿於私室。惟此次奏
摺、

上命發九卿集議、廷玉雖欲焚稿而不可得、因附
載之於此。先公蒙

恩賜祭於桐城本籍、

諭祭文曰、翊熙朝之泰運、端重良臣。稽冊府之鴻
猷、宜崇元祀。蓋成勞懋著、生平之風槩如存。
斯盛烈昭垂、奕世之寵褒益篤。載申綸綍、式

薦牲醪。爾張英端敬居心。沖和成性。三十載
趨承禁直。講帷之啟沃弘多。四十年敷歷清
班。綸閣之贊襄允懋。靖共爾位。忠純克篤。夫
小心垂裕。後昆善慶。彌彰夫厚德於戲流芬
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樹範巖廊。允矣千秋
之茂典。列豆籩於祠宇。渥澤攸隆。布筵几於
里閭。湛恩疊沛。靈其不昧。尚克歆承。

御書祠宇扁額對聯

特賜扁額曰忠純詒範。對聯曰風度猶存。典禮煥
千秋俎豆。師模如在。忠誠垂奕葉箕裘。一日



內閣部院諸臣奏事畢、

上聞論舊事、因

諭曰、大學士張廷玉侍朕左右、敬慎小心十一年如一日。其爲人外和平而內方正、足辦國家大事。前歲朕躬違和、凡有密旨、悉以諭之。彼時在朝臣工中、祇此一人。今大學士鄂爾泰來京、朕得兩人矣。九月十六日、奉

上諭、朕已降旨諭祭賢良祠。大學士張英於本籍、大學士張廷玉著給假數月、於十月十三日起身回家、舉行典禮。張若靄著隨去。其族中



子弟若有在京閒散職銜可以暫假者、准其隨回襄事。江蘇學政張廷璐亦著給假暫回本縣、其學政印務照例交與督臣代管、俟事竣仍回本任。隨具奏族中子弟在京居閒散之職者、有刑部司務張若宣、又有新授廣西永安州知州張若矩、懇

恩給假、隨回本籍贊襄祀事。奉

旨俞允。本月、

賜白金一萬兩、爲祠宇祭祀及長途資斧之用。二十日、長孫曾效生。十一月初六日、又奉

上諭朕賜祭賢良祠大學士張英於本籍著安徽巡撫徐本前往致祭大學士張廷玉請假回里著給與驛遞夫馬其所過地方派撥弁兵護送并文武官員迎接之處悉照上年大學士鄂爾泰進京之例至明年回京之日亦照此遵行又

諭內務府總管等大學士張廷玉暫假回籍可將內廷歷年所刻書籍五十二種悉行頒賜交與江南織造高斌從官艘運回送至桐城縣又

諭內務府總管製安車一輛、選良騎四匹以賜。至

錫賚便蕃、如

御用冠帶、珍裘、文綺、豐貂、人參、玻璃、磁器、古玩、雜佩之屬、不可臚紀。起程日期、

命內廷精於選擇者、選得十三日午時上吉。先期一日

陸辭、

上手賜玉如意一柄、

諭曰、願爾往來事事如意。復



命中使賚酒肴果餌四筵至私寓傳

旨酌以金罍。曰大學士明日起行特頒酒筵餞送。
廷玉遵

旨於十三日午時由京啟程。姪筠表姪吳若山
同回。途次行二十七日於十一月初十日抵
里展拜家廟與骨肉子姪至戚輩相見甚
歡。蓋自辛卯年入都離家二十三年矣。十
二日清晨詣雙溪拜兩先人墓。十五日三
弟歸自江寧。十六日酌酒姚夫人殯所。十八
日恭懸



御書扁額對聯於先公祠堂。二十日奉主入祠。十二月初八日、安徽巡撫徐諱本賁捧諭祭文至桐城縣、廷玉率合族人等恭迎於郊外。初九日、撫臣率文武官弁至先臣祠舉行諭祭大典、禮儀鄭重、俎豆輝煌。更喜久雨初晴、天氣和霽、凡白叟黃童、紳衿士庶、以及四方之觀禮者、閭衢塞巷、駢肩累跡、莫不歡忻歎羨、以爲

聖天子之加恩禮於世家大臣者、如此其隆也。初十日、撫臣至姚端恪公祠行

諭祭禮。先是廷玉抵家之次日，卽具摺恭謝聖恩。又一摺陳奏北直近河州縣被水情形。至是賁摺人回蒙。

賜天廚食物果餌橘柚共十餘種。其謝

恩奏摺蒙

御批曰：覽卿奏謝，知卿一路如意抵家，深慰朕念。吉人

天佑，理所必然。朕卽位十一年來，在廷近內大臣一日不曾相離者，惟卿一人。義固君臣情同契友。今相隔月餘，未免每每思念。然於本分



說話又何嘗暫離寸步也。俟卿辦理祭典畢，明春北來握手歡會可也。所奏一路地方情形，欣幸覽之。都中得雪兩次，直省各處奏報大率相同。

天恩似普。其內外事宜，如卿在京光景，頗覺相安。特諭以慰卿之繫念。其陳奏北直被水州縣一摺，奉

旨著大學士鄂爾泰寄信與直隸總督，妥議料理。奏摺大略曰：臣經由北直州縣知今年豐稔之處居多，惟近河低窪之地，遭值水患，仰蒙

天恩賑濟窮黎得以存養黃童白叟無不感頌皇仁。但被水地方輕重不同其中有偏重之處積潦未消難以佈種二麥。竊料明歲二三月間青黃不接民食自倍覺艱難。倘蒙

聖恩敕令督臣詳確查明仍照從前江南山東等處之例於明春加賑一月或四十日再

敕督臣河臣查該地方若有應修之工程酌議舉行俾窮民得以傭工餬口更屬

聖恩浩蕩之鴻施矣。廷玉此奏既蒙頒發故附錄於此。十二月半後率子弟徧至諸

祖塋祭埽。二十八日，六弟廷瑒、姚瑁、孔鉞遣家人馳回賚捧。

御書福字並

御書對聯及寶勝、繡囊、珍味、鮮果十數種，傳

旨曰：此賜大學士過節者，務於節前賚送到家。廷

玉九叩祇領，又奉

硃批

諭旨曰：擇得正月二十日丁酉黃道上上大吉之辰，宜用午時，卿可於此日起身，路上不可貪程，從容而來可也。又因戶部題銷錯誤一案，



儲藏

廷玉例應罰俸疏入欽奉

恩旨大學士張廷玉日在內廷所辦事件甚多此等部內細事何暇料理不必罰俸廷玉隨具摺謝

恩欽奉

硃批曰此情理之所應然者何謝之有復何愧悚之有又因纂修

大清會典告成蒙

恩議欽加二級。

十二年甲寅

六十三歲。

是歲正月二十日午時遵

旨起程赴都。路經江北山東北直郡縣見地方
寧靜百姓安居雨雪應時麥田廣種城郭村
莊之父老子弟皆遮道歡迎口稱數年以來
感戴

聖主蠲租賜復捍患恤災之大恩莫由上達祈求
轉奏羣情懇切異口同聲實出忱悃益徵
皇上教養之渥澤感人深厚如此也。途次賁賀
元旦奏摺家人從京師回恭捧

硃批曰新春同禧南北一如元旦立春時都中蒙



天恩賜盈尺之瑞雪、實罕遇者、特諭卿喜之。廷王登程後、內大臣等遵

旨、屢傳在京家人詢問一路程期。二月十六日、駐宿蘆溝橋、

特遣內大臣兼戶部侍郎海望前來傳旨慰勞、並

命膳宰賁天廚肴饌、果品酒醴以

賜。次日清晨抵京、詣

宮門請

安謝

恩卽蒙

召見並令子若霽姪若宣隨入。

天顏溫霽慰諭纏綿兼

訓若霽若宣以行已服官之要。是日又

遣膳宰賫捧酒筵果品餅餌

頒賜於邸寓。是行也、

皇上之加恩於臣者、皆古今未有之殊遇。清夜自

思感激慚悚莫可名狀。一日

上諭曰、有江南僧人奏云、桐城投子山舊爲大同禪師祖庭、香火極盛。明嘉靖時、有豪紳盛姓



估藏

者圖謀風水、遂奏毀古刹而占爲塋地、至今
邑人爲之不平。盛姓子孫亦自此零落。朕已
令莊親王、內大臣海望傳諭安徽巡撫王紘、
織造高斌、飭令盛姓遷移墳墓、重建祖庭於
舊址、以續大同禪師香火、並慰同人之心。廷
玉奏曰、投子山離城三里許、在縣治之北、爲
桐城之北障。此地建叢林、有礙於桐城風水、
城居之人皆爲不寧。自明嘉靖間毀寺以後、
邑人始得安居。明末流寇屢至、閉城固守、不
受殘害、人文亦自此始盛。此臣幼年得之見。



聞而考之傳志、無不符合者。近日桐人之受國恩、登仕籍者、甲於天下、益信風水之說爲不爽。且自今觀之、天生投子山、實專爲桐城之屏障、並非祠廟墳塋之吉壤。若風水果佳、則旣建之叢林、不應復毀、而建塋之盛姓、其子孫亦不應衰微若此也。

上曰、汝言甚爲明晰。近日桐城人文之盛、實海內所少。況汝父子相繼爲國家賢宰輔、卽求之史冊中、亦所罕見、非風水極佳、不至此。若重建投子祖庭、微有礙於縣治、朕豈忍爲之。但

僧家既以毀寺爲悵恨、倘他日有議復叢林於舊址者、豈不仍爲桐城之後患。不若此時另擇善地於桐城風水有益而無妨礙者、建立叢林、以復興大同禪師之祖庭、斯爲盡善。汝可同內大臣海望、將前旨撤回、傳諭王紘、高斌、令其遵照此旨辦理。廷玉祇承恩命、感激歡忭、免冠叩首曰、桐邑萬萬人、荷聖主丕冒之德於無疆矣。四月間、四姪若震奉特旨補授浙江布政使。廷玉入見、叩謝天恩。



上諭曰、此子一派天良、其才具亦好、汝可時時寄信教導之、朕望其大有成就也。五月初五日、上御勤政殿辦事畢、

召見滿漢交武大臣、諄切

訓飭。後復降

諭曰、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實我朝之賢大臣。朕見伊兩家後起人材蔚然可觀、是以屢加擢用、有甫經數年而卽至大員者。朕之用舍、一秉至公、必視其人可用而後用之、初不因兩大學士之親屬而曲爲加恩。彼夫識見卑鄙

之人未必不私心竊疑、而謂朕之暱其所好、不知朕欲厚待兩大學士、何必在於登進其子弟、而兩大學士每見朕擢用伊之子弟、則必恐懼退讓、有欲辭之不能者、又豈以子弟之陞遷爲光寵乎。如伊兩家子弟才具平庸、未克勝任、而朕必欲逾量擢用、是非所以愛之、而實以害之、豈朕所以待兩大學士者耶。然朕之樂於用伊兩家子弟者、亦自有朕之意在。一以兩家之先人培植深遠、方獲生此賢哲、爲國家之股肱心膂、而積厚者流光、諒



不僅鍾秀於兩大學士之一身而已。一以兩家子弟素聞家教、與眾不同、必不至負國恩而忘家訓。一以兩大學士如此忠誠、雖天下之人尚思教育成就之、其所以訓勉於一門之內者、必更加肫篤、可以代朕之提撕訓導、令其有成。爲此三者、擇人而用、隨材器使、朕雖有意、實無意也。萬一兩家子弟不率父兄之教、有忝職守、朕自重加譴責、豈肯曲宥姑容以弛國法。卽如鄂爾奇、獨非大學士鄂爾泰之胞弟乎。今日爾等滿漢大臣齊集於此、

若子弟中果有卓越之才、可卽於朕前舉出、候朕明試而登用之、慎毋妄度朕之獨厚於兩大學士、而致疑夫兩家子弟以僥倖而取榮、則人心旣正而識見亦廣矣。六月 日、第五子若澮殤。七月間、

上以西北兩路用兵于準噶爾業已數年、將士勞苦、此時或應乘我兵力直進賊境、以結軍務。或應遣使往彼諭以利害、俾其醒悟。二者未能遽定、特召兩路將軍來京、與王公滿漢文武大臣公會議。是時主用兵之策者居多、



廷玉則主遣使宣諭之議。手創一稿。諸大臣中隨玉列名者十數人。次日具奏。蒙

上俯從遣使宣諭之議。其疏曰。爲遵

旨議奏事。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奉

上諭。西北兩路用兵已經數年。將士效力戎行。久在邊外。朕心深爲不忍。再四思維。或應乘此兵力全備。直進賊境。俾軍務早定。以息將士。或應遣使往彼。諭以利害。俾其醒悟。二者未能遽定。特召兩路領兵將軍來京。與辦理軍機之大臣悉心計議。伊等意見亦不畫一。朕

缺页

聖意待其悔過來歸。而我

皇上繼志述事、仰體

聖祖仁皇帝天地爲懷、包涵萬類之

聖心、於伊使根敦來時、開誠布公、面加

恩諭。隨將大兵撤回、釋其疑貳。又遣使前往、議立

邊界、永息紛爭。而賊人巧詐支吾、惟事遷延

朦混。及噶爾丹策凌繼其部落、我

皇上知其狂肆兇頑、甚於乃父、恐伊孟浪輕舉、騷

擾蒙古、是以仍於邊地駐兵、以爲防範。而兩

路大將軍屢請進兵、俱



特頒諭旨令其停止更可仰見我

皇上以

聖祖之心爲心原不欲毀其巢穴滅其醜類收其地土洵爲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準噶爾果然悔悟求和即可寬其罪惡矣。從前賊人鼠竊狗偷偶爾得利者非賊人之得計乃我領兵將軍違背

聖訓失機之所致。賊人自額爾得尼昭大敗以後固已勢窮力竭漏網餘孽苟延殘喘潛匿不出間風遠遁。本年春間我北路襲擊直越額



爾溪斯賊夷驚惶不敢迎戰、遊牧俱各遠徙、
人人震恐。節據陸續投降、被獲之人皆稱準
噶爾之人生計疲憊、牲畜傷斃、人人怨恨、不
得休息、眾心離散。是準噶爾於額爾得尼昭
大敗之後、固已窮蹙難支矣。第噶爾丹策凌
當此敗逃窮蹙之時、而猶強自支撐者、蓋由
罔識

聖心之寬大、自以負罪深重、不可復追。加以前年
特壘回時、又捏造言詞、恐嚇其下、彼意必以
中國遣發大兵、駐劄邊界、定欲毀我巢穴、滅

我醜類收我土地計惟有攢集屬下之人冒死抗拒否則遠避潛藏遷延歲月因此迷而不悟日益冥頑今蒙我

皇上如天好生俯念邊疆士卒久厯戎行

特命臣等公同定議臣等竊思噶爾丹策凌雖屬冥頑無知然既具有人面料亦具有人心若

蒙

欽命大臣前往諭以

聖度之優容

聖心之仁厚



天恩浩蕩、總在愛養生靈、罷兵息民、先必安邊定
界、明白剴切、曉以利害禍福之分、聽伊自取。
寬其以往之愆、予以更新之路。噶爾丹策凌
審度勢力、實不能支、旣蒙

聖主仁慈、遣使開導、自必豁然醒悟、誠心悔過、俯
首求和。從此安我藩籬、寧人息事、卽準噶爾
人民亦得安居樂業、其慶生全、實於我

聖祖仁皇帝特賜包容之聖心、允爲符合、而我
皇上愛養羣黎、丕冒萬方之聖德、與天地同其廣
大哉。若我

皇上如此施恩、而伊仍執迷不悟、則

天怒人怨、是伊自速危亡。彼時我軍再議征討之計、更覺事易而功倍也。臣等愚見如此、是否允協、伏乞

睿鑒施行。九月二十五日、辦理軍機大臣入見奏事畢、

上各賜洋漆匣端硯一方。廷玉拜受訖、上又取一硯

諭曰、將此賜汝子張若靄。廷玉復拜受。

上顧諸大臣曰、大學士之子張若靄器量好、朕甚

嘉之。冬月。

上念廷玉年逾六旬、職掌繁多、恐精力不逮、冬令嚴寒、凡

郊

廟大祭

上親詣行禮時、俱不必陪祭。十二月、奉

命充校對

三朝實錄總裁官。二十五日、

上御安寧宮、召公侯大臣二十餘人入見、並

命內廷供奉之翰林隨入。



仙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卷三

上親書福字以賜第一幅

賜_臣廷玉以後諸臣依次受賞若霽得最後一幅。上大笑謂若霽曰今日乃寫福字第二日也汝父得第一幅汝得最後一幅無意中有此恰好事豈非吉祥之徵乎。

十三年乙卯 六十四歲。

是歲正月初六日

上以孟春時享親祭

太廟廷玉以新正祀典之始虔誠陪祭五鼓趨往

黎明排班

駕時、

上遣侍衛傳

旨、今日五鼓有風、天氣寒冷、張大學士不必入班行禮、可尋溫暖處避之。大宗伯兼管太常卿三泰遂遣官送廷玉坐於太常齋宿煖室中。一時班聯欣聞。

恩旨者、無不以爲

聖主垂念老臣篤厚至此、至私衷感激、莫可狀。是月二十六日、奉

命充皇清文穎總裁官。三月、京察屆期、廷玉遵



例自陳懇

賜罷斥。閣臣擬票進呈、

御筆更改發出奉

旨、卿忠敬寬平、練習政務、簡任綸扉、總領銓政、兼掌司農、正資倚用。著照舊供職。都察院議吏

部堂司官誤將暫停銓選之州判孟炳引

見、文選司郎中應罰俸一年、堂官應罰俸三箇月。上曰、此案吏部堂官處分俱著寬免。至於大學士張廷玉、實無應處分之處、卽寬免二字朕亦不忍出諸口。伊與大學士鄂爾泰二人辦理



事務甚多、自朝至夕、無片刻之暇、以一身之精神、豈能於部中一切細事悉行查到。從前曾降諭旨、鄂爾泰於旗務公錯、不必入議。今應照此例。嗣後鄂爾泰、張廷玉兼管部務、凡堂官公辦之事、有似此處分者、伊等俱不必入議。六月二十四日、若霽蒙

恩、署日講起居注官。廷玉入見、叩謝大恩。

上諭曰、此子少年聰慧、朕欲令其早習禮儀也。八月二十日、

聖躬偶爾違和。猶聽政如常。廷玉每日進見。未嘗有間。二十二日漏將二鼓。方就寢。忽聞

宣召甚急。疾起整衣趨至。

圓明園。內侍三四輩待於園之西南門。引至

寢宮。始知

上疾大漸。驚駭欲絕。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

泰、公豐盛、額納親、內大臣海望先後至。同到

御榻前請安。出候於階下。太醫進藥罔效。至二十

三日子時。

龍馭上賓矣。



今上哀號仆地、廷玉等五內迸裂、慟哭失聲。廷玉與鄂爾泰告二王、諸大臣曰、

大行皇帝因傳位大事、親書密旨、曾示我二人、外此無有知者。此旨收藏宮中、應急請出、以正大統。王大臣曰、然、因告總管太監。總管曰、大行皇帝未曾諭及我輩、不知密旨之所在。廷王曰、

大行皇帝當日密封之件、諒亦無多、外用黃紙固封、背後寫一封字者、卽是此

旨。少頃、總管捧出

黃封一函、啟視之、則

硃筆親書傳位

今上之密旨也。王大臣同捧至

今上前、廷玉於燈下宣讀、

上伏地大慟良久。王大臣等叩頭敦勸再三、

上始載拜受

命。此

旨雍正八年九月曾密示廷玉、雍正十年正月又

密示鄂爾泰、廷玉兩人。比時

聖諭曰、汝二人外、再無一人知之。少頃、

上令內侍傳諭曰、道

皇考遺旨、令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輔政。廷玉等痛哭受

命、遵照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之例、敬備

黃輿、恭請

大行皇帝還宮。

上前導以行、廷臣隨侍左右。倉卒中得官廄駑馬乘之、幾至蹶踣。

上於路哭不停聲、至隆宗門跪接、親扶黃輿而入、安奉。



大行皇帝於

乾清宮至申時大斂。

上自夜徹晝號哭不止。廷玉一晝夜水漿不入口。至二鼓後方退至養心殿造作處假寐一時。許四鼓卽起。五鼓入內。自後以爲常。八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雍正八年六月內欽奉

皇考諭旨張廷玉器量純全抒誠供職其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錄宣力獨多每年遵旨繕寫上諭悉能詳達朕意訓示臣民其功甚鉅鄂爾泰



志秉忠貞、才優經濟、安民察吏、綏靖邊疆、洵
爲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終始
不渝。將來二臣著配享

太廟、以昭恩禮。欽此。朕欲將

皇考此旨入於

遺詔內頒發、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履行固辭。朕
惟知遵奉

皇考聖訓、復再三降旨、而鄂爾泰、張廷玉懇切奏
請稽古典禮。朕意以爲必應入於

遺詔、鄂爾泰、張廷玉旣以稽古典禮奏請、著總理

事務莊親王、果親王會同徐本、慶復、鄂善、魏廷珍備查古典、詳議具奏。隨據莊親王等議覆、內稱、伏查帝王升祔太廟、必有配享之臣、所以表德酬勲、垂諸不朽也。我

大行皇帝統御寰區、勤求治理、深仁厚澤、萬國均霑。至於優恤大臣、尤爲篤厚。凡有寸長足錄、無不仰叨

恩獎。而至於公忠體國之臣、尤必錫之殊榮、隆以曠典。如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者、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是以特書

諭旨、密封內廷。臣等伏思、明太祖洪武二年、降旨以李善長等七人入太廟祀享。再查歷代遺詔、史不備載、而當洪武之時、卽命李善長等七人從祀、自必倣倣前代之成規、理合謹遵諭旨、繕入

遺詔。臣等愚見如此、是否有當、伏候

聖訓。八月二十五日、奉

旨、王大臣等所議是、大學士不必固辭。廷玉等聞命之下、伏地嗚咽、不敢復行陳奏。越日、廷玉同二王、大學士鄂爾泰奏稱、臣等不敢當輔政之



名請照前例稱總理事務。蒙

恩俞允。本日奉

旨、凡宮門一切陳奏事件、先告知總理事務王大臣、再行進呈。九月初三日、

上卽位、陞太和殿、頒詔天下。廷玉蒙

覃恩得正一品封誥。曾祖、祖父俱贈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父贈太傅兼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長男若霽以頭等阿達哈哈番署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編修、封通議大夫。生母吳氏、妻姚氏並封淑人。第三子若淑

廕五品官。越日，以

先帝所遺珊瑚數珠、寶硯、眼鏡、法瑯鼻烟壺、荷包、雜佩等件，於

梓宮前頒賜。九月十三日，奉

上諭：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
在

皇考時宣力多年，朕卽位以來，總理事務，敬愼周
詳，夙夜匪懈。今

皇考梓宮已安奉雍和宮，辦理諸事俱屬妥貼，應
加恩以示酬庸之典。莊親王、果親王俱著永



遠賜與親王雙俸、鄂爾泰、張廷玉俱著賞給世襲頭等阿達哈哈番、朱軾著賞給世襲拜他拉布勒哈番。該部卽遵諭行。廷玉等懇辭不獲。隨經吏部議稱大學士張廷玉於雍正八年蒙

大行皇帝特恩賞賜頭等阿達哈哈番世職。准長子張若靄承襲。今蒙

皇上特旨、又賞頭等阿達哈哈番世職。應照例歸併、與伊子張若靄授爲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襲罔替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若霽竟明。一品勳爵之榮。賞延於世。合家頂戴。

天恩跼蹐惶悚。不知所報。九月十四日、
賜

大行皇帝御用冠一頂、四團龍烏雲豹褂一件、狐裘蟒袍一件、天馬皮褂一件。十五日奉

上諭、朕思

皇祖時年久大臣、如原任大學士張英、謹厚和平、公忠奉職。原任侍郎勵杜訥、恪勤恭慎、練達老成。原任尚書顧八代人品端方、學問充裕。



昔侍

皇考讀書、朝夕講論、有裨聖學。

皇考臨御時、特降

溫綸、將張英加贈宮傅、勵杜訥追贈尚書、顧八代加贈太傅、三人並入祀賢良祠。又侍衛海青侍從

皇祖多年、勤勞極著、仰蒙

皇考聖恩、授爲一品。今朕卽位之初、篤念前勞、追思舊學、張英著加贈太傅、勵杜訥著加贈宮



傅、顧八代著加贈太師、海青著加贈宮保。其
作何加恩之處、該部察例議奏。隨經禮部議、
稱原任大學士張英已蒙

恩加贈太傅、應照例交與工部、按品級給與碑價、
令本家自行建碑、並於本家致祭一次、祭文
由翰林院撰擬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九月二十日、若霽奉
旨入直南書房。

上念廷玉等內直時多、

命內務府總管於紫禁城內築室數楹、爲直宿之

所踰月告成。別有院落、軒窗、靜潔器具畢備。同拜賜者、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及廷玉四人。十二姪若渠、中順、天副榜、六姪若泌舉於鄉。十月初四日、六弟廷瑑奉

旨補授工部右侍郎、仍兼管起居注事務。是月、更換各省學政、三弟廷璐奉

旨仍留江蘇之任。廷玉以廷璐在任已六年、奏請另簡賢員。

上面諭曰、江蘇學政緊要甲於天下、張廷璐久於此任、聲名甚好、已著有成效矣。朕卽位之初、

豈肯舍此可信者而另用他員耶。廷玉不敢復辭。一門內受

恩深重若此、惟有感悚。十月十五日、內閣因纂修大行皇帝實錄、奏請

欽點大臣奉

旨著大學士鄂爾泰爲監修官、大學士尹泰、張廷玉、朱軾、尚書三泰爲總裁官、尚書任蘭枝、傅鼐、甘汝來、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夢、張廷琿、班第爲副總裁官。十月十八日奉

上諭、大學士張廷玉所辦事務甚多、不必兼管翰



林院事。十一月初八日冬至、

上祀

天於園丘、廷玉陪祭。十二日、恭上

大行皇帝

尊謚

廟號於

几筵前。大學士鄂爾泰捧冊、廷玉捧寶、

皇上接受拱獻、率諸王大臣致祭行禮。次日、頒詔

天下。二十一日、恭上

孝敬皇后尊謚於



几筵前。大學士鄂爾泰捧冊、廷玉捧寶、

皇上接受拱獻、率諸王大臣致祭行禮。次日、頒詔

天下。十二月十四日、恭上

皇太后尊號。是日、

皇太后陞慈寧宮寶座、大學士鄂爾泰捧冊、廷玉

捧寶、

皇上接受拱獻、率諸王大臣行禮。次日、頒詔天下。

廷玉以

覃恩加一級、若霽以精奇尼哈番

命、授光祿大夫、生母吳氏、妻姚氏、并封一品夫人。

二十七日、廷玉同明史館總裁及纂修官恭進明史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目錄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奉

旨、明史纂修多年、稿本今得告竣。但卷帙繁多、恐其中尚有舛訛之處、著展半年之期、該總裁率同纂修各官再加校閱。有應改正者、卽行改正、交與武英殿刊刻、陸續進呈。其在事大臣官員生監等、著交部議敘。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卷四

六世孫紹文重校

乾隆元年丙辰 六十五歲。

上以亮闇元旦停止陞殿。清晨、
親詣雍和宮

梓宮前行禮。廷玉等隨往。午後、

駕回宮、

賜如意一柄。初七日上辛、

上祈穀於

上帝。先期、



儒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卷四

諭鄂爾泰、張廷玉曰：昔年

皇考念卿二人年老事繁，寒天不令陪祭，可仍遵

前

旨行。十四日奉

旨：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著爲總裁官，同平郡王

纂修

玉牒舊例

玉牒總裁以親王郡王爲之，此則異數也。本月奉
旨：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左都御史福敏、
侍郎徐元夢、邵基爲皇子師傅，著欽天監擇

日開學。旋據欽天監擇得二十四日吉。是日清晨、

皇長子、皇次子到學、總管太監傳

旨、皇子應行拜師之禮。廷玉等固辭、遂長揖。

賜資文綺、筆硯之屬、與雍正元年同。少頃、

召皇子及廷玉等六人進見、

面諭曰、皇子年齒雖幼、然陶淑涵養之功、必自幼齡始。卿等可殫心教導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過於嚴厲。從來設教之道、嚴有益而寬多損、將來皇子長成、自知之也。



上顧皇子曰、師傅之教、當聽受無違。二十五日、上親往馬蘭峪謁

陵。奉

旨、著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尙書海望、在京總理一切事務。二月初六日、六弟廷

璩奉

命爲會試副考官。三月初六日、因加上

列祖列后尊謚、更換

太廟

奉先殿神牌、



命廷玉掃青行禮。初十日，會試榜發，三姪若潭於考試迴避官生卷內，蒙

恩取中五十六名。榜後，

命廷玉、方苞會同四主考檢閱落卷，續取中三十人，准一體

殿試。四月十三日，前科修撰、編修及庶吉士教習期滿，奉

旨考試散館。若霽蒙取一等第三名，長壻姚孔鑠取一等第七名，授翰林院編修。五月初一日，引

見新科進士於

養心殿

上命廷玉總理其事。是日三姪若潭蒙

恩選拔庶吉士。六月若靄奉

旨實授日講起居注官。又御史條奏世職精奇尼
哈番等官向來止有滿洲官名未定漢文名
色請

勅交八旗志書館總裁妥擬字樣以垂永久。奉

旨俞允。旋據總裁等奏准精奇尼哈番係古時子
爵漢文應稱爲子。嗣後若靄官銜漢文寫三

等子。先公蒙

恩頒賜祭文一道、

御製碑文一道、謹具奏摺、爲恭謝

天恩並陳下悃事。

臣

父原任大學士

臣

張英、仰荷

聖主隆恩、晉階太傅、載

頒諭祭、

勅樹豐碑。本月初九日、翰林院頒示

諭祭文一道、

御製碑文一道。

綸音輝煥、宣之鹵鬯而增榮。



宸翰褒嘉、垂諸金石而不朽。被至渥極隆之聖澤、重壤歡瞻。沐有加無已之

恩光、一門感涕。謹率臣弟臣張廷瑑、臣子臣張若

靄、臣姪臣張若潭、泥首

廷陞、恭謝

天恩。至

諭祭先臣典禮、擬於秋間在籍舉行。臣廷玉與臣

弟張廷瑑、俱供職京師、不能遠離官守。惟有

臣弟張廷璐現任江蘇學政、其按試之地與

臣鄉相去不過五六百里、仰懇

天恩於本年八月鄉試後、

賜假兩個月、就近回里舉行、

諭祭大典。其學政印務、照例暫交替臣署理。俟承祀既畢、卽當呈回本任辦行考事。凡此

殊恩異數、追揚其祖父、卽光賁其子孫。欣承

鳳篆龍章、申錫之几筵、更永傳之碑版。是先臣四

十載報效

天家之忱悃、經

眷藻而常新。

聖主億萬年鼓舞臣子之典章、勒桐岡而並壽。臣



儲藏

等生生世世、莫罄銘心鏤骨之誠。子子孫孫、永矢就

日瞻雲之志矣。謹

奏奉

旨、知道了。著照大學士張廷玉所請。恭錄

諭祭文。

皇帝諭祭經筵講官、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贈太子太傅、加贈太傅、謚文端張英之靈曰、
翊贊昇平、睠良臣之宣力。褒崇耆舊、頒異數
以酬庸。式隆展祀之儀、用示推恩之厚。爾張



英端謹居心、公忠奉直、純修素履、謙謙裕君
子之風。雅尙清標、休休有大臣之度。綜生平
之令德、講筵之啟沃、惟勤。延身後之寵光、泉
壤之榮施、疊賁。朕紹膺大統、追念成勞。晉太
傅之崇階、遣專官而告奠。特申優禮、聿稱爰
章。於戲、緬舊德於

先朝、嘉謨勿替。沛新恩於翼世、茂典丕昭。爾靈有
知、尙其歆享。

御製碑文。

恭承

先烈聿恩^②。左右宣力之勞。睠念前徽。庸懋夙夜靖
其之誼。曠典特頒於奕世。殊恩載賁於重泉。
式示褒嘉。用彰優禮。爾張英秉性。和平宅心。
忠厚。文章爾雅。恒領袖於清班。品行端醕。久
趨承於紫禁。入直三十載。純勤懋著於初終。
服官四十年。雅望從容於進退。
聖祖之加恩既萬。

先皇之眷注尤深。酬啟沃之勲。宮銜晉錫。秩賢良
之祀。祠宇加隆。屢被恩施。脩蒙寵沃。朕紹承
基緒。緬想儀型。懷舊德以維殷。考彝章而從



厚。進階太傅、肅展芳筵。於戲、琬琰流輝、疊沛三朝之雨露。絲綸煥彩、丕昭百禩之榮光。尙垂芘乎後昆、俾永延夫世澤。七月初九日、奉

旨、纂修三禮、著鄂爾泰、張廷玉、朱軾、甘汝來爲總裁、楊名時、徐元夢、方苞、王蘭生爲副總裁。九月、南闈榜發、七姪若霍、九姪若霽、十姪若需、堂姪若本、俱獲中式。姪孫曾敷中副榜。極一門之盛、向所罕見。追思先澤、頂戴

國恩、不勝感慶。是月、

命廷玉同大學士鄂爾泰、吏部侍郎邵基閱看博

學鴻詞卷取一等劉綸等五人、二等楊度汪等十人奉

旨、分別授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以纂修明史告成、蒙

恩議敘、加二級。十月、三弟廷璐信至、知里門於九月二十日舉行

諭祭先公大典、廬鳳道范諱璨率領屬員肅將祀事、典禮輝煌、儀文隆備。是日天氣晴明、人心歡悅。廷玉遂率六弟廷瑑、三姪若潭、長男若鬲具奏、恭謝

天恩。十月初二日、奉

旨、碑基著補授蘇州巡撫、其翰林院掌院事務等、
著大學士張廷玉兼管。越日、奉

旨、充日講起居注官。是月十一日、
皇上親送

世宗憲皇帝梓宮奉移

山陵、留廷玉在京辦事、宿紫禁城內十日。十月二
十五日、和碩莊親王等與廷玉奏辭總理事
務。略曰、爲敬陳下悃、恭請

聖鑒事。竊臣等荷蒙



世宗憲皇帝高厚深恩、同於覆載。恭遇我

皇上紹登大寶、思慕方殷、欽奉

恩旨、令

臣

允祿、

臣

允禮、

臣

鄂爾泰、

臣

張廷玉總理

事務、並令

臣

福彭、

臣

訥親、

臣

海望、

臣

徐本協

辦總理事務。受

命之下、深切悚惶。維時伏念

世宗憲皇帝龍馭上賓、而我

皇上悲哀正切、未便卽以下情陳奏懇辭。一年以

來、一切事件、俱蒙

皇上訓誨指示、祇遵查辦、幸免隕越。今

世宗憲皇帝梓宮已經奉移

山陵、考諸典禮、

皇上正當御門聽政之日、而我

皇上欽明廣運、宵旰勤求、舉凡用人敷治、悉以
聖祖、

世宗之心爲心、以

聖祖、

世宗之政爲政、固已時措咸宜、中外悅服。臣等雖
隨事竭誠、黽勉查辦、然識見短淺、實不能襄
贊萬一。



皇上務宵旰勤求之政而臣等受總理事務之名則於義既屬未協而於心尤切難安。伏乞

皇上俯鑒愚悃、矜賜成全、准解總理事務之任、俾臣等各循職守、庶臣心得以少安而遵奉聖恩指訓、亦易以勉副矣。爲此謹

奏請

旨。本日奉

上諭、今日王大臣奏辭總理事務。朕臨御以來、已經一載、敬念

皇考付託之重、兢兢業業、凡敬

天勤民之大端、不敢稍有怠忽、一切政務、幸無大過。但庶務繁多、朕豈能事事熟悉、正賴賢王、大臣共相贊助、以成郅治。況

皇考當日登極、年已四十有五、在藩邸日久、國是民情、無不洞晰、尙簡用總理事務。王、大臣、怡親王等協辦三年、然後報罷。朕之才識、遠不逮

皇考之萬一、王、大臣正當竭力抒誠、仰佐朕躬、何可遽辭總理事務。若辭奏之心、出於至誠、又不若公忠體國、和衷辦事。凡朕政事有失、卽



爲規諫、思慮未到、代爲籌畫、以克盡股肱心膂之任、較之辭解總理、不更善乎。著照常辦理、不必再辭。十一月十一日、廷玉蒙

恩賜御書台衮元臣四字扁額、拜受之下、愧悚靡甯。十二月除夕前一日、

賜御書福字春聯及

御製喜雪詩墨刻。

二年丁巳、六十六歲。

上以亮闇、元旦停止陞殿。清晨、

親詣

壽皇殿行禮。廷玉等隨往。辰刻、

召王大臣入見。賜茶。並賜內造甯綢二端。二月、

四姪若震以浙藩遵

旨入覲。二十二日、

上奉

孝敬憲皇后梓宮奉移

山陵。廷玉與若震、若靄皆從。三月初二日、

世宗憲皇帝、

孝敬憲皇后梓宮安奉地宮。啟肅皇貴妃附葬。

上親送至地宮。命平郡王、鄂爾泰、張廷玉隨入。



上攀戀呼號、叩首無算、廷玉等伏地痛哭、固請數十次、

上始出、盥洗更衣、於

隆恩殿點主。先期降

旨、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恭點

世神憲皇帝神主、協辦大學士事三泰、禮部尙書

任蘭枝恭點

孝敬憲皇后神主。並降

諭旨、諭點主大臣鄂爾泰、張廷玉、三泰、任蘭枝、點主大禮攸關、必取其人品望素優、老成端慤

者、俾之敬謹將事、方克稱尊奉之隆儀。卿等
皆國家大臣、夙荷

皇考恩遇、倚任有年、名望素重、故藉卿等襄此鉅
典。其體朕哀慕、惻忱齊莊儼恪、靜慮凝神、以
對越

皇考在天之靈、庶得仰邀

皇考歆鑒、朕有厚望焉。特諭。初二日 時、點主禮
成、

上恭奉

神牌回京、於初五日奉安



太廟。初六日、禮部奏請

欽點恩科會試等官。奉

旨、張廷玉、福敏著爲正考官、索柱、姚三辰著爲副考官。廷玉等卽于本日拜

命入闈、與同事諸臣共相戒勉、悉心校閱、務拔真才、以襄盛典。是科多士雲集

輦下者、較曩時爲盛。上科應試者四千五百數十人、今則增至五千四百餘人。鎖闈一月有餘、
遵

旨取中三百十七名。四月初九日放榜、赴

乾清門請

安蒙

恩召見問闡中事、廷玉等一一奏對。十姪若需於迴避卷內、蒙

恩中式、廷玉奏謝

天恩。越數日、

上面諭曰、科場榜後、外間毫無異詞、良可喜也。二十一日、長壻姚孔鋹請假、偕大女南歸、祝北堂八十壽。三壻孫循編偕三女還里、經紀家務。五月初七日、



儒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卷四

御試翰林詹事官員九十人於

乾清宮。清晨引見、

上親出三題。首題爲君難爲臣不易論。次題藏珠于淵賦。以藏珠于淵南華妙蘊爲韻。三題賦得薰風自南來七言排律十二韻。限來字韻。本日交卷。

上親自覽閱定其甲乙。取一等三人、二等十人、三等二十人、餘俱四等。若霽蒙

恩取二等第六、比卽降

旨陞授翰林院侍講。廷玉進見謝

恩

上諭曰、若靄詩賦頗佳、朕是以特置優等。爾等大
臣子弟能黽勉嚮學、無膏粱怠惰之習、乃朕
所深嘉者、向後勉之。一月之內、若潭以庶吉
士散館引見奉

旨授爲檢討。若需以新進士引見蒙

欽點庶吉士。一門長幼登清華之上選、荷遷擢之
殊榮、正不知如何仰報於萬一。六月、內閣奏請考
試各省薦舉續到之博學鴻詞二十四人、奉
旨著張廷玉、孫嘉淦閱卷。隨於史館校閱、取萬松



齡爲一等、朱莖、洪世澤、張漢三人爲二等。將原卷進呈奉

旨、萬松齡著授爲翰林院檢討、張漢著授爲翰林院編修、朱莖、洪世澤著授爲翰林院庶吉士。十一月、

上以二十七月服制期滿、於十五日親詣泰陵告祭釋服。奉

旨、著平郡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留京辦事。若霽以起居注官

欽點隨駕。二十二日、

回鑾。二十七日、莊親王同廷玉等合詞奏辭總理事務。奉

上諭、莊親王等奏辭總理事務。朕思

皇考御極之初、命王大臣等總理事務。至二十七月、釋服之後、准其解辭者、蓋

皇考春秋已逾四旬、且至聖至明、於天下政務及一切情事、無不周知洞悉。在朕今日、豈敢與皇考比擬。正賴王大臣等輔弼贊襄、期臻上理、何得援例懇辭。但覽王大臣等所奏情辭懇切、請各歸本職辦公、仍是靖其佐理之忱悃、朕



只得勉從所請。此二十七月之內，王大臣等匡贊朕躬，一切典禮敬慎周備，凡所交政務莫不悉心辦理，甚屬勤勞。總理事務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著交宗人府、吏部從優議敘。協辦總理事務平郡王、大學士徐本公訥親、尚書海望亦著議敘。欽此。廷玉等免冠叩首，懇辭議敘，不蒙

俞允。二十八日奉

上諭：昨莊親王等奏辭總理事務，情辭懇切，朕勉從所請。但目前西北兩路軍務尚未全竣，且

朕日理萬幾、亦間有特旨交出之事、仍須就近承辦。

皇考當日原派有辦理軍機大臣、今仍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公訥親、尙書海望、侍郎納廷泰、班第辦理。欽此。二十九日、與鄂大學士同進

見、奏辭兼管部務。奉

上諭、大學士鄂爾泰奏辭總理兵部事務、大學士張廷玉奏辭兼管吏部戶部事務、情詞懇切、至於再三。卽數年來、亦屢有人陳奏大學士



不應兼管部務者。此乃就常例而論。不知國家委用大臣、隨時變通、祇期有裨政治。難以拘執成規。亦多有與例不符而出於不得已者。諸臣未能盡知也。

皇考當日命鄂爾泰、張廷玉兼理部務。迄今多年。朕御極以來。亦知兼攝爲難。二臣亦屢以爲請。而其中實有難於更易之情勢。蓋兵部尙書訥親雖年力精壯。實心任事。而蒞任未久。諸事尙未諳練。吏部職總銓衡。關係甚鉅。非謹慎練達者。未易勝任。此二臣者。實爲朕心



之所倚賴。今乃辭解部務。將來之繼。二臣辦理者。其事之妥協與否。朕尙未能預知。豈肯遽從所請。在二臣受國家厚恩。當視公事如已事。亦不當以任事簡少。易於盡職。而忽視部務。往復瀆陳也。俟數年之後。朕酌量再降諭旨。大學士鄂爾泰仍著兼管兵部。大學士張廷玉兼管兩部。事務實多。難於兼顧。准其解退戶部。仍兼管吏部。其他兼管部務之大學士。邁柱。徐本。不必兼管工部。刑部。欽此。十
二月初四日。

册立

皇后

册封

貴妃、嫔妃、純妃、嘉嬪奉

旨、著鄂爾泰、張廷玉、三泰、徐本、任蘭枝爲正使、海望、索柱、岱奇、春山、吳家騏爲副使、持節行禮。
十六日、吏部遵

旨、議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總理事務三年、應照雍正二年之例、各賞一騎都尉。蒙

恩俞允。二十日、廷玉具奏、臣長子張若靄已疊荷



皇恩身膺三等子世職不敢再有加增請將此次
恩賞騎都尉世職給與次子張若澄承襲蒙

恩遣內侍垂問曰大學士鄂爾泰將所賞騎都尉
歸併授爲三等伯何以大學士張廷玉不歸
併授爲三等伯廷玉奏曰鄂爾泰原有世職
是一等子今將騎都尉歸併應爲三等伯廷
玉原有世職是三等子今若將騎都尉歸併
只應到一等子隨奉

旨大學士張廷玉在內廷宣力多年輔弼贊襄勤
勞茂著朕之視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一切

恩眷均屬一體。今鄂爾泰因賞給騎都尉，已由一等子照例歸併授爲三等伯。張廷玉亦著加恩，由三等子從優授爲三等伯，仍著伊子張若靄承襲。欽此。廷玉聞

命之下，感激惶悚，萬不敢承。免冠叩首懇辭者數次，不蒙

恩允。兼傳諭曰：「此事張廷玉應迴避，著鄂爾泰繕寫旨意頒發。」鄂大學士因奏曰：「張廷玉旣授爲三等伯，則服色官銜應從伯爵。伊子原係子爵食俸，今奉

旨承襲三等伯、當食伯爵俸祿。奉

旨知道了。伏念廷玉受

三朝聖主天高地厚、涓埃未報、今復

逾格隆施、錫以封爵、身沐躬圭之寵、世邀極品之榮。人臣遭遇至此、罕有倫比。悚懼惶恐之心、實非筆墨所能宣寫萬一也。是年七月內、故鄉信至、知東門外石橋告成、里人以廷玉獨力建造、呼爲良弼橋、蓋取

世宗憲皇帝賜額調梅良弼之義。玉深自抱愧。其始末詳良弼橋記中。



附錄良弼橋記

秋七月、里門書來、知東門石橋於六月訖功、行旅往來稱便、予心喜之。吾邑沿山溪爲城、城之東門爲七省孔道、而大溪當其衝。舊有石橋、傾毀近百年矣。自康熙戊申、邑令胡公建木橋以利涉。每山水大至、橋輒壞。凡樵蘇之出入城市、及驛使、宦遊、商賈之有事於江楚、閩粵者、往往阻絕、不得渡。予爲諸生時、見而心傷之。蓄願作石橋以利行人。顧工費浩鉅、力有未逮。徒時時往來胸臆間。雍正十一

年蒙

世宗憲皇帝念先太傅文端公舊學積勲

命祀於京師之賢良祠。又

賜祭於本籍。

命廷玉歸里躬襄祀典。復

賜萬金爲祠祀費。

恩隆禮重無與爲比。祀事旣畢尙餘

賜金之半。因念所以廣

君恩惠行旅而慰夙願者莫若東門之橋矣。乃囑

弟姪外甥輩經理其事並擇方外人之精修



苦行及僕之服勤嚮義者贊襄之。今閱來書云、從前之轎^③所以易毀者、由篋身悉淤沙積礫、櫪下不得深、每雨猛蛟起、輒隨波以逝。今則拙沙見土、深入地中丈許、悉以櫪銜巨石奠其成。上建石磯六、磯壘石爲層、鑄鐵軸以鍵上下、石交處又爲鐵鋌以合之、並融樹汁米瀋、雜黃壤白堊以實其罅。橋身長十五丈、廣一丈五尺、左右周以石欄、東西建二亭以憩民之避風雨、施茗漿者。谿之兩涯壘巨石爲岸、高一丈、西長十有六丈、東長八丈、用礫



水衝兼以衛橋。經始於雍正乙卯年正月。落成於乾隆丁巳年六月。爲期三年。爲費六千三百里。人樂之。名橋曰良弼。蓋取

世宗皇帝賜書調梅良弼之額。以爲予功。予念非聖主恩賜之便。蕃則費無所資。非先太傅之崇祀。則予無由經始。非親族子弟暨在工之人同心其力。則橋未易成。卽成亦未必其堅緻若此。今旣訖功。而獨歸美於予。予實赧焉。因記一時之好善樂施。鳩工庀材之人。以見茲橋之成。非予一人力也。其相度形勢。籌畫機

宜、總司工費者、則吾弟廷琬、吾姪若潭、若霽、若泌、若霍、姪孫曾啟、外甥姚孔綱也。指示匠作、勸課工程、三年如一日者、則僧品山秀峰也。不避寒暑、奔走督察、俾各工踴躍趨事、尅期告竣者、則吳興老僕詹大吾、家世僕方大之力居多。旣成、而吾姪若震又立四石柱於上流以殺水勢。吾姊姚太恭人及吾姪婦姚恭人其捐千金、沿溪築堤、以衛民居。是又好行其德而爲茲橋計久遠之美意也。爰詳爲之書。

三年戊午 六十七歲。

是歲正月十六日、

賜大學士、尙書、侍郎、京卿及開坊以上並 內廷
翰林等、宴於

圓明園各

賜

聖祖仁皇帝御批通鑑一部、蟒緞一端、貂皮二張。
廷玉、廷瑑、若靄與焉。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此次恭謁

泰陵、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京總理諸務。三



月十二日。次子若澄畢姻。請假三日以成吉禮。是月。京察屆期。廷玉遵

例。自陳懇

賜罷斥。閣臣擬票進呈。

御筆更改發出。奉

旨。卿誠恪和平。公忠敏練。簡任機務。兼總銓曹。正資倚任。著照舊供職。京師夏月雨澤愆期。奉命同大學士鄂爾泰。尙書訥親。海望。及刑部堂官。清理刑獄。六月初五日。甘霖普降。次日。

特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入

圓明園泛舟遊覽，廷玉與長子若靄與焉。至蓬萊洲小憩。

賜茶果。

御製七律一章，親灑

宸翰，頃刻而成。命諸臣面賦，以誌一時勝賞。廷玉獻七言截句四首。

上嘉獎曰：到底是老手。若靄獻七言律二首，亦稱旨。越日，

上以御書勒石，令學士梁詩正錄諸臣詩，附鐫於後。彙爲一冊，誠藝林未有之盛事。而廷玉父



子同被

殊恩其榮幸更何如乎。石刻既成、蒙

賜二帙、世世子孫當永寶之。八月初三日、奉

上諭、朕此次恭謁

泰陵、著平郡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京總理
諸務。十月二十日、先賢有子升配十一哲、廷

玉奉

命祭告

先師孔子。是月二十九日、具奏懇辭兼攝吏部事、

蒙

恩召見慰留不久。其奏曰。謹奏爲敷陳下情仰冀
聖慈垂鑒事。臣蒙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至優至渥。求之史冊。罕有比
倫。縱殫竭駑駘。未能仰酬萬一。何敢畏難就
逸。自蹈推諉之愆。惟是量力捫心。實有萬不
容已之下情。不得不上陳於

君父之前者。雍正六年冬月。因吏部滿漢尙書俱
無在任之人。蒙



世宗皇帝命臣兼行署理。比時原有暫署二三年之

旨。嗣後臣屢次懇辭。仍以堂官缺員。未蒙

俞允。且

諭。若有差誤。寬免處分。

恩旨纏綿。非臣下所能承受。臣每一跪誦。涕零如

雨。我

皇上新政之初。臣不敢遽以私情固請。上年冬月。始敢瀝抒悃忱。乃蒙

溫諭慰留。臣恭聆之下。慚感無地。伏念臣自兼管



吏部以來已十有一年。從來大臣兼攝別部。未有如臣之久者。今犬馬之齒六十有七。自覺精神思慮。迥不如前。事多遺忘。食漸減少。夫以望七之衰年。而兼繁劇之鉅任。又不能時常入署。檢閱稽查。竊恐錯誤。擔延在所不免。在臣身。固無足惜。而公事所繫匪輕。言念及此。汗流浹背。現今滿漢尙書俱備。正愚臣可以言情之時。倘蒙

皇上聖慈。俯垂鑒照。保全其末路。矜惜其衰顏。載降

編音、解退部務、則減一兼官、卽減一分責任、少一曠誤之件、卽輕一分慚惶恐懼之心。不但臣力寬餘、無憂竭蹶、而於本職應辦之事、更得專心致力、不至有顧此遺彼之虞。頂戴聖主始終覆幬之仁恩、永永無極矣。爲此具奏請

旨。十二月、六弟廷瑑奉

命前往奉天、督修

福陵工程。

四年己未、

六十八歲。

是歲正月初二日、

召集王公卿尹翰詹臺省官於

乾清宮、賦柏梁體詩、用一先韻。

上首倡洪鈞氣轉叶韶年、廷玉分得宣字、恭獻身
依

丹陛

皇仁宣之句。若靄分得畋字、恭獻石渠圖史供蒐
畋之句。

上又御製七言律詩一首示羣臣、廷玉敬步
元韻進呈。十五日、三弟廷璐江蘇學政報滿回京、



信 藏

蒙

恩召見。是月、廷玉蒙

恩賜宴二次。二月初十日、若靄奉

特旨陞授侍讀學士。三月、聞故鄉米價昂貴、窮民
乏食、寄信南回、將莊租減價平糶、以濟里人。
四月二十一日、奉

旨、新科進士著莊親王、和親王、平郡王、張廷玉、訥
親、尹繼善、照上科例分別揀選具奏。五月二
十八日、內閣奉

上諭、朕御極以來、內外大臣中數人、實能體朕敬

天勤民之心、輔弼襄贊、抒誠宣力、有功於社稷、有
益於蒼生。勞績茂昭、宜加優獎。大學士伯鄂
爾泰、張廷玉、大學士福敏、俱著加太保。大學
士徐本、查郎阿、吏部尙書公訥、親、俱著加太
子太保。吏部尙書甘汝來、戶部尙書海望、兵
部尙書鄂善、刑部尙書尹繼善、尙書銜徐元
夢、直隸總督孫嘉淦、雲南總督公慶復、俱著
加太子少保。廷玉等具奏懇辭再四、不蒙
俞允。六月二十四日、因八旗志書纂修告成、蒙
恩議敘、加二級。八月二十日、內閣以纂修明史綱



日奏請派員奉

旨著鄂爾泰、張廷玉爲總裁官、趙國麟、陳惠華、尹繼善、楊起曾爲副總裁官。九月初九日奉

上諭朕此次奉

皇太后謁

陵著怡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京總理諸務。十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駐蹕南苑、部院八旗等衙門著照圓明園之例輪班奏事。天氣寒冷、吏兵二部輪班之日、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不必前往。十一月

皇上大閱回鑾、

賜廷玉內廐良馬一匹。十二月、廷玉率翰詹諸臣

恭進

南苑大閱詩冊。

五年庚申、六十九歲。

是歲正月、蒙

恩賜宴二次。二月間、故鄉信來、知歲歉米貴、貧民
乏食、紳士有散賑之舉。予馳信回里、捐倉穀
一千石、並囑弟姪輩實心舉行、成此善舉。閏
六月初一日、若靄等生母



信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卷四

誥封一品夫人吳氏病故。享年五十有八。持家四十二年。養育子女俱各成立。疊受

榮封。賢淑之聲。內外無間。一旦溘逝。悲愴不勝。予

請

假十五日。在寓治喪。仰荷

天恩。念玉年老。忽遭此戚。

特遣侍衛五十七到寓宣

旨慰問。王公大人及合京僚友俱往弔奠。九月二

十四日。若靄扶輿從陸路回里。擬浮厝於北郊之古塘。啟行之日。送者塞途。益增哀感。七

月初四日

恩賜

御製詩一首。詩曰：喉舌專司歷有年，兩朝望重志逾堅。魏公令德光閭里，山甫柔嘉耀簡編。調鼎念常周庶務，勞謙事每效前賢。古今政績如懸鑑，時爲蒼生啟惠鮮。

御筆親書大幅，首行書賜大學士張廷玉，末書御筆二字。廷玉敬承之下，恐懼悚惶，跼蹐無地。次日入

見，面陳謝悃。



儒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卷四

上諭曰、朕詩字字皆卿實蹟、但恐嘉獎未盡耳。廷玉免冠叩首謝曰、

天章褒獎逾量、臣實愧不敢當也。九月二十四日、上諭朕此次恭謁

泰陵行禮、著怡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京總理諸務。十一月、江蘇學政缺員、

上以三弟廷璐曾經三任、歷九年之久、無忝厥職、欲仍用之、玉以廷璐現在患病辭。

上曰、張廷瑑可用也。玉再辭。

上曰、廷瑑爲人謹飭、兼能閱文、必稱任使。十一月、

若霽信來、知扶母櫬於十月二十日抵里。十
二月、長婿姚孔鋹以母年八十有四、告請終
養。予與滿大學士管掌院事福公具奏、蒙
恩俞允。



校記

①翼：當作「奕」。

②恩：當作「思」。

③轎：當作「橋」。

④惘：乃「惘」之誤。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卷五

六世孫紹文重校

六年辛酉、七十歲。

是歲正月蒙

恩賜宴二次。初九日、次孫曾詒生。二月、若靄自桐
回京。三月、京察屆期、廷玉遵例自陳懇
賜罷斥。奉

硃批諭旨、卿誠恪和平、公忠敏練、簡任機務、兼總
銓曹、正資倚任。著照舊供職。六月、三弟廷璐
奉



臨歲

命主試江西。七月二十六日、

聖駕出口行圍、奉

旨、著履親王、和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京
總理諸務、輪班值宿紫禁城內。九月九日、廷
玉七十生日、蒙

恩於行在頒賜

御書扁額、曰調元錫祉。

御書對聯曰、忠誠濟美三台麗、弼亮延庥百福申。
御製詩曰、厯掌絲綸佐斗樞、心依行在想晨趨。最
欣佳節當初度、要識元衡半老儒。潞國晚年

尤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緘詩並寄黃花酒，
看取灤灤湛露濡。首行

書賜大學士張廷玉七旬壽詩末

書乾隆辛酉秋九月行在御筆並

賜御用冠一頂、蟒袍補服各一件、數珠一串、寶帶
雜佩全副、八寶如意一柄、無量壽佛金像一
尊、膳饌餅餌珍果佳蔬八筵、上酒一罇、

命詹事鄂容安總管內侍王太平、率內務府官員
賚至邸寓宣

旨酌以金罍曰：今日大學士七十生辰，特賜壽酒。



相慶。廷玉載拜領受。次日具摺謝

恩奉

硃批覽卿奏謝矣。九月二十日

聖駕回圓明園。次壻姚鏊來京引

見蒙

恩實授青州運同。十二月具奏懇辭兼管吏部事務。奉

旨著照舊兼管。是月纂修

世宗憲皇帝實錄告成。臣等奉表恭進。

皇上具禮服出宮。至保和殿拜受。復

御太和殿、百官慶賀。鳴贊、官宣。

制詞、一應典禮、照雍正九年之例。次日降

旨、將在事諸臣、交部議敘。越日、臣廷玉等具奏懇

辭奉

旨、交部一併議奏。二十一日、次媳姚氏病故。媳賢
孝性成、事上接下、恭敬和順。于歸四年、一舉
一言、悉合禮法。歿之日、舉室無不悲傷。予告
假五日、在寓治喪。

七年壬戌、七十一歲。

是歲正月、蒙



仙藏

恩賜宴二次。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朕此次恭謁

泰陵著怡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京總理
事務。四月

殿試奉

命充讀卷官。五月初四日奉

旨、新科進士著莊親王、和親王、怡親王、大學士鄂
爾泰、張廷玉、尚書訥親、驗看、分別等次具奏。
是月、因總裁吏部則例告成、蒙

恩議敘、紀錄二次。七月、四姪若震以母老懇請終

養奉

特旨俞允。八月奉

旨、朕於九月十一日前往馬蘭峪恭謁

祖陵、著和親王、怡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
京總理諸務。十月初一日、若霽持母服期滿。
初十日、余率同詣

宮門請

安奉。

旨、張若霽著仍在南書房行走。十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我朝文臣無封公侯伯之例、大學士張廷玉



藏

伯爵係格外加恩。彼時伊奏請給與伊子張若靄承襲之處不合。今著帶於本身。伊子張若靄不必承襲。欽此。是月因鄂大學士父子奉

嚴綸議處。並降此旨。

八年癸亥、七十二歲。

是歲正月十一日蒙

恩召至

重華宮賜宴。聯句以浮圓子爲題。卽食品中元

宵也。燈夕又

賜宴聯句。三月若霽奉

旨補授翰林院侍讀學士。四月

御試翰林詹事官於

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若霽詩賦蒙

恩嘉獎。取置二等第三名。奉

旨陞授通政司右通政。若澄繼娶嘉興朱氏。編修
諱荃女也。六月。欽奉

上諭。本年七月內。朕恭奉

皇太后前往奉天叩謁



祖陵著履親王、平郡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京總理諸務。此次三弟廷璐奉

命隨駕。七月初六日，若靄蒙

恩陞授光祿寺卿。仲璠姚鉉告假養母，偕二女

南歸。十月，

聖駕回鑾。奉

上諭：車駕東巡數月，在京總理事務王大臣稽查妥協，安靜無事，著照恩詔內扈從王大臣例，履親王、平郡王紀錄二次，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加一級。時朝官有條奏取士之法不



當專用制科、試士之法。不當專用制藝者，予力持以爲不可更張。當以仍舊爲善。又有爲均田限田之請者，予深知事屬難行，徒滋擾累。廷議時動色力爭。均蒙

聖明鑒察而從之。十一月初八日，奉

上諭：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年齒俱老，難於久立。朕陞殿視朝，不必侍班。又奉

上諭：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年老，難於騎馬，著乘輿入紫禁城。

九年甲子，七十三歲。

是歲正月十六日奉

上諭朕於正月二十五日恭謁

泰陵著莊親王和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京總理事務三月初三日若霽蒙

恩陞授通政使司通政使是月京察屆期廷玉遵例自陳懇

恩罷斥並舉協辦大學士事務吏部尙書劉於義代大學士掌院學士之任奉

旨卿公正和平才品敏練簡任機務兼總銓衡正資倚任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三弟廷璐

蒙

恩予告歸里。四月二十日、孫曾設生、若澄出。五月、六弟廷瑑轉補內閣學士、旋奉

命主試江西。七月初八日、三子若淑畢姻、同里誥封招勇將軍陝西副將孫諱曰注之女也。請假二日、以成吉禮。九月、順天榜發、若澄中式五十四名。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於十月十二日恭奉

皇太后前往湯山、著莊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尚書公訥親在京總理事務。是月、南書房



偶 哉

先期承

旨重蒼翰林院落成、車駕臨幸、錫宴、送大學士掌
院事鄂爾泰、張廷玉進署。以張說東壁圖書
府五律字爲韻、賦東字音字二首、勅廷臣三
十八人各分一字賦詩。臣廷玉得圖字、若靄
得羨字。

御製詩曰、撫序權居北、占星壁在東。斯干歌翰苑、
於樂宅儒風。改殿當年異、登瀛此日同。三台
司道筦、二老亮天功。樂具卿雲奏、筵開湛露
融。底希光舊史、長此贊微躬。

木天臨翠輦。鴛侶集華簪。廣學心常切。因文
道可尋。橫汾陰豈昔。來泮水猶今。禮樂於斯
盛。觥罍取次斟。詩慚得珍字。詞尙戲官箴。返
轡重城暮。猶聞歌誦音。

廷玉詩曰。卿雲籠玉署。

黼座啟蘿圖。磚影迎

天步。金聲仰

聖謨。

龍文成五采。虎觀拜諸儒。襄贊臣何有。賡颺
帝曰俞。宴歌魚在藻。詩叶鳳鳴梧。兩世桓榮席。捫



心感愧俱。

臣父曾掌院事十二年、臣又承乏二十一年、實異數也。又蒙

御書稽古論思、集賢清秘二額、

賜臣

鄂爾泰、

臣

張廷玉、卽懸於翰苑中堂。二十七

日、

駕發自乾清宮、由午門出至翰苑、先

詣祀

孔子祠、肅穆如禮爰

升座、羣臣次第上謁畢、各就位樂作。

賜宴酒三巡、樂闋。

天顏怡暢、因舉十八學士登瀛洲事、謂臣爾泰、臣

廷玉曰、卿二人誠無愧唐之房杜、顧朕弗及
太宗耳。又曰、翰林之職、非獨文詞已也。因文
可以見道、爾諸臣當深體此意。臣爾泰、臣廷
玉惶恐、謹避席謝、奏曰、

皇上過唐太宗遠甚、臣等謏薄、亦思上佐

堯舜、與中天之治、然材分不逮、竊自愧出房杜下。
上又倡柏梁體、首句曰、重開甲子文治昌、命與寡
百六十五人各賦一句、以志盛典。廷玉獻以

聖繼

聖垂經常句、若、靄獻仙豪雄健、擺礪礪句。既撤宴、



臨 藏

上起如清秘堂、羣臣趨出候

駕於沙隄之東。未移晷、尙書公訥親恭捧

御筆七言長句四首宣示諸臣、則又

上於更衣次、援筆立成者也。羣臣跪誦之下、歡喜

讚歎、以爲亘古所未有。隨

頒賜諸臣樂善堂文集、性理精義各一帙、文綺名

茶筆墨諸物有差。是日宴罷、

車駕由翰苑幸貢院、遍觀堂所、周覽號舍、軫念士

子風檐矮屋之辛苦、

御製七言律四首、親灑宸翰、刊刻於至公堂之中。

羣臣等因請摹勒、頒賜各省舉場從之。

十年乙丑、七十四歲。

是歲正月初四日、奉

召同內廷詞臣宴集

重華宮聯句、長男若霽亦與。二月、日、奉

上諭、朕此次恭謁

祖陵、著莊親王、平郡王、大學士張廷玉、尙書公訥
親在京總理事務。欽此。四月十一日、會試榜
發、次男若澄中式第六十七名。次日、詣

圓明園宮門謝



信藏

恩。是月十九日、四男若淳畢姻、同里浙江處州府同知夏諱啟珍女也。告假二日、以成吉禮。二十六日、

殿試。五月初一日傳臚、若澄名在二甲第十六。十九日、

保和殿朝考、蒙

恩拔取第十七名。四月二十二日、西林鄂相國爾泰仙逝。五月二十二日、奉

旨以訥親代之。次日、廷玉面奏、我

朝舊制、內閣係滿大學士領班、臣謹奏聞。越日、

內閣以班次請奉

旨、著訥親居首。訥隨具奏、大學士張廷玉參贊綸
扉已歷二十餘年、臣初膺

恩命、卽在大學士班首、臣心實有未安等語。奉

旨、訥親所奏亦是。但我朝舊制、內閣係滿大學士
領班、張廷玉早已面奏。若以任用之先後爲
次序、則當日鄂爾泰卽不應在張廷玉之前。
嗣後內閣行走列名、訥親在前、吏部行走列
名、張廷玉在前。欽此。二十八日、揀選新科進
士、奉



旨派出莊親王、和親王、平親王、大學士訥親、張廷玉、尙書來保、分別等次具奏。若澄名在一等。六月初六日、一等二等進士引

見若澄蒙

恩選入庶吉士、習清書。是月二十四日、奉

旨、七月內朕出口行圍、著履親王、平郡王、大學士訥親、張廷玉在京總理諸務。所有七八兩月文武大選官員、著照乾隆八年之例、文員內之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之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各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等



官、並年滿千總、俱交王大臣驗看。其中若有
年老才庸、不勝繁劇之缺者、酌量調補、隨具
本奏聞。可卽傳諭該部知之。欽此。七月二十
日、孫曾調生、若靄出。九月十六日、桐城家信
至、驚聞三弟訃音、哀慟欲絕。次日、設位於東
書齋小方壺、率子姪合家祭奠、告假三日。公
卿僚友皆往弔唁。十月十七日、若靄奉

特旨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王奏辭、

上不允。父子兄弟叔姪同在綸扉、乃舊事之所無、
舉朝以爲榮。王益滋愧悚。十八日、側室吳氏

病故。三男若淑生母也。柩停於東書齋。予告假三日。若淑以

恩廕授五品官。生母例應候贈宜人。

十一年丙寅、七十五歲。

是歲正月初十日、

召集王公大臣、內廷翰林、錫宴

重華宮聯句。廷玉偕長男若靄與焉。十五日、奉

召瀛臺觀煙火。十六日、

上奉

皇太后瀛臺觀烟火、



御製卽景燈詞八章、第六章有殿前底事金蓮撒
歸第羣看相是張句。注云、大學士張廷玉自
雍正年間至今、與上元燈火之觀凡二十餘
年、故以張說故事比之。二月十七日、四男若
淳舉子曾謚。是月、六弟廷瑑以病求退、奉
旨解任、回籍調理。三月、恭

進三禮蒙

恩議敘、加二級。閏三月、

御撰綱目編告成、蒙

恩議敘、加二級。是月、六弟束裝歸里。七月、奉

上諭本年九月朕恭謁

泰陵並往五臺著莊親王平郡王大學士訥親張
廷玉在京總理諸務其月選文員內之通判
州縣等官武員內之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
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等官並年
滿千總俱著在京之王大學士照從前之例
驗看可卽傳諭該部知之又奉

上諭各部院帶領人員引見朕降滿洲旨意處居
多昔

皇祖時凡遇滿洲尙書出差俱係滿洲侍郎領進



班第現已出差。今日兵部引見人員，著照舊例。今舒赫德居首領進，嗣後卽照此遵行。至於吏部，則大學士張廷玉年久，其進退熟嫻，滿洲儀節，著仍在前行。走。八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康熙二十年七月，我

聖祖仁皇帝駐蹕瀛臺，特召大學士以下各部院衙門官員賜宴，命內大臣傳諭慰勞，賞賚有差。至今稱爲盛事。朕臨御以來，仰賴

上天眷佑，海宇乂安。今歲京師雨暘應候，百穀蕃昌，畿輔其獲有秋，各省亦多收穫。

天庥滋至、我君臣應額手慶成。今當秋風薦爽、景物咸和、念茲宗藩瓜陟、誼屬本支、大小臣工、宣猷効力、宜循往典、錫之宴享、以昭君臣一體之情。叶笙簧酒醴之歡。著於瀛臺設宴。本月二十七日、宴王公及近支宗親。二十八日、宴大學士、九卿、京堂、詹事、科道。載考古昔君臣、有賞花釣魚、宴飲賦詩之事。諸臣內或文學侍從、或翰墨素嫻者、著入宴賦詩、以效賡颺喜起之風焉。是日、廷玉與若靄並侍宴於含元殿。

上首倡金風玉露慶西成句、諸臣以次分賦、廷玉賦曙光銀漢橫庚庚句、若靄賦淑清萬卉圓芳腴句。

上復用唐李嶠甘露殿侍宴詩字爲韻、賦月字、霞字五言律各一首、

命大臣及內廷翰林三十八人分賦、廷玉得宇字、若靄得羹字。

上又製七言律四章、令廷玉賡和。第二章有三世方明陪宴賞、從教佳話冠螭頭之句。注曰、大學士張廷玉之父曾侍



皇祖西苑宴賞、今與其子若靄共陪此會、亦盛事也。筵宴既畢、泛舟至流杯亭、諸臣卽事聯句、各

賚書牋、縑帛、嘉魚珍果而歸。九月、因

巡幸五臺、奉

諭大學士張廷玉、今在京總理事務、朕念其年逾古稀、若照例直宿、未免過勞。著每日進內辦事、不必直宿。三子若淑、四子若淳、各照本身品級、捐請生母及本身妻室

封典。十月十八日、奉



上諭大學士張廷玉服官數十年、日侍內廷、勤勞敬慎、夙夜靖共、靡間寒暑。今年逾古稀、每日晨興赴闕、未免過勞、朕心軫念。古大臣有於居第視事、數日一至朝堂者、嗣後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或遇炎蒸風雪、或自度宜於少休、亦不必勉強進內。其有應辦事務、可以在家辦理、俾得從容頤養、精力自加強健、以示朕優眷老臣之意。十九日、大學士訥親傳旨、大學士張廷玉步履微覺艱難、吏部引見月官時、不必勉強帶領。九月初十日、

聖駕恭謁

泰陵卽由易州前往五臺長男若靄奉

旨扈從途次承

命賦詩作畫皆蒙

嘉獎拜

賜御饌果餌無虛日。

上登清涼山、

命諸臣留駐王塊、惟若靄與 內廷近臣從行。歸

次保定忽感寒熱之症、

聖慈厪念諭令先歸、並

賜珍藥、遣太醫院護視。及

上回宮、屢承

垂問。至病勢轉劇、一日之間

詢問數次、並切

諭。廷玉寬懷頤養。若靄聞

命、猶於枕上叩首謝恩。十一月十七日申時、溘然

長逝。易簀之時、惟以未報

君恩爲恨、語不及私。嗚呼痛哉。

上聞、特降諭旨、內閣學士張若靄在內廷行走十餘年、小心勤慎、能恪遵伊父大學士張廷玉



家訓深望其將來尙可有成。今秋扈從於途，次患病，隨遣御醫調治，且令其先回。冀卽痊可以慰伊老父之心。不意遽聞溘逝，深爲憫惻。伊從前曾襲伯爵，因其與定制未符，是以令在本任供職。今著加恩，照伯爵品級賞銀一千兩，料理喪儀。大學士張廷玉年逾古稀，遭此傷痛，殊難爲懷。可傳諭令節哀自愛，勉副朕軫念之意。十八日。

上遣內大臣戶部侍郎傅恒至寓看視，宣旨慰問，諄切周至，並



賜糜粥、諭令加餐。越一日或二日、必遣侍衛詢眠食狀。廷玉告 假二十日、在寓治喪。王公卿尹寮、家友朋皆枉弔奠。十二月、禮部覆奏卹典、蒙

恩賜祭一壇。十七日、奉

旨、大學士張廷玉在內廷行走、年老需人扶掖。伊子庶吉士張若澄、著在南書房行走。

校記

①賁：當作「賁」。

②今：當作「令」。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卷六

六世孫紹文重校

十二年丁卯 七十六歲。

是歲正月初七日、次男若澄蒙

特旨授職編修。是日、四男若淳舉第二子曾誼。十

二日、

上召集王大臣、內廷翰林、錫宴聯句於

重華宮、以爆竹爲題。廷玉偕若澄與焉。二月初

一日、大女自桐抵都、因傷若靄之棄養、遠來

省視。初四日、奉



儒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卷六

上諭朕此次恭謁

祖陵著莊親王和親王大學士訥親張廷玉在京
總理諸務。欽此。初七日七姪若霍到京。初八
日若澄奉

旨隨駕謁

陵。十四日巳時

諭祭長男若靄於邸第。禮部侍郎鄧鍾岳率執事
司官太常寺官捧

諭祭文至靈樞前舉行

典禮。牲醴香帛祭品俱如儀。太常官宣讀

祭文禮成。次日，廷玉具摺資。

行在謝

恩。三月初一日，京察屆期，廷玉遵例自陳懇

賜罷斥，並舉協辦大學士事務吏部尚書劉於義
代大學士任，刑部尚書汪由敦代翰林院掌
院學士任。閣臣擬票進呈。

御筆更改發出奉

旨。卿老成忠厚，才品優長，簡任機務，兼總鈐曹，正
資倚任。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初二日，具
奏爲若澄請假護送兄櫬回籍。蒙



恩賜假三個月。本月初七日、長孫曾效扶柩從陸路旋里、次男若澄護送。啟行之日、在京僚友姻親送者俱設路祭、益增哀感。大女亦同歸。十九日、若澄舉第二子曾謹。四月初七日、若澄抵里信來、途次平安。於十六日在籍受弔。十九日安居於古塘。五月十三日、奉

上諭、本年七月內、朕出口行圍、著莊親王、履親王、大學士訥親、張廷玉在京總理事務。其月選之文員內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

校等官、並年滿千總、俱著王大學士照從前之例驗看。可傳諭該部知之。欽此。十八日、廷玉承

旨、派翰林十人、中書十人、繕寫李善注文選一部、校對翰林一人、開局於澄懷園之麗景軒。大官傳餐上方給札、間日賜肴饌果品。閱四十日書竣、裝潢進

呈蒙

賜宮紗、人各四疋。二十一日、吏部帶領各部院衙門



儒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卷六

京察一等官員引

見奉

旨、賽尙阿、額爾登額、圖起、榮德、步登、廷覺、羅甯、永安、蘇傳和、何其睿、郭肇、鎮錢琦、葉西、程恆、障大、聆、程景伊、朱佩蓮、西成、吳自高、諄、泰色明、覺羅鄂岱、恒昌、德源、七十六、特屯克爾、圖積善、諾穆、渾書、章阿、常泰、孫琦、賦恒、薩哈泰、覺羅吳勒三、瓦爾達、佟崙、福興、阿、俱准其一等、加一級。吳紱、朱荃、金牲、文敏、伍秀、覺羅七十、八、俱著改爲二等。吳紱年老、朱荃、金牲、不過

稍有聰明學問均屬平當金甌年分亦淺皆不稱保薦。若此等得列薦舉則翰林院可保之人尙多何以服眾。且今次翰林院保舉一等人員比上次較多著將掌院學士交部察議。欽此。吏部議覆照例降二級有加級抵銷。奉

旨依議。六月十三日。次男若澄長孫曾效回京。次日廷玉率若澄詣

宮門銷假謝

恩。十五日奉



儲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卷六

上諭馬端臨文獻通考一書綜貫歷代典章制度由上古以迄唐宋源委瞭然學者資以考鏡明王圻取遼金元明事蹟續之煩蕪寡要未足與三通並且至今又百五十餘年矣我朝監古定制憲章明備是宜搜擇討論以徵信從其自乾隆十年以前會典所載令甲所布金匱石室所儲與夫近代因革損益之異上溯宋嘉定以後馬氏所未備者悉著於編爲續文獻通考大學士張廷玉尙書梁詩正汪由敦經理其事惟簡惟要所有纂輯事宜酌

議以聞。欽此。七月二十日、

上行圍出口、廷玉遵

旨、總理事務、不直宿。九月初十日、尙書傅恒字寄
總理事務王大臣內開、奉

上諭、朕至湯山、王大臣等前來接駕時、大學士張
廷玉年逾古稀、湯山距京尙遠、看其精神、可
來則來、不可稍有勉強。在京接駕、亦同一體。
著傳諭王大臣等酌量之。欽此。廷玉聞
命、不勝感悚。因步履尙可勉強、仍赴湯山接
駕。蒙



召見行宮慰問良久。十月初七日，若澄奉旨，在懋勤殿行走。十一月初四日，若澄奉

敕臨文徵明谿山深雪圖，蒙

御筆題詩云：居然鍊雪舊齋邊。

御筆注曰：張若靄有鍊雪齋印記，若澄其弟也。畫

格書禪肖，腕懸爲仿。停雲瀟灑筆，玉峰高欲倚。瑤天鍊雪齋，亡兒若靄讀書處也。越日，若

澄又奉

敕畫秋林疊嶂圖，復蒙

御題云：底事林巒愛寄情，每看文筆灑然清。生秋庭裏詩爲畫，鍊雪齋中弟繼兄。隔歲繫懷吟

且置一番觸目興偏生。碧雲天在高山外。寫
作排空雁字橫。伏思若澄新進小臣。以塗鴉
薄技蒙

恩獎賞、

宸翰親題。並念憶若靄不置。悲感咸集。涕泗交頤。
廿九日。若澄蒙

恩賞貂褂一襲。十二月初三日。奉
敕纂修詞林典故書成。進呈

御覽蒙

賜序文又



儲藏

御製詩四章賜廷玉。詩曰：儘有研京並練都，導言

何用但吹竽。便將翰苑登瀛譜，喚作卿家世

系圖。日影花磚鈴索靜，春風芸署榜題雙。

寶山自古稱佳話，事業何人繼曲江。韻集

燕公四十賢。御筆注曰：劉長卿云：五言律如四十個賢人。晨星數罷一悽

然。御筆注曰：朕幸翰苑，廣吟者如大學士。鄂爾泰、尚書張照輩不數年皆物故矣。卽看壁府哀成

帙，重憶柯亭劉井邊。見說房公獨善謀，皤

皤長領鳳池頭。更兼兩世桓榮席，誰不云然

勝一籌奉

旨發武英殿刊刻頒賜。

十三年戊辰、七十七歲。

是歲正月初二日、四男若淳舉第三子曾諒。
初九日、

上召集王公大臣、內廷翰林、宴

重華宮、聯句、廷玉偕若澄與焉。初十日、扈從

上駐蹕圓明園。十六日、

賜大臣宴、廷玉蒙

賜如意、端硯、水晶花瓶、諸珍器。十八日、奉

上諭、本年二月內、朕恭謁

孔林、著履親王、平郡王、大學士、訥親、張廷玉在京



總理事務。二十九日、

上以幾暇召對、廷玉懋陳年力衰邁、實難供職、懇求解退、以免隕越。蒙

恩慰留。廷玉免冠叩首者再、雪涕陳情、不蒙俞允。

特頒諭旨、干言往復諄至。次日

臨軒、廣集諸臣、又申

諭命、廷玉不勝感戴惶悚。

諭旨曰、大學士伯張廷玉年來屢於燕見之次、以衰老乞休、朕輒宣諭慰留。但因年齒既高、時



加軫念、前後數頒溫旨、令其盛暑祁寒不必
勉強赴直、隨時量力、以資調護。每見其神情
矍鑠、深用愜懷、以爲邦家祥瑞。昨緣召對、復
力以年近八旬、請得歸榮故鄉、情辭懇切、至
於淚下。朕向諭以卿受

三朝厚恩、且奉

皇考遺命、將來配享

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而伊昨奏引
宋明配享之臣、曾有乞休得請者、舉數人爲
証。且稱七十懸車、古之通義、又引老子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爲解。朕不以爲然。昔人久處要地。恐滋讒謗。將致貪戀貽譏。勢必迫於殆辱。故易云。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要豈所論於與國家關休戚。視君臣爲一體者哉。設令昏耄龍鍾。不能事事。瘕官曠職。於治體有妨。亟當避賢者路。在朝廷亦不得不聽其引退。然昏耄龍鍾者。固將神明憤然。其於去留已瞽不知。使其心尙知覺。則日日同堂聚處之人。一旦遠離。雖屬朋友。尙有不忍。況在君臣。豈竟漠然。書曰。天壽平格。又曰。耆壽俊在厥服。



秦穆霸王、尙猶詢茲黃髮、使七十必令懸車、
何以尙有八十杖朝之典。卿精采不衰、應務
周敏、不減少狀。^②若必以泉石徜徉、高蹈爲適、
獨不聞武侯鞠躬盡瘁之訓耶。若如卿所奏、
武侯遭時艱難、受任軍旅、生逢熙洽、優游太
平、未可同日而語。朕又謂不然。皐夔稷契與
龍逢比干、所遇之時不同、而可信其易地皆
然、其心同也。設皐夔稷契無龍逢比干之心、
必不能致謨明弼諧之盛。龍逢比干無皐夔
稷契之心、亦必不能成致命遂志之忠。遭遇

雖殊、誠盡則一。夫既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則不以艱鉅自諉、亦豈得以承平自逸。爲君則乾乾不息、爲臣則蹇蹇匪躬、所謂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朕爲卿思之、不獨受

皇祖、

皇考至優至渥之恩、不可言去。卽以朕十餘年眷待之隆、亦不當言去。卽令果必當去、朕且不忍令卿遽去、而卿顧能辭朕去耶。卿若恐人議其戀職、因有此奏、則可。若謂人臣義當如此、則不可。朕嘗謂致事之說、必古人遭逢不



偶不得已之苦衷。而非士人之盛節。爲人臣者。斷不可存此心。何則。朝廷建官命職。不惟逸豫。惟以治民。而人生自少至老。爲日幾何。且筮仕之年。非能自必。設令預以此存心。必將漠視一切。泛泛如秦越人之相視。年至則奉身以退耳。誰復出力爲國家圖庶務者。此所係於國體官方。人心世道者甚大。我朝待大臣恩禮。薦至而不忍輕令解職。大臣苟非隆老有疾。不輕陳請。恐不知者反議其貪位戀職。而謂國家不能優老。全其令名。是不可

以不辨。故因大學士張廷玉之請，舉朕所往復曉譬者，布告有列。其所陳既未允行，重違其意，所有吏部事務不必兼理，俾從容內直，以綏眉壽。大學士來保著兼管吏部尚書事。二月初四日。

上啟駕東巡，若澄以

內廷翰林

欽點扈從。三月十三日，廷玉於總理事務直廬接奉

詔諭，驚聞

大行皇后於十二日德州舟次崩逝、駭痛欲絕、伏地不能起。十四日、趨赴通州迎

駕。十七日、隨

鑾回宮。是日、安奉

大行皇后梓宮於

長春宮、親王以下及有頂帶官員制服舉哀、每日三次齊集。四月初十日、奉移

大行皇后梓宮安奉 景山內

觀德殿、每日照舊齊集。廷玉蒙

恩垂念、年齒衰頹、不必遵照定例、但於大祭之期



與祭行禮。十一日、會試榜發、姪曾孫裕、蒙中
式第十二名。二十六日、廷玉奉

旨、充殿試讀卷官。五月十八日、奉

旨、莊親王、和親王、大學士張廷玉、協辦大學士傅
恒、刑部尙書達爾黨阿、揀選新科進士、分別
等次引

見。裕、蒙

恩、選拔庶吉士。二十九日、

御試翰詹諸臣八十七人於

乾清宮、

欽命賦題竹泉春雨

以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爲韻

時務疏一道洞庭

張樂詩

限和字七言排律八韻

欽取一等三人二等十人三等二十人餘俱四等

若澄名居二等第六六月初七日引

見若澄陞授詹事府右春坊右贊善是月四男若

淳遵東賑事例捐納主事閏七月初八日奉

上諭朕此次前往盤山著莊親王平郡王大學士

張廷玉來保協辦大學士尙書陳大受在京

總理事務二十九日十姪若需服闋進京供

職八月初三日奉



儲藏

上諭朕此次恭祭

泰陵著莊親王履親王大學士張廷玉來保協辦
大學士尙書陳大受在京總理事務初十日
七姪若霍以九卿保送國子監學正等官吏
部帶領引

見奉

旨張若霍著補授國子監學正九月初八日校對
皇清文穎進

呈奉

上諭文穎館所進刻本就朕御製詩中偶一披閱



訛繆甚多。御製尙然不知該館所稱校對者何事。雖魯魚亥豕不能必無而累牘連篇豈宜屢見。書館事例幾如套寫之譏。翰苑聲華總無校讐之實。惟遲其事鮮赴厥功。編纂冀久饜餐錢告竣復冒叨議敘。魚雅諸臣能不白媿耶。總裁官張廷玉、梁詩正、汪由敦并編校人等著交部議處。嗣後各館有錯繆失於勘正者視此隨經部議奉

旨、張廷玉著銷去紀錄一次免其罰俸。十月初八日、廷玉等奏爲請

旨事查大學士行走班次應行請

旨。今協辦大學士尙書傅恒奉

旨補授大學士其行走班次前後伏候

欽定奉

旨嗣後御門陞殿一應外面行走列名傅恒在前。內廷軍機處行走列名張廷玉在前。閱日大學士傅恒具奏本月初八日內閣奏大學士行走班次奉

旨令臣在張廷玉之前。竊念大學士張廷玉參贊綸扉已歷二十餘年卽以滿漢而論尙有來

保、高斌簡授在臣先。臣初膺

恩命，卽在大學士班首。臣心實有未安，伏乞

皇上睿鑒。命臣在各大學士之末，則愈感

皇恩於無旣矣。奉

旨不必辭。二十日，奉

上諭，朕閱翰林院撰擬

孝賢皇后冬至祭文，內有泉臺字面。此二字用
之，常人尙可，卽王公等亦不宜用，豈可加之
皇后之尊。乃漢文旣已誤用，繙譯亦不校正。大
學士張廷玉等全不留心檢點，草率塞責，殊



失敬謹之義。張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俱著罰本俸一年。三十日奉

上諭、雲南巡撫圖爾炳阿、續參趙州知州樊廣德、虧空二本例應撫參督審。今內閣所擬票簽、仍交該撫審擬。經朕看出查詢、始據改正。且請交部察議。夫察議者、不過降罰了事而已。然以五人在閣、似此向有定例之事、竟至辦理錯誤、使朕萬幾之煩、尙須審詳至此。於心何忍。豈有不愧。張廷玉、來保、陳大受、均在軍機處行走、尙有交辦事件、或係一時疏忽、而

陳世倌、史貽直則終日在內閣專辦票簽、並無餘事、而錯誤至此、溺職殊甚。張廷玉來保、陳大受著、交部察議。陳世倌、史貽直著、交部嚴察議奏。隨經部議、張廷玉應降二級、查任內有加級、應准抵銷。奉

旨依議。

十四年己巳、七十八歲。

是歲正月初四日、

上召軍機大臣入內、面咨機政畢、

特垂問、廷玉年齒、以近來容貌稍覺清減、恐不任



勞瘁令四五日一入內廷備顧問。

溫語纏綿保護曲至。廷玉免冠叩首仰戴

天恩不勝感泣。

諭旨曰大學士伯張廷玉

三朝舊臣襄贊宣猷敬慎夙著朕屢加曲體降旨令其不必向早入朝而大學士日直內廷寒暑罔間今年幾入袞於承旨時朕見其容貌少覺清減深爲不忍夫以尊彝重器先代所傳尙當珍惜愛護況大學士自

皇考時倚任綸扉厯有年所朕御極以來彌亮天

工、久近一致、實爲勤勞宣力之大臣、福履所鍾、允爲國家祥瑞。但恭奉

遺詔配享

太廟、予告歸里、誼所不可。考之史冊、如宋文彥博、十日一至都堂議事、節勞優老、古有成模。大學士紹休、世緒生長京邸、今子孫繞膝、良足娛情、原不必以林泉爲樂也。著於四、五日一入內直、以脩顧問。城內郊外、皆有賜第、可隨意安居、從容几杖、頤養天和、長承渥澤。副朕眷待耆俊之意。且令中外大臣、共知國家優



宗元老、恩禮兼隆、而臣子無可已之日、自應鞠躬盡瘁、以受殊恩、俾有所勸勉、亦知所安、心盡職。初五日、具摺謝。

恩蒙

召入諭曰、^③

蒙

親灑宸翰書

御製詩一章、卽直廬以賜。前書大學士張廷玉年幾八表、猶日趨朝、念其勤慎夙著、特加優禮、命五日一入內廷、脩顧問、如宋文彥博故事。



因成是什賜之、並勸有位。詩曰、職曰天職位
天位、君臣同是任勞人。休哉元老勤宣久、允
矣予心體恤頻。潞國十朝事堪例、汾陽廿四
考非倫。勗茲百爾應知勸、莫羨東門祖道輪。
後書、乾隆己巳正月五日御筆。廷玉拜捧之
下、仰見

皇衷愷摯、特眷衰遲、
天語崇褒、實逾涯量。
親抒膚藻、高古淵深、尤非前代帝王所能及。
聖澤優隆、

宸章炳煥實爲史冊所希聞、不僅一身之光寵。廷
玉齒德不逮古人、而榮遇過之、撫躬循省、感
愧交并。又

命內廷翰林恭和

御製元韻、聯爲巨軸、歌詠以榮老臣、尤爲廣賜盛
典。自是仰遵

聖諭、在邸寓休沐、四五日一入內直焉。

校記

①賚：當作「賚」。

②狀：當作「壯」。

③「曰」下似有脫文。



估藏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卷六

先文端文和兩公先後入相垂五十年著述宏富。雜著類有聰訓齋語、澄懷園語二書、不爲支離蔓衍之說、又不取高談性道、墮入禪宗。大之可以修身齊家、宰世成物。小之亦足資考證、擴見聞。海內名卿傳說歎賞、以一覩爲快。踵門求閱者相錯也。紹文幼讀是書、循以無越。宰震澤之明年、爰檢校一再、并埒文和公年譜而合刻焉。謹誌其源末於此。庚辰季冬、六世孫紹文敬跋。

江慎修先生年譜

清·

江錦波
汪世重 編撰

刁忠民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江慎修先生年譜》一卷，清江錦波、汪世重編撰。民國十二年鉛印本《放生殺生現報錄》附。

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字慎修，號慎齋，清婺源（今屬江西）人。平生未曾入仕，以就館授徒、講學著述爲事。乾隆二十七年卒，享年八十二。永精研音韻及三《禮》，兼通曆算、地理。所著《古韻標準》、《音學辨微》、《四聲切韻表》，定古韻爲十三部，闡明等韻學及分韻原理。又撰《周禮疑義舉要》、《禮經綱目》、《禮記訓義》，考釋名物制度，頗多創見。他著尚有《春秋地理考實》、《群經補義》、《律呂新論》、《算學》、《近思錄集註》等。

本譜爲永孫江錦波、門人汪世重同編，成於乾隆四十年。嗣後裔孫江謙將年譜與《江善人傳》合刊入《放生殺生現報錄》中。是譜記述簡略太甚，正譜不足三千言，僅存行蹟，且中間尚脫去乾隆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年三年之事，實不足展現一代學術大師之風貌。唯其述永成書時間及內容簡介，尚可資考證其著述概況焉。

江慎修先生年譜

先生諱永字慎修號慎齋。望出蘭陵。蕭相國何之後。唐宰相蕭瑄之子江南節度使禎渡江家於歙之黃墩。因易姓爲江。二世祖董始遷婺源。奉經。八世祖進賢縣尉敵始遷江灣。時宋神宗元豐二年己未。至今世居江灣。自始祖禎至先生三十世。先生之曾祖名國鼎有善行人皆稱爲江善人。祖人英父期寄籍江寧縣學庠生。淹通經史爲當世知名士。

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十七日辰時先生生。

二十五年丙寅六歲。庭受父訓日記數千言。父奇其敏以遠大之器期之。因以十三經注疏口授先生。自是精心數十年融會貫通以著述爲己任。

四十年辛巳二十一歲。出就張學院歲試補婺源學弟子員。

四十一年壬午二十二歲。是年長子逢聖生。

四十六年丁亥二十七歲。館於碧雲庵。同族昌潤一鴻魁鼎傳篤貞及汪起占從學。



四十七年戊子、二十八歲。館於點石庵、昌潤、一鴻、魁鼎、篤貞、汪起占從學。十一月、丁母汪氏憂。

四十八年己丑、二十九歲。父往江寧歲試、隨侍江寧、因館於同族義文家。

四十九年庚寅、三十歲。館如前。

五十年辛卯、三十一歲。二月、自江寧侍父歸里、旋丁父憂。

五十二年癸巳、三十三歲。八月、館於大阪外舅汪昭侯家。

五十三年甲午、三十四歲。館如前。是年補廩膳生。

五十四年乙未、三十五歲。館如前。是年仲子逢辰生。

六十年辛丑、四十一歲。娶城汪勳敦、請館於西郊宜園、門人汪世望、汪作求從學。禮書綱目成。

朱子晚年攷定三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雖黃氏、楊氏、柏繼輯續、猶多闕漏、其書非完。先生爲之廣撫博討、一從周官經大宗伯吉凶軍賓嘉舊項、使三代禮

儀之盛大綱細目井然可觀。

六十一年壬寅四十二歲館如前。

雍正元年癸卯四十三歲館如前。

三年乙巳四十五歲館如前。是年長子逢聖卒。

四年丙午四十六歲館如前。汪世封汪世奎從學。

五年丁未四十七歲館如前。三月元配汪氏卒。

六年戊申四十八歲館如前。是年學院李舉優行詳部。

七年己酉四十九歲館如前。

八年庚戌五十歲館如前。門人德興董天照從學。是年學院王檄升太學。因家計維艱未赴。

九年辛亥五十一歲館如前。王嵩王衡汪世重從學。

十年壬子五十二歲館如前。



備藏

十一年癸丑、五十三歲。館如前。是年、學院姚舉優行詳部。

十二年甲寅、五十四歲。館如前。

十三年乙卯、五十五歲。館如前。從堂姪飛及汪煒從學。是年、爲族倡立義倉、凶年賴以賑饑。

乾隆元年丙辰、五十六歲。館如前。是年、撫院趙檄取禮書綱目。

二年丁巳、五十七歲。館如前。朱世澤、董昌茂、詹依江銳從學。是年、三禮館檄取禮書綱目。

三年戊午、五十八歲。館如前。是年、朝廷開禮書館。十一月、禮部檄取禮書綱目。

四年己未、五十九歲。是年、學院開舉優行詳部。九月、郡守楊敦請校刻朱子經濟文衡。

五年庚申、六十歲。休寧山斗程太史恂敦請館於其家。金水二星發微成、七政衍成、冬至權度成、恆氣注歷辨成、歲實消長辨成、曆學補論成、中西合法擬草成。

曆學書凡七卷。所以正宣城梅氏之見歧未定者。秦尙書蕙田採入五禮通攷。八月。同程太史入都。三館總裁方公苞。編修吳公紘。殷勤問難。光祿梅公穀成。學士熊公暉吉。編修杭公世駿。部郎胡公蛟齡。俱就講學焉。

六年辛酉。六十一歲。八月。自都歸里。

七年壬戌。六十二歲。是年歲貢。近思錄集注成。

九月。郡守朱敦請紫陽書院講書。

十月。江西學政金公德瑛敦請閱卷。

八年癸亥。六十三歲。五月。自江西歸里。

七月。郡守朱復請紫陽書院講書。有故未赴。

九年甲子。六十四歲。程太史恂復請館於休寧五城。

十年乙丑。六十五歲。館山斗。程太史恂家。

十一年丙寅。六十六歲。館如前。



儒藏

三月赴郡紫陽書院講書。

十二年丁卯六十七歲。館如前。

十三年戊辰六十八歲。婺城汪勳弟陞敦請館於七里亭。門人汪麟書從學。

十四年己巳六十九歲。館婺城汪陞家。

十五年庚午七十歲。館如前。

十六年辛未七十一歲。館於詞源。

十七年壬申七十二歲。館啓經堂。課孫朝陽。

十八年癸酉七十三歲。館歙邑西溪。歙門人方矩、金榜、汪梧鳳、吳紹澤從學。休寧鄭牧、戴震、歙汪璧龍、程瑤田前已拜門下問業。是年殷勤問難，必候口講指畫，數日而後去。聖祖仁皇帝推步法解成。

推步法七篇，日月之躔離交食，五星之遲疾伏見，及恆星六曜之行皆具，密法精算，視前志所載超越不可數計，爲萬世隨時測驗之準。惟是奧義未易遽明，伏讀

精思爲解釋、疏立法之意、詳步算之方、釐七編爲四卷、并附推步鈴一卷於後。

十九年甲戌、七十四歲。婺源縣令俞敦請修縣志。

二十年乙亥、七十五歲。在婺城公局修志書。

二十一年丙子、七十六歲。館於詞源。四月、繼室汪氏卒。鄉黨圖攷成。

證據三禮、因以廣言制度、於宮室衣服飲食諸門尤詳。

二十二年丁丑、七十七歲。館歙靈山方矩家、從學者如癸酉歲。律呂闡微成。

先生於管子書徵羽宮商角之敍、及呂氏春秋稱倫作律、先爲黃鐘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據以正淮南天文訓及漢書律曆志之謬。

二十三年戊寅、七十八歲。家居課孫朝陽、錦波。春秋地理考實成。

二十四年己卯、七十九歲。虹鍾坦洪遇昆敦請館於其家。古韻標準成、河洛精蘊成。古韻之書、起於吳才老而精於顧寧人。先生以顧氏攷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主三百篇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疎、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以爲用韻



之準。

四聲切韻表成。

原抄本此後脫去庚辰辛巳壬午三年事。按先生壬午三月十三日卒，未卒前二年著書事迹，俟覓得他本補識之。裔孫謙謹識。

二十八年癸未十月初十日，奉上諭：現在修輯韻書，聞安徽婺源縣有已故生員江永曾著四聲切韻表及音學辨微二書，稿本已成，未經刊刻。著傳諭該撫，卽飭該縣就其家購覓。如因一時抄謄不及，竟將原本隨奏摺之便附封送京，以備採擇。書竣卽行發還。欽此。

三十一年丙戌，國史館移取經明學粹之士，查明詳情列傳。

三十二年丁亥，婺源縣令言將先生書十三部詳撫院馮，咨送國史館。

三十七年壬辰，朝廷開四庫全書館，博采遺書，撫學二院檄縣及學。婺源縣令張將先生書詳撫院裴，教諭王將先生書詳學院朱，各咨送四庫館。是年，四庫館採入

周禮疑義舉要七卷、儀禮釋宮譜增注一卷、禮記訓義擇言八卷、深衣考誤一卷、禮書綱目八十五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羣經補義五卷、鄉黨圖考十卷、律呂新論二卷、律呂闡微一卷、近思錄集註十四卷、算學九卷、古韻標準四卷。

三十八年癸巳、學院朱檄郡守張奉、先生木主入郡紫陽書院、從祠朱子祠。七月、郡守躬率合屬官員紳士迎主入祠、從祠朱子。

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春正月、門人汪世重、孫男錦波同百拜謹識。

（誌年譜後）按年譜作於乾隆乙未、時祖父身後之名久已聞於京師、所著諸書獲蒙採入欽定四庫全書。嘉慶乙丑、本學路先老師景舒嚮慕祖父品學、復加採訪、以致合邑紳士、籲請入祠鄉賢。由學牒縣申、詳府司、轉撫督學三院。丙寅歲、三院會同合詞具題。丁卯歲十二月十六日、禮部以經術湛深、士林望重、核實具題。本月十八日奉、上諭、准入祠鄉賢祠。戊辰歲三月二十一日、入祠縣學鄉賢祠供奉。五月初一日、入祠府學鄉賢祠供奉。受恩深重、世世勿忘、當知我祖父生前



之品學、閉門潛修、未及聞達、朝廷事後之表章、馨香俎豆、已足顯榮焉。嘉慶十四年歲次己巳秋九月、孫男錦波、曾孫柏森、廷駿同百拜敬識。

江善人傳

赤谷子曰、余至婺縣、往來五嶺間、以是備識江善人之行事。江善人者、名國鼎、字愛吾、江灣蕭江氏、卽明萬歷間佐前令譚公闢、今嶺文學起潛子。曰善人者、從衆辭也。譚公嶺故有庵、曰金竺、國初寇變、庵被毀、百里伏莽、行旅惴惴。善人則構宇延緇、續燈如初。當是時、百物彫耗、旣葺僧廬、益以茗田。至今嶺上下肩負人汗零氣吁、弛重任、飲一甌不啻甘露者、皆曰此江善人之澤也。善人性樂施、嘗誓散千金爲善用。於是修某某道路、造某某梵宇、置某願田、而及金竺庵者、在在以利濟爲尤。善人家故非素裕、節縮積累至千金、倉皇被寇難、寇入人家、靡不破壁掘藏以去。善人時方驚竄、而此千金者急不能攜、於是偕一老蒼頭持金荷鋏、瘞園中。善人仰天祝曰、此金若不失、決不以遺子孫。寇退而金完、故善人得盡用之以爲善資。當順治丁



亥歲大祲、米價騰貴、每石至值八兩、奇荒也。善人食蠶糲、雜糠粃、而以精粲施粥祠前、食族人之貧乏。或恥食粥者、則餽米於其家。又有恥受米者、則乘暮夜餽之。其隱德類如此。善人有二子六孫、今五世、丁口且數十、皆紹祖德、各守正業、無敢爲非。曾孫曰永著述、修行士也、方應孝廉舉。余曰、若江善人者、可以傳矣。雖然、余聞之莊子、爲善無近名。夫以葺庵置田、洋洋道左、之以千金垂不朽也、世之好名者類能之。若其食粗具精、贍周族黨、至於改餉潛遺、惟恐其人之弗安而已、亦終盡其心而後卽安。此豈有名心者耶、而知之者卒鮮。且夫世固有揮金泥沙、濫及僕御、而葛藟行路、至於簞食豆羹之且有德色者、比比也。此其人於善謂何、故顯善爲易、陰善爲難。若江善人者、可謂兼之矣。夫闡幽表微、以風世導俗者、有司之責也。余雖不與若人同時、竊自附於旌善焉。

雍正九年歲次辛亥孟夏、文林郎、知婺源縣事隴西吳之挺撰。

現報錄與慎修公年譜江善人傳合刊記

江謙謹按、家先賢慎修公之於學、可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又能篤行者矣。其考訂義理、實集漢宋儒宗之大成、而推步歷算、又爲中西溝通之先導。大部著述十三種、當清乾隆時已探入四庫全書、唯雜著多未刊行、此放生殺生現報錄其一也。謙童齡時、家大人嘗命寫放生善報一編付刊。頃年以來、殘殺危機徧蔓大地、救茲浩劫、非昌明大慈普濟之義、莫由爲功。謹將全書及公年譜、與公會祖江善人傳合刊行世。俾世知夫博學慎思之大儒、而勸戒於放生殺生之果報、其不虛也。又知夫間世達人、必爲明德之後、積善餘慶、如影於形。全書分類、皆公之舊、每一事子目、則歇浦學人所增訂、以醒觀者。民國十二年癸亥立夏日、婺源江謙謹識於滬北寓次。

敬亭公自訂年譜

清·沈起元 自撰

清·沈宗約 補編

刁忠民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光緒二年刊本

《敬亭公自訂年譜》二卷，清沈起元自撰，其玄孫宗約補編。清光緒二年沈氏家刊本。

沈起元（一六八五—一七六三），字子大，號敬亭，江蘇太倉州鎮洋縣（今江蘇太倉）人。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吏部員外郎，官至光祿寺卿。乾隆二十八年卒，享年七十九。所著《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頗能掃除紛紜轆轤之習，推驗舊說，引申新義，且推闡細密，在當時說《易》諸家中，可謂有本之學也。他著尚有《課士條言》、《家訓》等，又嘗摘錄《誠齋語錄》、《明道語錄》，評閱先賢文集。

本譜爲起元自撰，敘至乾隆二十八年八月止，述爲學次第、歷官行事、師友講論，頗爲詳實。晚年休致，開館授徒，於門生多有評介。卷末爲宗約所補卒葬及入祀鄉賢、名賢祠數事，而於卷首則補姓氏籍貫及先輩事蹟，可補正譜之缺。正譜分上下兩卷，上卷記康熙、雍正年間事，下卷記乾隆年間事，多親歷見聞，如攝臺灣府事及與一時官員交往等，記載詳悉，可資治清史者參考。

敬亭公年譜卷首

元孫宗約補纂

公姓沈氏諱起元字子大號敬亭江蘇太倉州鎮洋縣人。

高祖諱文明字憶先以長子昌期官明封文林郎福建漳州府龍溪縣知縣。

高祖妣楊宜人明封孺人。

生高祖妣史孺人國朝旌表節孝。

曾祖諱昌顥字淳之。

曾祖妣周淑人國朝旌表節孝。



仙藏

祖諱衍應、字麟趾、以公官。誥贈奉政大夫、江西驛傳鹽法兼巡瑞袁臨道按察司僉事。

祖妣王淑人。誥贈宜人、徵士莊溪先生諱育女。

考諱受宏、字台臣、號白漣、世稱白漣先生、松江府歲貢生、候選訓導、以公官。誥贈奉政大夫、江西驛傳鹽法兼巡瑞袁臨道按察司僉事、崇祀鄉賢。著有白漣詩集、白漣文集、全唐詩選一百卷。

妣吳淑人。誥贈宜人、歲貢生、歷官潛山縣訓導、華亭縣教諭、鎮江府教授、推陞陝西漢中府洋縣縣丞、諱汪度女。

庶母張孺人以公長子祖望官貤贈孺人。



儒藏

敬亭公自訂年譜 卷首

敬亭公自訂年譜卷上

宗瑜

元孫宗約校刊

宗城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一歲。

二月十五日亥時生。府君命小名曰傳。時府君年四十一歲。先妣年三十九歲。余生前一叔父喪偶。遺一孤。週歲。府君撫之爲子。小名開。後名兄曰繼貞。名余曰起元。兄長余三歲。余行二。丙寅二歲。

丁卯、三歲。

戊辰、四歲。

正月、開兄就塾、余隨往、竟日端坐識字。次日、先母惜其幼、畱在家、日課數字。

己巳、五歲。

正月、同開兄入塾、蒙師陳姓、居宅北小橋東。五月、余發痘甚劇、腹瀉、腸鳴若吼、幾殆。府君徹夜不寐、與醫者唐紀華商、進參劑得痊。初愈、起坐於上、府君以錢列八卦示余、教以乾三連八句。余識之、始知陰陽奇偶之數。



信藏

庚午六歲。

延周師於家塾。周字襄虞，爲西分姊夫。周如舟子。師於余爲外甥，少年能文，人極端方。是年，余讀完四書。秋，府君應試，幾得復落。家貧甚，十一月入都，客西田王公所，時公爲學士。

辛未七歲。

讀易經。始作對句，師出花迎日三字，余對以竹生風。師大奇之，謂他日必能詩也。

壬申八歲。

讀詩經、書經。先母課之嚴，每晨起，先母理髮，命

余坐粧臺側背誦訖乃令入塾。夜一篝燈、先母治紡、余讀書於側、書聲徹四鄰、率二鼓乃就寢。癸酉、九歲。

讀禮記及古文選本。冬、府君以祖母年高、余漸長、急於養親、教子、辭西田公歸家。

甲戌、十歲。

讀先輩制義。冬十一月、周師初令作破承題、余私作乞諸其鄰而與之題、文匿不示人。府君瞥見取視、通體清順、且有巧思、大喜、持示周師、遂令作文。是年、里中年少會課、有送府君評閱



者、取顧玉停爲第一、歎爲異才。顧年十七、旋入泮、余心慕之。時文宗邵公士堯、清正尤愛幼童。邵旋卒於官、余聞之大哭、府君慰之曰、兒他日能文、不患無好文宗也。

乙亥十一歲。

府君以教子故、就館於崑山眞義鎮錢氏、攜余兄弟往。每日將所讀經書、古文細爲講說。夜膳後立堂中、講曲禮儀節、令學習威儀。單日下午講四書、雙日講通鑑。余文稍進、曾作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二句題、文頗清勁、姊夫王愚千極賞。

之。

丙子十二歲。

仍讀書錢氏。每日晚誦唐人五律一首。秋初學爲詩。詠秋風起句云。萬里秋風起。蕭蕭動客情。又咏史云。祇見漢王多謾罵。更聞項羽善暗鳴。府君大喜。有宗武當年學少陵之句。五月。主人邀余父子觀劇。演繡襦記。余觀至剔目。恍悟文章開合之妙。當亞仙收畱鄭生。已是轉關。作者尙不肯遽轉。再作剔目一層。然後捩轉。總要反振到險絕處。以作勢。文章不如是不生動也。



估藏

歸語府君深以爲然。

丁丑十三歲。

府君應王麓臺宮詹聘，余與兄受業於江同侯師。二月，祖母猝中風疾卒。四月，祔葬祖塋。七月，先母病嘔逆甚劇，時府君客遊在外，余延醫煮藥，進飲食，掖起居，至十二月乃漸瘳。余廢書半載。

戊寅十四歲。

春，初學爲古文，作百里奚不諫論，府君大加歎賞。夏秋，後府君常客遊，余幾至廢學。

己卯、十五歲。

府君授徒於家，以課余兄弟。從遊者徐漢光山起、邦直、自牧、宗夏、顧少文、陸蔭、周佩芳、凌思遠，皆年二十以上。余文日進，性不善時下房行考卷，喜讀啟禎文，尤愛正希大士。自幼兄弟嬉戲，兄性暴，常詬余。余無知，輒相詈。府君聞之，則並予杖。是年春，兄忽以微故大詈余，余不答。俟兄詈畢，徐曰：「阿哥詈我，我今不敢答矣。但若頻頻無故詈余，余當訴之母親也。」兄默然。自此相好，無詬誶聲。



庚辰十六歲。

文漸有成。秋兄病失血。

辛巳十七歲。

府君就紹興太守義存宋公聘教其子麗東。余是時絕意嬉戲行止坐臥必以書每夕三鼓不倦喜作詩。春江丈位初示余新法厯引及天文圖始知地球懸在天球中心地小於天數十倍。明隆萬間西洋人利瑪竇飄海尋地得知地四面有人其處日月出入與中國不同有春夏夜長日短秋冬夜短日長者有終歲四季平分



者。始悟漢書所載羊腓熟天卽明之外國、非妄也。天體至高、日次之、月最近。日大於地數倍、月小於日。望日日在地下、與天上月躔度分毫不爽、相對則中間地影冲射、月爲之食。晦朔日爲月掩、故人不見日。月行速、故旋吐。此向來儒者所未盡發也。余因按天文圖、每夜認星、始識三垣二十八宿。夏、隨府君讀書紹興署中。署本倚山、書室在山腰、有登眺之勝。書室前大觀堂、宴客所也。主人壽誕、連日演劇、余苦之。每酒半、輒返書室、攤卷自諷、笙歌滿耳不聞也。八月、

遊蘭亭。冬、府君爲開兄娶婦蕭氏。

壬午十八歲。

夏、周業師喀血、家貧、無期功之親、應門之童、凡三閱月而卒。延醫製藥、借貸告援、自初病及殯殮、外則顧玉停主之內、則余一人主之、於是與玉停交契。秋、兄病日篤、十月謝世。余與兄自已卯後相好甚、至無頃刻離、乃一病不起、余爲之慟。八月、庶母張氏生子、府君命小名曰桂。余寡兄弟、得之大喜。閱後漢書、摘錄成帙。見東漢諸人氣節、心慕之、有稱不事家人生產者、

尤擊節、謂大丈夫當如是耳。應童子試、不遇。
癸未、十九歲。

與顧思儼、孫繩玉、停王、小山、天游、徐漢光、毛用
雨、王懷一作詩會。小山工詩、王停工制藝、余有
作必正於二子、二子必盡言無隱。時府君客館
於外、常以愚千姊夫爲師友。交遊中與王停晨
夕相共、一日不相見、必令小童馳尺蹠往、復見
則談必竟日。王停善談諧、其抉發名理必破的。
又善醫、余時多病、王停治之、應手愈、交若骨肉。
然是時同學多尙氣節、重詩文、未及性命之學。



也。摘錄三國志成帙。每於豪傑俊偉之士。有生
不同時之慨。嘗書座右曰。人要死得。又要死不
得。要知活得。又要知活不得。應童子試。不遇。
甲申。二十歲。

愚千延余課兩甥。五月。府君爲余娶婦方氏。
氏頗得吾母歡。仍月舉詩會一次。皆卽席成。
冬。應童子試。仍不遇。始識繆文子。武子於江陰。
乙酉。二十一歲。

秋。文子。玉停俱中式。武子邀余同室讀書。
丙戌。二十二歲。



春、讀書既閑堂。二月、武子西山觀梅、余同往。冬、應童子試、文宗魏一齋名學誠、取入本州學。府君喜曰、讀書人中舉人、進士、如食山珍海錯、可得可不得。秀才如粥飯、不可無也。今得汝接我書香、我願足矣。赴崑山覆試、僱小舟將發、天寒風急、有三賈客呼赴船、家僮拒之。余謂船有隙地、可容許之。行十餘里、舟子兩小村童一牽絳北岸、一拏舟。未幾、絳斷、橫風括船、貼南岸、不可動。三客起、持篙力撐、得達北岸。余謂家僮曰、每事行小方便、卽自己方便。今日非三客、幾殆。

矣。釋菜日、拜先聖甫畢、衆競疾趨出。余謂闔
邑觀瞻之地、豈可輕躁若此、徐行獨後。是年、
文子下第歸、延虞山馮竇伯先生於家。先生年
八十餘、書法受之默菴、云小字欲疎、大字欲密、
楷書圓折、草書方折、結體要勻、須看空白處、一
字必有主筆、諸語皆書法之三昧也。余臨虞永
興夫子廟堂碑、書法稍進。

丁亥、二十三歲。

仍讀書既閑堂。夏六月、忽吐血如泉湧。舅祖
王晉三精醫理、延之調治、血旋止。醫藥調治之



資皆武子也。晉三切戒用心，謂功名之念宜息。因百念皆灰，學靜坐調息。因悟一身氣卽是火，心定則氣靜，氣靜則火熄，而心甚難靜。久而漸熟，心氣漸靜，卻能置死生度外。嘗夢自製一棺，甚工麗。余曰：吾試一臥。棺短不能伸足，余遽起曰：棺小，當爲吾另製。時余心甚清，嘗夜夢見孔子，余跪請教。孔子曰：汝第看君子不重則不威，一章可也。醒後爽然，此章書初學入門內外之功盡矣。冬至夜在旣閑堂，血復上湧，噴濺帳幃盡赤，乃歸。歸途舟凍，唯亭夜三鼓，兩腰有若

炭火者騰上、知將血湧、余定氣調息、心視丹田。少頃、若炭火者從兩腰歸下、神乃清、血不湧矣。此數月來調息之效也。抵家、獨宿於小書房。時府君客衛輝、除夕祀先、無拜奠者、爲之淒然。

戊子、二十四歲。

正月七日、倣玉川體作人日詩、凡七百七十言。玉停來見之、曰、君詩氣可食牛、神旺極矣、病何足憂。二月、病少瘥。武子赴江陰科試、邀余同往。與曹鶴亭、儲允弼、汜雲兄弟交。秋、應省試。久廢舉業、果不遇。冬、先妣病寒熱、間日卽發。

己丑二十五歲。

先妣病日篤，參藥不效。至四月初八日卒。遵府君命，一稟文公家禮，不用僧道。六月，余吐血，症復發，旋止。舉家疫病，奴僕死三人。十一月，婦生一女，命小名曰子，以子日月生也。桂弟發痘，症甚逆，初見黑點，五日腹痛，予抱之膝，頻呼阿哥而絕。余爲之慟。弟八歲能讀書，甚聰慧。庶母悼之，幾不欲生。府君時客塘西，不及見也。庚寅二十六歲。

冬，葬先妣於祖塋之左，并築府君壽壙。是役也，



一切置辦磚灰督工治土寒雨中一蓋兩屐盡一月無休。時家無僮奴親戚中相助者惟王古傳姑夫及姑母也。

辛卯二十七歲。

七月服闋應鄉試不遇。是年余屈意讀費巽來稿揣摩場屋之文盡得其法。是科多以賄得竟無孤寒之士自此絕意揣摩。

壬辰二十八歲。

冬武子以明年開

萬壽恩科應京兆試。府君亦望余一遇命之北行婦



盡變其簪珥爲治行裝。刻桂軒詩二卷。十月同武子北上。余以老親獨子病妻在室家貧違客大難爲懷。途次得詩二十餘首。有紀程詩一百韻。十一月抵都。武子客宋司馬宅。余客西田公所。公以故人子重憐之。同寓王雲岡編修父執也。晚清庶常楊子文叔皆舊交。與余相得甚。時婦懷孕患吐血。家窘甘旨不給。嘗寄余書云。老親在家。日間無好菜過飯。夜間獨坐。強飲幾杯淡酒。妾爲媳婦。心甚不安。然無可奈何也。余見之。飲泣而已。

癸巳二十九歲。

春、應京兆試。闈墨爲日下諸公所擊賞。榜發不遇。其畱應明年試。府君亦寄信令余勿歸。是時在都知交、文叔外有許子遜、瞿雲墀、謝皆人、徐伊匡皆名士。子遜雄於詩、皆人詩雅潔、曾見賞於王阮亭、伊匡工制義。已復與儲六雅、王箚林、吳七雲、潘穎少、吳穎長、唐赤子、萬士兆、楊渭符、宋翼凝訂交。箚林、穎少、壬辰庶常也。里中曹亮疇以山東籍舉於順天、亮疇爲余世好、年極少、爲東撫蔣公壻。因亮疇交邵履九^①、汪杜林、王對



揚、皆常熟名士。六雅館於王洲若，因六雅與洲若交。當是時，長安詩名以沈許並稱，文酒之會，必得余與子遜爲重。余之入都也，府君率余往見義門何丈。何與府君同爲許文宗拔置歲考第一，訂兄弟交者。見余詩，大稱賞，因曰：長安此時留意人才，好汲引者，獨蔣西谷耳。手書累幅，囑余往謁。余抵京，致札送詩冊，未請見。蔣公卽遍譽公卿，問曰：今日長安道上詩才，當以桂軒集爲第一，謝皆人不足道也。及試後，囑其門下索余闡墨，一見歎賞，題必中二字於卷端。旣

不遇大聲稱屈。後乃託其至戚招余，執贄至再三，余疑之，決於西田公。公曰：「此常事耳。」蔣公愛才，可一往見也。乃修簡執弟子禮，以答知己之意。六月，婦生子，府君大喜，名之曰抱，以得抱孫也。婦既久病，產三日，兒忽患驚風，婦大驚。兒病旋愈，而婦血症復發，勢日劇，已不可救。每閱家信，憂無措，又以重累老親，坐臥不寧。除夕得家信，知已爲婦治後事，有飲泣悲悼、酸心刺骨而已。是年五月，楊渭符延課其二子。十二月，渭符就選知縣，余仍出寓西田公第。

甲午三十歲。

二月初家信至，婦已於正月初二日去世。旣痛賢孝之婦，憂愁成病而亡。又念府君年高，一子遠行，媳又死，以致愴悼拮据，余罪重矣。恨不能奮飛而府君又寄書切諭，勿過悲悼，勿灰進取，乃不得已，割情忍痛，專力爲秋闈計。與徐伊匡、許子遜合刻時文一冊，題曰三子近藝。文叔六雅爲序。一時文名震於日下。八月應試，又不遇。後知主考同考於闈中，遍索余卷而不得，始歎遇合有命也。未發榜時，文叔念余貧，適



渠房師魚鸞翔點江西學使、預薦入幕。榜發、魚公來聘。余以府君年高、媳死、孫幼、無人奉侍、不欲就。文叔詫曰、親老獨子、固難遠離、然隻身歸家、菽水不供、束手待斃、可謂孝乎。余嗚咽飲泣、不能答。文叔曰、君自兩難、吾當爲君受聘、且致魚公、聽歸省視、再赴江西可耳。噫、友誼至此至矣。余喪妻後、松江張汝英欲以董五峯妹字余、余謝之。王對揚方丁父憂、有妹未字、商之其舅西谷蔣公曰、沈子大雖寒士、必爲翰苑、擇壻無出此者。因囑邵履久爲媒、遂訂姻。冬、歸里。

撫婦棺慟哭一日、以府君在堂、不敢過悲也。

乙未、三十一歲。

正月、赴江西、同事者瞿雲墀、許子遜、沈芝罈、皆文叔所薦。隨主人出巡江西、山水明秀、暇則與子遜、芝罈唱和、頗忘客況。嘗有人懷金私至同事某舟、欲有所求、某語余。余大駭、欲白主人。窮治舟子、其人驚跳乃止。七月、南安試畢、登大庾嶺、遊挂角寺、有詩。閱撫州卷、他友得金谿生員一卷、欲置後三等、以不解而未決、持示余。余驚曰、此當置第一名、諸卷無出右者。乃力



仙藏

薦於主人。主人查此生已考過一次五等、二次四等、心疑之。余曰：是固宜爾。卽今卷不遇識者，亦列四等矣。其文字字有根柢，語語有注射，非第一不可。主人從之。案發，名傳涵。臨行，呈主人詩，得漢魏文選之意。後此段傳至京，江西編修萬字兆聞之曰：必吾友傅涵也。郵書來訊其爲之快。繼乃知其人舊與臨川李公同至吳門，受業於張匠門先生者也。爲人不羈。是年，歷九州府。同事者舊交外，有山西平定州進士王凝字敬一，與余尤契好。余二姑母嫁龍游周氏。

姑夫沒後、表兄曾到余家、爲娶婦。婦旋死、仍歸龍游。余赴館時、過蘭溪、至龍游之吳城鎮訪謁。姑母家離江岸里許、貧甚、做廬三間、不蔽風雨。表兄他出未見、姑母唯流涕而已。余借同行者白金一錠、贈之而別。

丙申、三十二歲。

正月、隨主人按臨九江。試畢、遊廬山之秀峯寺。卽開先寺也。久雨新晴、峯巒聳秀。寺前里許、夾道長松、相傳爲佛印所種。有泉若雷、繞於道左。山門額水立山。行人寺、有昭明讀書臺、王文成



摩崖勒石銘。臺左爲青玉峽、瀑布飛流、則五瀑布之一也。殿前爲錦屏山、客堂後爲聰明泉、日下春云有虎患、乃歸。其棲賢、東林、白鹿、黃崖諸勝、不能盡遊。歲試畢、辭歸、訂六月再往。五月、府君爲余續娶婦王氏。七月、復至學幕、至冬底歸。

丁酉、三十三歲。

春、遊淮上。故交程爽林、風衣畱至家、與周白民、王素修、邊頤公、邱庸謹交。四月、同愚千入都。文子爲乙未榜眼、畱余主其寓、與文子西席。



方虞謨交。虞謨乙未進士、工制藝、余作文請正、能直言。是年、讀國初名家、一變金陳文格。與姚行表、熊皆立、馮夔、颺、姜賦三、胡襲參、錢主敬交。襲參名楷、桐城人、學極博、詩文極奇峭古勁、人尤樸茂、爲名士巨擘。八月、應京兆試、倉場侍郎張公、閣學鄂公爲主考、同考盡用編檢、蓋一變嚮時用小京官知縣之例矣。文子亦與榜發、愚干、襲參、賦三及里中王燮均中式、余復不遇。向例二三場卷隨頭場卷分房、是科儀封張公慮房官因頭場不薦、後場棄之不閱、令後兩

場另分一房、誠良法也。余卷後場落張匠門大

受房、見表判字字新警、五策條對明暢、呈之主司。知頭場未薦、主司令張公往查、得之廣西鄧葵友、雲南周彬房、已抹一語。張公見之、詫曰、此文可魁、今後場已薦、亟洗出補薦。兩主司見之、共加賞獎。既而匠門愛余卷甚、屢問中否、儀封疑焉、置之。鄂公爭之、不能得。後愚干中後、鄂公爲具道其故、且以爲此異才、欲愚干致余往見。余雖心感公意、不樂往見也。首題舉賢才合下一節、開講有清其流一語。旋自以俗目、但知



清其源爲時文成語。因增一品字以醒之。及謄
眞。仍落品字。覆閱操筆欲添。旋謂清流濁流。何
人不知。竟不添寫。孰意場中果抹此三字。益歎
得失有數。闡中一舉一動。若有物使之者。大奇
大奇。七月。婦生一女。府君命之曰士。取女士
之意也。冬。西田公邀余往湖南。爲樹先糧道
署中書記。十一月。大雪中啟行。二千里積雪同
雲。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咳唾成冰。車驟屢仆。斷
齒流血。日暮步行雪中。遇坎膝陷三尺餘。幾不
能拔。至衛輝始晴。十二月抵署。途中得詩數十

首。是行也。過中州、湖北、渡湘江、洞庭、山川雄壯、雖嚴寒、時爲之神旺心開。

戊戌三十四歲。

在糧道署中、事簡、唯坐臥一室看書。因批閱綱目、作讀史記畧、以議論夾叙事、每一國一朝爲一篇。其治亂盛衰之故、用特筆醒出。起秦訖五代、就綱目所記也。細字得八十頁。時親年日老、家極貧、余每從夢中哭醒。六月、士女殤信至、悲是女之不見其生、不見其死也、貧士之苦備矣。已亥三十五歲。



三月得家信，知去冬府君大病失血。信從京師轉達，已隔五十餘日，爲驚憂無措。主人在岳州監兌，飛札往聞，數日後得資斧，乃行。四千里長江，恨不能奮飛。至武昌，見一相者云：公非幕客，何僕僕於此？將來必成進士，目下氣色稍滯，然無大憂。抵家時，高堂病已愈矣。聞之少慰。然遇守風，則憂悶不寐。抵內江，以小舟連夜行。五月初四到西關，呼家人包增問之。知府君病已瘥，往松江矣，乃大喜。入城一看家中，卽往松江。至筍里，府君一見喜甚，而形容瘦減，乃迎歸調養。

漸得康健。余失館家食，冬不能衣裘，念北闈屢不遇，欲覓館近地以奉老親。乘間請曰：「起元屢躋北闈，科第殆不可必得，來年就試南闈，何如？」府君拂然曰：「汝不中，吾日不瞑。」余瞿然，乃謀來春北上之計。

庚子，三十六歲。

春，邵履久姪時瞻入都就選，延余同行。至都，履久亦同寓。余閉戶作文，日一首，仍請正於方虞謨先生。時方仍館於繆。愚干語余，去冬鄂公已具摺擬特薦，會事故不果，然不可不一往。乃



同愚干往見謝知已恩、遂極相契。秋試、正主
考海寧陳公、副主考武昌屠公。榜發、余中第十
六名、子遜、履久、芝岡、對揚皆中式、一時名士盡
列前茅。同里王俊字松叔、晚清先生之子、亦中
式。余出廣西文大章、四川謝鳳岡、房二公皆翰
林、余爲房首、唐念仁、張蓀華爲同門。是年二
月、婦生子、府君命之曰二抱。

辛丑三十七歲。

二月會試、主考遂寧張公、儀封張公、陽城田公、
臨川李公。余中第四十名、出常州翰林曹次辰

先生揚州儀曹李名曷先生房儲大文會元。一時名士三儲二馮主敬賦三自芸芝岡輩皆登第浮言四起。

上命三郎十二郎兩王并南書房翰林取所中墨卷覆閱余卷及會元卷爲兩王所激賞欲特薦慮妨衆而止擇有紕繆者奏革進士數名。欽賜內廷行走王蘭生畱保二人進士。余時客相

國西田公第。三月相國以奏請建儲事

上震怒譴責相國跪門五日。每日晚歸。余同第中親友迎門候問。卽顧余曰。勤學楷書務作第一人



也。余旣感公關切至意，兼服公器度，於極顛沛中，神明安定若此。四月，殿試。跪殿廷中，起草。日高風燥，固爲考試中第一難事。至三鼓方完。閱三日榜發，余得二甲第十六名。前一日，有報余一甲一名者，文子已爲余治歸第之局。或云爲忌者所去，未知果否。然余於對策時，已知決不作第一人矣。越三日，引

見於暢春苑，蒙

恩點庶吉士。是年二甲二十名以前皆挑選，蓋異數也。庶常多老宿，四十歲以內皆派清書，余遂得

清書。吾州

本朝惟太原一家得翰林。他姓未有。及余得庶常。晚清王年伯謂松叔曰。吾州風水殆自此變矣。後錢胄伊。毛用雨諸公繼入詞館。余若爲開荒云。府君聞報後家信云。我家自萬厯己卯伯祖起家之後。至今百四十餘年而始發科第。里黨中皆謂我積善之報。我自媿絕無功德。惟願自今以後。須爲立德立功之事。昨特具香案叩謝天地。自陳某自吏部己卯發跡。至今百四十餘年。兒子起元登第。所告報皇天者。惟訓兒立



朝爲賢公卿、外任爲賢守令、居鄉爲賢縉紳。不使勢力、不管閑事、惟思濟世安民、以不負上天福佑之意。兒子起元平日爲人忠厚正直、自能恪遵家訓、不致隕越云云。我意如此、汝念必同行止往來、必常以此自勵、勉之、勉之。余閱之、凜然自誓、不敢有負嚴訓也。擬八月告假歸養、五月中送松叔歸里詩、結句叢桂香飄遊子還、余志已定。不意六月初四日家信至、府君失血甚劇、大驚、急具呈到院、引例乞假。時滿掌院徐公隨

駕熱河、漢掌院湯少宰新失

上意、慮獲譴、固不准。余乃叩湯公門、求見不得、語其
閹曰、吾父止生我一子、年七十七、今病甚、余豈
能刻畱。獨子養親、乃合例事、卽不聽、吾呈已具
在院、吾決行耳。倘得罪、亦不辭也。西田公已謝
事、語余曰、君孝思固宜爾、然事不可知、萬一得
禍、奈何。余曰、吾父惟起元一子、得歸見父、卽得
禍、所甘心矣。雲岡王丈力贊之曰、君第行、行後
有事、余任之。陳宗伯元龍以詩贈行、有於今方
識有儒臣之句。余寄書徐掌院、十六日遂出都。



時大雨將行、或勸從水路、余以漕艘多阻、雇車至王家營、屢冒大雨、經山溪、車覆者再。將抵王家營、積水無際、從水中行五日、行李盡濕。及抵家、府君大喜、而氣血兩衰、非參不可。無如稱貨路絕、竟不能具。勢日憊、心爲之痛。余出都後、湯少宰必欲索故參効、陳宗伯力爲營救。少詹錢朗陵與湯素暱、往見湯曰、人向謂公刻薄、今若參沈子大、則竟無人心矣。湯乃據呈具題。秋、冰菴王丈歸自京師、述之心感陳錢二公之德也。座師屠公巡撫浙江、冬十二月、馳往

謁、冀其周給。及見屠公清如、廣文、世兄輩皆衣布袍。贈八金而歸。幾無以卒歲。

壬寅三十八歲。

三月二十日、府君卒、遺命一月而葬。余旋患癰、哀慟之際、瘡正劇、親友勸暫緩葬。余不可、力疾拮据、四月合葬於先妣之兆。六月、患瘡臥牀月餘、常斷炊。余以大事既畢、不爲置念。嘗晨起、婦詣余、苦次日今日薪米俱匱、奈何。余未答。適愚子從無錫、蔣氏假館歸、余告貸得具饘粥。益信天無絕人之路、處之泰然。十一月十三日、



聖祖仁皇帝賓天、隨各紳及州守哭臨三日。

雍正元年癸卯、三十九歲。

春、松叔邀余同遊淮揚。

甲辰、四十歲。

蘇藩鄂公有賢聲、余因往謁。公以余與伊弟司農名爾奇者有交、亦器余、每晤必縱談今古。公創議分立州縣、余聞札致、謂州縣宜得人久任、不在分縣、徒增數百吏胥耳。公亦謂然、摺已進、不及止也。秋七月服闋、余無仕宦意、鄂公每見力勸。九月、往謁、公方病失血、延余至榻前、於

枕旁出百金贈行。余以婦病中止。大叔父在時、以豐兄幼女屬余撫之。至是戴公望爲媒、許字邵時瞻之孫、誦芬之子某。

乙巳、四十一歲。

時州牧政聲狼籍、爲里中紳士所挾、羣起索賂。州牧欲余爲助、以百金爲北上資、屬人切致。余堅謝之、且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雖不受賂、必不爲公難也。二月、北發登舟、夜夢一犬嚙余腎囊、大驚而醒。次日抵吳門、而家人馳至、知二抱痘症忽發、醫者云症逆法不救。馳歸、已不能



語少頃而絕。兒年六歲、面如滿月、聰慧端謹、遽爾夭殤、爲之悲悼、復畱一月。四月、北行。五月、抵都、文子延余教其二子義元、方彥。時武子爲癸卯庶常、同寓舊交陳樹滋課文子第三子、陳工詩、時爲唱和。余到院、與甲辰庶常學習清書。記性殊鈍、又不喜學、日批閱文獻通考。四月、婦生一子、余名之曰補、取其補二抱之亡也。十二月、妾王氏生子、余名之曰同、取其與嫡同生也、行則四。

丙午、四十二歲。

文子以余清書未諳、爲請渠同年蔣元初先生名林來講授、始將通考停閱、專攻清書。乃悟清書字字有精義、於虛字尤傳神、其細入毫髮處、非聖人不能造也。至秋、畧能翻譯數語。九月、以審查嗣庭案、

上命漢人爲翰林科道者齊赴刑堂會審、余隨班往十餘日。十一月、沙汰部屬去不職者六十員、命於翰林編檢庶常及候補部屬內挑選以補其缺。余被挑當掣籤、得驗封司員外郎、廣西編修陳樹滋得驗封司郎中。十一月十五日、同到任。時

冢宰朱

軾查

弼納少宰史

貽直沈

近思

是時吏

治尙勤辰入酉出終日與陳坐談甚相得。

丁未四十三歲。

正月冢宰調余佐考功從此無刻暇嘗辰至

乾清門下午始得出。二月三月疊奉

旨命堂官保送知府四月

上命盡傳各部郎中員外交滿漢大學士挑選至期
以次及余朱高安張桐城迎笑曰是君乃天理
良心上說不得不好的滿中堂傅公馬公曰既
如此自應挑耳查太宰進曰部中全賴此人辨



事請留之。傅馬二公曰、

皇上要挑能員、公等詎可復留。余以俸淺未諳吏治、復力辭、不聽、遂以名入

奏。五月初四日引

見、命往福建、以知府用。十二日、請

訓於圓明園。

諭旨教誡累千餘言。

諭臣起元曰、爾是狠聰明的人、但做官不可專靠聰

明去。起元覆奏、臣唯有實心辦事、以報

聖恩。

上大喜曰、實心辨事、這就是了。今爾到福建去、總督高其倬是寬厚的人。大凡做屬官者、遇上司嚴的、不可過於依違、須要存自家身分。遇上司寬厚的、更當小心謹慎、不可因上司寬厚、便自放縱。起元覆奏、臣聞高其倬係正人、臣自當敬而事之。若稍放縱、便非以下事上之道、臣何敢。

上復問、爾年幾何。起元奏四十三歲。

上熟視。起元霽顏諭曰、好好做去、爾將來功名不可

量、切不可賦詩飲酒。欽此。其餘

聖諭甚多、不能詳記。旋蒙



班賜貂鼠、墨刻、香珠、紫金錠四件。是日，獨余極被溫綸，餘人不及也。六月初出京，抵家，借邵氏銀五百兩，請幕友馮試三，係湖州舉人，請顧孫繩爲書記。七月初立祖塋旗竿。蓋成進士後，旣未及立，今爲外官，升沉卽不可定，一有蹉跌，未便復立，非所以光耀祖先也，故乘此舉行。七月下旬啟行，不攜家口。以大女所字懷一長子貧，不能行六禮，因攜壻先往，爲異日家眷到時完聚計。八月二十九日，到福建省。余出京後，福建清查倉穀之案起，毛撫軍下獄，知府被參者六

人。

上命楊文乾、伊拉齊、鄂彌達、許容到閩清理發。知府

五員、知縣五十員、共馳驛前往。全省州縣悉令離任、委員查盤。余到則諸人皆已至矣。閩省倉穀自康熙年間開捐積穀、報稱三百萬石。時每石收銀一兩二三錢。督撫及府廳州縣瓜分其利。卒乃以每石三錢定價、交州縣買。其未及買而離任者、以銀作穀流交、相沿成例。名則貯倉、實則貯庫。倉穀概虛六七。制府高公以咎在前、人欲令徐爲彌補。而雍正二、三、四、年閩中連災、



儲藏

敬亭公自訂年譜 卷上

陳少宗伯

萬策

以典試省親歸見里中瘠狀曾

詢及存倉穀數毛撫軍慮其發也遂劾陳邀譽鄉里生事地方部議以借大轎一事波及丁總鎮於是陳得嚴

旨丁亦被議丁既不平布政使沈

廷正

久覬巡撫之

席又以私憾有所欲劾者爲高公所泥乃與丁謀盡發倉儲不實狀

上大怒故有是命余至則各州縣已皆解任委員攝篆查盤苟有銀無穀卽以虧空論求保其官者爭買穀以補連災後穀價騰貴石至八錢或一



兩州縣吞聲。而委員利於前令有故，即可得缺。百方苛求。沈藩司爲首發難，人尤樂於有事，得片紙揭報，不問虛實，立即轉揭。上游亦即疏參，如恐失之者。於是全省府廳州縣十去九矣。余承楊公、高公一見許可，以余到晚爲恨，委署福州府。三日，以福守楊到任卸事。楊名宏，緒字丹山，四川人，辛丑同。旋委署興化府事。余查府廳縣倉一秉公平，不肯稍苛。興化雖小府，前守卞居十八載，年七十餘，卞離任，又三月無官，廢弛久，多積案。余履任，日坐兩堂，盡爲審理，嚴治鬪毆誣告。一月

後地方氣象畧改。十一月調赴省城、委審各府大案、夜率至三鼓乃息。新撫軍常公賡到任。十二月、通省查盤事竣、楊公與諸公商、題余興化。余將回府時、鹽驛道陳豫朋以不勝鹽道、奉

旨改授伊拉齊、陳離任、候補他道。陳現攝糧道、及閩海關印、於是二印俱出。余辭行、高公面留、將委署糧道。余以初膺外任、懼不勝全省糧務、夜二鼓、馳見藩臺固辭。良久、乃許爲達高公。次日早鼓、至制臺轅求謁、知糧道印已仍委陳道署理。



而常撫臺忽委署閩海關。語極推許。旋入見高公。告之。高公大詫曰。此豈君所宜任。關事腥羶。且多係巡撫家人爲政。君何能爲。晚鼓見撫軍。謝委訖。卽求免。不可。余辭之力。則怒曰。朝廷事孰不當辦。君且謂誰必當辦者。促取印出手授余。余不得不受而出。次日到南臺。關拜印。遂辭歸興化。常公由粵東藩司爲粵撫。楊公力薦。得福撫。楊公葬親。常公卽護其印。有摺揭楊公關任之弊。楊公知之。先卽奏明。及常揭至。上薄常公爲人。楊亦啣之次骨。楊自閩回粵。道出興

化、公館見余、屏左右謂余曰、我能相人、君誠君子、且必至大位。乃得昨者管關之信、吾與高公爲君憂而不寐。常公傾險、面有殺氣、半年巡撫耳。後有極狠人來、爾時求常公事者、先問沈公奈何。蓋管關例爲巡撫用人也。余述昨者力辭狀、楊公曰、自必不聽辭、爾若辭之決禍、且立至、彼不怨也。余聞之悚然、因笑謂楊公曰、事旣至此、進退無策。公旣善相、且視本府半年後有無奇禍。楊公熟視曰、吾正在此相、君卻無甚風波、但善自畱意、勿洩吾語。乃別。余歸謂幕中人曰、

天下事惟自立清正得失聽之耳。

戊申、四十四歲。

正月、赴省料理關事、密詳請革兼理衙門陋規三千餘金、撫軍爲之大喜。詳見歷仕錄。復查廈門洋船規例數千金、亦係兼理衙門與院分得者、余將兼理衙門所得者出示禁革、仍飛稟撫軍、撫軍亦卽示革。余收狀詞、必一一庭訊、誣者責逐、細事好言曉譬、還其狀。或兩造適至、立與訊明、剖決而去。有兄弟二人、結訟數年、兄控弟爲異姓養子、弟控兄侵蝕祠金。余傳訊、係



仙藏

遺腹雙生兩兄弟、面目如一。且遺腹有二子、舉族稱慶。其母分單記載甚明、業師卽伊兄弟姊夫、供質無異。今兄以產蕩盡、弟獨完、覬奪之、造爲異姓之說、思出其弟、黨惡者附之。其乖倫理實甚、應坐不友之罪。弟控兄蝕金、亦無據、應坐不弟之罪。念係遺腹、不忍令其兩傷。查分單內弟本稍厚、當日似有偏愛。今兄產旣蕩、斷令伊弟將多受之產分贈與兄、以全友于之誼。衆乃服。餘詳厯仕錄。六月、朱撫軍到、余力辭關務、乃改委泉防廳張嗣昌。朱密使人遍訪關弊、兩



月不得、乃止。昔日楊公之言、至是悉驗。余卸
關務、朱撫軍方刻意尋釁、而余卻爲關吏侵稅
一千二百金。余初欲抄其貲、顧孫繩兄坐南臺、
與吏密聞之、漏言。及余往查、則已盡匿其貲、顧
亦不別而歸。余百方稱貸得完。大旱初、用繁
露法造土龍、呪蜥蜴、設里鼓、燒猪尾、祭畢、雷雨
驟至、城內傾盆、離城里許絕無。乃知非至誠感
格、以術強求、無益也。仍下鄉步禱、得雨二次。
高公與余相契日深、每見必久談。嘗曰、我與君
終日談而莫逆於心、然所談者可質之天地鬼

神而不可告人。近日風氣，但能一官到後，卽頭頂元寶進獻，便自謂盡忠，不想朝廷豈爭此耶。又云，今人動以殺人害人爲能，我想於積屍枯骸裏穿朝衣蟒袍行走，有何樂境。余爲歎服。余受高公知，然未嘗一語干進。嘗妄自詡曰：起元惟願作興化府五年，可以移風易俗。是年奉

特旨令知府各薦一人，有猷有爲有守可勝縣令者，摺以

聞。余念自幼同學中年最長而未得一遇者，獨有王

子小山。名翹。時學術淵博，清介自持，有用世才，足膺是選。時顧玉停在署，密與商，謂無逾小山者，乃繕摺遣家人馳奏。蒙

上命蘇撫咨送，引

見稱

吉，卽授福建泉州府晉江縣。晉江爲全閩第一繁縣也。秋，潘體豐由漳州府驟陞臬司，渠與泉州

府劉有隙，借一命案酷刑翻供，計圖去劉。高公疑之，委余覆訊，卒如劉議，於是潘移憾於余矣。



儲藏

己酉、四十五歲。

二月、高公委攝臺灣府事。余稟辭、高公手批稟後、有不得已、借才幹濟、綢繆海疆、必悉此懷、定能叱馭之語。余乃承檄行。時溧陽史公奉

旨至閩、令甄別閩省府縣、府優者陞道、縣優者陞府。余蒙史公同高公以優等第一名入告。余旣辭行、將赴臺、而家眷適至。蓋余自到閩後、以閩事坎坷、且無接着貲。戊申冬底、妻弟方紫南願歸接着。及抵家、卽廢日、不得出、室人在家、貧不能支、乃稱貸而出。時興化府篆已委員署、乃判府



署之半以居、余遂東行。余離任、囊無一錢、借貸百金爲渡臺資斧。送親友回南、家口四十餘畱興化、僅付銀十兩、米十石。余囑保魯姪曰、乏絕時、寧於他處告援、切不可於新晉江、令有所告貸也。同渡海者、豐九兄、子美弟、暨妻弟、并幕友三人。凡初登洋船者、卽閩人亦嘔吐不能食、余飲噉如故。渡臺須西北風、時夏令南風盛、出大僭門、日行數里、無崖可傍。夜則下棹海底、舟浮洋面、任其簸蕩。棹用大木三叉、用棕索數丈、墜之海底、爪定、不用鐵猫、慮有吸鐵石也。六月

初六日夜半、大雷雨、西北風作、舵工起碇、開行、同舟皆驚起、余臥不動、惟聞波浪從船面滾過、天明、望見澎湖山、午刻收馬祖碇、次日開行、收八罩、蓋渡臺七百里、橫洋、澎湖爲中道、向隸中國、設兵駐防、山不甚高、於洋中立數島、可泊舟、余畱十餘日、至二十日開行、抵鹿耳門、次日登岸、臺灣鹿耳門有協鎮府、內有總兵、姓王名郡、有巡臺御史、一滿一漢、有巡道、向係兵備、今改、府屬四縣、臺灣、諸羅、彰化、同知二、一海防同知、在府、一淡水同知、在彰化、蓋臺地生番乍定、知府被參、署府劉同知年輕、新府倪

於得

旨後丁憂回四川治喪計來期遠故制府必欲余來署理也。境內皆閩廣人熟番倚山而居生番居山內以社分部俗同鳥獸時出擾害地肥饒稻禾不用糞歲雨熟收成時穀價每錢四五分民俗澆悍余所帶幕友一無所知旋辭去凡叙供屬稿以及書札稟揭一一自辦出則坐堂審事入則治文書案牘夜二鼓後巡行府城內外自余到後臺灣張令病三月不能視事鳳山參後諸羅兼攝未幾彰化被參淡水同知告病離任



敬亭

敬亭公自訂年譜 卷上

余乃令海防同知往攝淡水及彰化事，而余帶理廳事。七月十五日，大風海水漲溢，漂沒人民無算。余巡行海邊，飭收掩浮屍，倒房按問賑給。四閱月內，凡積年未了之案，無不詳結，鬚爲之頓白。時臺灣道劉藩長、御史夏之芳、總兵王

郡皆與余極相契。新府倪到後，復奉二院文協理一月。臺地自余到後，始議養廉，知府每年一千六百兩。余應得秋季四百金，資用五閱月，及歸，無雇船貲。屬官不敢具賁，倪守以本年閏七月，作十三個月算，尙應得四十餘兩，送至。雇船



啟行、兵民送者如市。十一月初三日登舟、冬令無東南風、船開後回者三次。至十五日順風、夜抵澎湖、天水無邊、一輪明月、奇景叫絕、命舟人徑過澎湖而西。夜半微雨、風轉逆、余舟乃回指澎湖。風漸橫、幾不得泊、僅遇一山址、遂泊焉。畱二十日、得東南風、乃開行、進廈門。余本二船、其一船家人在焉。前逆風時、冒險進廈門、船幾壞。然不知余所在、不敢歸興化。二十日不通音信。或傳往外國、或云往廣東、省中上臺及興化家口無不驚憂者。余於是幾若更生矣。舟行時、

浪從舵樓上過、余臥小樓、四面皆板。因念此與棺同式、葬於土與葬於水一耳、處之怡然、心不一動也。到廈門後、始知余以陳潛命案被參降調、與化府已題張同知矣。莆田縣陳潛打死林敏一案、潛固屍親所控首犯、潛亦自認致傷二命。潘臬司因余承高公委審泉州府顏家一案、失潘旨、啣余不置。俟到臺後、提此案覆訊、立意翻案、潛供認批頰流血、將助毆擬杖之陳奕夾七次逼供、而以失出失入具詳請參。劉撫軍不可、潘跪求曰、不參沈興化、余不能居此席、願

以印送。劉不得已，乃照案題參。後汀漳道出缺，史公署督院印，仍以余名保題。時高公方進

京

陛見、

上問及閩省官賢否，則首薦余而不及潘，致失

上意。次日，高公猶擬具奏余政蹟品行，而參案已到

上，因傳進，罪高公之妄薦阿私，嚴加申飭，高免冠叩

首而出。於是部議照例降調，汀漳道亦無庸議。

是案以潘欲陷余，致承審知縣佟

泌年劉靖牽

連同罪。余之處分固意中事，累及二縣，轉不安



估藏

耳。家眷在興化，八月中爲大女完婚，壻之衣服賞賚皆爲辦理，壻家未費一錢也。族兄彥修之孫小名殷官，數歲父母俱亡，室人到興攜之至，與大抱從保魯受學。余自臺歸，殷官後字用高與大抱俱學爲制義。余見其筆明爽清矯，詫曰：此子將來作文，勝吾兒多矣。爲彥修先兄慶。

庚戌四十六歲。

正月出府署，寓紳士劉家花園內，日看周易折中。五月赴省，將領咨北上，潘時已轉藩司，借細故靳不發。在寓看陽明集。時張嗣昌補興



化府遇余厚。先是嗣昌接余關事，朱撫軍密諭嗣昌能揭沈興化，當卽以相授。張固不應。朱歿後，始以告余，余德之。及高制府怒嗣昌之盡壞關政也，幾不可解。余入見高公，具以告。且曰：起元若非嗣昌，必不保矣。可見其人長者。其管關乃迫於朱公，不得已耳。高公乃釋然。至是，余府任內有流交捐項數十金，余爲前府卞署府張擔代者，余措送。嗣昌愕然曰：世俗交代，無不求讓，希緩。沈公極窘，此項又前任所累，意必不交矣。今乃知沈公之不苟如此，可敬。余將北行，張

來送曰、夫人公子在此、一切日用、余當任之、勿以爲念。余行後、時饋薪米。八月啟行、輕裝、未帶書籍。至揚州、買五經旁訓一部。先讀詩經、以作詩法求之、逐字逐句玩味文義、研朱評閱、始悟漢魏至唐詩法盡本於此。每有心得、爲之一快。九月抵京。地震後處處皆頽垣敗屋、人不敢室處。余借寓半節衚衕、帝廟矮屋兩間、僅蔽風雨。是時高公在京、

聖眷極隆、

上引見閩中官吏必問高公。公謂能必有

異數。十月十四日，余引

見於圓明園。降調官五員，奉

旨照議降調。桐城張相國奏，內興化府沈起元曾經

總督高某以通省第一清官保薦，求

皇上再酌。

上復將五員名摺翻閱，至余名，

上云：人究平常，某卻可以主事用。蓋一降調知縣也。

先一夕，余夢乘馬上山，至坡頂，跳出一虎，齧馬去。大驚而醒，蓋非吉兆也。噫！初以潘陷失官，夢中之虎，豈亦潘耶？皆天也，於人何尤。余應得



通判十二月朔到部投供。一冬靜坐廟中，批竟毛詩，隨批閱尙書，以古文法求之，時有新得。臨川李師夙治陸王之學，往見訓迪，甚至多所開發。以象山文集、陽明傳習錄授余，玩味數日，時有通身汗下者，勃然奮起，豁然心開之處，始志爲克復之學。虞山趙太原寓陳相國第，去余寓數武，素迂冷，時過余深談，乃知能切實做工夫者。出所批湯子遺書示余，每夕一童攜小鐙叩門入，談至二鼓，常謂我輩做人，須如村婦守節方好。蓋鄉村本無禮法，無衣食居處之樂，



只一味樸實艱苦守去、不求聲名、不事妝點、纔
是真力量。又言作古文法、須如穿窬之盜、從穴
隙中穿重屋、入內閫、發櫝笥、取寶物、從穴中出、
纔是能手。若如大盜劫奪、只是鹵莽粗疎耳。二
語皆可書紳。同年王樓山恕以湖北糧道被
參在京、高公新授兩江制府、薦王江南試用、聚
首兩月而別。

辛亥、四十七歲。

正月、批閱禮記。時選補無時、資用乏絕、又計
家口遠寄閩中、乃決南歸計。二月八日出都、至

保定晤蠡縣李克塽字剛主先生年七十餘制

府唐公聘修省志寓蓮池書院李爲顏習齋先生高弟顏講理學負盛名李亦傾動公卿但主陽明詆斥程朱并及周子主靜之說謂非孔門躬行實踐之旨其學以六藝爲主說似切實而於身心非有得者時人亦不復崇信贈余周易補註於訓詁卻能補本義之缺候愚千姊夫於唐縣畱五日贈銀四十兩而行四月初抵家則家口已先半月而歸矣蓋興化張守聞余降調家口不便久畱乃與余同年同寅相契者議



助歸資。時楊丹山、蘇幼清、建寧守姜朝俊及小山皆有贈。五月，懷一接其媳婦歸。七月，遊金陵樓山，得江安糧道畱余下榻，已而制府高公治館舍，邀入幕。未幾，高調雲貴，乃歸。九月，樓山邀余至署，任簿書札翰。十月，爲大抱行聘禮。夙訂徐宗夏之女，十二月，於鹽驛道陳公處告借百金，歸娶媳，行親迎禮，玉停爲相。

壬子，四十八歲。

正月，赴金陵樓山署。高公自滇中寄書樓山，欲延余赴滇修志，并掌教書院，以道遠謝之。隨

樓山押運抵臨清，鉅細事悉爲之理。余與抱桐書有云：忙時作分內事，閑時作局外觀。七月

沿海州縣大風雨，潮湧入平地，丈餘。田廬人民

漂沒無算。余謂撫軍喬公

山東人，辛丑同年。

曰：當此奇

災，必不惜國帑，不避沽名，不惑浮議，專以民

命爲主，方能出之水火。喬爲之心動。余從金

陵歸，三黨不能自給者環至，各贈銀米而去。攜

歸修金未及贖取質物，已爲之罄。余爲樓山

任事，同僚及督撫咸知之，胥吏畏之甚於本官。

藩司夏公謂人曰：江安王道一、沈子大代爲耳。



余聞之以掩樓山名是懼、乃辭歸。是時松江黃石牧、蘇州邵士東兩同年爲省志總裁、開局金陵。余時往晤、於分修中得一友、無錫秦蕙田字樹峯。出示所著味經堂稿及周易象義日箋、余大異之。年少窮經、未有若此之精進者。評閱震川文集。閱舊唐書。

癸丑、四十九歲。

二月、往常熟、同邵履久遊虞山。三月、遊西湖。同年程冠文元章爲制府、聞余至、遣人延余入署、余約以遊山與盡往晤。宿照膽臺寺樓三日。

宿靈隱之紫竹山房一夕、宿雲棲一夕、遍遊西湖勝境。昔年韜光菴詩僧曰：山止、先君子四遊西湖，皆有詩。山止久沒，其寺僧知重文墨，出示自明以來名人題咏詩冊數帙。先君子詩具在，墨蹟猶新，爲之愴然。西湖自制府李公培植林木，修葺亭榭，是處煥然，獨於岳武穆墓前創建花神廟，其說不經。況危樓聳閣，逼壓精忠馬鬣，褻慢何可言。有識者急宜毀之。飛來峯山石奇特，樹從石上破苔而出。全山中空外腴，直有飛動意。惜峯頂上少一亭耳。遊甫竟，程制府



復邀入署、畱月餘、委閱觀風卷。婦病劇、馳信促歸。時舉家病疫、妾王氏竟不救。六月十三日卒。高公自滇南回兩江、疊札邀往。九月至署、高調蘇撫、遂隨至撫署、委治文書、子夜方息。封印後方欲歸、忽聞樓山有意外風波、星夜馳往。至則知制府趙公鑒其誣、得白。余在署度歲。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抱生子、命乳名曰戊、以戊日生也。

甲寅、五十歲。

正月、自金陵歸里。三月、赴高公幕。公聘玉停

閱觀風卷聚首三閱月、每日劇談、惟以道義相
勗。閱高子遺書、其造詣精純、蓋得力於陽明而
無其弊者。余向疑朝聞道夕死二句、不得定解、
當日門人有以問先生者、初以難言謝之。固問、
乃曰、要死便死。余爲之躍然、蓋忠憲之死如此、
此言乃道其所能也。高公以詩稿屬定、余以
晚學有所參酌、必許可、歎前輩之虛懷也。時相
唱和、嘗稱近日詩人、余與子遜爲僅見。公好談
禪、余欲規之、未有間。公題十八羅漢渡海圖、屬
和。余和詩結云、生當堯舜禹湯文武後、問途多



岐吾何執。公見大歎賞，亦笑領其意，無忤也。
余以本省縉紳久留巡撫幕中，且爲所重，必爲
人指目。夏間固辭，至冬乃歸，則婦病方劇。
乙卯五十一歲。

二月二十六日，婦王恭人去世。時二子一女皆
幼，有勸余納姬者，余念蓄妾以撫子女，不可以
色藝選，外求難其德性之安。房婢王氏自幼事
室人，習澹泊，人謹厚，遂置筵焉。樓山薦余於
制府趙公，延主鍾山書院，攜幼子幼女同赴，畱
大兒夫婦於家。書院甚宏，厰生徒濟濟，余嚴

立課程、刊條教、勤加勸飭、閱文必逐字批改。一生主鑿年七十餘、食餼三十年、文多紕繆、余一
一抹出、生大歎服曰、今乃知平生所作皆繆、恨
年老、見先生晚耳。一生爲余拔置案首、以束縑
爲謝、余大詫、揮卻之。彼猶固請、余謂、爾若以此
相遇、生後雖有佳文、必不能置第一、亦不必與
課矣。生慚而退。制府以江南省志委余校定、
此志自黃邵兩同年纂修二年未竣、汪杜林修
撰繼之、痛改全書、力詆舊稿。及汪爲制府所薄
而去、遂并疑其書、故有是委。余以此志經三總

裁數十人分纂三年而初有成書、豈能復更、倘有更處、期已迫、豈一年可了。固辭不獲、披閱全書及杜林所修、非黃邵原稿、內汪修河渠志及郡邑表甚詳核、餘以汪意主於頌

聖、拘於忌諱、致欠體裁。如首列

聖諭一卷、以不切本省者列入、殊無謂。余謂事關本省、如

詔蠲錢糧宜入賦役、

指示治河方畧宜入河渠、以昭

聖恩



哲謨、餘皆分類登載、考核斯詳。今另列一卷、未爲妥協。藝文志黃邵仿漢書、止列書名、其序記奏議、有關興革、詞賦題詠、有關名勝者、亦分類附載、最爲得體。今去書名、別擇藝文、不倫不備、踵舊志之失。因具稟兩院、咸以爲是、乃一一改定。又田賦漕運、關稅、歷代損益源流畧而不記、後有復古者出、何所查考。余爲遍考諸書、羅列縷載、閱卷之暇、手不停筆。九月、忽得

憲廟升遐之信、哀痛驚悼。旣接

哀詔、隨百僚哭臨三日。嗣是每得京報、讀

新上明旨、輒爲鼓舞歡慶、兒童嬾女皆謂
聖人復起也。是年、樓山年兄買一女子爲僕婦、係
無錫王氏、祖爲縣令、父庠生、聞之大駭。王幕友
許先生以修金贖之爲女、大兒勸余聘爲用、高
之室、許欣然諾之。

外曾孫顧師軾校字

敬亭公自訂年譜卷上



儲藏

敬亭公自訂年譜 卷上

校記

①邵履九： 本卷甲午、庚子條均作「邵履久」，當有一誤。

②每錢： 「錢」字疑誤，抑或「每」下有脫字。

敬亭公自訂年譜卷下

宗瑜

元孫宗約校刊

宗城

乾隆元年丙辰五十二歲。

正月四日閱京報知余奉

特旨召入引見係去年十一月日所下。蓋自

登極以來廢員有聲望者次第起用。顧余行能無似。何以得此聞。

命惶恐。既而蘇撫高公准部文移咨制府促余赴京。



儲藏

余以掌教爲書生本色、有終焉之志、因見制府、告以不赴召之意。制府極言不可、又寄書高公。高公手書答云、

聖主方上法堯舜、賢者豈宜下同沮溺。余意乃決、以志事未竟、早夜纂輯。二月望後啟行、三月抵都。四月初二日引

見、蒙

恩放江西驛鹽道。諸臣起用多降一等、優者或以原官、余以降調知府放道、

殊恩異數、不知所以報稱也。十八日請

訓蒙

賜貂鼠二紫金錠十香珠十謝

恩出。時鄂張兩相國全

莊親王爲輔政大臣請

訓時例須先白輔政。鄂公見余卽謂莊親王曰沈

某才大鹽驛道不足爲也。親友聞者力勸余往

鄂公私第一謝余不聽。吏部予以僉事銜。或謂

公昔爲知府今宜得副使何不與選司一言。余

曰爭名爭利君子所恥。況同一道耳。倘更得轉

豈以僉副爲遲速高下耶。不聽。二十二日出都。



備藏

江西行鹽皆揚商也。余至揚，概不與通。鄉同榜尹公一名會爲鹽院，余赴任乏貲，告援焉。尹笑謂曰：「鹽道向鹽院借銀，可謂胆大。」余對曰：「鹽道來送銀，則爲胆大；借銀，非胆大也。」尹又謂曰：「公爲鹽道，何借銀？我爲公一諭商總，即可得。」余曰：「大人戲言耶？抑莊語也？若肯取貲於商，本道於商總內現有親誼，平生不樂與交。此時又相統轄，一概謝絕，故來援耳。」尹公笑，乃以百金見援。六月，攜眷赴江，帶用高壻。用謙到署讀書，請蔣斯年課三子。穎山爲書記，兼課用高。用謙。



七月抵任。巡撫俞

名兆岳浙江人

藩司刁

名承祖直隸進士

臬

司凌

名燾安慶人舉人

糧道蔣

名堯年漢軍

八月

入闈

爲監

試蔣爲提調

蔣固能人

又熟手

闈政本

提調所

主

余每事推蔣

暇則閱名臣

言行錄

既而蔣亦

甚相推服

事必商而後行

入闈後繆文子自

粵東學政回過訪

畱三日

余出闈邀入署

快談

兩日

渠乏歸資

支養廉八十金送之行

新修

滕王閣成

當事皆有匾額

余擬飛雲捲雨

蔣見

之曰此尙非公所宜出

余爽然易以子安一序

四字

乃撫掌曰

此可爲此閣定評矣

遂書而懸

之、因歎蔣固解人也。冬、俞撫軍內陞少宰、新撫岳公名濬以山東巡撫至。

丁巳、五十三歲。

江西鹽商、揚商之水客也、口岸支用、謂之匣費、不無冒開。尹公入揚商之言、欲行稽查法令、一據實報道、詳院請核。余念此項開銷、乃商家私帳、非公家所宜代辦、且本道實無從查核、力爲稟阻、大拂尹公意。余以建昌一府官引不銷、欲爲整頓、尹公以匣費法未行、不允。余不得已、奉文行之。江廣皆揚商口岸、楚價昂於江、爭

運廣而少運江、鹽日貴。同年盧抱孫爲運使，余移文與約，歲須照額運足，有缺罪商，鹽價始平。皇上登極。

恩詔余應封一代，因請以已身貤封祖父母。是年六月，接到。

誥命，封父祖父爲奉政大夫、江西驛鹽兼巡瑞袁臨按察司僉事道，封母祖母爲宜人。設祭焚黃望闕謝。

恩。九月，凌臬司進京，撫軍委余攝篆兩月。事簡，五



日一聽已無塵案。凡審轉批駁之件，岳公歎服。卸事日，踵門致謝，凌忌焉。秋，委查豐城清河堤岸。冬，委辦鼓鑄錢局。是歲，批閱史記畢。戊午，五十四歲。

夏，蔣糧道丁憂，撫軍委余攝篆。秋，入闈提調。九江道李公名根爲監試。李戊戌前輩，雲南人。十

月，提調武闈，報陞河南按察使。拮据資斧，於同寅綏急數百金，商人責送，概行謝絕。十一月，啟行，家口遡江而上，余從陸至武昌，謁制府德公。名沛以所著實踐錄見贈，爲言立身之道，當以



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及養其大體爲宗旨。德園宗室有儒者氣象。十二月到任、撫軍尹公名會一盼望已久。公時方治理學、一見卽詢朱陸異同。余曰、此理學中習氣、朱陸各有心得、同歸聖道、皆切實工夫、無庸分門別戶也。公深領之。已未、五十五歲。

二月二十一日、生一子、名之曰豫。中州案牘

自制府田

名文鏡

好行苛駁、每事先立成見、駁審

必別委官、致問官十參八九。盜案報到、必羅作姦情、拖累冤抑、民胥側目。至尹公以清正和平

爲政與余復相信、不輕駁詰、案得速了。盜案必據實辦理、不事諱飾。初辦秋審、撤底查核、所擬議尹公皆首肯。夏、大雨連旬、四十六州縣成巨浸、各衙署盡塌。修理工價、向例匠作每日四分、小工三分。時麵一觔價十六文、余謂是一日工作僅得一人飽、如妻孥何。本署修理、概加一分。於是匠人爭集余署。又石灰民價一錢八分、官價一錢二分。余謂此必累及舖戶、悉照民價發給。雨中隨修隨塌、費至三四百金。秋、有新鄉令時正以報災不盡、爲鄉民閉城、知府至卽

毆知府、旋擒犯十餘人下獄、余委武陟令袁光煒查訊。光煒至、盡行遣散、另訪真犯、首從皆得。又有伊陽縣邪教梁朝鳳等、與鄉約徐姓爭廟起釁、遂殺徐姓、豎旗拒捕。案犯已緝獲、有以二事張大上

聞者、於是

上命少司馬雅公

名爾圖

來審、案旋定覆

旨。後隨

命雅公爲豫撫、內陞尹爲副憲。余送尹公、謂曰、年伯母年高、宜早請終養。公深然之。署中書廳前



缺页



自省過遷善者、蓋風氣之厚也。余治獄訟、理簿書、暇細爲評核、爲之甚喜。余家西鄉祖塋、高祖主穴、曾祖昭穴、吾祖穆穴。術家以吾祖穴得脈、艮龍爲吉、於是子美弟欲葬五先叔父於曾祖昭穴之下。時大坎操手下東南隅爲吾父新坎、或疑於龍脈有碍。余曰、此公共祖坎、如地氣果佳、亟宜勸成之。乃贈之費、令子美歸治葬事。十二月二十三日、豫兒痘殤。本險症、或以誤服大黃故。兒才二歲、識字過目不忘、殊可惜也。辛酉、五十七歲。

正月次孫文兒痘殤。江督楊特參江撫岳內

一欸在鹽道庫內借銀事。余爲欸証。

上命總河高公

名斌

及少司農阿公

名里

往審。邸報至。

方晏客。閱之。客皆睥眄。余曰。此事問心無愧。不足慮也。翌日。令維滋馳往江右。則通省震驚。淩臬司閉門不見一客。唯饒九道在省。旣而余事得白。雅公謂余曰。江右之事。我且爲公憂。觀公自有此事以來。不特憂懼不形。辦事毫無怠忽處。竊服公之度矣。雅公委余辦理彰善坊及各府州縣設立書院。詳見歷仕錄。案牘外兼



治文墨、無刻暇。雅公初蒞任時、令各司道密摺開屬員優劣送閱。余送摺後、未有所可否。及是年冬、忽謂人曰、當日沈臬臺送各官摺、余初不甚畱意、昨偶於塵架上檢得披閱、則兩年來所薦擢者皆摺中一等人、所參劾者皆四等人也。益歎沈臬臺居心公平、論皆得當耳。公以余整理書院功、手書士林模楷四字、製匾送置書院。余力辭不獲、深以爲媿云。是科鄉試、大梁書院應試八十人、中式十六名、各府州書院共有數人、解元亦出書院中。兩主考張名鵬、錢名發。

榜後極稱中州文風大變、以爲一時之盛。於是同在書院中式者、彙刻爲同門卷、乞余爲序。

十月、大兒祖望生一子、命名曰新。

壬戌、五十八歲。

正月、存養廉銀五百兩、寄歸置產。此余平生作宦第一次所存宦囊也。鹽道任內、僅供日用。中州養廉頗厚、三年內、自少年時親友緩急、及到福建、江西、中州各任時、所借貸盡行清償。虞山邵誦芬爲姻家巨富、余到閩時、借銀五百兩、如數清償。唯繆武子一項、還過本銀五百兩、所少



利銀尙未清。於是親友普勸置產爲饘粥計。至是寄歸。託凌思遠保魯姪經理。後得產五十畝。三月。陞直隸布政使。已乏資斧。復稱貸而行。四月啟行。兵民紳士送至三十里外。五月抵保定。初見制府高公。名斌。公問。今

皇上有特旨。問何以使民家給人足。有言將耗羨歸還百姓如何。公意以爲若何而可。余對曰。耗羨旣歸公。爲各官養廉。豈可更歸之民。至欲家給人足。更無良法。只有法網寬則人自足。高公意頗欽之。六月進京。十二日到。

圓明園。十三日

陛見、

溫語良久。十七日、請

訓於勤政殿。以十五、十六甘霖大沛、

天顏甚喜、

諭以年歲豐亨、宜以力行教化爲主。直隸近日屢報
殺父殺母、皆教化不行之故。爲治之道、不可但以簿
書期會爲事。起元奏、河南撫臣行彰善坊、頗足以興
起善行。

上諭、此事狠虧雅爾圖、你回任、可與督臣商酌行之。

起元求賜

御製日知薈說

上曰此朕學房中所著然今日往往格於時勢未能尊聞行知朕甚媿之明日當取以賜汝。起元奏仰見皇上聖不自聖之心實則數年來政事號令一本是書也。次日領到謝

恩乃歸。八月高制府奉

差往江南修治決河以史公攝篆未至委余暫護督印一月後史公至。直隸案牘極繁書吏多狡獪余事無鉅細一一手定二鼓盡乃息。小米



穀價部定石五錢。邇年價貴，實須八錢，或至一兩。有司買穀爲累，碾米平糶，又不容多減。是年秋，米價貴至二兩一石。余因與清苑王令商，一米二穀，固係定例，實則穀二石碾米可得一石三斗，合穀石八錢，直錢一兩二錢零，卽以爲平糶之價，而於買補亦足敷用。但不可報部，只據實辦理，秋成買補可也。稟明制府，遂通行各屬，定價小米石一兩三錢。市糶遂平。秋穀登，補倉亦無累。補兒到保定署後，六月中忽病吐血，延一老醫，以清淡藥調治之。至八月大發一嘔。



數升。一醫用犀角黃連湯治之，稍止。十一月，復吐不止。清河道方公勸令大用參劑，每服五錢，然不能救矣。十一月初六日身故。時年十八。兒自幼聰慧，知友愛。十歲令讀古書，無句讀者，無一破句。十一歲作文，次第開闔，心思筆力，卽有可觀。至十七歲，文已斐然成章。偶學爲詩，亦韶秀。視嬉戲謔浪者，疾之如仇，發憤向上，有志正學。見者無不以爲佳子弟。余亦竊喜此子可繼先業，紹家聲。何一病遂不起。兒病發，適當余初任繁劇，日止一再視，醫藥調治之宜，余不及細

加詳慎、以致於此。是余家運之衰、不能有此賢子。且余行能無似、官位聲名都過其分、以有此天降之罰也、傷痛何可言。是年、潁山本辭館、余延顧雙栗兄課余二子。素無疾、九月中卒中而亡、余哭而殮之、訃其令嗣。爲三女完姻、壻常州莊令翼之長孫。龔松林爲媒、中州時所定。至是來就婚。壻頗英秀。署中支用出入、向委豐兄、旣而以年老辭歸。至保定署、余委大兒主之。署中親友雲集、酌應紛沓、養廉雖厚、幾不能支。歲透支一月養廉。題書室對能乎雪與白。

是否物皆春。

癸亥五十九歲。

四月初七日、生一子、命小名曰岳。春夏無雨、二麥不收。六月酷暑、城中病暍者日數人。余隨制府日兩次步禱、至十六日得雨、田間稍有起色。然天津、河間二府、深定二州、滴雨未沾、有赤地千里之勢。七月、

上東巡、奉

旨以賑務不令高公送

駕。初四日、余與翁臬司赴京。初八日



駕行、余馳至清河橋、召

見行殿、具奏災狀、并請多發賑米。

上諭、米石通倉儘有、爾與總督商議須用多少、奏來
卽發。爾可速回、幫總督辦理賑務、不必遠送。總督現
在天津、汝亦可馳至天津也。欽此。余乃於次日送
駕後、隨至天津、與高公商辦賑務。詳見歷仕錄。天

津鎮臺傅公、清

國戚也。人灑落挺拔、與余一見如故。談及立身居
官之道、言近日諸臣辦事、只講站得住、不論是
非。我想

皇上聖明、縱有不合

聖意處、加以呵譴處分、亦必不至死。卽死、亦人生所必有、何怕若此、殊爲可歎。余聞之、竊驚異、益歎近日人才盡出滿洲也。十一月得

上回鑾信、余東迎過遵化、謁

三陵、遊盤山、至臨榆、謁夷齊廟、出山海關接

駕、召

見行殿、奏對良久。

上曰、聞汝能畱心理學。起元覆奏、臣不過常看儒書、究不能躬行心得。又



問汝是翰林出身、今常做詩否。起元覆奏、臣爲翰林時做過、及做外官、臣才短竭蹶辦事、實無暇做詩。退見高公、公謂余有

御製謁陵詩、公可恭和否。對以不能而止。時翁臬

司調任江西、以清河道方

觀承

陞補。高公因密

詢余曰、清河道缺、當誰可者。余曰、知府中惟正定府王師才氣非凡、可以勝任。高領之。翼日、

上召王引見、命署清河道、殆高薦也。七月內得一

孫、命之曰藩。州中紳士以先君子內行篤至、

學殖醇正、具呈請入鄉賢祠、蒙各當道允行、具

題奉

旨依議。又生高祖母、曾祖母兩世守節、未及請旌、至是豐九兄與余具呈、亦蒙允題得。

旨依議。余顯揚之念藉以少慰。

甲子六十歲。

二月十五日爲余生辰、以旱災不讌客、不受屬吏一帖。春夏無雨、二麥失收、去年災地尤不能支、憂心如焚。幸

皇上跪禱於龍潭、

皇太后亦步禱於龍神廟、於是五月十六、十七兩晝



儲藏

夜甘霖、直隸、山東、河南全日得雨、旱象頓轉、至秋乃大熟。御史柴潮生條奏舉行直隸水利、

上命冢宰劉公於義同高公協辦、高委方臬司及天

津道陶

正中

主其事、河員乘機紛紛進說、余以

昔年 怡親王同朱高安相國辦理三年、卒無成功、此番心知無益、而勢不可止、高亦以余不諳水利、余得以自謝、遂不與議。七月、

上謁

西陵、高公及方臬司、陶天津以辦理水利免接駕、余獨往。至湯山見

上奏對良久奉

旨不必隨駕。次早送

駕而回。初至湯山遇平即余隨諸道請安。平即

一見即握手致殷勤。少頃遣官致送詩一幅匾

一幅。余從未通一札藩即得此大驚。顧不可不

往謝。往則延見謙下。語殊傾倒。推許甚至。有當

今正人惟陳中堂孫錫公及公三人之語。別後

復遣官送荷包一匣。不知何以有此也。是月

爲四兒完婚。娶吳思緒之女。已迎至保定。結親

日余公出。歸後始祀先。行謁舅姑禮。是年三



月京察奉

旨命大臣自陳舉人自代。湖南撫臣蔣公溥舉余。蔣與余有戚誼。世講。自幼相識。余性懶。自爲湖撫。從未札候。而忽有此舉。殊出意外。閱三月。未及往謝。復有札聞。彌感其意。余在藩任。自知才短。高公亦不甚相得。意見時左。望內用已久而未敢徑奏。十一月。奉

旨。沈起元着來京。以京員用。方觀承授直隸布政使。欽此。文到。余卽日出署。向苦外任。得此如釋重負。感激

聖恩無地。同袍知我者、亦爲稱賀。十二月、奉

旨授光祿寺卿。未幾、復奉

旨稽察宗學。都中知交囑余速行赴京、而余以交盤事未了、尙遲遲也。出署後、寓中日用盡出質

庫、所透支一月養廉、遣使山東河南、告援於舊同寅清河王道、慨飲二百金。有欲爲余向各屬告援者、峻謝之、盡典皮衣以償。方公亦代補百五十金、出清楚結。

乙丑、六十一歲。

正月交盤結出、二十二日啟行入都、文武僚屬



兵民送者三十里。二十五日至都、適有

高貴妃之喪、係光祿寺承辦、遂未候面

聖、擇期到任。遣大兒率其婦及子女歸里、余攜四

兒夫婦、岳兒母子寓於爛麵胡同、日以典賣爲用、蓋本寺俸銀儘扣藩任罰俸案也。寺卿當坐大轎、余惟坐車。寺中事簡、定例三六九進署辦事。

上在圓明園、九日一輪班、非進月摺、無事時多。四月、寺中有咨送滿司庫之事、滿少卿德漢、少卿寶意主保送司庫溫平、正卿國則主善布、持不

相下。國語侵德，似譏其有私。余初至，未見二人，
優劣亦未得。德竇之隱，姑請送典簿吳勒三以
解之。國從余而德堅執不從，國遂密摺參德少
卿，語過激。

上不悅，謂公事何？漢大臣無一言，傳余往詢。竇公同

余馳至

圓明園，張

名廷玉

名親納

兩相問狀，具以實對。乃發部

議，國、德均降級畱任。從此溫平，善布之釁不解
矣。余九年外任，心力已疲，至是得少息。在寓
日閱儒書，覺貧富貴賤舉不足計，名利二字益



能淡定、惟理欲之介不可不嚴。然檢點身心、彌覺寡過之難。從秦少宗伯處借渠所著周易象義日箋、與愚千所著周易衷孔參看、尙多所未慊處、遂有治易之志。苦未得遍閱諸儒書也。

合河孫公

名嘉

夙負重望、今爲宗丞、閒曹也。時

相過從。向少司寇雅公

名爾

云、沈公一肚子正

經書、眞君子人也。繼而孫公移寓右鄰、時相過從。公經學極深、五經皆有著述、後以令子驟夭、悉燬。每談詩易、發人所未發、與余相得甚。九月、江右饒九道長以卓異引



見來晤、并還昔年借項五百金。適余借居之室主人欲出典、且欲貶價、遂以三百金典之。寄大兒百金、爲送入鄉賢建節孝坊之費。在京舊遊寥落、惟少宰田世兄懋名爲人忼爽、篤於世誼。又少宰德濟齋沛名、銀臺雷翠亭滋名、交最契。雷躬行道學、蔡聞止先生高弟也。是年、藩孫痘殤。丙寅、六十二歲。

正月、岳兒發痘甚險、得良醫治之、獲痊。四兒生一女、名之曰順。二月、

上命大學士、尙書、侍郎各保、可爲督撫、尙侍者、或諷

余宜一畱意。時保魯姪在寓，余謂之曰：我生平不一千人，尙苦謬賞者多，薦者纍纍。功名之際，全在立得定。吾正慮此。番保舉或致事也。已果大失。

上意諸大臣俱被申飭。

上發人參三品以上許領二劬，每劬百二十金，無力者可以轉售沾其利。或勸余報名，余謂旣無力自買，以三品大臣官銜博銀數十兩，心竊恥之。竟不領。後聞有借余名領出轉售者，人笑余迂。余謂彼自作過耳，不必以之有悔也。四月。

上以海內久安、年歲豐登、修瀛臺賜宴之典、有

旨能詩者、令卽賦詩。軍機處票傳各衙門、能詩者先期報名。余謂

聖上之前、何敢自稱能詩。自念外任數年、吟咏久荒、聖學高深、豈能仰副、以不能詩報、不敢與宴。九月、上幸五臺、余當隨

駕、以所居屋典於趙巨輿先生、得三百金治裝而行。九月過易州、恭和

御製排律三十韻。至阜平、望關路已積雪數寸、上以山嶺險而隘、畱從臣之半於阜平、移帳前行。同



翰林周宿於行唐之玉亭村。十月

上幸五臺。後隨

駕至正定。那制臺請

上幸大佛寺也。自阜至正定。非孔道。那公鑿山累月

成坦途。至定州。應制和

御製和東坡雪浪石詩。

駕幸保定府。城中修飾華美。方藩司照牆滿羅錦繡綾緞結綵。爲極盛矣。十月十九日。還京。司庫

溫平內陞塔子溝通判。後善布查溫虧空二千一百五十餘兩。已揭出國公欲參。竇公不欲。余

至京、立具摺參

奏。

上以平日不能稽察致有此、本人若不能完、着堂官分賠之

旨。因思前歲德、竇二公之袒溫平、不知何意也。九

月、大兒進京。十一月冬至朔、大媳生一子。是夕

夢白鶴飛集於庭、信至、知此子定是佳兒、八字

合格、命之小名曰復。是年、閱范文正公集、司

馬溫公集、曾子固集。

丁卯、六十三歲。



儲藏

從同年宋雅伯

名在詩。

處借經解內易說諸家至

因將

御纂折中及來註并近儒易說諸書薈萃採集始知
易書之妙不可泥於一家研窮玩索自有的確
不移之解有向來所疑至此豁然者有向來認
錯至此爽然者自三月至五月集得乾坤至否
泰十二卦知精義之功全在此書四月二媳
生一女名之曰安得昌官病亡之信爲之惋
歎昌官係三叔父之孫念祖第三子貌寒陋念
祖貧不能教之讀書十六歲念祖弟攜至藩署



忽自發憤識字讀書。一載歸里、益攻苦、從汪雋人學爲制義、遂能成章。爲人極端正、有志氣、定爲吾家之佳子弟。遽爾摧折、三叔父從此無後。衰宗景象、傷心何已。余直隸任內、失察宏陽教、通省官降一級、有加級者可抵、余獨無奉。

恩旨降一級畱任。七月、隨

駕幸木蘭、途中和

御製五律四首、七律二首、七絕四首。至九月十九日還京、作出塞紀程。得玉停凶問。總角至交、一旦永訣、迴首故鄉、亦知交落落、不獨京華矣。

是年京察、余自陳薦張世兄師載自代、孫副憲

自陳薦余代、奉

旨、孫嘉淦着休致。十月、吏部開列明春隨

駕山左官員、余復蒙

欽點。冬、註易至臨觀。是年、四兒忽患吐血症、雅

少司馬治之稍愈、遂廢書不讀。

戊辰、六十四歲。

二月、隨

駕東行。每間日發

御製詩一單、或四首、或五六首、命從臣屬和。余久不

作詩、勉強應

制、恒於車中搆腹稿、抵營下帳、則繕摺隨衆進呈。
至曲阜、瞻仰闕里

孔廟。

上謁孔林奠酒、余執爵隨侍。

上命大臣分祭四配本廟、余分祭 子思子廟。廟在
鄒縣、馳往祭畢復

命、

上已登泰山。次日、

皇太后、皇后登泰山、共駐



蹕三日、遂幸濟南。一路供帳甚盛、濟南尤極華采、古蹟廟宇無不修飭。

上駐蹕行宮、余乘間遊後湖。湖中爲厯下亭故址、新構雕甍朱檻、輝映湖光。登北極閣、閣在城上、祀許真人。城南衆山環繞、城北華山、鵲山、雙峙。華卽華不注也。遊趵突泉、泉旁爲白雪樓、李滄溟詩壇也。三日後、

上起駕。三月十一日至德州、

上始御舟。二更後、忽聞

皇后賓天之信、大驚、趨至大營、聞宮中哭甚悲。已而



御舟開行、諸臣各惶遽馳行。至十七日到通。次日、皇后梓宮入宮、百官每日齊集哭臨二次、宿於官署。二十九日、移

梓宮於景山。是日、傳冢宰、舒九門、謂余衙門所辦餽餼、隨卓粗糙、參奏飭賠、并請交部嚴察、奉

旨依議。五月初六日、奉

旨、降一級調用、有加級者不准抵銷。欽此。時二堂皆有加級、余獨無、於是一堂盡空。余分賠銀八十五兩。溫平以虧空正法、四堂分賠、余應賠銀五百三十兩。去官後嚴追、百方稱貸、七月內繳

清。遣婢女翠梅南歸、免繳身價、令其父母擇配以其勤謹也。九月、移寓增壽寺西、閉戶註易。

己巳、六十五歲。

二月、遞呈吏部、告假南歸。三月、註易六十四卦完、約二十萬言、草訂十本、兩年中行坐臥皆易也。四月初八日、自京啟行。二十二日、孫女安兒驟殤、瘞之舟旁岸上。過清江浦、總河高公邀燕。下午、晤張世兄。至淮上、甥壻程懷遠欸畱三日。至揚州、晤同年邵北崖於書院。北崖



謂余揚匱有例京堂假歸程儀二百四十金。君
歸裝若何須一拜運司卽致送也。余謂歸裝固
蕭然。然昔年爲鹽道尙不取商人一錢。今乃作
抽豐客耶。卽日渡江至常州看莊氏壻三小女。
六月十六日抵家。十日後卽自爨。以余有四兒
夫婦岳兒母子大兒不能供也。七月十八日
四媳以疾卒州中。時疫盛行家中上下大小皆
病。十月初一日孫女順兒殤。故宅以大房多
孫雙桂軒爲諸孫讀書處。余無坐地乃建書室
三楹於學易堂東。海昌師罷官歸里九月爲

七十壽誕、余往稱祝、畱一日歸。

庚午、六十六歲。

江寧李方伯

名渭

余同年也、在中州爲屬官。自去

歲壘札邀往、於是正月啟行。過蘇、晤文子、子遜。候楊文叔於臥室、大病初愈未健。看無錫顧振蒼、知春秋大事表已刊就。讀其新作毛詩論說及毛詩訓詁、窮經之學、此老爲最深。余借其萬卷樓近稿一帙、舟中細讀、多所開發。看三女於常州、畱二日。到江口、登金山。平生往來數十次、此番纔一登爲快。阻風、小舟泊金山下二日。二



月初七到金陵晤李方伯則知已調山左畱余下榻於瞻園二十日薦顧漢求爲之書記卓士任挂號余別之歸。四兒血症復大發。所構書室落成種竹前楹擬額曰虛直。時舊交唯宗夏穎山頗有興致後進如玉停子原在小山子善長綏成子存素禮言思緒子廉夫皆能吟咏時來談晤。州中文會有以課卷求閱者余必以直批閱有會卷十人每次取第一名詢之爲王萬南筆意蒼勁非凡響也。七月周學蘇率其表弟陸九葉來執贄郁邦干介錢驪來執

贊王大鏞介。葛南來執贊。顧漢求來執贊。漢求爲西垣之子。天游之甥。粗能學詩。叙姪驟亡。余爲貰棺以殮。十月。副總河張世兄聘大兒往課其孫。從清江浦往儀封。十二月初二日。四兒亡。以大房復官嗣之。余盡典皮衣以殮。冬。無裘。除夕。幾無力祀先。

辛未六十七歲。

浙藩王貞甫

師

陞授江蘇巡撫。遣人迎入署。至

則欲予佐其幕事。余以風憲衙門。本地薦紳在內。必爲物議。辭之歸。二月。



聖駕南巡、余與繆文子、武子、義元及吳門諸老接
駕於無錫之新安、以督臣黃廷貴不令遠接也。三月、

送

駕於丹陽。同至常州、看三女、欲攜之歸、以病止。

念祖於二月內身故、家中貫棺以殮。余歸、往哭
拜、傷其一生貧苦、一子知讀書而夭、遂爾無後
也。顧漢求自山東來、以準撫軍及司道公書
聘余主滌陽書院掌教。五月、余同用高漢求啟
行、至臺兒庄、從陸閏。五月十五日到省、司道於
八里外親迓、監院教官率諸生轎旁打恭、送公

館於察院、撫軍來拜、禮遇頗隆。十九日、送入書院、撫軍及司道各官皆至。在省候補州縣皆具稟揭候謁。以老病退休之人、轉添一番酬應、殊可歎也。諸生六十餘名、皆閉戶用功、早暮書聲滿院。余考其所讀、按各人文筆火候、或宜讀慶厯、宜讀啟禎、宜讀八家者、各爲選授。原任濟南守劉、余年姪也、介湖廣邱天運來執贄。邱兄爲陽信令而卒者。天運文筆甚佳、邱固舊家也。盡八月、易繫辭集說竣。十一月二十五日、爲



皇太后六十萬壽、各省在籍紳士皆進京叩祝。余於十月二十一日北上、二十九日到京、初三日到宮門請安。出經筵費二十金、隨衆進詩冊。二十日、接皇太后駕於西華門外。

太后乘輦、

皇上乘馬前導、令諸臣瞻仰

慈顏、不用回避。先一日有

旨、外來祝壽諸臣、原品休致及降調者、概加一級。革職者、二品至五品降二級、賞與職銜、七品者復還原職。欽此。余固降調者、蒙

恩得加一級。二十一日、余隨衆謝

恩。二十五日、入

朝行叩祝禮。初至京、晤合河孫公、言曾奏詩經國風
多作淫奔處、不可以訓

皇子、因

命孫公另作詩註、每日進一章。余見註幽風一章草
稿、比朱傳遠勝。外省大臣來京者、辛丑同年
則山東之鄧、河南之程、江西之晏、皆十餘年未
見者。其他老臣雲集、史陳兩相國共請二十餘
人。余初到京、曾病寒熱、後又病腰閃、概不應酬。



病中、金又良兄遷安長君紫凝時來問疾、甚殷勤、殊可感也。蔣質夫欲畱余在京、薦余課傅公令郎、余辭謝之。十二月初五日出京、回山左書院。王觀賓欲往臨清、同至書院度歲。除夕、有外府諸生在書院度歲十五人、余設小酌共飲、更餘乃散、轉覺客中度歲之樂也。是歲大媳於五月又生一子、余名之曰濟。

壬申、六十八歲。

正月、閱文中子鈔數頁。梅循齋書來、求選定渠祖勿菴先生詩集、并求作序。二月、諸生應

萬壽科鄉試、出闈後、爲余祝壽。五月、大兒自家到

此。東撫自去歲準撫軍拿問、鄂公虛亭接任。

鄂爲西林相國長公子、學殖高朗、人有氣骨。八月、公來晤、送近稿求改定。余閱其詩極清秀、時入宋調。余以直批點、有未安處、卽爲改定、題詩四絕而歸之。數日後、復送一本、如前閱定。九月、公出巡、登萊歸、復送詩一本。遊大勞、小勞諸山、作詩大進、彷彿少陵秦州諸詩。未幾、鄂調往撫江右。十月、楊公名應璩、字松門來署撫事。楊爲昔年粵撫楊公文乾公子、余昔到閩、公主閩政、興化



府公所題也。向聞公有令子、能讀書、有才識。後爲西寧道八年、

上見之、極加寵眷、故有是命。其來也、未帶一幕友、聞余在院、卽來拜、具言其先大人相賞之舊、講世誼甚切。固延余入幕、力辭不可。繼又聞大兒在書院、亦邀入、委以書記。余強畱十餘日、辭出。觀公所修西寧府志、古雅有法度、可見學有根抵。漢人科第中不多得。十一月、長孫戊官贅壻於畢氏。其婦翁東禮已亡、夫人張氏主之。張爲堅孟之女、知書、好施與。其女亦識字、人明白。余

措百金費。聞八月中豐兄物故、年八十三、無疾而逝、獨可恨保曾不在膝下也。是歲、文子壻陸靜山選山左鹽大使、攜眷至。文子札來、囑余教其外孫。因令其坐院讀書、甚肯用心、文亦日進。名卿簡余字之曰廉吉。靜山三子、獨此長子端謹好學、然其父母卻無意令其讀書、不可解也。滋陽丁巳進士牛運震來拜、以聞余欲訪牛氏宗族也。細詢山左牛姓出濟南者、分居滕縣、滋陽、又有在鄆城者、與濟南同姓不宗。余第聞先世出自山左牛姓、未詳出自何邑、遂不



敢認宗誼。運震負絕世姿、曾舉鴻博、旋以進士作縣令秦中、註誤歸、纔四十餘歲。學爲詩古文、有才氣、惟未軌於法耳。

癸酉、六十九歲。

盧抱孫於坐臺時曾讀易、謂宋諸家以項平甫爲最。見余所集、極服。今爲長蘆運使、寄書茶涯、勸助余付梓。書院諸生亦共慫慂、遂於三月開鐫。五月初六日、戊孫得男、聞之大喜。年七十已得曾孫、視吾父當年僅得一孫、余爲大幸矣。九月、易經告竣。自東省及直隸舊遊、皆助刻。

貲約費五百金。孫合河、秦二泉皆有序。冬閱
儀禮。十一月，聞戊孫忽患失血，甚憂。十二
月，得孫合河函問，爲傷悼。卓士用謙以覓館
到書院。未幾，卓士就鹽大使張浩元聘，用謙入
開封府趙幕主號件。是歲，書院選拔二十七
人。諸生中以周永年爲最好古學，用功勤苦，文
筆高卓，爲余激賞，獨不中選。衆始知余雖與學
使金公相得，未肯以一語私囑也。唯曉周生安
命而已。書院內鄉試中式七人，選拔居五。
甲戌七十歲。



正月閱明史。鹽道吳公士功次子玉綸來受業。公中州進士、以御史歷外任。玉綸能文、嘗讀書佛峪。峪在萬山中、人跡罕至、有小寺、倚絕壁、旁屋一楹爲讀書處。王申秋、諸生邀余遊龍洞、回聞佛峪有瀑布、因往、則聞書聲。入其室、繞窗山色、羣松舞翠。閱案頭皆時墨也。余因笑謂曰、對此清景、正宜作詩耳。後吳公見余、述其子不好時藝而妄作詩、余不知其所作何物、公其索而觀之。余曰、此爲余昔年一言所激耳。閱其詩、雖初學、而筆致清逸挺秀、已自不凡。至是、乃率

之受業。能讀古書，文亦奇矯，與言正學，亦勃勃有向上志，此爲佳子弟也。冉縣謝氏爲疊山

先生後裔，名世傳者，舊在書院，孝友士也。其姪袁少而能文，年二十二，父欲爲娶婦，袁不願，走

七百里來就學。靜專攻苦，詩文挺秀。余令看詩經傳說於諸家異同，已能決擇。邵經歷同年

履久之姪也，爲運使經歷，令其姪孫來受業。長

山令張

浙江嚴州人。

令其姪

汾

來受業。

係天津商籍生員。

二

月十五日，余七十誕辰，當事諸生欲具禮稱祝。余念先君子七十，余方遠館江右，未及具禮，至



今慚恨、概力謝。惟大兒從撫幕出、用謙從府幕出、卓士亦在此、共進一觴而已。卓士主人鹽大使張浩元、光州人、奇士也。捐納出身、好讀異書。邀與之談、煞有見道處、大奇之。楊撫軍陞兩廣制府、余亦辭書院。楊已諾、衆司道固畱、訂秋間乃行。大兒先歸、歸半月而戊孫病故、以弱症兼感冒、致不治。信至、余爲大慟。六月、李藩臺荼涯卒於官、年七十。慷慨孝友、不治生、身後蕭然、一子醇謹能讀書。余爲作行狀。王毓燕於惠州降調、引

見入都、率其長君敬堂同行。至濟南、以患瘡暫畱。毓燕寓其姻家濟南守署中、令敬堂受業於余、坐書院讀書。敬堂筆意甚佳、向來無師廢業、在此曉夜用功、無紕袴習、是西田公佳子弟也。登萊道熊繹祖來見、熊爲余直藩卓薦、執師生禮。始知余直隸分賠五百餘金一項、係渠同清河道宋、運使董及遷安王諸公相飲完楚、殊出意外。聞方公實主之、可感也。郭撫軍至、往謁、卽具言久客思歸之意、郭聽暫假、而固訂來歲復來、余漫諾之。遂於八月初十日起身、與用謙同



歸。諸生餞後復送至二十里而別。謝袞、二尹同行至濟寧而別。孔傳灝、劉一元候送於濟寧。牛士範候送肥城。一時師友之情令人黯然。九月初八日抵家。哭亡孫遺孤綿兒頗乖。覺爲差慰耳。余欲置婢善長聞之。因言昔年在川帶得沙枋一副。專備公用。向不敢啟齒。今當卽送。余固辭不可。遂擇期受之。蓋善長念渠先人與余之故。時時不忘報德。余不忍卻之也。善長、穎山、玉川用高爲媒。爲岳兒訂王萬南之女爲室。卽行文定禮。老宅隘不能容諸子孫。因售

得紫筵弄吳一鶚房屋數間、價二百六十金。地雖僻、稱我貧、且與老宅近。以老宅獨歸大房四房、而以新屋爲岳兒異日地。四載館穀、得此數椽及水田約二十畝、勝作宦時矣。余歸時過揚州、盧年兄卽邀主揚州安定書院、余未之許。復囑方伯彭年兄家屏固勸、盧亦再三書至、遂受其聘、訂來春就院。

乙亥七十一歲。

正月二十日、遷居新宅。月底赴揚、再甥廷光、孝廉吳一鶚、崑山諸景筠從遊同往。書院每月



三課、卷四十餘。揚州諸生向未有坐院讀書者、月領膏火、課期一至而已。不獨風氣浮囂、亦以貧士資館穀贍家、非膏火能濟。當年設此席、祇商家借以周給寒素耳、挂名者常至一百二十名。盧年兄至、欲實舉其政、汰去挂名者大半、而存者亦監院曲爲調護、固未實坐書院者。余至、盧欲余力爲整頓。余謂此勢必不能。彼能文之士多美館、令其棄之而得一月膏火、如父母妻子何。必執此勢、唯失館秀才、學陋才庸、家無儋石、乃肯集此、將諸名士無一人與課、成何書

院。盧乃曰：公擇其尤者，於膏火外人給三十金，當一美館，則可責以坐院矣。第祇可數人。余乃借國學古法，選得十二人爲上舍，別給三十金。餘爲中舍，止領膏火。盧從之。書院中始濟濟。金陵嚴長明、寶應王嵩高以盧公所賞，命從學坐院，皆能詩文。蕪湖■■不領膏火，願坐院受學，閉戶用功，文極高卓，連取一等。盧拔至上舍。八月，盧年兄以所選山左詩鈔屬覆定，余以精力不足辭焉。適寶應喬慕韓來晤，余素知其詩學最深，邀畱助校。旣而非盧意，三月辭歸。



余薦用謙於江西張令牧幕。十月中聞渠於旅次忽發狂疾、急令玉川馳往、則已自經死旅店、得余舊幕友劉與之棺殮。玉川至、扶柩歸。噫、此子頗忠厚、不意客死非命、大女之命至此極矣。是年、批閱昌黎文、閱草廬三禮、閱黃氏日抄。大兒忽發捐官之興、往商之徽州邵氏二女、贈以六百金、乃決計爲之。來揚州、求助於盧年兄、亦許焉。

丙子、七十二歲。

二月、孫女出閣、適善長之子源潔。閱黃氏日

抄完。余以揚州士鮮實心向學者、盧運使又好侵書院課政、七月內諸生赴金陵、余歸。九月遣使寄書辭館、再四來邀、余堅辭之。婁東書院山長許竹素以年老辭、州牧王公聞余既辭揚州、遂來致聘、余諾之。大兒報捐縣丞、十月北上。

丁丑七十三歲。

上南巡。二月、余於清江浦遇歸愚宗伯、同往直隸、厰接

駕。後隨行至高郵營盤、蒙

恩賜緞六疋。初十日、在揚州祝

皇后千秋。雨、免行禮。十八日、

駕至葑門行宮、余隨江南諸老史中堂以下宮外、接
駕。二十二日、

賜墨刻二事。二十四日、

駕幸浙江。三月初、余遊觀音山、寒山、千尺雪、靈岩、天
平山、石湖。初八日、

駕回蘇。初九日、回

鑾。余同郡中諸老送

駕於丹陽三義閣而歸。五月開館、生童四十餘人。



仙藏

敬亭公自訂年譜 卷下

九月、大兒挑得江南水利、暫歸省、卽赴清江候差。陳榕門先生於七月來撫江蘇、通省手額。十二月、陞兩廣制府。余以陳公舊交、今當赴粵、於歲底往謁。一見甚殷勤、出所作歷任考試書院題說、索余評核。閱之歎此公於斯道有得、其爲政皆從學問來也。是年、奉

旨後塲去表判、用詩一首、五言八韻。於是諸生皆須學詩、未得入門法。余將唐人五言律選數十首、細批作法以示諸生。

戊寅七十四歲。



正月三日、進嫂身故、爲之買棺以殮。四月內、聞徽州二女身故、邵氏不訃、可爲詫異、疑未信、保魯作書往問、未答。八月、得外孫字、知錦江壻亦已身故、其父總不相訃、可謂無禮之至。以頌芬父死、不奔喪、此又不足責矣、在我家自須一往弔。十月、遣新孫一行。書院童生入學十二人、再甥王瑜廷光亦售。愚于姊夫之後、唯此子能讀父書、筆極靈秀。諸生中能詩者、陸元邁字日思、伯和少子、詩筆雅馴、已成篇幅、微嫌其弱。徐升堂字履道、詩筆老幹、時患率、瑕瑜雜出。

經余講論半載、漸能成家。顧王銘字鼎勲、初學詩、勤讀、一年內詩大進。爲人孝友醇謹、虛心好學、惜有迂處。朱大庭端揆少子、詩筆俊逸、有生氣。將來皆可成家。他如聞益字星聚、朱衣皆可教者。博白令陸澣文身故、伊弟扶柩到家。其宦績甚有聲、不意其不壽、一子尙未成立、歎佩芳之後衰矣。余爲之作行狀。作存素禮言母夫人八十壽序。陳相國文勤公師於夏間乞假歸里、極蒙

聖恩優禮。頻行、以微疾告殂。十一月、柩到蘇、余馳往



接於胥門、撫棺慟哭、出分四金表窮門生之意。陳師一生刻苦砥行、忠誠出天分、學力更足以濟之。與余不獨師生相待、如骨肉至交、一生知己也。三姪病故、余買棺以殮。遺一子、年十三、愚蠢無知、歸於余。

己卯、七十五歲。

同年邵士東

泰

於去冬身故、正月入郡往弔。

榕門先生復來撫吳、望後過婁、必欲過晤。所居湫隘、於書院候。晤談良久、以邵士東墓誌銘屬代筆而別。作孝廉凌陟瞻行狀。陟瞻孝友篤

行有古君子風。其子之潞附課書院，亦醇謹，奉遺命乞余作狀也。作陸南式八十壽序。顧原在妻父，一生好讀書，閉戶不與世事，極孝友，爲近日之君子也。爲川東觀察王公八十壽序。十月，爲岳兒行聘禮，甚簡，萬南亦極相諒。新孫娶婦陸氏，澣文長女，頗端好，能爲貧家婦者。

庚辰七十六歲。

延萬南課岳兒及兩孫。復孫筆意聰穎，能用功，不特勝其叔，并勝其兄，爲之心喜。二月內重



度震川評閱柳集。四月、新孫入泮、誠幸也。余之官卷得此孫應試、亦聊可掩飾俗目。大兒得委署寶應縣丞。十月初八日、爲岳兒娶婦。兒年十八、婦年十六、本尙可緩、以余年老、且資今歲館穀爲娶資也。大媳欲挈家赴任、欲以老宅出售。大兒信至、畱新孫在家侍余、囑老宅必不可售、與余意合。十一月、三女歸寧、蓋二十六年未至太倉矣。畱半月而別。毛宣夔以令郎定長驟亡、念本生父與嗣父皆高年、不可遠離、渠本在常州書院、欲余就常州而已就太

倉得奉事兩老人，託丹霞來致。余謂昔年旣辭維揚，今豈能復就常州太倉一席有辭意，當卽爲定耳。遂力辭來歲掌教而薦宣夔。先是里中舉陸匪莪先生從祀鄉賢祠，陳撫軍駁查兩次未見准行。是年三月，撫軍過婁，必欲過舍相訪，余以湫隘往謁面辭。陳公問及陸公鄉賢事，余謂是公雖無奇節異行，宦跡亦雅正。至居鄉三十年，不染康熙間縉紳習氣，從不與戶外一事，鄉評甚好。陳公云：鄉評果好，是亦可題矣。辛巳七十七歲。



正月、卓士從寶應暫回。二月、同大兒、張儀表到寶署。余外祖後人、州中已絕。少年曾往拜其墓、年久失記、託卓士訪問得吳子衍爲外祖族人、知其墓在半涇灣、已爲外祖曾孫連地二畝、半出售丁姓佃人、二畝得價五分、坟基聽佃完糧、方基漸被墾壞。子衍乃與丁姓言、歸還五分、改立沈宅戶名、方基不得墾損。三月初八日、余往拜埽。從此外祖孤塚可以保守、當令余子孫永遠完糧拜埽也。四月初、得盧抱孫札、送百二十金、爲秋間治裝進京慶祝。

太后萬壽之費并許臨行再具此數爲行資意甚可感。是月文子八十壽誕余往祝親朋雲集極盛。余春來少睡減膳服方彥藥稍愈託維滋製買紬緞收拾衣服爲北上計。夏萬南約諸及門并通家子姪助貲刻余詩文續集。秋七月忽發瘧甚劇隔日一至十日始停老年當此遂大憊。八九月間猶畏寒怕風北行勢所不能。十一月入郡祝

太后萬壽於圓妙觀。搢紳公設經壇行禮。陸匪莪鄉賢事陳公尙未准題。余以匪翁所著自知錄巡



臺紀事二帙送陳公閱之、乃決意具題。蓋觀
自知錄所著、可見匪翁乃康熙間極恬靜老成
人也。十一月初十日、文子病故。一生知己至
交唯存此老、聞訃爲之傷悼。冬嚴寒、自淮至
蘇太、大河膠凍、半月不通舟楫。是年余旣坐
食、秋間一病多費、又買得劉河景姓地三畝二
分、謂可作余墓地、約費五十金、花稻俱失收、幾
無以卒歲。賣去田六畝、又賣花梨園屏一架、得
價六十四兩。逼除、雲間張氏餽作行狀誌銘潤
筆六十四兩、遂得料理歲事、并爲次年接

駕之資。

壬午七十八歲。

正月二日，卓士自寶應至家。於上年十二月從大雪中歸，冰凍舟膠，時竟步行，備極辛苦。大兒寄余五十金，乃得辦接

駕之事。舟船盡備大差，民間無處可雇，余馳書陳撫軍，承撥送一船。余於正月十二日啟行，至郡，往弔文子之喪，爲之慟哭。二十二日到寶應，進大兒署，小而陋。然大兒聲名甚好，上臺及本地紳士皆稱其不妄取一錢，絕無河員及佐雜習氣。



余與喬慕韓父子及朱氏昆仲往來。朱一爲慕韓壻。兄弟皆能詩。余聘慕韓嫡姪喬■字堅木。課余孫。蓋百川外孫。工文好讀書。人極沉靜。復兒得師矣。初一日到淮。程家甥女畱一宿。初四日到清江浦。初八日。於直隸廠接

駕。至大營宮門。進請安摺。下午午回船。則

上已有吉傳見。聞信馳往。則已晚。傳事者令明日下營候。

吉。初九日至山陽營。初十日至寶應界首營。上傳見。

上問、汝是太倉人、太倉在蘇州之東、去歲收成若何。
回奏、太倉頗有偏災、不及蘇常。

上曰、可是五分以內。回奏、是原不成災。餘問余出處
原由、一一奏明。問話畢、余奏明先回蘇州候

駕、遂鼓棹抵蘇。十八日、封門行宮接

駕、蒙

上賜緞二疋。次日、同沈宗伯、嵇宗伯等進謝

蠲免藩欠錢糧摺、又奏明元妙觀經壇祝

聖摺。二十五日、

上幸元妙觀拈香、余隨諸紳士跪接。

上見余兩次面

諭爾年老可在家休養不必常來伺候。

皇上優恤老臣之意令人感勒五內。二十七日、

上幸浙。三月十一日於胥門舟次晤抱孫。資斧乏從

維滋家借錢七千文。十五日。至常州看三女。則

同書已於去冬攜其妾并二子赴黔。畱三女及

甥女四在家甚苦。余畱五日。二十日到奔牛送

駕而回。二十四日抵家。體中甚疲倦。蓋衰徵矣。五

月得大兒信。知高河臺以往返過寶未一見面。大加責備。蓋大兒以上年查賑爲淮揚間最爲



公細上臺以此相信。凡查賑散賑悉以委之。河臺過、或離城百餘里辦賑、未及接送、致逢其怒。

閏五月初、媳婦家口忽至家、乃知縣丞缺已奉河院撤回、仍令轅門候差。離任之日、闔境士民攀轅臥轍、傾城送至三十里外、各措資分家口、乃得南歸。余聞之甚喜、差不負我清白家聲也。但大兒到轅、資用全無、家口在家、又無進益、田已賣盡、兒子又多、可謂內外俱困矣。余一夏怕風惡涼、未曾洗浴、至秋又發微瘡二次、幸旋止、然不能出房者累月。七月、丹霞從常熟書



院歸、朱糧道寄銀十二兩。蓋胡公已陞臬司、朱公調補其缺也。十月、十一月、天稍和、體中亦健、偶喜作大字。陳撫軍調往湖南、余往送、相見甚喜、正盼予一見話別也。因言昨河臺過此面晤、爲言故人子在轅、渠雖未相托、然吾意所最關切者、望畱意。高公許以一有缺卽當委之、余聞殊感陳公之厚德也。臨行、復送銀十二兩、食物六種。金右良^②歸自京師、十二月葬其兄揚武、請余題主。初一日、微冒風、卽惡寒、殊甚。初四日題主、勉強成禮。歸後痰嗽甚劇、衣大毛皮襖、

三四件、終日怕寒、房內熾炭回爐、僅可少坐、飯減至半碗。得殿良藥漸愈、半臥半坐、二十日方稍健。盧抱孫札來、知已得告老離任。張河臺有字來、以儀封師文集索余作序。張教字來、寄銀十二兩、絨二疋。渠爲江西萍鄉縣、頗有能聲、因知今秋其兩弟張敷、張致皆中舉人。陸申在彼、令其送資斧濟南去也。周學蘇令舅王德華於小除至家、有札寄余參資十二兩、知其爲政清勤、府尊甚器之。余於是可寬然度歲、無拮据狀。是年秋、閱明道全書。向有二程全書、



未曾分清二公之語。是本以明道爲主、伊川語刊附字別之、殊覺二程之不同也。冬、閱范湯耿汝極存誠集、語錄、其談道甚精、一化朱陸薛王之辨、蓋孫徵君高弟也、爲之敬服。閱近思錄、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儀封師困學錄、陸稼書三角堂文集。稼書先生與儀封師皆真實理學、近日所無、獨惜其攻擊陽明太過耳。余於冬至祀先、精神甚好、始終成禮。至小除、僅勉爾一拜、聽兒孫成禮、蓋筋力衰甚矣。

癸未、七十九歲。

元旦僅於祖先前成禮，卽回房靜坐。初二日，卜大兒流年，得禱印課，決其二月必得官。作張敷兄弟札，寄周永年札，聞其溺於二氏，力規之。作張枚回札，作家信，付陸申寄大兒。作學蘇回札，作金揚武墓誌銘。二十一日，保魯父子從閩中歸。二十三日，閩學使汪衡玉歸里，來拜未晤。月之二十一日，玉川入贅於丹霞，余先助銀三兩，至是又助銀五兩。余於二十四日往看玉川，新娶婦卽出見人，老成端正，聞頗明白，不嫌玉川之貧，爲之大喜。二十九日，保魯赴清江浦孫



氏館去歲大兒所薦也。作家信付之。二月中、
摘錄誠齋語錄。上年冬、蒙有司報舉鄉飲大
賓、部文轉時於二月十五日舉行、半倣古禮拜
跪覺費力。三月二十七日、爲匪莪入鄉賢、大成
請陪州縣。四月初四日、春暉堂金氏請題主。時
方微有感冒、入四月夜間不寐、入五六月微
夜不睡、飯減至半碗、午後必倦。七月內、忽起哽
噎、飲食更難、飯亦噎、粥亦噎。入夏夜雖不寐、心
甚清明、徹夜惟思儒書聖道。因念子孫不知讀
書做人之道、作家訓六十三條。每看濂洛關閩

書更津津有味。摘錄明道語錄。近里有郁漢模向聞其讀書敦行、近數相往來、真君子人也。至八月二十日、體中忽一變、百病叢生、有不可知之勢矣。力疾作張儀封師文集序。

外曾孫顧師軾校字

敬亭公自訂年譜卷下

張燮臣刻

校記

①「卒中」下疑有脫字，或當有「風」字。

②金石良：本卷辛未年條作「金又良」，未知孰是。



備藏

敬亭公自訂年譜 卷下

敬亭公年譜卷末

元孫宗約補纂

九月初八日未時公卒。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十月葬於縣境十九都六畝

圩劉家河之原臨桂陳宏謀謨墓誌銘。

嘉慶九年甲子奉

旨入祀鄉賢祠。

道光八年戊子祀吳郡五百名賢祠。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7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66

页数=866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453

SS号=12365604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783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7. 成都市: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